

ISLANDS OF PROTEST

奥克纳瓦的日耳曼文学



抗议的岛屿

k k k

在以下机构的支持下出版
夏威夷大学太平洋和亚洲研究学院

抗议的岛屿

冲绳的日本文学

K K K

编辑

Davinder L. Bhowmik

和 Steve Rabson



夏威夷大学出版社

檀香山

© 2016年夏威夷大学出版社 保留

所有权利

在美国印刷 21 20 19 18 17 1665 4 3

2 1

美国国会图书馆编目出版资料

Islands of protest : Japanese literature from Okinawa / Davinder L.

Bhowmik and Steve Rabson 编辑.

页码 cm

包括参考书目和索引。ISBN 978-0-8248-

3979-6 cloth : alk. paper - ISBN 978-0-8248-

3980-2 pbk.纸质

1. 日本文学-日本-冲绳县-翻译成英文。 2. 冲绳县（日本）

-文学中。 I. Bhowmik,

Davinder L., 编辑。 II. 拉布森, 史蒂夫, 编辑。

PL886.O52I84 2016

895.6'08095229-dc23

2015034523

夏威夷大学出版社的书籍是用无酸纸印刷的，并

符合永久保存的准则。

和图书馆资源委员会的耐久性。

这本文集是为纪念冈本庆德而作的。

本页有意留空

內容

简介1

kFICTIONK

希望》，作者：梅多魯瑪-順 (1999) 21
译者：史蒂夫-拉布森

山口清秋的《国恩坊橘子树》(1911年) 25
译者：卡罗琳-莫利

大田良久的《黑钻石》(1949年) 41
译者：艾米-C-弗兰克斯

台湾女人。美多玛顺的《鱼滩记录》 (1983年)
49
译者：罗世林

Medoruma Shun的《蝴蝶之树》 (2000)71
译者：*Aimée Mizuno*

崎山多美的《岛屿禁闭》(1990)
113
译者：斯明基拓马

崎山多美的《摇摆》 (2003) 161
翻译：京子-塞尔登和艾丽莎-弗里德曼

kPOETRYK

东马裕子的《背影》 (2005)221

译者：维多利亚·杨

清田正信的《内心的话》 (2001) 223

译者：金城正树

马布尼正信的《白琉球墓》	(1910)225
译者：乔恩·霍尔特	
<i>Okinawa!</i> 山口博的《你现在要去哪里》	(1964年)
226	
译者：乔恩·霍尔特	
kDRAMAK	
人间阁》，作者是知念精进	(1978) 231
罗伯特·蒂尔尼翻译	
撰稿人	293

简介

1999年6月26日，日本一家主要报纸《朝日》刊登了近年来最受好评的冲绳作家梅多鲁玛-顺的一篇很短的故事。这篇小说的简短性掩盖了它对读者的影响。这个故事在形式和内容上都令人不安，它描绘了冲绳日常生活的局限性，在这个小岛上，75%的日本美军基地占据了不到1%的日本土地。正是在这里，由于美日安全条约的规定，自亚太战争结束以来，冲绳人一直生活在巨大的军事存在所导致的暴力犯罪和致命事故中。在这个故事中，以1995年三名美军军人强奸一名12岁的冲绳女学生为背景，主人公，一个刚刚勒死一名美国男孩的冲绳人，反映出他的罪行对于那些被迫生活在持续恐惧条件下的无权无势者来说既自然又不可避免。¹如果这个故事到此为止，它很可能被认为是一篇激烈的论战性文章。但它并没有。主人公犯罪后，他开车前往为抗议女学生被强奸而举行的集会现场，这一历史性事件吸引了8.5万名冲绳人聚集在一起，展示他们对美国军事基地存在的抵抗。在那里，主人公点燃了自己，有效地结束了他的生命和故事。²

梅多鲁玛故事的标题 "希望"与内容同样令人不安。谋杀一个人，有什么可能有希望呢？

美国儿童还是冲绳男子的自焚？可以肯定的是，杀死一个无辜的孩子是不合情理的，但主人公的自杀行为丝毫没有减轻罪行。相反，孩子的被杀和男人的死亡只会让生活在冲绳的人们倍感无力。这个孩子和他的凶手似乎是两个对立面：一个是年轻的美国人；另一个是年长的冲绳人。然而，我们在一句话中看到了这两个人密不可分的联系。“当我从后面勒死他的时候，有东西在他的喉咙后面爆开了，一团污物弄脏了我的手臂。”就像梅多鲁马作品中的许多这样的段落一样--例如，在《水滴》中，象兵从德胜肥大的脚趾上吸水--这段话显示了身体的液体如何将被压迫者混乱地联系在一起。恰恰是孩子和凶手之间形成的整齐划一的符号或纽带，救赎了这个故事，将其提升到了艺术的高度。即使受害者和攻击者之间的界限模糊不清，但冲绳的日常生活状况仍然非常清晰。故事的标题具有讽刺意味，暗含幽默感，表达了梅多鲁马希望有一个替代冲绳继续承担军事基地负担的办法。总之，“希望”是作者对日本大众媒体不断描述的温和冲绳的陈旧观念的尖锐批评。³ Medoruma的主人公表现出积极的变化，即使这导致了他自己的死亡。

这本文集为英语读者提供了散文小说、诗歌和戏剧的优秀作品。如Medoruma Shun的“希望”，它们展示了冲绳艺术家如何在日本最南端的岛屿县，即据说因复杂的历史而肥沃的土壤⁴，创作出引人注目的文学，其中压迫和抗议的文化状况是关键。阅读这些文学作品，可以发现艺术充满了地缘政治和历史的特殊性，而这种特殊性在日本的大众媒体中常常被忽略。

冲绳的压迫历史早在16世纪就开始了，当时，冲绳作为一个政治上独立的实体，在15世纪初就已经建立了自己的地位，并从事海上贸易，导致了宫廷文化的繁荣，1609年，萨摩藩的岛津家族入侵了琉球王国，冲绳是琉球王国的一部分。在接下来的大约三百年时

间里，萨摩家族坚持认为

琉球人保持他们的文化，这一禁令巧妙地将萨摩人与琉球人的“其他人”区分开来，为前者的统治提供了正当理由。这种殖民式的管理于1879年结束，在明治维新后的十多年里，日本吞并了该地区，现在被划分为“冲绳”，作为其民族国家扩张的一部分，这就是所谓的“琉球处置”(*Ryūkyū shobun*)。

随着民族国家的崛起，冲绳的压迫性质发生了变化。矛盾的是，尽管冲绳人早先被要求展示他们的琉球遗产，但现在他们却被迫压制它。冲绳被认为是日本的领土，但对这个新县的居民的漠视达到了极致，尽管他们竭力想与日本文化同化。这种情况在大正时期（1912-1926年）尤为严重，当时由于糖价暴跌、一系列自然灾害和一些经济政策的负担，冲绳的经济陷入了停顿。绝大多数冲绳人都在努力同化；然而，冲绳人认同自己是日本人的努力仍然受挫，因为正如Alan Christy所解释的那样，“一个软弱的、不够现代化的冲绳经济，从话语上构建了一个冲绳人的身份，这个身份相应地软弱和不发达，成为经济问题的根源。”⁵在整个战前时期，冲绳人一直处于这种恶性循环中，他们在东京遇到政府的歧视性政策，在大陆遇到住房和工作场所的激烈歧视。猖獗的歧视最终导致了冲绳人口的减少，冲绳是亚太地区最大的陆地战役的发生地，也是唯一在日本本土进行的战役。

冲绳战役导致岛上近三分之一的平民死亡，超过了广岛和长崎的原子弹伤亡人数的总和，给战后冲绳文学蒙上了非常长的阴影。的确，如果说身份认同是冲绳战前文学的主要主题，那么战后文学的主要主题就是可怕的战斗。尽管冲绳人在保卫大陆的过程中承担了巨大的人力成本，但在日本签署了《冲绳宣言》之后，冲绳人就立即开始了新一轮的战争。

1951年《旧金山和约》结束了美国对大陆的占领，冲绳人开始集体请愿，要求恢复日本主权。条约签署的那一天被冲绳人称为“耻辱日”，因为正如约翰-道尔所说，“日本政府和皇室很早就想用冲绳的真正主权来换取早日结束对日本其他地区的占领”。

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的回归运动非常受欢迎，超过70%的冲绳选民支持与日本统一，当时，美国占领军鼓励琉球文化的繁荣，努力使冲绳人与他们的大陆地区保持距离，这是历史上的一个代表。这一策略反映了萨摩藩在王国时期的统治中所采用的策略。在越南战争期间，对冲绳被占领的抗议达到顶峰，当时该岛是一个战略集结地。在冲绳，要求回归的呼声越来越高，大量的日本大陆人，包括大江健三郎和织田诚等反对越南冲突的公共知识分子，都聚集在一起支持回归运动。1969年12月，日本首相佐藤荣作和美国总统理查德-尼克松就冲绳回归日本本土前的地位达成一致，并最终于1972年5月15日实现了回归。

虽然冲绳重新获得了其长期追求的县级地位，但其市民对基地关闭、美军撤离以及新的社会和经济机会的期望仍未实现。1971年日本国会就冲绳回归问题进行的审议，背叛了许多冲绳人的希望，因为它们揭示了美日勾结，无限期地继续美国军事基地的运作。要求与本土基地一样削减基地的抗议活动遭到了失败。不仅基地削减的数量远远低于大陆，而且日本主权的恢复导致日本自卫队（SDF）在冲绳的部署。今天，尽管民众对基地有压倒性的反对，但冲绳仍然承担着维护美日安全条约的重任。

1996年，在Medoruma的《希望》中提到的强奸女学生事件发生后，冲绳特别行动委员会（SACO）协议规定，将位于冲绳中部拥挤地区的美国海军陆战队航空站（MCAS）Futenma迁往基本未受污染的北部名护市Henoko区。这一决定仍有争议，部分原因是这一原始地点有大量的珊瑚礁，是儒艮的自然栖息地，儒艮是琉球丰饶的象征，如今已是濒危物种。冲绳北部最大城市名护的现任市长Inamine Susumu强烈反对搬迁到Henoko，支持搬迁到冲绳以外的地方，然而毫不奇怪，日本政府拒绝考虑将基地搬迁到另一个县。目前，尽管以24/7的抗议形式对搬迁进行了极端抵制，但基地的初步建设已经开始。正是这种对自然环境的破坏，让稻盛和夫深恶痛绝，充斥着冲绳的战后文学。

像稻岭这样的地方抵抗运动，提高了冲绳内外对基地问题的认识。尽管自1996年以来，双方一再承诺在Henoko建立一个基地，但不屈不挠的抗议活动阻碍了基地的建设。居民们举行集会，在媒体上发起运动，并将小船船队驶入指定的海上施工区，阻止日本政府船只完成准备性的现场调查。2011年12月，《日本时报》宣布该项目“几乎夭折”，⁷ 2012年4月，美国同意将驻扎在冲绳的18000名海军陆战队员中的9000人无条件地重新部署到其他地方，而这一举措之前是以建造Henoko基地为条件的。

2013年12月下旬，中岛知事向安倍首相转达了他对政府申请在名护的垃圾填埋场进行搬迁的批准，这使阻止搬迁到Henoko的斗争出现了严重的转折。2014年1月，一份由霍利-斯通（Hollywood）电影制片人、活动家诺姆-乔姆斯基（Noam Chomsky）和其他几位知名人士签署的要求取消该基地计划的国际请愿书获得了公众的关注。值得注意的是，也是在

1月，尽管安倍政府进行了干预，慷慨地支持了自民党的一个对手，但稻盛和夫还是轻松地赢得了连选。再次当选后，稻盛和夫前往纽约和华盛顿特区，以提高他的城市对安倍政府推进二天马基地搬迁到Henoko的计划的认识。在2015年11月举行的最近一次县长选举中，反基地的候选人小永武以“全冲绳”为口号，以10万张选票击败了自民党支持的在任者中岛宏和，这清楚地表明冲绳民众团结一致反对搬迁。然后，在安倍首相召集的紧急议会选举中，自民党候选人赢得了所有选举，除了冲绳，自民党的四名候选人都没有获胜，这使他们的反抗更加复杂。现在没有争议的是，冲绳县的县长、市长和该县的四名国会议员都反对将二马岛迁往Henoko，他们都站在一起，反抗安倍政府。

2015年8月，在Henoko基地建设开始一年后，安倍首相突然宣布暂停建设一个月，理由是紧张局势加剧。当安倍晋三补充说无论谈判结果如何，都将恢复建设时，抗议者的热情有所减退。9月14日，当小永知事宣布他“毫不犹豫地”决定继续取消其前任稻盛和夫批准的垃圾填埋场许可证时，《福布斯亚洲》称他是“日本最勇敢的人”。在记者采访时，小永在日内瓦的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上发言，以获得

国际社会对停止向Henoko基地搬迁的支持，并撤销了前州长Nakaima颁发的垃圾填埋许可。所有的信号都表明，在未来的几个月里，小永知事和安倍首相之间可能会发生严重冲突。⁸ 稻盛和其他反对在Henoko建造基地破坏自然环境的人，包括名护居民Medoruma，他是一个著名的反基地活动家，不仅参与了反对活动，驾驶抗议的独木舟，还在每日博客中写下了他的活动。在最近的抗议活动中，抗议者不顾民众的意愿开始在Henoko建造基地，他

们在Henoko、东京、华盛顿特区和纽约的街头游行。文学作品

我们在这一卷中介绍了日本中央政府的压迫，这些压迫很容易被那些冲绳人过去的战时战斗经验所忽视，因为在军事化的冲绳，这些经验并没有坚持不懈地困扰着人们。

这本文集中的大多数作品都是在战后或当代出版的，当时冲绳的文化由于受到要求与大陆文化同化的压力，经历了一次戏剧性的复苏。两个例外的作品，即山口清久1911年的《国营橘子树》，是现代时期的先锋故事，以及大田良学1946年的《黑钻石》，是战后冲绳的第一部小说作品 因为它们的历史重要性⁹，也因为这两个故事的背景都是战争，所以被列入。"橘子树"展示了1894-1895年中日战争时冲绳社会的分裂，当时亲华派和反华派都在统治着冲绳；而《黑钻石》的背景是1940年代的印度尼西亚，一个不知名的冲绳主人公在那里目睹了战争对一个名叫帕尼曼的年轻印尼男子造成的动荡影响。

小说

"Kunenbo橘子树"以一个看似田园诗般的家庭场景开场，松达夫妇在其中收集台风期间掉落的橘子。为了回应当代批评家对 "地方色彩 "的渴求，山口清中精心描绘了冲绳郁郁葱葱的亚热带景观。

在这种宁静中，N，这个孤立的南部海滨村庄，暴露在琉球特有的咸风中。瘦小树木的叶子，如海滩木槿和印度珊瑚，已经蜷缩起来，呈土黄色。它们的树干站成一排，仍然是湿漉漉的黑色。即便如此，亚热带植物如芦荟、风磨棕榈、槟榔、荆条和榕树的厚厚的叶子，就像浸在深绿色中的陶瓷碟子，已经拖走了仍然潮湿的白盐。

故事开头的台风预示着中日战争爆发时席卷冲绳的变革之风。日本人

戴着黄帽子、穿着黑色红条纹制服的士兵，"被轻蔑地称为'大和兽'"，涌入首里城，喝醉了，并攻击当地妇女。经营漆器生意的松达夫妇将他们家的一栋楼租给了细川茂，他是一名小学校长，向学生们传播反华宣传。细川还敦促松田家的儿子诚一按日本人的方式理发，并警告说："他们会叫你小辫子男孩！"故事中的人物热衷于同化日本文化，唯一的例外是一位虔诚的儒家教师，65岁的奥岛，他在琉球王国享有很高的学者地位。随着"大和教育"的日益流行，他的中山儒学学校陷入了困境，他谴责这种教育是异端。不出所料，在战争爆发时，他去掉了对中国的支持。他预言："黄色的炮艇将打败大和民族"。冲绳人人数众多，他们对日本人的支持随着对中国的每一次胜利而增加，冲岛被避开了。谣言说他用柑橘的承诺引诱年轻漂亮的男孩到他家，并被视为叛逆者和叛徒，这位老人一直被关在室内，保护自己不受镇民的诽谤和石头的攻击。正如故事最后一幕中奥岛所表现出的同性恋吸引力在日本的现代化进程中被压制一样，冲绳人与中国结盟的可能性也被压制。对1894年日本士兵填满首里街道的阴森描述，让人想起50年后冲绳战役中日本士兵对同一地点的占领。冲绳散文小说的先驱之作清楚地显示了日本强加的现代性的入侵。

除非人们碰巧知道《黑钻石》的作者是冲绳人，否则这个故事没有任何地方可以标志着它是冲绳的散文小说。《黑钻石》以战时的印度尼西亚为背景，描述了一个印度尼西亚青年和一个为日本军队工作的记者之间发展的柏拉图式的关系。一开始，帕尼曼被描述为漂亮，他的身体，"像女孩一样纤细.....散发着自然的纯真"。然而，随着独立战争的深入，叙述者在长期分离后偶然发现的帕尼曼发生了明显的变化。他的眼睛仍然像黑钻石一样闪闪发光，但他的衣服.....

他的衣服被汗水和泥土弄脏，头发凌乱，脸颊苍白而憔悴，双手紧握着一把枪。显然，战争对这个年轻人造成了伤害，他发现自己陷入了一个复杂的不同民族主义的网络中，从日本人到荷兰人到印度尼西亚人到海外华人和英国人。在简短的交流之后，主人公看着帕尼曼撤退的身影，抑制住了追趕这个年轻人的冲动，他 "拿起武器，向战争的血腥和肮脏进军"，"为国家牺牲了他的青春和纯真"。由于这是主人公与帕尼曼的最后一次相遇，读者不知道他变成了什么样子，但即使他能活下来，这个被围困的青年似乎也不可能恢复到他以前的优雅风度。

这部作品的力量在于它对战争对年轻人影响的清晰描述。然而，作为一部冲绳小说作品，使其具有双重力量的正是其作者大田良学没有说出来的内容，无疑是担心被占领的冲绳的美国审查人员会进行报复。由于1946年他的家乡被占领，大田无法自由书写冲绳的情况。他所做的是根据他在印度-印度尼西亚的记者经历写了一部自传体作品。在此过程中，他采用了一种日本读者可识别的文学模式：个人小说。通过将作品设定在印度尼西亚，奥塔给了它一个 "异国情调" 的地点，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它成为了他所创作的重点颠覆性叙事的避风港。也就是说，奥塔提出的外国和熟悉的事物之间的相似之处，引发了读者对自己的当代处境的认同。在讲述他为印尼独立而战的故事时，奥塔肯定是在暗示独立是对冲绳困境的一种替代，冲绳在冲绳战役中被日本牺牲，日本战败后被美国占领。当他写到苏加诺总统如何召开 "全印度尼西亚青年大会" 来为他的追随者壮胆，之后印度尼西亚人开始对日本军队的力量进行抵抗时，奥塔是否在设想在饱受战争蹂躏的冲绳出现类似的情况？

从这本文集所展示的作品中，人们可以看到梅多鲁马-顺的艺术风格令人印象深刻，从《希望》的直率风格到令人回味的《台湾女人》

，再到充满记忆的故事《树》。

蝴蝶”。除了这些作品的不同风格外，Medoruma还向读者展示了不同的人物。这些故事中不仅有不同年代的冲绳人，还有一个美国儿童、一个台湾妇女，以及在“蝴蝶之树”中令人不安的一个韩国性奴隶。通过描写不同的人物，美多留玛表明，他经常写到的占领、战争和记忆等问题，并不只限于冲绳人，而是大家共同关心的问题。

1983年的《台湾女人》被认为是梅多鲁马的处女作。《鱼滩的记录》是一个普鲁斯特式成长故事，背景是冲绳的回归时期。它围绕着一个来到岛上在菠萝厂工作的台湾移民妇女。叙述从一个青春期男孩的角度出发，对这个外国女人和在工厂附近的污染河流中游泳的罗非鱼进行了分层描述。作品中引人注目的图像是男孩、鱼和女人重叠的眼睛，她同时也是男孩家庭中所有男性的欲望对象。受害者和攻击者也很模糊。男孩在家中的男性中地位最低，他以唯一的方式提升自己：用暴力刺穿罗非鱼，同时幻想着那个台湾女人。她让周围的男人着迷，但作为一个移民工人，她的诱惑力必然是短暂的。

在梅多鲁马的战争叙事中，最令人痛心的也许是《蝴蝶之树》。这个故事发表于2000年，讲述了一个名叫Gozei的垂死老妇人对一个名叫Shōsei的男人的深刻而持久的爱，这个男人最后一次出现在战争中，被认为已经死亡。故事的主人公Yoshiaki在长期离开后，发现自己回到了家乡，而他的到来恰逢该镇的丰收节。随着年度庆典的举行，吉明慢慢被吸引到他长期不感兴趣的传统文化中。这些传统包括音乐、舞蹈，以及描述战前日本对冲绳人猖獗的歧视的戏剧表演，但这些戏剧深受人们喜爱。吉明对自己身份的追求与Gozei的爱之间的联系是微弱的，但随着作品的展开，这种联系变得更加明显。最终，Yoshiaki与Gozei和Shōsei这一代人的联系成为Medoruma的主要关注点。¹⁰ 记忆的传递，永远是有问题的。

特别是当与战争有关时，随着新千年的临近，这成为冲绳知识分子中一个激烈的问题，它清楚地形成了梅多鲁马的《蝴蝶之树》写作。

一段断断续续却又连贯的过去的场景在现在的叙述中不断出现，揭示了Gozei作为一名性工作者在晨曦（Asahi）"旅馆"的恐怖生活，战争期间日本士兵在冲绳居住。正是在这里，她遇到了旅馆的仆人Shōsei，并成为他的情人。这对夫妇从严酷的奴役中得到的唯一解脱是在一棵树下享受偷来的时光，树上开满了大量的黄花，从远处看就像蝴蝶。Yoshiaki从一位名叫Uchima的九十岁老先生那里了解到这对夫妇过去的这些细节，他以前曾担任过区长。在一个有说服力的启示中，叙述者透露，这些细节在"村史"中没有记录。这些记忆的危险性被强调了出来，因为人们意识到，如果吉明没有向内岛询问关于昌西的情况，即使是这对被排斥者的口传历史也会丢失。年事已高的内岛是当地历史中故意不提及的唯一记忆保存者，直到吉明听到了这个故事。恰恰是村史中删除的内容，构成了《蝴蝶之树》的核心。

崎山多美在这本文集中的代表作是她的两个岛屿故事："岛屿禁锢"和"摇摆，摇摆"。前一部作品讲述了一个30岁出头的冲绳女人回到一个偏远的岛屿，去看望一个与她有过短暂婚约的男人的垂死的母亲。通过对这两个女人的描写，这位冲绳女人从垂死的母亲那里了解到岛上的传统，讽刺的是，这位母亲来自日本的主要岛屿。当故事结束时，尚不清楚从老妇人那里学到了某些岛屿传统的年轻妇女是否会继承临终妇女在岛屿社区的地位，或者她是否会像其他许多人一样，为了冲绳本岛的传统而放弃本岛及其方式。在任何情况下，崎山在这个故事和她的其他岛屿故事中，不仅展示了冲绳人和日本大陆人或冲绳人和美国人之间的紧张关系，而且还展示了冲绳人之间的紧张关系。

"摇摆，摇摆"的背景是霍塔拉岛，这是一个虚构的岛屿，让人想起库达卡岛，一个靠近冲绳主岛的神圣之地。与西表岛以西人烟稀少的小滨岛以及《岛屿禁闭》的背景相似，霍塔拉岛几乎没有居住。这个疯狂的奇幻故事通过三个年龄从80岁到113岁的男人Jirā、Tarā和Sanrā的声音，讲述了现在只有老年人居住的Hotara的历史。他们喝着茶闲聊，哀悼岛上传统的消逝，例如对死者的适当埋葬。他们惊叹于其中一个人看到的莫名其妙的海泡石之舞，这种舞蹈表达了他们家园的创造和可能的消亡。通过对崎山所说的 "岛屿语言" (*shimakotoba*) 的精辟运用，她讲述了一个失落的岛屿的故事，强调了冲绳较小的离岛的严峻现实，年轻人从那里逃离。

在《与岛国文字的狂野之舞》(*Shimakotoba de kachaashii*, 2002)一文中，崎山写到了她小说创作中的方法论转变，破坏了日本语言的稳定性。¹¹ 在随后的小说中，崎山的主人公追寻被破坏的词语，使它们恢复生机，即使只是在特定的作品范围内。这些 "外来" 的词语，没有被磨光，向大陆的读者传达了没有定义的声音，而崎山精湛的讲故事让他们沉醉其中。其他许多来自冲绳的作家都为读者提供了理解当地语言的帮助，而崎山却越来越没有这样做。她的写作在吸引和迷惑读者之间走了一条微妙的路线。

诗歌

冲绳散文小说的主题，如环境和身份的破坏，往往以传统和现代的冲突形式出现，在该县的诗歌中也很突出。像小说家一样，诗人经常将冲绳郁郁葱葱的亚热带景观与居民的困境进行讽刺性的并置。Tōma Hiroko的诗 "Backbone" 将 "白色海滩.....热带柠檬，红色木槿" 与 "铁丝网，战斗机" 和 "明亮的霓虹灯街道[，]是男人的游乐场"

形成对比。

在其他诗歌中，自然环境通过联想或记忆更直接地反映了人类的处境和情感。清隆正信的《内心的话语》中，痴情但又口无遮拦的主人公将自己的困境比作 "波浪起伏[，]/冲过流沙的根部……。/ ……流过夜花爆裂的花茎/忘记了声音，呕吐着"。

诗人写了许多冲绳人，他们主要是受生态环境的影响，离开自己的家乡，前往日本大陆或其他国家。马布尼-正信的《白琉球墓》以传统的31个音节的唐卡形式，表达了在城市旅行时对自己村庄的思念。"走惯了海滩的双脚/走过银座的林荫道是多么的痛苦"。

也许没有哪个诗人像山口百惠（1903-1963）那样在冲绳受到喜爱，他是二十世纪日本文学的杰出作家。他以冲绳作家而闻名，也在大陆文学界赢得了广泛的赞誉。巴库的作品不仅出现在冲绳作家的作品集中，也出现在日本文学和诗歌的主要选集中，他在1959年出版的诗选《山口巴库诗集》获得了著名的高村光太郎诗歌奖。

巴库的诗歌因其闪烁的幽默感和朴素的风格而受到认可，它经常以冲绳的民族身份问题为中心，特别是与作者本人在日本大陆的疏远和矛盾的经历有关。他最著名的诗作《对话》（Kaiwa, 1938）向读者展示了一场对话，其中东京的一位不知名的妇女首先向第一人称叙述者提出了一个看似简单的问题--"你来自哪里？"在这首诗的其余部分，叙述者只提供了模糊的回答，通过内部的单字逻辑，充满了冲绳的刻板印象。这是他明显依恋的岛屿，但却无法对女人的询问做出回应。当那个女人后来问到叙述者来自南方的什么地方时，他回答说："我是南方人。

在南方，那片靛蓝的海域，那里永远是夏天和龙。

兰花、苏丹伞、章鱼松和木瓜都依偎在一起
在明亮的阳光下。那个被误解所笼罩的地方，据说那里的人不是
日本人，听不懂。

日文

"亚热带地区，"我回答。¹²

巴库的许多诗集，如《冲绳！你现在要到哪里？(Okinawa yo, doko e iku, 1962)，包括在这里，概括了一个被身份问题困扰的叙述者的困境。在这首1962年的诗中，叙述者表达了早先在"对话"中描述的普遍的定型观念，同时提出了一个在该岛长期被占领期间对许多冲绳人来说很紧迫的问题——我们的未来在哪里？"冲绳！你现在要到哪里？"也通过唤起冲绳的本土植物来表达思乡之情："长着木瓜、香蕉/和久年保橙的岛屿/西米亚棕榈树、龙舌兰树和榕树的岛屿/开着猩红花朵的芙蓉树和德高珊瑚树的岛屿/. . .失去了我的方向，[我]被困住了，被这种思乡的咒语所束缚"。在清田正信2001年的《内心的话语》中可以看到巴库《对话》的回声，这首诗描述了沉默的说话者的痛苦。

戏剧

Chinen Seishin运用敏锐的斯威夫特式讽刺，嘲笑冲绳人在日本大陆遇到的许多神话和刻板印象。根据一个真实的事件，"人馆"戏剧化地描述了冲绳人的贬低行为，他们穿着"本土服装"，带着"原始文物"，在1903年在大阪举行的第五届世界贸易和工业博览会上作为"异国标本"被有偿展示给观众。（其他"标本"包括阿伊努人、台湾人、亚洲印第安人、爪哇人和一名保加利亚人）。在后来被批评为"马戏团动物表演"的背景下，Chinen展示了偏见和歧视是如何导致冲

绳人受到无情的压力的，他们往往被内部化，拒绝他们的文化，“
变得更像日本人”。而他

显示了一个世纪前在人类馆如此鲜明和公然地揭示了日本的态度是如何最终非人化的。

无论是通过知念的讽刺剧，东马在诗歌中的讽刺性并置，还是美多鲁玛在小说中的尖锐指责，这些作家都以不同的形式表达了对强加给冲绳人的环境的抗议：无情的压力迫使他们接受大陆文化，经济上的不平等侵蚀了农村生活，不成比例的军事存在，以及对战时记忆的压抑。虽然这些问题并不是冲绳独有的，但冲绳的作家们以独特和引人注目的方式阐明了这些问题，继续吸引着日本和其他地方的读者。

关于翻译中的语气和语言的说明

在翻译过程中没有采用单一的哲学或方法。每部作品都需要有自己的标准，以尽可能忠实地将日文文本翻译成成语的英语。例如，在美杜马-顺的《希望》中，叙述者的语气是痛苦和嘲讽的，他讲述了他如何以及为什么要谋杀一个美国小孩。相比之下，大田良久在《黑钻石》中的叙述者的语气充满了对一个年轻士兵的崇拜和渴望。在知念精进的讽刺剧《人阁》中，语气是一个特别关键的因素。剧中的主人公就像一个马戏团的团长，用夸张的嘲笑来吹嘘展出的人类“标本”的“异国情调”，以吸引他的观众，而他咆哮的对象则顺从地、甚至谄媚地听从他的嘲弄。梅道顺的《台湾女人》的语气。叙述者回忆起他青春期的性觉醒时，语气是苦乐参半的回忆。

读者还应该注意到，虽然冲绳的日本文学主要是用标准日语写成的，但本选集中几乎每一位作家都包含了一些当地语言的内容。这样做的动机可能很简单，就是为了增强地方色彩，也可能很复杂，就是为了重新维护标准日语的霸权地位。由于日语和琉球语都属于日本语系，并由于地理距离和其他因素而发展成不同的语言，所以

在冲绳的文学中发现语言的多样性并不奇怪。

梅多鲁玛-顺和崎山-塔米在其早期作品中不使用冲绳语，而在这两位作者最近的写作中，则用当地语言进行表述，在崎山的例子中，甚至在她的描述性段落中也充满了大量的当地语言。因此，崎山1990年的《岛屿禁闭》对日语读者来说没有什么困难，而她2003年的《摇摆，摇摆》则会因其大量的地方语言而使读者感到困惑。对于崎山多美的两个故事中的冲绳语，译者沿用了作者在日文原著中的做法，将冲绳语的表达方式音译出来，这样读者就可以听到它们的发音。由于篇幅所限，我们减少了这些音译的数量，尤其是在对话中，作为一种妥协，我们在描述性的段落中保留了这些音译。最后，知念精进在《人阁》中对语言的复杂运用，使得我们在翻译该剧时必须对作品的语言混杂性进行解释。注释在整个选集中使用得很少，对这部作品来说是有必要的，以避免人物的演说被打断，而这些演说的影响取决于粗暴、精辟的爆发。

笔记

1. 关于1995年女学生被强奸事件的精辟分析，见Linda Isako Angst, "The Rape of a Schoolgirl:权力和冲绳妇女生活的论述"，载于*Islands of Discontent. Okinawan Responses to Japanese and American Power* (Lanham, MD: Rowman and Littlefield, 2003), 135-160.
2. 虽然作者没有明确说明主人公的性别，但我们选择使用男性代词，以便与美国男孩进行比较。
3. 见多田修，《冲绳县志》。*Aoi umi no karuchuraru sutadiizu.* (Tokyo: Tōyō keizai shinpōsha, 2004).
4. 这种肥沃既是字面上的，也是具象的。在对“水滴”的讨论中，Medoruma Shun解释了冲绳战役后巨大的葫芦是如何在冲绳扩散的，似乎是由战死者的尸体所肥沃的土壤培育出来的。形象地说，冲绳之战是战后文学的中心主题。

5. Alan Christy, "冲绳帝国主体的形成", 《立场》。《东亚评论》1, no.3 (1993): 633.
6. 约翰-道尔, 《战争与和平中的日本》(纽约 : 新出版社, 1996) , 171。
7. 埃里克-约翰斯顿, "二滩基地搬迁计划几乎没有希望了"。
日本时报, 2011年12月16日。
8. 斯蒂芬-哈纳, "向冲绳县长翁长武致敬 : 日本最勇敢的人", 福布斯, 2015年9月15日。
9. 关于这些战前和战后时期的先锋作品的讨论, 见Davinder L. Bhowmik, *Writing Okinawa: Narrative Acts of Identity and Resistance* (London: Routledge, 2008)。
10. 关于美杜马写作中记忆的传递的深入分析, 见Kyle Ikeda, *Okinawan War Memory: Transgenerational Trauma and the War Fiction of Medoruma Shun* (伦敦 : Routledge, 2014) 。
11. Sakiyama Tami, "Shimakotoba de kachaashii," in Imafuku Ryûta (编辑), *Watashi' no tankyû* (东京 : 岩波书店, 2002) , 157-180。
12. Yamanokuchi Baku, "A Conversation," in *Southern Exposure: Modern Japanese Literature from Okinawa*, ed. Michael Molasky and Steve Rabson. Michael Molasky和Steve Rabson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2000), 47.

本页有意留空

K FICTION K

本页有意留空

希望 (1999)



梅多鲁玛顺

译者：史蒂夫·拉布森

这是六点新闻的头条新闻。一名美国士兵的小孩失踪了，今天在离科扎市范围不远的树林里发现了尸体。餐厅里的所有顾客和员工的目光都集中在电视屏幕上。尸体上发现了绞刑的痕迹，现在县警察正在利用这具被遗弃的尸体的证据来寻找凶手。在引用了通常的“犯罪故事”的细节之后，报道转向了对街上人们的采访。“现在我都不敢让我的孩子在外面走动了。冲绳越来越成为一个危险的地方。”当女服务员看到屏幕上出现的那个大约50岁的女人时，她高兴地喊道：“嘿，是Fumi。看！她上电视了！”一个胖女人擦着脸上的汗水从厨房里走出来；但屏幕已经换了，两个女人都失望地呻吟着。现在记者正在评论已经邮寄到当地报纸办公室的凶手声明。我看了看躺在我身边的晚报，头版上有一张声明的照片。“冲绳现在需要的不是数千人的示威或数万人的集会，而是一个美国孩子的死亡。”这句话是用棱角分明、线条笔直的红色字体写的，很有威胁性。

一位正在啜饮一碗冲绳面条的出租车司机抱怨道：“他们最好快点抓住他，把他判处死刑。”“我们一开始就几乎没赚到钱，”女服务员插话道。“如果游客来了会怎么样？

不再来了？"在从一架直升机上拍摄了树林和高沙市的照片后，报道继续报道了州长和美国及日本高级官员的声明。他们对针对无辜儿童的犯罪行为表示 "愤慨 "和 "反感"。我忍住笑，把一勺咖喱饭塞进嘴里。他们华而不实的言论根本无法掩盖他们的疲惫和困惑。冲绳人--如此温顺的人，如此温顺的人--能够使用这样的策略，是这些混蛋们从未想象过的事情。冲绳人毕竟是一个追随他们的领导人的民族，最多只是举行 "反战争 "或 "反基地 "的集会和礼貌的抗议游行。即使是极左派和激进派，也最多是进行 "游击战"，没有造成真正的伤害，从未对当权者进行恐怖主义或绑架，也没有发动武装袭击。冲绳人就像蛆虫一样，围着基地溅出的地租和补贴资金的粪便转。而冲绳被称为 "一个热爱和平的治愈之岛"。这让我想呕吐。

我离开餐厅，穿过戈雅角的人行桥，沿着机场大道走去。一定是有命令下来了，把所有军事人员限制在他们的基地。没有穿着便服的美国士兵出来走街串巷。一辆伪装色的吉普车开了过去。一辆巡逻车停在嘉手纳空军基地的门前，红色警报灯在回旋。在一排海棠树的高处，一弯白色的新月像毒蛇的獠牙一样盘旋着。我站在那里，目不转睛。只有最坏的方法才会有结果，我喃喃自语道。在街道的另一边，一台电视摄像机正在转动。我拐进一条小路，在走回我的公寓时，我小心翼翼地不加快步伐。我从冰箱里拿出一罐冰茶，一口气喝完。然后我坐在书桌前，在我放在那里的信封上写下了报社的地址。打开其中一个抽屉，我拿出一个小玻璃纸袋，里面装着几缕稻草色的头发。我的眼前又浮现出那个孩子的脸部轮廓。这孩子一直睡在停在超市停车场的一辆车的后座上。一个看起来只有20岁左右的白人妇女喊了几声，但孩子没有醒过来。在她进入车内后

市场上，我独自推着购物车，把空的冰茶罐扔进垃圾桶，穿过停车场。我上了那辆开着空调闲置的汽车，驶上了县级公路。我向北开了大约15分钟，然后在一个市政住房项目的北侧拐进了树林。只有在汽车开始在这条颠簸的道路上嘎嘎作响之后，孩子才醒过来。当我听到后座上的哭声时，我停下了车。转过身来，我看到那孩子已经站了起来，正试图打开车门。他是个男孩，看起来大约三岁。我迅速停下车，转过身来，紧紧抓住他哭泣和尖叫的小身体。当我从后面掐住他的脖子时，有什么东西在他的喉咙后面爆开了，一坨污物弄脏了我的手臂。我用孩子的衬衫擦了擦，然后再次发动汽车。我把车开到树林的后面，停在一个废弃的猪棚的阴影里。在用手帕擦拭了方向盘和门把手之后，我把孩子移到了汽车的后备箱里。然后我把他的几缕稻草色的头发缠绕在我的手指上，把头发扯下来，叠在我的手帕里。当我关上后备箱时，太阳从阴天中照耀下来。我全身都被汗水覆盖，鸡皮疙瘩都冒出来了。走出树林时，我埋下了车钥匙，走到国道上后，在回公寓的路上转了两次出租车。

我车上的空调没有什么效果，即使我打开车窗，我的汗水也一直在流。我把装着毛发的信封带到那霸市，把它扔进了一个邮箱。在回来的路上，我在宜野湾的海滨公园停下来。这里曾是十二岁女孩被三名美国士兵强奸后的那场闹剧的发生地，当时有八万人聚集在这里，但根本无能为力。现在看来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我终于做了我那天想做的事，因为我站在人群的边缘。我现在不觉得懊悔，甚至没有任何深刻的情感。就像被迫生活在持续恐惧中的小型生物体内的液体会逐渐变成毒药一样，我也做了对这个岛屿来说自然而然和必要的事情。当我到达集会地点的中心时，我

我把一瓶从车里抽出来的汽油倒在了我的外套和裤子上。烟雾刺痛了我的眼睛。然后，我从口袋里拿出一个一百元的打火机，转动火石轮。火焰在黑暗中冒了出来，一群中学生朝走动的、翻滚的火堆跑来，然后欢呼着轮流踢打冒烟的黑块。

国能宝橘子树》(1911年)



山城清洲

译者：卡罗琳·莫利

可怕的风暴已经停止。突然间，所有的东西都倾斜了，仿佛到了一个深沟的底部。在岸边，一艘被搁浅的船，桅杆断裂，红色的木板倒下，一分为二。在散落在海滩上的纯白色贝壳中，躺着一堆混乱的垃圾，包括破碎的海胆壳、死去的红蟹壳，以及被琥珀色海草缠住的海葵的重新主干。一群人聚集在失事的船周围。太阳在每一件事上都投下了寒意的光波，就像从一盏油灯上投下的一样。

暴风雨过后，海面沉淀为深邃的靛蓝；成群的白鸥静静地飞翔，在海浪上空低飞。远处，天空和海洋的颜色和谐地融合在一起。

连续两天两夜，风雨交加，咆哮不止。然后，在第三天，他们停止了。

按照旧历，现在是11月初，正好是岛民们把黄色麻袍换成深靛色单衣的时候，连岛上的人都感到早晚的寒意。

在这种宁静中，N，这个孤立的南部海滨村庄，暴露在琉球特有的咸风中。瘦小树木的叶子，如海滩木槿和印度珊瑚，已经蜷缩起来，呈土黄色。它们的树干站成一排，仍然是湿漉漉的黑色。即便如此，亚热带植物如芦荟、风车棕榈、槟榔、荆条和榕树的厚厚的叶子，就像浸在深绿色中的陶瓷碟子，已经拖走了仍然潮湿的白盐。

在松田家，房子后面的石墙倒塌了，羊舍也被砸得稀烂。在整个暴风雨的夜晚，松田和他的杂工不知疲倦地工作，在印有家族徽章的盒式灯笼摇曳的灯光下修复它。但是，这三只山羊还是死了，它们的外套上溅满了血。粘在红瓦屋顶和白色灰泥墙上的是树叶、稻草碎片、树枝、垃圾和卵石。在花园里，主人精心照料的盆栽常青树翻到了花坛里，它那深红色的中国陶瓷盆已经碎成了碎片。白色的粘液线在陶器碎片中从粘土中漏出，卡在根部。洋葱地完全被抹去了。围绕着这块地的是十二或十三棵古老的昆仑山橘子树，¹是曾祖父种植的。这些树是一种被称为 "*aotō*" 的类型，它们结出的果实因其美味的表皮、丰满的部分和丰富的浅黄色半透明果汁而受到高度评价。这种水果有点酸，据说如果你吸食太多，你的牙齿会腐烂。尽管如此，他们还是受到了极大的赞赏。它们刚刚开始成熟，其纯正的、像碘一样的黄色皮肤让你从闪闪发光的绿叶间惊愕不已，那里的果实簇拥着真正的壮丽。这种景象就像一幅只有在南方岛屿才有的画。乡下的水果已经开始收获了，但由于某些原因，镇上的水果落后一两个月，才刚刚成熟。

每年，一旦果实开始成熟，主人松田良平就会引起巨大的骚动，早晚派出他的勤杂工Mo-zuru，给树施肥或撑起树枝。因此，对于镇上的树来说，它们异常地饱满。每年都是如此。一般来说，一半的水果被邻居和亲戚们分了，只有剩下的一半被装在竹编的篮子里，让大女儿的丈夫去卖。收益用于长子世一和次女鹤每年的纸张、毛笔和墨水等学习用品，其余则用于购买山茶花油。今年的收成特别好，所以7岁的慈露和13岁的诚一几乎每天都去田里数绿果，期待着它变红。

甚至他们的母亲塔玛也一直在说：“当我们卖掉库尼布²时今年，我们可以给慈露和小西买新年的衣服了。”最年长的

女儿在17岁时已是成年人，对自己不再感兴趣，她满怀期待地等待着她的小弟弟和小妹妹的收获。

由于附近的年轻人很可能在月夜里溜进来偷吃水果，松达夫妇把碎玻璃和陶瓷碎片贴在石墙上。你根本无法看清堆在那里的石头的形状，因为深绿色的精致褶皱的藤叶爬满了墙壁。在墙内，果园被一个低矮的黄杨树篱笆与花园隔开。

一扇涂成黑色的小木门³矗立在石墙的一角。一家人聚集在被风吹倒的树旁。他们决定至少要采摘那些已经成熟或有伤痕的水果。爬在树上的勤快人，穿着一条草腰带，缠绕在肮脏的外套上，腰上挂着一个鱼篓。南方岛屿的冬天在白天仍然相当炎热，淡红色的太阳无情地打下来。

沿着他粗糙的小腿上的铜皮，一条浅蓝色的静脉以绳子的形状跳动。他努力地在树枝间跳来跳去。当树摇晃时，受损的果实扑通一声掉在地上。两个孩子拿着一块染成条纹图案的大红布在田间忙碌着，收集在风暴中被打倒的绿色果实和从树上摇下来的黄色果实。

"爸爸！这里也有一个。看，好大啊！这个是我的。""小生！这里也有一个！看这个！""如果你跳得太多，你会摔倒，最后会哭的，"他们的父亲警告说。

树周围聚集着主人梁平、他的妻子多摩、松田的三个孩子、厨房女佣卡玛、三个漆器工人和前艺妓乌希。空气中漂浮着男人和女人的发油的香味。

这个庄园相当大。在面对碎石路的地方，紫红色的树环绕着高高的石墙。从圆圆的、深绿色的树叶之间，你可以瞥见红色的瓦片屋顶，沿着边缘刷白。这个家族多代以来都以漆器闻名。自从现任主人接手后，他们的生意蒸蒸日上，将销售范围扩大到遥远的鹿儿岛

， 并雇用了四五个新工人。这座房子

对他们家来说，这间房子实在是太大了，所以前一年，在村长的建议下，他们同意把前面的房间租给K镇新任命的小学校长细川茂。一开始，租金是食宿费用，但从春天开始，细川就赎回了“小娃娃慈露”，一个在当地很有名的艺妓，收留了她。她被称为“Ushi”。此后，他依靠她来处理烹饪和家务。这只是一个乡村小镇，没有人考虑过这个问题。校长是宫崎县人。

当Ushi的丈夫在学校时，她经常来松田家卖发油。她曾是一个著名的艺妓，这意味着她有有趣的故事可以讲。年轻的漆器工人们，心怦怦直跳，兴奋地追问她的爱情故事。这些年轻人往往走得太远，让她生气。她的肤色白得像个洋娃娃，她的脸是椭圆形的，有光泽，她的身体偏瘦小。她的绰号“小娃娃慈露”就来源于此。

松田夫妇收集了近两百个昆仑宝。挑选出成熟的，他们像往常一样分发。

傍晚时分，校长回到家中。在明亮的八仙桌房间的灯下，他坐在宇智波鼬的对面，喝着清酒，这时两个巡警和横田，一个警察侦探，闯了进来，逮捕了他。宇智波斑泪流满面，紧紧抓住巡警的剑鞘。当他训斥她时，她变得歇斯底里，在房间中央哭泣。当松达夫妇来查看这场骚乱时，校长正准备被带走。校长苍白的脸上挂着灿烂的笑容，在他正式的黑色长袍上披了一件斗篷，在他的眉毛上戴了一顶浅棕色的联邦帽。

在房间里，红色生鱼片和水煮豆腐的蓝色小盘子已经摆好了。大约还有半瓶清酒，在纯白灯的刺眼光线下闪烁着黄色的光芒。在它旁边的一个圆漆托盘上，放着三个那天早上包好的昆仑宝橘子。其中一个已经被剥成一圈，里面放着被吸食的部分的皮。

那是1894年，明治二十七年。

关于东岳大盗在朝鲜半岛南端制造骚乱的谣言一直在流传。人们说他们有

刺激了中国和日本军队之间的敌对行动。8月1日，宣布了帝国战争宣言。⁴

在S镇的山顶上有一座城堡的遗迹，国王曾经住在那里。⁵然而，到现在为止，这座城堡已经有了相当大的损坏，并被交给熊本军队支队作为营房。不过，周围的石墙、中国式的屋檐建筑和古老的雕塑仍然保存完好。在阳光明媚的日子里，士兵们很容易就会在光天化日之下出去猎取女人，在娱乐区徘徊。他们不时地喝得酩酊大醉，埋伏在一个黑暗的角落里，寻找一个年轻漂亮的女孩，跟踪她，然后得逞。他们戴着黄色的帽子，穿着带有红色条纹的黑色制服，被轻蔑地称为“大和兽”。

战争开始后，新的成群结队的士兵涌了进来。

关于日本胜利的惊人报道每天都充斥着报纸。每次从大陆来的渡轮都装满了关于战争的书籍和杂志。沿着大门外大街、西之前大街、石门大街以及所有冲绳人开有杂货店的主要街道，你所看到的每一个地方，店面都贴满了红色的彩色印刷品或战争石版画的图片。这是历史上最伟大的战争，所以国家的兴奋度达到了顶峰。在琉球，公民从来没有武装过。由于没有武器装备的经验，他们对战争的场面感到困惑和恐惧。

直到那时，80%的岛民都坚持传统的土地习俗。男人和女人都把头发打成岛上的发结，男人的发结被称为*katakashira*，女人的发结被称为*karaji*。男人戴着两个装饰性的发卡，女人戴着一个；武士的发卡是银质的，农民的发卡是铜质的，而地主，如大名鼎鼎的大名，则戴着金质的，男人的发卡末端雕刻着牡丹。对于武士和农民来说，那是一朵水仙花。他们的宽松衬衫基单在前面整齐地系着男人的硬皮带，很明显，他们是南部岛屿的本地人。有一些学生和政府官员剪了头发，但他们被鄙视为“穷光蛋”。

即使在思想流派之间，也存在着新旧之间的冲突。一方面，有一个由N镇、S镇的儒家学者和武士后裔组成的黑色联盟，他们

住在旧城堡下面。他们受到《三国演义》、《汉初兵法》和吴越战争故事等历史小说情节的启发，认为无论如何，日本人都不可能超过孔子这样的中国军事家。作为反对，人民中的先进思想家和志同道合的政府官员将接受过现代教育的青年聚集在一起，组成了白色联盟。他们从蒙古人的入侵中吸取教训，⁶并称赞日本武士的勇敢，甚至预言中国将被彻底消灭。

在某种程度上，琉球人习惯于把中国称为东，把大陆称为大和，把整个欧洲称为奥兰达或基里什坦。从很久以前开始，这三个地区的大小和形状就在人们的想象中被设想出来。东是 "大雨伞"；大和是 "马蹄"；而琉球是 "针尖"。在所有其他大陆上，人们认为生活着 "拥有龙眼瞳孔的东方荷兰人"。根据黑盟的说法，日本的 "马蹄" 将输给中国的 "大雨伞"，并被征服。

顽固的黑色联盟的领导人被称为奥岛老人。当时他已经六十五岁了，是一位白胡子、白脸膛的王阳明学派的学者。在前政府时期，他曾被提升为三品官，在他年轻时，似乎曾三次乘坐中国的船到北京学习。琉球省被废除，冲绳县成立后，他靠着自己积攒的一笔可观的资金，隐居在乡下。在他家的门楣上，他贴上了 "浮云野鹤" 的中文匾额，并致力于享受大自然的乐趣。同时，他建立了一所私人学校，即 "中山学"，采用古老的寺庙学校风格，并教授弟子。但很快，这也被新政权的潮流所淹没。这是老人反对新纪元的主要原因。他认为，他的儒家学派之所以被收编到如此程度，是由于大和教育把人们的心和思想引入了歧途。因此，他鄙视大和教育的 "异端"。
◦

新的教育，即所谓的大和学校。他从小就在儒家学说的约束下长大，在努力回忆他年轻时快速消逝的日子时，他诅咒新政权和支持它的人。然后，在1894年8月，就在日本和中国之间的战争开始时，他又突然出现在城里。

"我是中国的后裔。我拒绝帮助大和民族取得胜利。"

他试图用这些废话来吸引盟友，但根本找不到任何盟友。最后，甚至连他期望依靠的黑衣人联盟也与他保持距离，说他是疯子，所以最后，他成立了自己的"石枕头联盟"。几乎每天，他都在镇上的街道上走来走去，口中喃喃自语："黄埔军校的炮舰最终会打败大和舰。我是一个三品的中国学者官员"。出于某种原因，他似乎相信中国的炮艇是黄色的，他们的旗帜是黄色的，船上的人也都穿着黄色的衣服。

这个奇怪的老人沿着被8月无情的阳光漂白的石子路蹒跚而行，他穿着被烟灰熏黑、被麻绳缠绕的海岛木屐，在他闪亮的发髻和长长的银色胡须上举着一把传统的海岛蓝色太阳伞的长柄，即使在正午的阳光下，他还穿着褪色的棕色条纹街袍，这种景象的确很奇特。不知道是谁先开始的，但他被嘲弄为"镇上的隐士"。一段时间后，一个谣言开始流传，说这个老人是痴呆。大约在那时，他从人们的视线中消失了。

几乎每天晚上，小学的院子里都会上演一场日本战争的魔幻灯笼秀，芭蕉树的叶子都是绿色的。通过这种方式，战争的必要性被灌输到仍旧不相信的人们的头脑中。在学生中，"射杀中国士兵！"这样的歌曲自发地引发了敌意。每个季节都有新的战争歌曲，这些歌曲大受欢迎。

细川茂校长擦着热泪，用琉球语停顿地念着魔幻灯笼表演的解说词。据说，当他第一次召集学校的学生，在情绪高涨的情况下重

在这种情况下，他突然哭了起来。很快，这个消息就传遍了整个小镇。

放学的时候，他就会去松田家，长篇大论地谈论战争。有一次，校长取笑说：“小生！你最好把头发剪了，否则他们会叫你小辫子。你最好把头发剪了，否则他们会叫你小辫子男孩！”皱着眉头，男孩用已经解开的红丝带绑住了他的好头发。“我不想这样。没有人会打扰我！”

“那他们会说你不是日本人，”他用夸张的岛屿口音回答。

“我不是日本人！”

“所以你不想剪掉它？哈，哈，哈……”他笑了，笑得很开心。校长坐在阳光下的阳台上，工厂里的工人们正在努力工作。那天天气稍微有点凉。成一的黑脸母亲开口了。“先生，请给我们的小一梳理一下头发，然后把他的头发拿出来。

他为我到了东京。”

世一从后面冲过来，捶打她的背，哭着说：“不！妈妈是个叛徒！我不去！我不去！”

他的父亲正在给一个托盘上漆，透过他那副老式的玳瑁眼镜的圆形镜片瞪着他。“你在说什么，你的脸就像一个可怕的中国人？”⁷世一只是吮吸着他的手指，没有动静。

那一天是个星期天。下午茶已经准备好了，所以大家都聚在一起。他们正在用一个红色的中国碗吃岛上的黑色卡斯特拉蛋糕。当他们打电话给乌石时，她马上就来了。在他们喝茶的时候，细川王子告诉他们战争的故事。最后，他们提出了一个问题：如果战争打到岛上，他们会怎么做。“我们可以躲在纳美之宇悬崖上的一个山洞里，”平时爱开玩笑的Tarugane建议说。

“什么？”“最好是躲在井里，把盖子拉下来盖在我们头上。他们永

远也找不到我们。"红发的鹤木非常认真地回答。

"一旦这个岛被'铁岛破坏者'击中， 你躲在哪里就不太重要了， "
女主人讲道， 仿佛她知道这一切。他们爆发出钦佩的欢呼声。"好！
""好！" "好！"一个 "铁岛-
驱逐舰 "指的是一门大炮。

"无论如何，"校长微笑着说，"战斗不会这么近。无论有多少艘黄色炮艇，大和号'铁箭'都会把它们全部抹去。"

主人也加入了进来。"这就对了。你们都在魔术灯笼秀上看到了，不是吗？中国的炮艇在深红色的火焰中升起并沉没。这一直都是事实。大和是武士的土地；他们总是赢。"

乌希紧握着她柔软、洁白、优雅排列的手指。根据岛上的习俗，妇女手背上粗糙的皮肤被纹成蓝黑色，但乌石的皮肤却没有。年轻的漆器工人的目光经常被她的手背所吸引。

不久之后，一个谣言传遍了全镇。中国军队将很快占领该岛，并在N镇的港口建立一个火药库。惊愕之余，这个相对安静祥和的小岛突然像着了火一样爆发了出来。由于总有一些人让他们的想象力肆意驰骋，图片和魔术灯笼表演中的战争悲剧在他们面前惊天动地地浮现出来：疯狂的场景，锋利的长矛，长戟，闪闪发光的剑，被战争之火烧毁的可怜的田地，以及被困在暗红色的火光和大炮烟雾中的疯狂的人和动物。

富人把他们的财物包裹起来，在远处的田野和山中避难。在路上，你经常会看到琉球的矮脚马和驮马司机，他们坐在白色的木鞍上，装着家庭用品，戴着棕榈草做的帽子，挥舞着鞭子，匆匆而过，或者两个人抬着一个金漆的中国箱子。在他们之后，是抬着老人和抱着婴儿的年轻男女的轿子。与此同时，暴徒们在娱乐区横行霸道，而在墓地里则发生了秘密集会和约会。政府办公室发布了一项命令，要求所有的雇员都要购买追逐一把带有白色木柄的日本剑。

一支"琉球队"在中学师范学院的学生和教师中形成，而在当地警察和监狱看守中则出现了各种队伍。体育馆的玻璃窗从早到晚都在响着竹剑的碰撞声。

战争从一天到另一天地推进。

几乎每天都有爆炸声和军事训练场上的步枪射击声响起。

然而，在松田家，情况相对平静。

从初秋开始，校长家不时有一个打着传统发髻的客人。后来，人们认为那是奥岛老人。他总是在晚上来。在他离开之前都会有窃窃私语。不过，在白天，校长还是继续为市民的教育辛勤工作。魔术灯笼表演经常更换，在本愿寺的大殿里也有两到三个关于战争的讲座。校长从未缺席过。

后来，有一天晚上，世一不得不在半夜里小便。揉了揉眼睛的睡意，他悄悄地走出了蚊帐。他枕边的灯笼的光在发黄的纸上投下柔和的光。沿着黑暗的走廊走去，他可以透过窗户看到蓝色的月夜。从某处传来秋虫的颤音。在回来的路上，他不假思索地从雪松墙上的一个小节孔中窥视到后面的房间。那是校长的卧室，同时也是一个书房。

校长似乎已经醒了，而且还在工作。镀镍的铜烛台在房间黑暗的角落里的桌子上闪闪发亮。西式蜡烛暗淡的红光从烛芯处旋转起来，被照亮的脸庞上有蓝白色的骨架，看起来像一个死人。半透明的白蜡融化了，顺着蜡烛流了下来。桌子周围堆满了纸屑。校长正在认真地书写。他左手的手指划过他松散的长发，右手拿着毛笔，不停地写着，认真思考。在房间的中央，连蚊帐都没有，“小娃娃慈露”的半裸身体，从她夜行袍的天鹅绒颈部慵懒地冒出来，躺在一个丝绸被褥上。在烛光下，从她的脸到她丰满的手臂和胸部的柔和光芒，就像一幅天花板上的画，画的是一条从戏剧中走出来的、在月夜里被冲到某个南方海岸上的人鱼。那天晚上有点暖和，岛民们称之为“西海嚎叫的季节”。

过了一会儿，校长蹲下身子，把一个看起来像蓝色小瓮的东西放在他的桌子上。它看起来相当古老。甚至连釉面都已经变黑。口部覆盖着一片深褐色的风车棕榈叶。他默默地掀开盖子。他从里面拿出几捆厚厚的钞票。他小心翼翼地逐一翻看，然后把它们放进瓮中。过了一会儿，他把它搬到了隔壁的房间。仅仅两分钟，他就回来了，把桌上的文件洗得整整齐齐，放进一个公文包，然后锁上。

然后蜡烛熄灭了。

第二天早上，校长像往常一样去了学校。

诚一从未向任何人提及“蓝瓮”的故事。他知道如果他承认自己偷看了别人的房间，他的父母会训斥他。

战争继续有增无减。

这是个雨天。到了黄昏，菊花的红花被雨滴打湿了，雨滴从绿色芭蕉的悬叶上落下。一个陌生人走进后面那扇黑色的小木门，叫道：“这是藤屋的房子吗？”藤屋是这家店的名字。

“是的，那是我们。”主人出来迎接他。

“是这样吗？我想知道你是否可以给我看一些你的漆器？”他折起雨伞，躲在屋檐下。

“当然，请看一看。我们提供良好的价格和最高的质量。请进去看看。外面很泥泞。”

“谢谢，但我不想脱掉我的鞋子。你能不能在这里给我看看？”那人拿出一条破旧的红毯子，在阳台上铺开，然后坐下来。他是一个大约二十八九岁的男人，穿着一件新的和服外套，仍然散发着靛蓝染料的香味，外面是一件精致的琉球蓝白相间的泼水图案的长袍，用柔软的碎棉带系着。从他的举止来看，他似乎对这些岛屿很熟悉，仿佛他在一段时间前就已经到达了。

接待区是一个三张床的房间，与八张床的工作间相连。师傅把各种漆器拿出来，摆在参观者面前：红器、黑器、新的软橙器。

镶嵌着蓝色贝壳的黑器，以及镶嵌着金箔的雕花金漆。漆器上描绘的是蓝、黄、红三色图案交错的卑微场景。

世一端来茶水，猛地站直身子，狠狠地盯着这个不寻常的陌生人，直到他父亲骂他。

"嘿！这个流氓像个中国人一样站在这里一动不动，甚至没有为我们的客人鞠躬。"

"那是完全正确的。请到这里来。你在学校读什么年级？"

"是的，先生。他还在读一年级。他完全没有用处。他去了学校，甚至连鞠躬都不知道，"父亲回答。

来访者选择了一个糖果盒，用车床雕刻成圆形，然后，在下了一个新的汤碗订单后，他提供了他的名片，然后离开。

在超大的名片上写着"横田恒夫"。

10天后，横田先生又出现了。那是一个星期天的下午，对于秋天来说有点热，天空是深蓝色的。他为诚一带来了一幅关于战争的油画。

横田回来了四、五次，诚一逐渐习惯了他。横田甚至养成了这样的习惯：当主人外出时，他来到工作间，与工人们说笑。有一次，他说："我听说有一个美女住在校长家。"鹤木回答说："我敢打赌，在你的家乡，你不会经常看到这样的女人。就像大和画中的高级歌妓一样，一身红衣。"

"没错，"横田回应。"你为什么不在校长不在的时候和她碰碰运气呢？"

"如果我考虑一下，我就会被他那把手枪射死。他愿意为那个娇生惯养的娃娃付出生命。"这次是Taru-gane，他正在对一个米缸进行最后的修饰。他放下手中的红漆刷子，用烟斗把烟碗拖到他身边

在他周围，未完成的车床作品和用于第一层漆的工具的碎片杂乱地躺在一起。黑墙上的钉子上挂着一排十支漆刷。其他各种小器具散落一地。

剩下的三个年轻工人继续他们的工作，没有任何评论。

校长家的生活和往常一样。偶尔，当有胜利的时候，他一定会点酒和鱼来庆祝，并邀请松田一家来参加。在宇智波鼬精致、洁白的鱼鳍上，戴着一枚新的金戒指，上面有一颗绿色的宝石，在岛上很少见。

在南无上神社的院子里，在神社门前的草坪上，出发去与中国作战的士兵的家属和亲属们唱歌、跳舞，并大声祈祷在战斗中获得永远的好运。这样一来，秋天就结束了。

有一天，横田带着诚一来到海湾口的三柱城灯塔。他们站在岩石上，黄昏时分。初冬的大海是柔和的靛蓝色；天空中漂浮着一滩红色的云彩。一艘渡船“大渔丸”号停泊在港口。在柿野花镇监狱的灰色石墙围墙和里面高高耸立的暗红色砖烟囱的背景下，搁浅的船只

的桅杆在明治桥附近一字排开，像一片树林。随着太阳落山后，天色渐渐暗了下来，一片寂静。

从船的桅杆上，灯笼的红球垂下，像水果的碎片。当他们走到水警悬挂剪子船的地方时，横田突然停了下来。沿着石墙的一侧，榕树枝的叶子低垂在狭窄的道路上。另一边是入海口。从覆盖在一艘搁浅的船上的草席内，一个黄色的手提灯笼的光线在黑暗的海面上投下一道弧线。两人静静地坐在路边的一些岩石上。过了一会儿，横田打了一根火柴，点燃了一支“日出”牌香烟，这是当时流行的香型香烟。他笑着说：“今晚我为什么不带你到一个真正有趣的地方去呢，阿世。”

“哪里？一场戏？”

“不是戏。某个地方甚至更好！”

“呃--呃。如果你不说哪里，我就不去。”

“会好起来的。来吧，看看。他们会给你很多好东西吃。无论你想要什么。来吧，我们走吧！”

这两个人离开了。从东都出发，他们坐上了一辆人力车，一辆双座车。他们的目的地是津寺，一个红灯区。起初，圣一感到不安，并认为这是不可能的。

烦躁不安，但随后一个肤色苍白的女孩出现了，拉着他的手--"请进来吧，年轻人"--于是他跟了进去。沿着山洞般的走廊，朱红色的灯光从圆形的漆器灯笼中发出微弱的光芒，照亮了他们的脚。

当他们进入客厅时，突然间就像白天一样明亮。一盏西式台灯的光线均匀地照耀着这间八仙过海的房间，照亮了新鲜榻榻米的每个角落。凹槽里是惯常的旧式风情彩色印刷品和一架古筝。凹槽旁边是一个发光的漆箱，里面放着账本和一个装有玻璃的柜子。房间的一侧有一个长廊，另一侧有一个立屏。屏风上贴着一张东京著名景点的石版画。

世一以前从未见过这样的东西。

三个女艺人进入房间。每个人都穿着深蓝色或浅黄色的大图案长袍，就像纸娃娃一样坐下来。她们的黑发闪耀着芳香的发油。

说一下琉球群岛的红灯区。它不像大陆那样，妇女们像红鸟一样带着红色的假发在灯光明亮的篮子里排队。在这里，她们被藏在由高高的石墙包围的房子里。在黑暗的街道上，年轻的琉球男子会唱着悲伤的情歌来引诱妇女。因此，妓院同时也是茶馆，女孩们不仅仅是卖淫，她们也是合格的音乐人和舞者。

各种各样的美味佳肴被拿出来。一个来自陶瓷厂的大酒坛子摆在横田面前。然后，当一个年轻女孩为他倒酒时，横田边喝边笑着说："好了，阿世，请自便！"女孩补充说："是的，请吃点东西，Sei先生。"

世一开始感到不舒服，但逐渐放松下来，最后帮助自己喝了那碗白鱼汤。

过了一会儿，三味线和古筝表演开始了。黑暗的旋律和忧郁的声音在石墙上流淌出来。从外面看，出现的只是一个墓地和熟悉的白色店屋。哈拉松的叶子在月亮的蓝光下闪闪发光，海的微弱声音漂

浮在乳白色的薄雾中。随着

以墓地的悲怆为背景，漂泊的情歌足以让你流泪。

当两人踏上黑暗的中岛小路时，月亮已经在天空中落下。当他们走在路上时，横田不厌其烦地询问诚一关于校长家的每一个细节。最后，诚一告诉了他“蓝瓮”的故事。当他们分开时，横田警告诚一，永远不要向任何人提起那晚的事。然后他用人力车把诚一送回家。

校长细川茂在五天后，即风暴过后的晚上，因涉嫌欺诈而被捕。第二天早上，由于对房屋的搜查，在地板下发现了蓝色的骨灰盒和公文包。在里面发现了秘密文件和一叠钞票，这是犯罪的明显证据。他骗取了奥岛老人的钱，让他把钱交给中国军队，然后把钱全部贪污了。

后来才知道，横田先生是一名警探。在校长被送往长崎对他的判决进行上诉后，“小娃娃慈露”又开始出现在妓院里，成为一名艺人。大约在同一时间，奥岛老人被发现用库恩博橘子的承诺引诱镇上的年轻漂亮男孩到他家里，然后把中国哲学强加给他们。对于他这个年龄段的人来说，有“与年轻男孩发生关系”的传言，也就是说，有同性恋活动。他被称为皇室宝座的敌人，被所有人鄙视。为了躲避不时落入他院子里的石子雨，他把大门锁上，躲在里面。作为一个恶作剧，在他的灰色石门上贴了一块三尺见方的中国米帕上的粗俗诗句，人群聚集在门外，对他大肆谩骂。“魔鬼！”“白头发的漂亮男孩！”“叛徒！”“寄生虫！”“白头发的山羊！”

砾石在阳光下闪闪发光，太阳在深蓝色的天空中旋转成一个血红色的池子，对于一个冬日来说异常明亮。在那里，带着蓝色太阳伞、编织草帽、海岛木屐、皮凉鞋、发髻和歪头，来自各行各业的人们

蜂拥而至，愤怒地呼喊着。所有的人都被海洋的阳光灼伤了，他们的许多面孔都染上了琉球人特有的颜色，像雕刻的木雕一样结实，一齐仰望着锁着的黑门的谜底。

笔记

1. *Kunenbo*是一种柑橘树，九年后才会结果--因此而得名，意思是 "九年母亲"。这种水果比普通的橙子更酸。
2. *Kunibu*是方言，指*Kunenbo*。
3. 城户（*Kido*）是一种传统的小黑门（城堡门），建在富人家周围的高墙上。正门只用于正式用途，而小门则用于日常使用。
4. 中日战争（1894-1895）。
5. 在德川时期，琉球群岛一直处于中国和日本的双重主权之下，同时保留了自己的皇室。1879年，日本政府将冲绳设为日本的一个县，解决了主权问题。中国政府的任何进一步要求都在中日战争结束后被驳回，在这场战争中，日本人取得了胜利。
6. 1274年和1281年，忽必烈汗（1214-1294）领导的蒙古入侵者在日本西部登陆，但被台风击退。
7. 石敢当是一个传说中的中国强人的名字，他的名字叫 "石敢当"。他生活在五代时期（907-960）。后代的人们把他的名字刻在石头上，作为辟邪的护身符。今天，在冲绳的死胡同和其他各种道路交汇的地方都可以找到伊势丹东。

黑钻石》(1949)



大田良学

译者：艾米-C-弗兰克斯

帕尼曼--那是他的名字。

当他18岁时自愿加入军官训练团时，他仍然是万隆初中的学生。他平静的性格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但他似乎尤其散发出一种自然的纯真。他身材高大，皮肤光滑、黝黑，身体苗条，像个女孩。

那张美丽的脸庞上刻着鲜明的特征，而那双眼睛--巽他人的特征，就像黑色的钻石。它们表达了温柔和纯洁的心，它们的黑色光泽散发着住在它们里面的精神。

帕尼曼是一个城市人，在一个中产阶级家庭长大。他的出生地是梭罗城堡镇，位于爪哇中部的一个地区，被称为印度尼西亚历史上最古老王朝的所在地。我曾经出于好奇问过他，他在哪里出生。

他可爱的小嘴形成了最迷人的形状，他用宁静优美的声音宣布了它的名字 "Sölö"。

为了接受现代荷兰式教育，他从历史悠久的梭罗镇来到万隆的初中，万隆是一个被爪哇西部风景如画的巽他山包围的高原避暑城市。

当日本军队征服爪哇时，万隆的学校关闭了一段时间，但在日本军政府的控制下重新开放后，他又返回。当盟军进攻时，战斗变

得更加激烈。

爪哇战役 "扭转了战争的局势，军政府匆忙地试图执行其最重要的任务，即建立一个安全的南部供应基地。随着 "爪哇之战 "的升级，政府的职责包括招募一支完全由当地人组成的志愿防御军，从最高的野战军官到最低级的步兵。

为了培训政府的新官员，在万隆西北约8英里的锡马希市成立了一个名为锡马希培训团的教育单位。我在那里工作，向当地人教授日语和翻译马来西亚语。训练团的志愿者是大约20岁的年轻人，他们梦想着成为军官。

在他们当中，我发现了帕尼曼。起初，他的存在相当不显眼，因为所有被选入训练团的男孩都至少受过初中教育，意志坚定，而且身体强壮。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似乎散发出一种特殊的光芒。他谦逊而不张扬，有一种自然的优雅。起初他很害羞，沉默寡言，但后来我可以和他聊上几个小时而不失去兴趣。虽然他看起来很虚弱，很纤弱，但事实上他拥有健康的身体。他有光泽的皮肤似乎蕴含着温和的精神和强大的生命力。他坚定不移的理想主义使他看起来很谨慎。

西马希的学生在毕业前经历了将近一年的严酷的斯巴达式训练。然后它被解散了，我们回到了原来的单位。

如我所料，以帕尼曼的学术天赋，他的成绩是一流的。

此后，志愿军在整个岛屿的各个地方组建，申请书纷至沓来。

在万隆的街道上，我们开始看到穿着制服的年轻军官。

他们身着渴望已久的绿色服装，佩剑在身，似乎充满了野心和希望，充满了国家的希望。

看着他们，我总是忍不住想到年轻漂亮的帕尼曼。

没过多久，我又被分配到志愿军，这次是在普里安地区。

帕尼曼很可能在博乔内戈罗地区，距离300多公里。大约六个月后，我有机会再次见到他，当时我被派到他的单位执行公务，为期三周。像往常一样，他看起来和蔼可亲，精神状态很好，而我--比任何人都清楚他的美貌--暗自高兴地看到他在同龄人中受欢迎。

此后我没有再见到他--也就是说，直到那个决定性的日子。...

大约一年来，印度尼西亚一直在为小矶内阁承认印度尼西亚独立而兴奋不已。印度尼西亚独立筹备委员会当时已经成立，最近，日本南方远征军最高指挥官寺内元帅在法属印度支那的XX与印度尼西亚领导人苏加诺和哈塔进行了秘密会谈。然而，在这一周结束之前，就在这两位领导人要向印尼全国宣布一项重要消息之前，从东京传来了悲痛的消息。...

此后，印度尼西亚出现了混乱。

有一段时间，我们不知道我们应该做什么。

但志愿防卫军不得不被解散，我们知道我们都面临着一个非常不确定的未来。

那是一个阴森的平静时期。

我后来了解到，在太平洋战争结束后的三四天，印度尼西亚的高层成员被一个激进的青年团体绑架了。他们很快在雅加达重新出现，在那里他们宣布印度尼西亚独立，并将国家的名字改为印度尼西亚再公共。苏加诺被提名为国家的第一任总统，哈塔为副总统，并迅速召开了内阁会议。

随后发生的事情是印尼社会在现代社会中最大的磨难，它仍然给战后的世界投下了一片乌云。

当时，日本军队负责维持公共秩序，直到占领军抵达，并保护盟军的生命和财产。他们禁止我们与印度独立运动有任何联系，禁止我们谈论任何事情。

与当地局势有关的问题。要求我们退出所有政治活动的命令，排除了任何影响国际政治意见的企图。为了不让盟国怀疑我们的诚意，我们自愿保持消极和不参与，严格限制我们的活动，以免煽动印尼人。

严格中立--我们期望这是最好的政策，但随后发生的事件使我们无法保持这种姿态，并使我们处于危险之中。

在当时的万隆，居民之间的紧张关系达到了顶峰。我们陷入了由日本军队、荷兰人、印度尼西亚人、海外华人和中国人组成的民族主义情绪的错综复杂的网络中。

盟军，以及中立国的公民。

在这个突变的过渡时期，对立情绪变成了最极端的激进主义。

万隆和其他爪哇城市无一例外地成为革命和游击战的舞台。

在印度尼西亚，各种军事组织--由前志愿军创建的TKR（人民安全军）、学生军Balisan和Api（消防队）、伊斯兰军和其他叛乱分子--都有不同的指挥系统，开始以革命为共同目标组成统一战线。

曾经的和平城市万隆变成了血流成河 枪林弹雨的战场，巷战持续了数月之久。

它发生在那些日子中的某一天。

那天，一场游击战正在蔓延--主要是在万隆--来自印度的廓尔喀士兵（英国占领军的一部分）和印度尼西亚的革命青年队伍之间发生了激烈的战斗。我们站在一个街角，奉占领军之命在城市的街道上维持秩序。

从那天早上开始，城里的枪声响个不停，英国战机整天轰炸当地村庄。

事情发生在上午11点左右。早些时候，在万隆以北的伦邦山区，印度尼西亚人的武装队伍接连遭受失败，正在向南撤退。

当我们站在街道上守卫时，他们像潮水一样从我们身边流过--穿着不相称的衣服，拿着杂乱无章的武器的士兵。

"图安!先生！"

我无所事事地站在街角，凝视着这一幕，我想我听到部队群中有人在叫我。而且，果然，我很快就注意到了他。

从人群中，一个穿着革命军制服的印度尼西亚年轻人向我走来。

"Abdullah Khalil！"

我不假思索地喊出了他的名字。我没有忘记这个来自Cimahi训练团的士兵。他看起来很紧张，显然没有时间在这里停下来谈话。

"你好，先生。"他说，并从我身边走了两三步，然后转过身来，好像想起了什么。

"帕尼曼与我们同在。"

帕尼曼。当我听到这个名字时，我面前的景象突然显得光彩夺目，尽管我正看着同样的一群散兵游勇经过，他们穿着不相配的衣服，肮脏而疲惫地战斗。

"在哪里？"我问他。

"在那里。"他一手举着剑，指着后方约三百码处行走的一簇士兵

。

"在哪里？"

但那时，阿卜杜拉已经走了。

我已经一年多没有见到帕尼曼了。我似乎已经很久很久没有访问过他被分配到的博琼格罗志愿军了。

就在战争结束后，当地人对日本军队的情绪转为敌意。在一些地方，日本公民失踪或被发现被屠杀。我们都很气愤。

然而，出于某种原因，爪哇岛东部和中部的日本士兵同意完全解除武装，将他们所有的武器交给了印度尼西亚人，并迅速被监禁

。

此后，有关这些地区日军指挥的数万名士兵的所有信息都被切断了。

我们的特工人员偶尔会执行侦察任务，与那里的基地取得联系，但只能模糊地推测一些单位的状况。

当时，只有我们在爪哇西部的人被我们的指挥官命令不要把武器交给印尼人，而日本军队则负责该地区的治安。

1946年2月，战后第二年，苏加诺总统在印度尼西亚中部的日惹市召开了“全印度尼西亚青年大会”。我还听到了他在万隆发表的广播讲话。“年轻人！集合吧，你们所有人，在日惹市集合！”

我们了解到，参加Yogya-karta大会的青年代表已经站了起来，谴责政府的冷漠。此后，爪哇中部的印度尼西亚人开始抗议，反对日本军队的警察权力。

有一段时间，日本军队能够镇压抗议示威，但最终来自中部和东部地区的武装青年数以万计地来到了万隆。

他们看起来气势汹汹，拥挤在用彩色油漆草草涂抹的标语的火车上——“独立或死亡”，“民有民治”。后来，日本军队在街上与他们交战，三天后，制服了他们，把他们赶出了万隆。但正是在这个时候，一些日本士兵开始加入印度尼西亚的独立运动。

很久以后，英国军队抵达并开始了他们的占领，但非常谨慎。他们的联络官定期从新加坡飞来，检查荷兰拘留营的卫生条件、工资和安全。他们的方法是进行一系列的仔细调查。

然而，在英国开始占领后，印度尼西亚人对日本人的反对现在转而针对占领军。

一直保持低调的万隆地下运动又开始行动起来，革命青年团体开始公开活动。

随着这些麻烦像雨点一样接二连三地落在我身上，我对帕尼曼的思念已经退到了脑后。但是现在，听到阿卜杜拉-哈利勒说帕尼曼和这些部队在一起，我的心突然就跳了起来。

我们在锡马希一起生活的所有记忆都压在我身上--我总是在聊天的士兵群中、在行军队伍中、在训练演习中寻找他。现在我把目光集中在阿卜杜拉指出的那群人身上。

我想，即使在一千个人中，我也能一眼认出他。

但我无法发现任何像他的人，即使我一直盯着那些接近的士兵。

"他不在这里，"我想。

我全身所感受到的期待的紧张感因失望而一下子松懈下来。现在，我拼命寻找，转身向另一个方向看去，就在这时，我注意到有人在靠近。他身材矮小，步履灵活，嘴巴很小。

洁白的牙齿。

当他停下来，站在我面前时，我有一瞬间无法认出他。

他的衣服被汗水和污垢弄脏了，头发凌乱，没有戴上士兵的帽子，脸颊抽搐，面容憔悴……而他的双手紧握着一支步枪。

他的外表带着他所经历的所有磨难的痕迹。然而，他在这里，明
确无误地--年轻而美丽的帕尼曼！他在这里。

他的黑眼睛仍然闪闪发光，他似乎略带羞涩，就像我记得的那样。

"是我。帕尼曼。"

我不假思索地抓住了他的两条胳膊。他的变化如此之大，以至于他似乎是另一个人。

"你已经变得这么瘦了……"我担心地说道，感到胸口发闷。最后，我只说了这句话。

"Soesah，"他说，微微叹了口气。

这就是全部。他的黑眼睛似乎在闪烁，似乎他还想说些什么，但什么也没有。

Soesah。 这只是一个词，带着叹息喃喃自语，然而我从未听过的任何词都给我留下了如此深刻的印象。

印度尼西亚人在陷入困境或感到尴尬时就会说*soesah*。这种简单的表达方式在我听来从未如此令人心痛。

然后他离开了，似乎害怕别人会怎么想。他再次消失在从我身边流过的士兵队伍中。

那些印度尼西亚的小伙子们--他们是多么年轻啊！他们是如何做到的？

帕尼曼为他的国家牺牲了他的青春和纯真，他拿起武器，向战争的血腥和污秽进军。当我看着他离开时，一个可怜而又勇敢的身影，我被对他的感情所征服，这种感情像云一样笼罩着我，使我的心充满痛苦。突然间，我想去追赶上他。

啊！那些黑钻石。

当我现在想到他们时，泪水涌了出来。

亚洲已经崛起，我们已经

崛起 前进，前进

以保卫我们的祖国。

保卫英雄。亚洲的英雄。印度尼西亚的英雄。 . . .

*Asia Sudah bangun, Merdeka kita, Membela diri tanah air-ku,
majulah, majulah, tentara pembela, pahlawan Asia, and Indonesia.*

在这些士兵唱的行军歌中，我感觉到了一种悲壮的讽刺，我一动不动地站在那片土地上，陷入了迷茫。

那是四年前的事了。 . .

台湾妇女 鱼群的记录》(1983年)



梅多鲁玛顺

译者：罗世林

即使现在我也清楚地记得我指尖上的那种感觉。那是一只鱼的眼睛，显示出绚丽的色彩过渡：蓝色转变为靛蓝色，然后在紧绷的透明膜深处转变为黑色，这层膜以不稳定的平衡状态被固定在一起。它看起来像一个目标，溢出了我深深的不安全感。对我来说，似乎只要凝视它，我就会被拉入未知的水域。

我放出的箭的锋利针尖刺穿了它的目标。我从鱼的眼球上拔出针头，它仍然在抽搐，仍然屈服于我的触摸，然后把我的指尖放在小伤口处。一种寒冷的感觉，与鱼的生命的肯定的弹性相抗衡：这些感觉凝聚在我的指尖上，沿着我的神经纤毛发出呼气的颤抖，最终冷却为一种安静的头晕。

我的指尖在鱼眼的光滑表面上滑动，划出一连串的圆圈，无限地延续下去，一次又一次。我感觉到的每一种感觉都以惊人的速度聚集在我的指尖，而鱼的生命，从它的瞳孔开始，迅速开始溜走。我意识到我的存在正在消逝，轻轻地溶化，仿佛它不过是一团雾。除了从我的指尖和鱼的瞳孔这两个连接点产生的欢乐旋律的低沉节奏外，什么也没有留下。然后，我指尖的圆周运动逐渐加快，最后收缩成一个点，消失在伤口里。那一刻，我，静静地站在被白色灯

光照亮的河岸上

阳光的光芒，我不再存在。只有我指尖上的感觉，几乎是燃烧的，仍然存在。

当我回到自己身边时，它正散发出一种微弱的、启示性的余辉。

然而，到最后，我知道我可能永远不会弄清楚这一切意味着什么。即便如此，我还是敏锐地意识到有什么东西在我体内呼吸，我指尖的感觉正试图孕育着什么。

我把鱼举到阳光下。当死亡的白色云雾开始飘过它眼球的透明膜时，从它的鳃中流出的血染红了我纤细的手腕。在那片云的深处，它的眼睛，曾经是那么深刻的神秘，已经被逼成令人不快的瘫痪。我像一台机器，准确无误地把鱼扔进了河里。当我凝视着那条银色的鱼的尸体时，我的指尖上萦绕着一种转瞬即逝的共鸣的感觉；它正沉入河流的绿色浊水中，最终将漂流到大海。

我曾和几个朋友在M河口打过鱼。高大的悬铃木草在河岸上肆意生长，当我们趴在地上时，我们完全不受外界影响。我们就像五个胚胎被包裹在一个果冻状的薄膜里；我们一边玩弄着我们不同的梦想，一边等待着鱼的影子出现在平静的河面上，在中午后的阳光下闪闪发光。

我伸出我的手臂，直到它掠过河面，摆出一个使我能够随时射击的姿势。我的弓是用雨伞的弹簧做的，与之配套的简陋的箭是用缝衣针固定在铃木杆上的。

在水面上，风掀起涟漪，向海面飞奔。从悬铃木草丛中传来了树叶的沙沙声，阳光在我们的脖子上和白衬衫的背面形成了图案，闪闪发亮。S的身体紧紧地依偎在我的左侧，他打了一个哈欠。N迅速地伸手穿过我的背，向他点了点头。他们两个人在两边抱着我的腰，以预泄我滑倒和掉进河里。

对岸菠萝罐头厂的水从排水管中涌出的单调声音回荡在我们的瞌睡中。我从我们每个人微微出汗的身体上嗅到了奇特的气味。特别是，我的注意力被S的身体所吸引，它散发着母山羊的气味。在来到河边之前，我们曾欺负胆小的S，让他与一只山羊交配。虽然快要哭了，但他还是强迫自己微笑着从后面和奶妈山羊做爱，英勇地努力表演这个笑话。

我不禁想起我在嘲笑S的可怜身影时，心底感到的隐隐作痛。现在，S把他自己压在我的身体上以示支持，在我看来是不合理的愉悦，甚至是可爱的。S最终在情感的压力下屈服了，开始用力呼吸；现在他的呼吸会落在我的脖子上，每一次我的心都会猛烈地跳动。

为了让我疲惫的眼睛得到休息，我把目光从针尖上移开，无所事事地打量着沿河漂流的各种日常生活中的浮尘。当我厌倦了这些，我开始观察对岸的菠萝罐头厂。河岸上种植的木棉树作为防风屏障，加上堆积在罐头厂墙边的成山的旧木箱，从这个角度看，掩盖了大部分建筑。即便如此，我们还是可以猜测，从海上吹来的带着盐分的温热的微风对罐头厂的腐蚀比人们想象的要快得多。

几年前，当罐头厂刚刚建成时，其墙壁上新油漆的颜色在周围环境中显得非常突出，但现在它已经融入了村里的乡村风景中。在一堆木箱的缝隙间，可以瞥见窗纱，不停地喷出白色的蒸汽云，不断消失在干涸的天空中。密集的蒸汽持续笼罩着黑漆的排水管周围，该排水管从河岸茂密的苏木草中伸出来。

煮沸的水被用来对菠萝罐头进行消毒，而后将废水排走。一年到头，就在水倒入河里的地方，大量的罗非鱼会聚集在一起，形成一个蠕动的集合体，甚至从一个地方就可以看到。

距离。它们就像一团乱糟糟的乌云。它们一遍又一遍地漂浮和下沉，张着贪婪的嘴，努力捕捉罐头厂食堂里的每一块菠萝渣和剩饭，从排水管口冲出来。

在那个洞穴般的嘴群中有一种堕落的品质，就像一个空洞的蜂巢，在幼虫死亡后被遗弃。同时，它也洋溢着一种深刻的生命感。在那里，在他们聚集的地方，我们甚至不需要像现在这样等待罗非鱼的影子出现。然而，进入罐头厂的场地是被禁止的。如果警卫发现我们，我们会被拘留或被殴打并被赶走。

突然，S的手收紧了它的怀抱。我看着眼前灰绿色河流的阴暗面。一条鱼的黑影正静静地向上漂浮，在离水面一线之隔的地方停了下来。那是一条大罗非鱼，大概有一英尺长。也许它已经在河的深处呆了很久，因为它的身体已经变成了紫黑色的颜色。它的背鳍和胸鳍边上有红紫色的色调，一条黄色的条纹从它的胸部延伸到腹部；它们与它身体的颜色形成了美丽的对比。

我平静地等待着罗非鱼进入射击范围。它走近河边，移动胸鳍，颇像舞蹈中的科内特动作。¹当它这样做的时候，没有任何警告，它开始从嘴里吐出几条小鱼。不一会儿，亲鱼的嘴周围就形成了一个小的黑色团块。这是一个完美的机会。在这种时候，罗非鱼不会为了躲避一个小小的威胁而随便抛弃小鱼。

当罗非鱼靠近岸边时，它慢慢地跟在小鱼的后面，开始转身，使它的侧面对着我。这使它进入了我的射击范围。有那么一瞬间，我的脑海中闪过一丝对小鱼的怜悯。但我的手臂不再是自愿移动的。S的手再次紧紧地抓住了我的腰。白色的阳光从我的手中洒向针尖。在下一瞬间，我放出的箭已经刺穿了罗非鱼的瞳孔。一阵沉闷的声音在水中响起，水花溅到了我的脸上。

罗非鱼已经消失了。只剩下一群零星的黑点，在水波荡漾中摇曳。在我耳边，S发出了一声小小的欢呼声，与他的深呼吸声混在一起。他仍然紧紧地搂着我的腰，看到他薄薄的嘴唇上带着满足的微笑，我很高兴。看到小鱼漫无目的地游来游去，我很难过，但我还是使劲站起来，兴致勃勃地去寻找我的游戏。

那条眼睛被射中的罗非鱼在空中划过一道干净的弧线，侧身漂浮在河面上垂下的悬铃木草的阴影下。当N用网子把罗非鱼捞起来时，它还在监狱里挣扎，但这并没有持续多久。我把我的手伸进网里，用拇指和食指直接刺进罗非鱼的鱼鳃。我把所有的力量放在手指上，把它抬了出来。深红色的血涌了出来，从我的手腕蔓延到我的肘部。尽管罗非鱼坚硬的尾巴拼命地拍打着我的手臂，但它最终连闭上嘴的力气都没有了，只能进行一系列的微妙抽搐。我把深深刺入它眼睛的箭拔了出来。听到大家的赞叹声，我很高兴。像往常一样，我用指尖怜爱地抚摸着罗非鱼光滑、肿胀的眼球，一股腥臭的粘液润滑着它的动作。我沉浸在透明的弹性传递给我指尖的微妙刺激中。N再也忍不住了，开始催促我；直到这时我才回过神来，把罗非鱼递到N的手里。这样，我们每个人都轮流体验了自己享受鱼尸的方式。最后来的S模仿我，陶醉地玩弄着罗非鱼的眼球，而

我们两个人
他们交换了深深满足的笑容。

我催促S把罗非鱼扔回河里去。他顺从地默许了。即使是罗非鱼，所有鱼类中最有活力的，最后也屈服于我们残酷的运动。现在它只能躺在一边喘气，血液从它的鳃部流到泥水里。看着它的这种状态，我们所有人都保持沉默。慢慢地，最后，罗非鱼沉入了河床的灰绿色深处。

在我们完整地观看了这一事件之后，我们走出了悬铃木草丛，

来到了明亮的阳光下。菠萝的汽笛声

罐头厂发出了嘈杂的声音，从窗纱中涌出的蒸汽正在减弱。然而，从罐头厂红锈的铁皮屋顶上闪烁的热气可以看出，夏天的太阳还没有失去一半力量。

有一棵巨大的金丝楠木，它的树枝几乎伸到了河中央，我们就在上面等待着妇女的出现。过了一会儿，罐头厂的门打开了，头发裹着白布的男性工人出来了。我们坐在厚厚的树枝上，一边晃动着双腿，一边听着他们清晰的声音。他们年轻时的谈话声，听起来如此天真无邪，让我们如痴如醉。但我们不明白她们在说什么。所有这些妇女都来自台湾，是来这里谋生的季节性移民劳工。

我们简单地称她们为“台湾女人”，但这是一个肮脏的术语，充满了屈尊。我们通过听大人们之间的交谈，嗅出了这些细微的差别，并毫无顾忌地模仿他们对这个词的使用。

女工们一边等待一边无忧无虑地聊天，她们排成两队，使用罐头厂里仅有的两个自来水站。她们中一些眼尖的人注意到了树顶上的我们，并挥手示意，也许是在开玩笑。N和其他人一边用肘部相互点头，一边赶紧回过头来挥手。

在离他们有一段距离的地方，我看到一个特别的女工脱下长长的橡胶手套，清洗她洁白的手臂，现在她的手臂一直露在肩头。她显然很高兴地洗了自己的脸，然后让下一个排队的妇女使用水龙头。她用白毛巾擦了擦脸，来到河对岸的木麻黄树荫下，寻找凉爽的空气。这时，N突然从树上跳下来，挂在绑在高枝上的绳子上，跳到了河边。在大家的注视下，他又像鸟儿一样轻盈地荡回了他之前所站的树枝上。聚集在岸边的女工们欢呼雀跃，为N的愚蠢的小特技感到高兴。她来到她的同事中间，继续观察，脸上带着担忧神情。N、S、Y和其他男孩相继从树上跃下。“嘿，Masashi，你不打算也这样做吗？”

N叫我，一只手拿着绳子。然而，我没有理会他，继续凝视着她。

与冲绳妇女不同，这些女工中的每一个人都有美丽的皮肤，就像被抽掉了颜色一样白。看到这一点，我第一次意识到触摸女人皮肤的欲望。我的触觉比我所有的其他感官要发达得多。我的指尖产生了幻想，这些幻想进入了我内心的黑暗，它们的感觉器抚摸着它们所接触的每一个方面。在不确定的情况下，我为遇到她的某些部分而颤抖，这些部分对我来说仍然是未知的。

从我第一次看到她的眼睛时，那些每晚折磨我的欲望就开始蠢蠢欲动了，那些眼睛似乎在吸引我。它们悲哀的深度，与其他女工的不同，生动地回忆起鱼眼球在我指尖上引起的特殊感觉。在我的身体深处，一种无声的恐惧将自己塑造成一个不稳定的球体。打击这种恐惧的冲动使我强烈地意识到她的存在--一种我迄今从未体验过的强烈感觉。

门再次打开。一个接一个的男工人出现了，他们仍然穿着被蒸汽和汗水浸透的工作服。在他们中间，还可以瞥见冲绳女工的身影。他们在河边和罐头厂建筑之间的空地上闲逛。来自台湾的女工们已经离开了清洗区，从远处看着这些其他工人。聚集在空地上的男人和女人已经分成了几个人的群组，都在闲聊。不过，过了一段时间，有一个年轻人来到他们面前，开始叫人注意。那是我的哥哥。他用很大的声音说着什么，他的话中夹杂着方言。我很快意识到，他的主题是复归问题。

这个位于冲绳北部的小村庄远离美国的大型军事基地。这里没有发生在那霸和中部地区的那种慷慨激昂的示威或大规模集会。但即使在这里，要求回归祖国的集会偶尔也会在一些工厂和空地上形成。这些集会

没有什么能引起我们的兴趣。除了一件事：科扎暴动。自从科扎起义的头条新闻打破了第二天早晨的平静，消息传遍了村子里的每一个人，即使像我们这样的男孩也忍不住要吸收，在某种程度上，时代的氛围。

随着我哥哥演讲的深入，他似乎越来越激动，并以过多的大型炫耀性手势来标明他的宣言。我看到他经常因为主张复辟运动而与我们的父亲发生争吵。我们的父亲靠开垦荒山种植菠萝为生，他最不喜欢的就是复耕，因为复耕只会使他的土地价值被日本本土的竞争者压低。虽然每当我听到这句话时，我也会隐约感到焦虑，但我无法理解他所说的其他内容。

最后，我的兄长微微鞠躬，结束了他的演讲。在他的位置上，另一个人站了起来，开始发言。我哥哥与几个在座的工人交流了一些话。然后，他进一步移到后面，使河水现在在他身后，并开始环顾四周。过了一会儿，他朝来自台湾的女工的方向做了一些手势，她们正静静地看着集会的进程。这引起了她们的笑声和一阵轻快的骚动。在她们中间，可以看到她孤独的身影，低着头匆匆走向大门--她，直到刚才还在踮着脚尖看我哥哥的演讲。我哥哥看了一眼她离去的身影，靠在一棵木棉树上，抽着烟，观察着集会的进展。在一些男工和女工的发言之后，大家站起来，手拉手，开始唱起了关于回归的歌曲。

撕开坚硬的大地

一个被其人民的愤怒所燃烧的岛屿 哦，

冲绳！……

来自台湾的女工们默默地听着这首歌。“一个被人民的愤怒所燃烧的土地……”

在我身边，S也在跟着唱，比工人们慢了几拍。在某些时候，N也来到我身边，听着这首歌。当歌声结束时，男女工人都向大门走去。渐渐地，即使是漫长的夏日也变得黑暗起来。我们也从一个支部走到另一个支部，跳下银行，各自向自己的家跑去。

当我回来时，我收到了父亲的谩骂，因为我忽略了家务。

"你又去看那些台湾女人了吗？"我父亲问，对我怒目而视。"那些女人来这里只是为了挣钱，看到了吗？孩子们不允许接近她们。"在这一恼人的声明之后，他用手指戳了一下我的额头。

"我只去了河边，"我嘀咕道。

"去了河边？你难道不知道我们家里的工作有多忙吗？如果菠萝烂了，我们该怎么办？你以为谁会把食物放在我们的桌子上？"我父亲吼道，打了我的脸。我默默地忍受着这一切。

"明天我们把东西运到罐头厂，所以放学后马上到田里去！"

"好的。"重获自由后，我走到餐桌前坐下。我的母亲一直焦急地看着我们，急忙把一碗饭推到我面前。

"嘿，Masashi。永远不要去台湾女人的家"。我父亲向我重复了这句话，然后离开了，说什么要去农民合作社。

那一天，我在菠萝罐头厂的门脚下等待。我以侦察兵的速度悄悄穿过罐头厂墙边高高堆起的木箱中的空间。从墙后传来一阵低沉的机械噪音，在狭窄的空间里，变成了不断回荡的细小声浪。阴暗处的油性水坑的臭味与菠萝的粘稠甜味混合在一起。混合的气味缠绕着我汗湿的脖子，使我感到恶心。我很快就想离开这个地方，继续前进。

西方太阳的淡淡光芒从板条箱之间的缝隙中漏出，在我的眼角闪烁着，跳动着。毫无征兆地，一个男人的笑声从我藏身的地方后面响起。

我把身体像鱼一样转过来，躲在箱子的阴影里。几个工人有说有笑地从身边经过。在确定他们的脚步声消失后，我把目光转向了我面前的目标。

就在前面几码处，木箱形成的屏障结束了，强烈的阳光照亮了罐头厂的墙壁。河岸边的木棉树的影子一直延伸到墙的这一边。看着它们轮廓分明的影子，我觉得前面的路好像被一块硬玻璃挡住了。确保我的周围没有人，我拉出一个箱子，把它拖到我所在的墙边。站在上面，我向一个窗纱里看去。

热腾腾的蒸汽吹过我的脸，那里立刻形成了大滴的汗水。湿润的沙砾粘在窗纱上；里面有一盏橙色的灯在晃动，它的光亮弥漫了整个区域。在灯下，身着白色工作服的女工沐浴在蒸汽中，以轻快的速度工作。一遍又一遍，没有停顿，女工们正在进行简单的工作，将从传送带上下来的去皮菠萝切成环状，装进罐子里，送到下一个加工阶段。在我面前，已经装好并排成几条线的银色罐子在其中一条传送带上，慢慢地进入蒸汽之中。从蒸汽中出来后，经过消毒的罐子被暖风吹干，然后由女工们装进木箱。其中一名女工没能处理所有被陆续送出的装满的罐子，一些罐子从她的工作台上掉下来。这使她受到了冲绳主管的粗暴训斥，主管把掉在地上的破损罐子扔到角落里的一个木箱里，然后去另一个部门巡视。在罐头厂令人眼花缭乱的忙碌中，我试图找到她。

一张白色的脸突然出现在我面前。我吓了一跳，从我站着的箱子上跳下来，准备随时逃走。一只白色的瘦弱的手伸出来，推起了屏幕。蒸汽在云中溢出，一个女工从里面靠了出来。这就是她。我看着她，屏住呼吸。仿佛在享受一场恶作剧，她开始对我说些什么，一边笑着一边招手，说着简短的语句

我过去了。这是我第一次看到她的脸上有如此明亮的表情。

我走到屏风下， 稳稳地凝视着她的脸。松散的头发粘在她的额头上， 她的额头被汗水和蒸汽浸湿了。她转过身来面对罐头厂， 检查主管是否不在， 然后拿出一个用报纸包裹的东西。我小心翼翼地接过。摸了摸包裹， 我意识到这是一罐刚刚加工好的松子苹果。

"Masashi"。我吃了一惊， 抬头看向她。

"志摩先生..他的.....小兄弟？"她指着我， 只说了这一句日语。她高兴地笑着， 匆匆关上屏幕， 消失在蒸汽中。

"我哥哥告诉她了， "我边想边向大门冲刺。我把罐子抱在胸前，它的温暖点燃了我内心的火焰。我摇摇晃晃地爬上大门， 跳过它，然后带着另一股能量， 飞快地跑向从河口的洪泛区蔓延开来的甘蔗田。我头也不回地冲过宽阔的田野，在冲向大海的过程中， 我砍掉了左右两边的年轻甘蔗植物。一到那里， 我就坐在沙滩上， 撕下包装上的报纸， 把它扔到一边。我抚摸着湿润的罐子， 上面覆盖着一层薄薄的冷凝水，在我手中转了一圈。这是其中一个被不小心扔进损坏产品的木箱里的罐子。

我的脑海中浮现出她因为这样做而被主管训斥的画面， 我感到担心。我从口袋里拿出军刀， 打开罐头， 把里面的黄环放进嘴里，像吃鸟一样把它们整个吃掉。就这样， 我一直沉浸在思考中， 望着大海， 直到黄昏降临。

当我的周围变得完全黑暗时， 我用从一些岩石的开口处涌出的清水洗了脸和脖子。我把罐子里多余的液体倒在沙地上， 用它从岩石间的泉水中舀出一些水， 喝了下去。水的自然冰凉将菠萝罐头的甜味一扫而空， 这些甜味附着在我的身体内部和外部。这样做短暂地使我的脸看起来更成熟了。

我身上的肌肉收缩，直到刚才还充斥着我的那种令人陶醉的冲动似乎是一种幻觉。我再次用罐子舀了一些泉水，一口气喝了下去。然后，我几乎没有意识到我的表情发生了变化，就沿着河边的路匆匆回家了。

N在外面叫我。我已经吃完晚饭，坐在书桌前，但现在我把脚插入橡胶拖鞋，飞快地跑到前门。

"那你半夜要去哪里？"我母亲从厨房出来时问。

"去N的地方学习。我很快就会回来。"扔下这句回答后，我和N一起竞相前往菠萝罐头厂。那天，在放学回家的路上，我们决定潜入女工们的生活区。

在这一地区不常见的水银灯发出淡淡的光，使罐头厂笼罩在美丽的光辉中。它似乎从黑暗中漂浮起来，就像河底的一幕。即使在晚上，运送菠萝罐头成品的卡车也从未停止过从罐头厂前面的空地上来来往往。在河面上，在光线的反射下，水中的鱼群泛起的涟漪一出现就消失了。

在岸边，N对着一丛灌木的方向吹了一声手指哨。

susuki。这就是我们的信号。S和Y出现了，分开了灌木丛。"我们走吧。"在N的带领下，我们跑到了沿途的道路上。

河。台湾女工的住处在对岸，离罐头厂有一段距离。它们基本上是通过清理一片悬铃木而建造的简陋的营房。该结构由两座单层建筑组成，形成一个L形。这些建筑被生锈的铁丝网围住，但我们从事先精心制作的铁丝网的缝隙中溜了进去。在布满碎石的院子里，女工们的衣服正在晾晒。我们弯下身体，像野狗一样冲刺着穿过她们洗好的衣服之间的空隙。出来后，我们侧身排成一排，将背部平贴在建筑物的墙上。

大多数窗户上的灯光已经消失了。我们紧张地听着头顶上的窗户里的情况，想弄清楚。

"上次T和其他人来的时候，他们说他们在这个地方的各个房间里做得很开心。"N在我耳边低声说，向我靠近。我没有回答，而是把目光转向建筑的一部分，在它与其他建筑相连的地方形成一个L形。在N确定没有声音从我们上方的窗户传来后，他开始向另一个窗户移动，S和Y跟在他后面。我朝与他们相反的方向走去，朝两座大楼形成的角度走去。

我的衬衫被拽了一下。"嘿！"N嘶哑着嗓子说，他已经惊恐地回来了。"那栋楼完全可以让警卫看到。不要去那里！""只是要在那边的角落里偷看一下，就这样。"我说，然后又开始走。N没有再说什么，而是去寻找他自己的乐趣了。

我从几个窗口下经过。中途，我捕捉到了那个微弱的声音，不安在我心中激荡。不过，我更想看到她房间里的灯光。当我到达目的地时，我趴在她窗前的屋檐下。在光滑如镜的河面上，生活区的阴影被反射出来。她房间里的灯还亮着。水泥的冰凉感贴着我的胸口和腹部，感觉很好，这两个地方都在发热。在我体内，黑色的、浑浊的血液在蠢蠢欲动，在流向我的私处时带着热度。我静静地扭动着腰部，就像一条鱼，我把目光投向她房间的灯光。

突然，一个影子出现在光线中。我停止了所有的动作。那是她的影子。然后另一个影子覆盖了她的影子。

我闭上了眼睛。我的身体僵硬了；我的指尖麻木了。当我再次睁开眼睛时，光线已经消失了。我的心是一个灌木丛，有东西在里面蠕动。我试图抓住它的本质，但我只能听到树叶的沙沙声。在犹豫了很久之后，我抬起身体，打算走到她的窗口。

"快跑！"

N的哭声突然响起。我转过身来，只见一道耀眼的光线直射到我的脸上。"等等--你要是跑了就真的会被抓住的

離開！"那是一个熟悉的声音。我无法动弹，灯光压在我蜷缩的身体上，在我头顶上闪闪发光。

"Masashi，你在做什么？"这是我哥哥的声音。被抓到铁丝网旁的N和其他人正被几个年轻人拖过来。窗户里的灯一个接一个地亮了起来。我们在中央的院子里排成一排，被要求跪在地上。女工们互相说着什么，但我没有勇气抬起头来，看看这些声音是谁的。

"来吧，说对不起！"哥哥的手把我的头往下推，但我顽强地反抗。他用手掌狠狠地拍了一下我的脸。女工们发出了同情的杂音，但我哥哥只给了我几下。一些像烧红的石屑一样的东西从我的眼睛里掉下来。愤怒刺穿了我的心，我感到窒息。

"这是什么--这不是你的小兄弟吗？"其中一个人已经注意到了我。

"是啊。"我哥哥冷笑着，依次击倒了我们每个人。"以后不要再来这里了。我不会告诉你父母今天的事，你最好也不要问我们的事。"

在作出这一威胁后，他迅速将我们打发走。

在回家的路上，我们都是一股无法宣泄的怒火所攫取，没有说什么。N用棍子砍掉了苏木的叶子，他叫出了那些人的名字，并指责地点击了舌头。S和Y也这么做了。我在死一般的寂静中走着。她窗前的两个影子，以及她和我哥哥缠在一起的身影，都是烙在我眼睛里的画面。我无法停止看到它们。就像针刺入罗非鱼的眼睛一样，这些图像沉入我的核心，将仇恨和愤怒的毒素扩散到我的体内。

第一个进去的N，从罐头厂建筑物的阴影中用手向我们示意。我们从大门的铁门下溜走，跑到他所在的地方。随后，在我的指引下，我们成功地到达管道口附近，同时安全地藏在木箱后面。我们一头扎进茂密的悬铃木，让受惊的水鸟匆匆拍打着河面。蹑手蹑脚地走到管口，我们看到了一个罗非鱼群。

规模如此之大，我们只能瞪大眼睛看着它。这片黑色的滩涂就像一个直径五码的雷云，从河的深处升起，升起。

猎杀和吞噬污秽废物的鱼，以如此快的速度繁殖，已经对这个地方现有的所有其他鱼种构成威胁。我们被这些外国鱼所拥有的可怕的强大生命力所折服，不禁赞叹不已。

"来吧。"N带头，在水边跪下。舔着他的针尖，他把他的箭放在他的弓上。S和Y也各自将他们的箭搭在弓上。在这样的鱼群中，我们任何人都不可能不杀死一条鱼。但我们坚持认为我们的目标是鱼眼，而射杀鱼眼是一项艰巨的任务。N和其他人放了一箭又一箭，但都被罗非鱼坚硬的鳞片击退。我们认为箭会漂浮起来，但它们马上就被鱼儿误认为是诱饵，被它们拖入水中。

我走到跨过突出于河面的粗大排水管。我把躯干向前一甩，准备好我的弓，双臂伸得最远。从炎热的排水管中升起的令人窒息的含糖蒸汽很快就使我的脸和脖子冒出了汗。

"嘿，这很危险！"罗非鱼群没有被N的喊声所吓倒；它继续躺在那里等待，嘴巴张开，接受从管道里流出来的浮渣。我茫然地面对着眼前这团黑色的、压倒性的下颚和瞳孔。在我的内心深处，伴随着仇恨和愤怒，我感觉到一种新的情感正在觉醒。我把我的肚子平放在排水管上，倾斜我的身体，直到它刚刚超过河面。管道的热量被沸腾的水加热，非常强烈。在黑色的鱼群中，出现了她窗前的灯光，然后是她的影子。

我闭上了眼睛。排水管发出颤抖的声音，顺着它的长度流下，振动与我体内流动的血液的咆哮、阴暗的热量共同作用。管道的热量使我下腹部的血液沸腾起来。

我睁开眼睛，把一条大罗非鱼的瞳孔放到我的视线里。那当然是我哥哥的眼睛，也是我自己的。在我体内涌动的某种东西变成了一

种新的情感的流动，这种情感就是

向外涌出。针尖发出淡淡的闪光，刺穿了罗非鱼的瞳孔；鱼发出巨大的水花，迅速消失在水的深处。

我把整个身体扔了下去，相信管道能承受我的重量。我把额头压在管子的热度上，让我的手和腿自由地垂在管子的两侧。我觉得所有的东西都从我身上流走了，我被一种冷漠的感觉袭击了，这种感觉一直存在。我渴望在这种状态下沉入深深的睡眠。

"警卫来了！"S的声音终于唤醒了我疲惫的身体。我站了起来，和其他人一起翻进了悬铃木草丛中。警卫的自行车声渐渐消失在远处。我们又一次在一个透明的薄膜里，脸贴着脸。"正如我所料，"N在我耳边喃喃自语。S，仿佛希望再多触摸一下我那神圣的弓箭手的肢体，无论多么短暂，都把我们的手臂从肩膀缠到了指尖。我让我的头靠在S的肩膀上，这似乎给了他发自内心的幸福。隐约间，我观察到河面上漂浮的云朵。

"H-hey！"Y突然指着河的中心。在那里，一支箭像桅杆一样在水面上垂直晃动着，慢慢地逆流漂移。随着箭头深深地刺入罗非鱼的眼睛，这条极度虚弱的鱼正侧身向前游去。这是一次走向死亡的庄严航行。但是，仿佛看到了什么离奇的有趣的事情，Y开始发出他试图扼杀的鸣叫声。然而，这一下子就把我们其他的人都逗乐了。我把笑声控制在喉咙的后面，静静地看着箭在向前飞。最后，它慢慢下沉，罗非鱼的身影永远消失在水面下。

我们每个人都以成人的方式呼出了深深的叹息，但我们的叹息中没有一丝悲伤或感伤。相反，能够看到我们力量的象征到它消失的那一瞬间的喜悦，以及对新事物将出现的预感，使我们爆发出爽朗的笑声。我们每一个人都已经本能地注意到他的新气味，它挂在包围我们的薄膜的内侧。从现在起，我们知道，作为

在它里面只会让我们窒息。所以我们冲破了它的透明墙，离开了悬铃木丛，每个人都在思考这个新的认识。

N发出了完全安全的信号。我们离开悬铃木丛，冲向木箱后面的安全地带。突然，纱门打开了，发出巨大的刮擦声，我们可以模糊地看到蒸汽后面有一只白色的手。我本能地知道那是她，但N和其他人都吓了一跳，躲在木箱后面。她认出了我，就像以前一样，笑着向我招手。当我走近她时，N和其他人也放下了戒备，露出了身形。我们聚集在窗边。然后，她用手势表示，我们应该等一会儿，然后消失在她身后密集的蒸汽中。没过多久，她又出现了，她的手里装满了银色的菠萝罐头。她一边向我们伸出这些罐子，一边试图说些什么。N和其他人犹豫不决地互相看了一眼，但我伸出手，从她手中接过一个。和以前一样，这是个损坏的罐子，但它刚做出来，还很热。我抬头看了看她，很是惊讶。她微笑着向我点了点头，然后把剩下的罐子拿出来给N和其他人。N看了看我，然后有点不情愿地拿了一个。S和Y模仿他的样子。她似乎很高兴，她的小礼物已经传到了我们所有人的手中。看到她这样，自从那天晚上以来一直在我血液中翻滚的仇恨和怒火迅速消失了。

我抚摸着罐子光滑的表面，凝视着她的眼睛。无意中，我想我在她深邃的黑眼睛里看到了她年轻时与一个小弟弟玩耍的情景。为了表达我的谢意，我开始朝她的方向做手势。在那一刻，她的脸突然僵住了，好像发生了什么事。她的眼睛放大了，目光从我身上移开了。我惊讶地转过身来。

N扔掉的罐子在空中划出一道银色的弧线，缓缓落下，击碎了水面上的镜子。一个沉闷的水花回荡着。

"从一个台湾女人那里拿东西？别把我当白痴！"N几乎把这句话吐了出来。S和Y也把他们的罐子一个一个地扔掉了。一系列沉闷的

水花随之而来。我对他们的行动完全出乎意料感到吃惊。

N和其他人都看着我，好像在催促我。“嘿，Masashi！快点把那东西扔到河里去！”

我不知所措，看了看她。她正隔着我的头顶盯着河面上泛起的涟漪。她的脸是如此静止，如此没有表情，似乎她的心脏已经完全停止。她的目光与我相遇，就像罗非鱼的瞳孔被箭射穿一样可怜。我的指尖可以感觉到她眼睛里的伤口。在下一瞬间，她机械地伸出她的白手；纱门紧紧地关上了。

“嘿——你在做什么？快跑啊！”N在呼唤我。他飞快地跑向大门，而我却留在原地，呆呆地看着。听到溅起的水花后，警卫可能正在徘徊。我仍然拿着菠萝罐，急忙跟上其他人。回过头来一看，我再次看到了那扇纱门。白色的蒸汽仍然从里面冒出来，仿佛什么都没有发生过。但我知道那扇纱门再也不会被打开了。

我从大楼的阴影中跃出，穿过空地，以同样惊人的速度从大门下面翻了出去。我们分散开来，在甘蔗地里躲避，无视那个把自行车扔到一边，大声喊着“等等”的警卫。

在打开我家的门时，我浑身是泥，被尖锐的甘蔗叶子划伤了身体。在漫长的夏天，我在中午之后一直盯着甘蔗地里的罐子，仍然无法把它扔掉。

“你从哪儿弄来的？”我父亲看着罐子问。他正盘腿坐在我们的门廊上修理他的农具。“又是从罐头厂偷来的，嗯？”我仍然沉默不语。我父亲站起来，戳了戳我的额头。

“我是从一个台湾女人那里得到的，”我喃喃地说。一阵钝痛袭击了我的手腕；父亲用坚定的决心和坚硬的手指，将罐子从我手中打了出去。

掉在水泥地上的罐子滚到了门槛上。我傲慢地抬起头，将目光定格在我父亲身上。我知道，他的嘴角正因愤怒而抽搐。

"你还去那个地方吗？"我父亲大喊，朝我脸上打了一拳。我反射性地避开了它。我父亲的脸上露出了惊讶的神色。看来我的反抗是完全出乎意料的。

"你这该死的孩子，从来没有听过我"我的父亲抓住我的手。他把我拖到地板上，然后把我拖到地板上。我拼命反抗被逼到四肢着地的屈辱姿势；但他压着我的脖子，我没有办法移动。我的母亲听到里面的喧闹声，飞快地跑出来，紧紧地抱住我父亲，求他饶恕。然而，我父亲的手始终没有软下来。

"停，停，这太可悲了。"我哥哥说这话时，站在门口，低头看着我们三个扭打的身影。他什么时候回来的？

"你知道这该死的孩子又去找那些台湾女人了吗？"我父亲把这句话吐了一半出来。

我哥哥当着他的面嘲笑他，轻蔑地说："好吧，这是因为Masashi 'n' me，我们是你的儿子。"

"什么！"我父亲瞪了他一眼。

我哥哥非常镇定，拿起菠萝罐头，从口袋里拿出一把军刀。他一边说，一边用刀子打开罐头，"其实没什么好担心的，因为明天之后台湾女人就不会再来了。"

我父亲的手失去了力量。"什么，那些台湾女人已经要回去了？"

"现在他们已经在往那霸方向走了，"我哥哥说，把一个菠萝戒指勾在手指上，塞进嘴里。我父亲迅速把我推到一边，重重地站了起来，一直瞪着我哥哥。后者没有理睬他，把罐子拿到嘴边，开始喝里面的果汁。粘稠的果汁恰好溢出来，慢慢地顺着我弟弟的粗壮的脖子淌下来。我父亲对我哥哥的态度无能为力，他粗暴地从他身边踩过，走到房子前面。

我母亲抚摸着我的背，喃喃自语，试图安慰我。我没有理睬她，

而是抬头看着我的身影。

弟弟，被户外的余光照亮。他用工作服的袖子擦了擦嘴，把罐子递给我。

"我们和台湾的女人做了这件事，看。喝吧。"我一动不动地站着，稳稳地凝视着我的兄弟。

"哼哼。"他拉回罐子，走了出去。他拖着疲惫的身子走到井边，开始冲洗身上的污垢。我仍然用我的两只手按在门廊的地板上，听他洗漱。然后，我就像着了魔一样，站起来向河边跑去，把母亲留在土炕上，那里越来越黑。

宿舍里陷入了一片嘘声，似乎在等待着衰败。就在不久前，我还站在大楼的角落里，盯着她窗外的灯光和河面上漂浮的各种生命浮萍。罐头厂的水银灯的苍白光线在闪烁着。我向她的房间走去。

紧闭的窗户上放下了窗帘，我无法看到里面。我捡起一块石头，打碎了玻璃，打开里面的门闩，进入房间。水银灯的光线从我推开的窗户里过滤进来。房间的地板上铺着一张孤独的乙烯基垫子；除此之外，没有任何东西能让人想起她的存在。我把脸贴在窗帘上，寻找她的气味的痕迹，但徒劳无功。

仿佛是为了将我的身体与她的幻影重叠在一起，我将自己面朝下摊在房间中央，闭上了眼睛。在黑暗中，浮现出那条罗非鱼的影像，我的箭穿透了它的瞳孔，那条罗非鱼已经消失在河的深处。它的侧面在夕阳下闪闪发光，它的身体在水中静静地掀起波浪。箭在它的眼睛里直立着，沉入水面以下。鱼的眼球在我手指上的感觉复苏了，鱼的瞳孔与她无底的眼睛重叠在一起。就像一条接近死亡的鱼，我也用我的身体掀起了波浪，一次又一次地通过它发出小的痉挛。然后，悄悄地，我消失在黑暗中。

我想知道，时间过去了多少？我被门把手转动的声音惊醒。抬起头，我模糊的眼睛开始在房间的阴影中辨认门把手。我盯着它，屏

住呼吸。金属门把手再次发出令人厌恶的磨擦声。"是警卫，"我想。

并做好了随时从窗户逃走的准备。过了一段时间，门上响起了敲门声。我身体里所有的肌肉都绷紧了。

"K."

这是她的名字，我第一次听到这个名字。

"K，"那个声音再次叫到房间里。那是一个熟悉的声音。空气中弥漫着一股嘘声，把等在门后的那个人的呼吸声传到我的耳朵里。最后，他放弃了，走了。我跳出窗外，转过住宿区的角落，看着那人离开时重新让出的背影。他匆匆离去时，水银灯的光亮给他带来了模糊的照明。现在，他带着一种挥之不去的感伤，转过身去看她的房间。毫无疑问，那个男人的身影是我父亲的。

泵的刺耳的尖叫声穿透了我们住宅的每个角落。我用泵里喷出的水覆盖自己，清洗我的脸和四肢。水的冰冷消除了我血液中多余的浊气，我感到神清气爽。屋子里，一切都很安静。

我绕到院子里，打算在草坪上等待天亮。在那里我发现了一个在地上闪着银光的物体。那是一罐菠萝。当我把它捡起来的时候，它底部的汁液在晃动，发出甜美的香味，飘散在空气中。我有一种冲动，想把罐子打到地上，但我不能这样做。我把这股甜味想象成她挥之不去的香味，轻轻地把罐子送到我的嘴边，啜饮着果汁。粘在我舌头上的感觉很不舒服，但我还是一口气把它喝了下去。在下一瞬间，我把罐子甩开，猛烈地呕吐起来。在罐子里，一只像婴儿拳头一样大的黑色昆虫浮出水面。它的硬壳闪闪发光，摇摇晃晃地走到草坪上。有一秒钟，它停止了移动，然后慢慢地张开翅膀。它抬起沉重的身体，里面装满了松果和果汁，把视线投向灯光下的陷阱。

门廊的门打开了，我母亲把头伸出来。"马--萨希？"我仍然匍匐在地上，凝视着那只虫子飞起的地方。门大开着，我母亲飞了出来

，把我搂在怀里，开始哭起来。我们家的灯亮了，我父亲的身影出现了。

"那你到现在为止都在忙什么？"

我保持沉默，望着他。在他背后的灯光下，我无法看清他的表情，但他身上压迫我的那部分已经消失了。

"你为什么这么安静？"听到父亲的声音变得特别粗糙，我继续冷冷的沉默。

"你为什么这么生气，他可能已经失去了生命？"我母亲辩解道，抚摸着我这里和那里。这让我恼怒不已。

"哦，他一定是去了一个台湾女人的地方，"我哥哥从我父亲身后嘲弄地说道，这句话让他们俩开始了他们惯常的争吵。我心里涌现出怪异的笑声。

我看着滚落在草坪上的空罐子。在我看来，我们四个人完全被装在里面了，想到这里我笑了，尽可能地压制住我的笑声。是的，K在里面，不是吗？N和S也是。我感觉到，就像河流涌入大海一样，我们所知道的所有东西都流入了那个空洞，渐渐消失了。

我的母亲显然把我的笑声误认为是眼泪，于是更加紧紧地拥抱我。我感到非常饥饿。我多么想逃离这个地方，用东西填满我的肠胃！我的嘴里的唾液和胆汁混合在一起。我嘴里的唾液和胆汁混合在一起。我对准罐头，把这种讨厌的混合物聚集在一起，吐了出来。我的指尖微微作痛；我的饥饿感却远比这强烈。

笔记

1.Konerite，或 "揉捏的手"，是nuchibana中使用的一种手和手指动作，nuchibana是冲绳传统舞蹈的一种类型，通常由妇女表演。

蝴蝶之树(2000)



梅多魯瑪順

译者：Aimée Mizuno

村庄丰收节每四年举行一次，与奥运会同年举行。以武术形式、舞蹈和戏剧为特色的献礼仪式在圣林前的祈祷场持续两天。表演者是村里的居民。由村委会、老年人协会、妇女协会和青年协会的代表组成的组织委员会分配了筹备该活动的各项任务。在过去的两个月里，那些被指定为演员和舞者的人，以及舞台上的工作人员、音乐家和走秀者，每天晚上都在社区中心聚集。在场地上，各小组用两米长的杆子练习击剑动作，而在社区中心的主厅里则练习传统的琉球舞蹈。指导练习的是村里的空手道道场和传统舞蹈学校的负责人，以及老人和其他成年人，村里特有的舞蹈和剑法都传给了他们。有时，他们在练习后留下来一起喝酒。

住在祈祷场附近的家庭据说是该村的第一批定居者。在这些家庭中长大的吉明经常去观看排练，从社区中心传出第一声音乐开始，一直到开幕之夜，他经常因为这么晚还在附近徘徊而受到责备。虽然他一直希望有一天能表演剑术和舞蹈，但他在去那霸后就没有再回到村里。

上大学，即使现在已经三十多岁了，他还没有参加过这个节日。

大学毕业后，Yoshiaki成为一名县级公务员。除了在宫古岛度过的四年，他一直住在那霸和周边地区。他总是独自生活，在休息日忙于钓鱼、潜水，或与他的大学朋友一起徒步行走在Yan-baru森林中，这是他们在过去十年中一直做的事情。由于他大部分的新年假期都是在海边或与朋友们在森林里徒步旅行，除了仲夏的亡灵节，他每年只回村子一两次。

吉明完全忘记了村里的丰收节，只是在偶然的情况下及时赶到了节日的开始。他是在前一天，也就是星期五，听说了高中同学T的死讯后回来的。他决定利用他的假期，从那天中午开始，参加葬礼仪式。他在邻镇的殡仪馆遇到几个同学，但他们只是点头示意。他只想和给他打电话告知消息的Kaneshiro谈谈。也许他不能来了。无论如何，吉明都找不到他。

"听起来这不是一个好的死亡方式，"金城在那个星期四晚上给公寓打电话时，有气无力地说道。T两年前从大陆回来，一直和他的父母生活在一起，但显然身体和精神上都不健康。一个渔民在半夜发现了T的尸体，漂浮在他家附近的一个港口。金城告诉吉明，警察发现他喝了酒，于是宣布死亡为意外。但吉明从金四郎未说的话中感觉到，他不相信这是一场意外。

T很安静，在体育和学校都不擅长，他的朋友很少。他主要是和吉明和金城的小组混在一起，但只是默认。如果他不这样做，他就不会属于任何地方。吉明从来没有把T当作朋友，而且自从毕业后就再也没见过他。他不太清楚为什么金城给他打电话说葬礼的日期和时间。但是，当他听到这个消息时，他感到很痛苦，而且他无法置身事外。他对自己的强烈反应感到困惑，但认为这种莫名其妙的痛苦也是金城的感受。

葬礼结束后，吉明回到家，有一段时间第一次和父母一起吃晚饭。听到节日排练的音乐，他感到很怀念，决定留下来观看第二天的演出。但他决定不看当晚的练习，以免遇到老熟人和他们对他生活的疑问。

第二天下午，一个星期六，他在女祭司的祈祷仪式后，独自去看游行。在一根粗大的绿色竹竿上，顶端装饰着桃花和荷花，挂着一面旗子，上面用大字写着“丰收”。在另一根连接着三节梭鱼的旗杆顶端，挂着两面旗子，一面是黑鲤鱼游上瀑布，另一面是带流苏的三角旗。这两根旗杆由身着黑色服装的人支撑着走在队伍的前面，后面是三组击剑手，每组有十一个年轻人。然后，村里12个部族的成员分别排成一列，进行舞蹈表演。总共有近三百人参加了游行。他们在县道上游行，县道从东向西穿过村庄，向圣林附近的社区中心走去。在十字路口，村民们展示了他们的舞蹈，按顺序从手持竹竿的武术表演者开始。许多部族随着现代琉球民歌的流行改编而跳舞，但也有像“南海岛舞”这样无厘头的表演。看到那些穿着腰部衣服、身体涂成黑色、头上装饰着绿色棕榈叶的中年男子手持长矛跳着可怕的舞蹈，沿路的老人、妇女和青少年都笑倒了。“如果他们在那霸，他们会被指责为歧视性的，”吉明想。但这一幕是如此怪异，以至于他忍不住要笑。

有人点了点他的胳膊，他转过身来，看到金城，头上缠着一块紫布，穿着空手道袍和黑白条纹的紧身裤。他微笑着站着，手里拿着一根两米长的杆子。吉明在他表演时注意到他，但没有试图引起他的注意。

“你昨天去了吗？”“是

的，你呢？”

“不能下班 看到我们班的人 了？”

Yoshiaki提到了两三个名字， Kaneshiro嘟囔着说这不是很多。但他随后笑了，说他没有权利说话。当Yoshiaki提到他很惊讶地看到他在亲身参与时， Kaneshiro解释说，尽管他的公寓在隔壁镇，但他从上一年的节日就开始参与了。他开玩笑说，他只听到妻子抱怨他总是在七点下班后直接去排练。当吉明说到这里时，他想起了金城在高中时曾练过空手道。

"你还在坚持吗？"Yoshiaki问道，并假装要攻击他。"你在开玩笑吗？没有时间了，"金城回答。他的表情清醒了过来。他说可能已经很晚了，但他会在那天晚上给吉明打电话。然后他跑去加入其他拿着杆子的人。

已经开始向前迈进的人。

队伍继续前进。下一队人马开始在吉明所站的位置前跳舞。穿着黑裤子和白衬衫的男人和女人以奇怪的强度表演着民间舞蹈。这些脸色黝黑、手臂在田间劳作的中年男子和妇女在跳舞时脸上的表情如此严肃，似乎很奇怪。

突然，站在附近的几个初中女生发出了一声尖叫。一位老妇人从道路两旁的观众人群中走出来，穿过小路，开始向民间舞蹈家的队伍走去。"Hiyasasa, hiyasasa,"她叫道，边叫边移动手脚，好像在跳卡卡西舞。她发黄的灰发垂到腰间，她的脸被太阳晒得发黄，五官都模糊了。裹在她小身板上的和服看起来好像已经穿了好几天了。Yoshiaki对Gozei的情况感到震惊，她的臭味向他飘来，尽管他离她有五米多远。

在戈珍挥动手臂的力量下，她的和服前面打开了，露出了她的一个乳房。在中学女生的笑声中转过身来，Gozei变得更加兴奋，张开她没有牙齿的嘴，再次叫道："嗨，嗨"。她下垂的乳房摇摆着。一个指挥交通的村公所工作人员向她跑去，两三个妇女从路边走来

，围住并藏起来

她从观众的眼中消失了。她抗议的哭声在空中响起。来帮忙的村办公室职员和一个年轻的同事，重新拉住戈珍，把她抱在两边，把她带到路边。吉明认识的一位老妇人跟在果子的身边，调整她的和服，把人群推开。一辆在后面跟踪游行队伍的警车飞快地驶向现场，一名警官走了出来。游行队伍中的人也站住了，看着。当市政府工作人员向警官解释情况时，戈珍似乎平静下来，因为她得到了妇女们的安抚和安慰。

Gozei住在下游的一间小屋里，靠近横跨伊里加米河的桥，伊里加米河从北向南流过，穿过村庄的中心。当吉明怜悯地看着似乎已经相当衰老的Gozei时，她的眼睛一直在不停地闪动，集中在他身上。她的哭声爆发了出来。“正成！”

Yoshiaki转过身来，意识到她正向他走来，从少女的人群中挤过来。附近的人群都盯着他。当他站在那里不知道该怎么办的时候，Gozei走得更近了。追赶上她的村办公室职员慌忙抓住她，把她拉了回来。

“正成，救我。士兵们要把我带走。”吉明确信，在她被带到警车上时，果成的眼睛一直盯着他，村里的官员把她全身锁住，警察抓住她的胳膊。但他能做什么呢？当这些人试图把她推到后座上时，她尖叫起来，挥舞着手臂，踢着腿，以示反抗。

“正成，救我！”

在门刚关上的时候，听到她的哭声，人群中的几个人又看向了义明。他们似乎把他误认为是这个正成。感到不安的吉明移到另一个地方，观看游行队伍继续前进。然而，御前的行为和“正成”这个名字对他来说很重要，把他的注意力从游行队伍中引开。舞者们看起来也心不在焉。他又看了十分钟，然后就回家了。

“Gozei，Gozei。”有人在叫她的名字。“Gozei，醒醒。”她被人抓住

肩膀，摇晃着。

"啊啊，正成，你什么时候来的？"她回答，试图站起来。但她无法移动，也无法睁开眼睛。只有淡淡的河水味向她飘来。云层破裂了，当月光照进来的时候，一棵玉兰树在她眼前升起，绽放着，仿佛大黄蝶涌上了它的枝头。虽然是晚上，但花朵没有显示出凋谢的迹象；相反，沐浴在月光下，花朵看起来好像随时都会飞起来。一只手从黑暗中伸出来，抓住了她的手腕。粗糙的手指慢慢地抚摸着她的手掌。这是谁的手？那只手掌放在她的眉心。现在是什么时候了？

天空中不时出现微弱的光亮，人们从身边经过，但很快夜幕降临。从很远的地方传来了三弦琴的声音，向她飘来。她很兴奋，想站起来弹奏三弦琴，但她的手臂无法移动。当她强迫自己的手移动时，有什么东西紧紧地缠住了她的手腕，疼痛席卷了她的身体。

"哦，我答应过翔实要为他演奏三弦，但我没有。"

突然间，她的心痛了起来。但庄世笑着告诉她，她不需要担心。他把手掌放在她的眉毛上，轻轻地抚摸着她的头发。她闻到了河水的味道，那是森林树木和岩石的气味，在糖厂的废物污染水面之前。水的丰富而柔和的气味与即将到来的潮水的气味混合在一起。

庄世一直在河岸边的玉兰树荫下等着她。到了晚上，她就会等着顾客的冷清，从旅店里偷偷溜走，就那么一会儿。在Yūna树下，他们被隐藏起来，甚至从附近的桥顶也看不到。她会抚摸庄世的脖子、胸部、手臂和臀部，抓住他，兴奋得满头大汗。

海洋的气味与河流的气味混合在一起。他的手指像鱼一样在海带森林中游动。她的头发飘动，她身旁的肉体也在颤抖。她觉得自己好像变成了一个海洋生物，被海浪托起。当她抬起头时，玉兰花沐浴在月光下，像一群黄色的蝴蝶一样慢慢地舞向天空。"你的手什么时候变得这么漂亮了？"她问道，惊讶于他的手，通常因日常劳

动而变得粗糙的手，竟然变得这么漂亮。

变得光滑和柔软。突然间，手指离开了她，消失在黑暗中。

"正成！你在哪里？""正
成！"

她拼命想站起来，向他伸出手去。但她无法扔掉毯子，也无法移动摊在两边的手臂。

"等一下，正成！不要把我一个人留在这里！"

当她终于睁开沉重的眼皮时，祥子的影子慢慢走到昏暗的灯光下。

"正成！"她的嘴唇微微颤抖着，她释放的气息不声不响地出现。

吉明在浴室里洗了手和脚，然后走进厨房，从冰箱里拿出一罐牛奶。当他喝牛奶的时候，他听到他的母亲Kimi，她一直在后面的榻榻米房间里，在屠苏丹前祈祷，她叫道："你准备好吃饭了吗？"当时还不到六点，但他想在七点节日的舞台表演开始之前应该吃点东西，于是他让母亲做一些东西。吉明在佛坛前就座，举起双手祈祷。祭坛上摆放着两个装饰着藏青色釉面的白色莲花的香炉，每个香炉里都插着黑香。摆放在带柄花瓶中的黄斑羊角树叶呈亮绿色。有两块佛教纪念碑，有中国式的坡屋顶。两扇双铰链门都敞开着，显示出朱红色漆牌上用金箔绘制的名字。他右手边的牌匾上写着他祖父和祖母的名字，他们分别在8年和3年前去世。他的曾祖父母和在冲绳战役中牺牲的祖父的弟弟的名字也被记录在这里。这块石碑世代相传，传给了吉明的父亲，他是长子。

左边的牌匾是为一个家族保存的，他们的家族已经灭亡。已经决定由吉明的叔叔来继承它。写在若川这个姓氏下面的正成、一郎等人的名字，吉明从小就熟悉，但连他父亲都不知道这些人是谁。在这五个名字中，唯一的亲戚是

他从听他祖母的故事中知道，这个人叫正成。

据说，若川家族是吉明的两位祖父母的远房亲戚。然而，在他祖母年轻的时候，这个家族的成员只剩下正成了。吉明的祖母说，他曾曾在村子中心的一家旅馆工作，为浴室供暖和清洁，并做其他零星的工作。由于严重烧伤，他的左臂显然无法使用，走路时右腿也一瘸一拐的。虽然他们是远房亲戚，但正成和吉雅琪的祖母之间几乎没有什来往。当他们见面时，他们从未交换过话。

庄世脸上总是带着一种缺席的表情，只做他被命令做的事。他从不说话。每个人都认为他很迟钝。人们认为，他在战争期间躲在山洞里之后就消失了。吉明的祖母告诉吉明，正成可能是在试图逃离战斗时被美国士兵开枪打死的。

石碑上的名字是那天早些时候吉明想到的，当时Gozei叫他Shōsei。吉明对这个人的了解只是从他祖母那里听说的。他的祖父是个少言寡语的人，从来没有谈起过石碑。与他的祖母不同，他的祖父不喜欢谈论过去的事情。相反，他每天都在田间劳作，从日出到日落，喝着泡面，然后早早入睡。姚士奇的父亲也只是在他祖母的许多故事中听说过祥子，对他从来没有特别感兴趣。

如果果子把吉明误认为是这个人庄世，那一定有很大的相似之处。吉明很好奇，但没有办法确定，因为没有照片。即便如此，他也无法相信这只是老妇人的思维混乱。他盯着那个名字看了一会儿，现在已经模糊不清，几乎看不清楚了。

"晚餐准备好了，"Kimi叫道，Yoshiaki来到了餐桌前。他们一边吃，一边谈论着游行，话题很快就转到了Gozei身上。Kimi听说了超市里的事件，知道Gozei跳到了游行队伍的中间。据Kimi说。

六个多月以来， Gozei的病情一直在恶化。特别是在过去一个月， 情况变得相当严重。Gozei会走进超市， 突然抓住商品， 把东西塞进嘴里。她不分昼夜地在村子里游荡。邻居们很同情她， 给她吃剩饭。她不再洗澡了。她带着凌乱的头发和腐臭的气味在村子里游荡， 甚至还被带到了村委会。议员们没有解决这个问题， 理由是她没有威胁到孩子们的安全， 而且他们也没有办法立即采取行动。但每个人都担心Gozei会引起火灾或被车撞。显然， 甚至有人预见到她可能会扰乱节日的游行。吉明听了他母亲的话， 不禁感到不安。

"难道就没有一个地方愿意接收她吗？"Yoshiaki问道。

"即使在疗养院也有等待名单， 她没有任何亲戚或其他人可以对她负责， "基米回答。"我们有苹果， "她哂笑着补充道，并走向冰箱。

这是一个可预见的反应。Yoshiaki知道不能再逼她了。

村里的商会挂起的灯笼在通往社区中心的道路两旁， 因此， 即使在村子里， 仅存的几片古树林中厚厚的杉树叶也被照亮了。虽然已经是九月底了， 但刚一出门， 人们的汗水就顺着眉毛涌了出来。

社区中心就在*Asagi*旁边， 这是一个木制的礼拜堂， 女祭司们在这里举行仪式。吉明的父亲曾告诉他十年前的争论， 当时为了建造新的社区中心， 这个建筑不得不被移走几米， 引起了村里的女祭司和老年人协会成员的强烈反对。最后， 它被搬走了， 但村里要负责为五位女祭司购买生命保险， 以防因违反神的规定而发生灾难。吉明的父亲当时是一名议员， 他解释说， 由于其中四位女性是

在他们七十多岁的时候，有一个人已经八十六岁了，他们与保险公司的谈判遇到了困难。

浅木前面的院子很大，足以让孩子们打垒球。在舞台前面，有一个空间--大约有一辆汽车那么宽--院子的其他地方都是观众。二十多年前，吉明在上高中时就观看了这些表演。他感到惊讶的是，每个人对这一传统仍有如此大的热情。

吉明在社区中心屋檐下的接待桌上提供了他的捐款。熟悉的面孔向他打招呼：“吉明，你什么时候回来的？”他被递上一杯啤酒。拿到一塑料袋天妇罗后，他绕到人群的后面。一眼望去，似乎有三百多位观众。几台摄像机被架起来了。一群大学生手里拿着笔记本，似乎在进行田野调查，正在采访村里的老人并拍照。在东边，一个印有“丰收”字样的幕布悬挂在由金属折页制成的舞台上。当舞台后面田里的甘蔗叶子在微风中摇曳时，热度稍稍减弱。但来自人群的热量很快就消除了风的影响。当吉明喝着啤酒，打量着周围的环境时，从北到西延伸的圣林，仿佛是为了保护村庄，在天空中暗暗浮现。小时候，他以为自己看到了一个*Seima*，一个红头发的树精，它坐在神圣的小树林里一棵大松树的树枝上，俯视着下面的庆祝活动。现在，他只感到记忆中挥之不去的怀念。与他的童年相比，麻木来周围是一个精心维护的公园，而现在密密麻麻的树木已经不见了。

当那只用棕榈树皮做的毛发的狮子从树间走出来跳舞时，孩子们常常尖叫着跑开，好像他们看到了一个真正的恶魔一样。现在，那只狮子也只是作为装饰品放在舞台的一侧，展示着它那张受人喜爱和尊敬的脸。在狮子后面的竹帘边，坐在舞台两边的伴奏音乐家们正全神贯注地进行调音和发声练习。

坐在草垫上的家庭一边吃着盛宴一边唠叨，孩子们在院子里跑来跑去，噪音几乎震耳欲聋。当大幕比计划晚了10分钟拉开时，人群中爆发出了掌声和口哨声。第一个上台的是一个留着模拟胡须的男人，他扮演的是当地传说中的富裕村民乌福寿老人，后面跟着20个学龄前和学龄儿童。据信，乌福寿是在该村成立时出生的，据说他活了近两百年，有许多孙子。该男子朗诵了丰收节的起源和对五谷丰登的祈愿。人群中的老妇人将她们的手放在一起，和他一起喃喃自语祈祷的话。当附近的孩子们模仿他们的祖父母将他们的手按在一起，年轻的父母们也笑了起来，丰收的仪式开始了。

从一个老人和一个老妇人表演的*kagiyadefu*开场舞开始，村里的传统戏剧，包括*inishiri kyōgen*和*shōchikubai*舞蹈，一个接一个地上演。通常情况下，Yoshiaki很少有机会看到传统的琉球戏剧，但这并不是说他不喜欢它。事实上，他已经意识到，他出生和成长的地方的音乐在他的血管里流动。最近，他开始在当地电视台观看琉球的舞蹈和戏剧表演，这些节目在他20多岁的时候就已经被忽略了，他还听过琉球民歌的磁带和CD。他甚至花了两个月的时间学习一种传统舞蹈。他并不擅长，但他喜欢这样。

当天，一个被认为是节目核心的数字是由琉球戏剧学校的一位大师表演的。他的技术水平非常突出，甚至在吉明的业余眼光中也是如此。一个小时后，最令人期待的表演开始了。

在村子里，从战前开始就流传着一些戏剧文本。这些戏剧被轮流演出。大多数都是基于村民的经历，他们从九世纪末到二十世纪中叶离开冲绳，在大陆寻找工作，主要是在东京、大阪和神奈川的纺纱厂。其中一些是在东京的无产阶级戏剧。

这个时候，后来重新编排并以冲绳方言演出。有时，研究人员甚至从大陆来研究这些戏剧。开场剧名为 "一个冲绳工厂女孩的悲惨历史"，记录了一个前往大陆在神奈川工厂工作的年轻女孩的生活。演员们都是业余的，但经过一位专业的琉球戏剧演员的指导和训练，他们的表现相当出色。人群中的老妇人看到女主角Chiru在工厂营房中与室友争吵，并被称为 "冲绳杀猪人"，以及她在工厂附近食堂的牌子前瘫痪站立，上面写着 "朝鲜人、阿伊努人和冲绳人不得入内"

的场景，都哭了。一些人压碎了他们的啤酒他们手里拿着罐子，喊着："该死的大陆人！杀死他们！"

吉明从他的祖母那里听说了关于工厂的类似故事。前往大陆的冲绳人自然而然地定居在一起，形成社区。他的祖母告诉他，她是如何去神奈川的工厂工作的，以及她是如何遇到她的丈夫的，他是反对歧视冲绳人运动的积极分子。

在剧中，Chiru被一个大陆人勾引，一个工厂的同事，并怀孕了。被工厂解雇后，Chiru回到冲绳，却被她的父亲殴打，被她的母亲和兄弟蔑视。她去了那霸，独自生下了她的孩子。但是，由于无法承担抚养孩子的重任，她在儿子一岁生日时将其遗弃在宗源寺的门口。从一个工作到另一个工作，Chiru最终沦为妓女。在冲绳战役中，她的儿子救了她的命，他已经成为帝国血与铁军团的一名学生兵。两人在地堡中共度一夜，没有意识到他们是母子关系。黎明时分，儿子在她睡觉时抚摸她的头发。他嘴里念叨着他只想说一次的"妈妈"，手拿手榴弹离开战壕，奉命投向一辆美国坦克。当她醒来时，奇鲁并不知道她看到的从山外升起的烟雾是由坦克和她儿子的爆炸造成的。尽管如此，奇鲁还是呼喊着她所遗弃的孩子的名字，用剃刀割断了自己的脖子，自杀了。

这部戏是压倒性的悲剧，把吉明以前听过熟悉的故事拼凑起来。但大幕落下后，观众的掌声和哭声持续了1分多钟。即使是吉明也因为表演的惊人力量而眼含泪水。他用手背把它们擦掉，以免周围的人注意到，然后等待着下一场演出的到来。节目已接近第二个高潮。舞蹈家表演的《Shyodon》是琉球戏剧的代表作，在当地报纸主办的比赛中获胜。组织该节目的庆典委员会似乎认为他是唯一能够跟随前一出戏的强烈反响的舞者。的确，他的指尖运动和脚步的敏捷性，以及他只用眼睛的轻微运动就能表达内心情感的能力，使他与先前的舞者区别开来。

孩子们看到他们的父母沉浸在表演中，也停止了奔跑，注视着舞台。院子里静悄悄的，除了通过静止的扬声器播放的音乐。一阵轻微的沙沙声开始在人群中传播。从舞台后面的甘蔗地里，Gozei出现了。她拖着一个竹耙子的手柄走到舞台上。她在空中向观众挥舞着棍子，喊道：“士兵来了！大家快躲起来！”。所有人都躲起来！她的尖叫声比喇叭里的音乐还要响亮，解开了她的腰带，露出了她赤裸的、憔悴的身体。每当她摇动棍子时，她长长的乳房就会晃动，她的阴毛，也就是她身上唯一年轻的黑毛，在聚光灯下闪闪发光。

在一片寂静中，一个老妇人从前排冲了出来，把戈珍搂在怀里，以掩盖她的身体。年轻人从两边跑出来，一言不发地把Gozei拉到舞台后面。吉明对那天下午早些时候发生的事情的记忆与他眼前的场景融为一体，他有一种奇怪的感觉，即时间停止了，并在自己身上扭曲了。他站起来向舞台后面看去，但他的目光被舞者吸引住了，他慢慢地在舞台中央坐下来，扭动身体，引导他的视线。即使众人的目光追随Gozei，舞者也没有改变他的表情，甚至在混乱中继续跳舞。意识到只有空间

在舞台聚光灯与时间的流逝脱节之下，吉明坐下来，为自己站在脚尖上感到尴尬。人群中的其他人似乎也有同感。几分钟后，这位坚定的舞者让观众们安静下来。

在接下来的作品中，吉明向舞者们表示尊重，并确保不看舞台后面。但在整个节目的其余部分，他忍不住想知道Gozei出了什么事。在收获节结束时不再发生意外的愿望平息了窃窃私语和诅咒的蔓延，但很明显，对收获节被破坏的不快和愤怒在燃烧着。当吉明回到家时，他发现基米已经先他一步回家了。她正在告诉他的父亲，他一直在看电视，关于Gozei的破坏。当她提到以下情况时，他的父

亲嗤之以鼻

被激怒的年轻人可能会突袭戈珍的小屋并伤害她。

"谁会蠢到把那个衰老的老女人当回事呢？"他说，一边说一边用一只手肘拄着拐杖换频道。

"也许像你这样根本不去参加音乐节的人不会在意，但想想那些男孩，每天都在练习，却被这样打乱。而且他们并不是唯一感到愤怒的人。"Kimi回答。她站在走廊上看着义明，等待他同意。

Yoshiaki只是微微点头，什么也没说。他父亲的目光似乎在指责他的同意，让他感到很不舒服。他离开房间去洗澡。当他洗完后，Kimi告诉他，有人打电话来了。她把金城的信息递给他。他的朋友在一个酒吧里，希望吉明能和他见面。纸条上写着那个地方的名字。那是一个步行五分钟的地方，他们已经去过好几次了。

吉明擦干头发，穿上放在家里的一件旧外套，走了出去。他以为会有五六个同学也在那里，但只有金四郎在后桌喝酒。吉明没有问为什么只有他们两个人，就在金四郎对面的沙发上坐下，用啤酒向他敬酒。大约有半个小时，两人叙说了彼此的生活情况，并交换了关于七个朋友的消息。然后，金城开始谈论T如何开始打电话给他。

大约一个月前，他经常给T打电话。金四郎自毕业后就再也没见过他，所以他感到很高兴，也很怀念，感谢T的电话。但是，T的单方面的胡言乱语是如此的糊涂，以至于金四郎无法理解他说的任何事情。他起初以为T是喝醉了。但当他继续听下去时，他意识到他并没有。金四郎在听了大约10分钟后结束了第一次通话，但从那时起，T开始每天晚上10点打电话。金四郎向吉雄和西扎托这两个毕业后也留在村里的同学询问T的情况。他们告诉他，自从两年前从大陆回家后，T变得精神不稳定，几乎不出门。金四郎已经很难听懂和回应T那一串难以理解的话语，他的妻子也变得很害怕，甚至叫他不要再接电话。

"我并不是想做慈善或什么，"Kaneshiro笑了。"我只是想，如果我不听，他就没有办法发泄，可能会做一些激烈的事情。但是，也许我是在自欺欺人"

似乎T在与Kaneshiro谈话一小时后就死了。

"一个同学死了，一个我每天都在交谈的人当然。我变得很沮丧。但告诉你真相，我并没有太过沮丧。只是无法停止怀疑，你知道。只是有些事情不对劲"

"你认为是自杀？"

在沉思了义明的问题后，金城回答说。"即使假设他是意外摔倒的，也没有什么区别。...

我只是突然意识到，我们已经到了这个年龄，你知道。不管你是年轻还是年老，如果我们疯了，我们中的一些人就会自杀，我们不知道在T的身上发生了什么。

大陆有人说，T的家族有精神问题。一个特-说起来很容易，但这似乎是真的。但是，即使那是真的，T的死亡也有一些与这个村子有关的东西...。好吧，反正他住在隔壁的村子里，或者是那些长大的人

在这里，我们都是同龄人。我不是说每个人都会像T那样发疯，但我不禁想，我们有一些共同点，我和T。

你。好吧，我不知道你怎么想的，但我就是忍不住想有什么东西"

突然间，吉明觉得自己好像听到了T每晚对金城的呼唤，他自己也听到了。让他心寒的不仅仅是这种感觉，而是意识到驱使T走向死亡的同样东西正在他体内。它正像一个坚硬的肿瘤一样形成，并几乎增长到可察觉的大小。也许当他从金四郎那里听到T的死讯时，他感到的痛苦是来自于这种增长的威胁。

两人保持了一段时间的沉默。然后Kaneshiro开始谈论他的第三个孩子是如何在两个月前出生的。因为孩子是另一个女孩，他的妻子担心他的父母和其他亲戚在背后抱怨。

"我不能说这都是她的想法，但它不像其他家庭那样糟糕 对不起，我们又回到了严肃的话题。"金士杰变了他们唱了大约一个小时的卡拉OK，然后离开酒吧。当金城说他必须在第二天早上参加另一个丰收节仪式时，已经过了一点，他们就分开了。

当吉明走在回家的路上，T和金城的话语在他脑海中挥之不去。增长在他体内传播的感觉在不断变化。突然间，他想知道Gozei发生了什么。他不相信那些年轻人会突袭她的家。但他决定去看看她，部分是为了分散他对其他事情的注意力。

他站在横跨伊里神河下游的桥上，凝视着盘旋在月光下的水面。在上游，两岸都是用混凝土加固的。两岸相隔十多米，但反射着曲折月光的几乎干涸的溪流只有两米宽。在吉明的小学时代，美国士兵建造的一座桥还在那里。据说有三百多年历史的岩石地基被用作桥基，并用混凝土加固，使卡车能够通过桥梁。两岸都生长着红树林，桥边有一棵大玉兰树，黄色的花朵像一群蝴蝶。那时，由于河道狭窄，山上的森林几乎没有被清除，水位足够高，可以让小船来到村子的中心区域，称为*machi*。

在冲绳回归日本本土的前一年，大雨袭击了这个村庄，附近的*Yūna*树和Gozei的小屋被冲走。拓宽河道和建造混凝土堤岸的工程是在这次洪水之后进行的。在这个地区的下游，仍然保留着回归前的痕迹。红树林在河的两边蔓延开来，河水向入海口方向流去，河面也随之变宽。栖息在浅滩的岩石上的蓝鹭被吉明的出现吓了一跳，飞走了。吉明也被鸟儿拍打翅膀的声音吓了一跳。果子的小屋现在是黑的，有一个铁皮屋顶，小到可以被误认为是一个羊舍。小屋的简陋在月光下若隐若现，但在白天，它看起来被遗弃了。

小屋被洪水冲走后，村里的人作为一种慈善的姿态重建了它。但从那时起，这些人就没有再去继续修缮了。Yoshiaki对Gozei的生活知之甚少，因为他开始中学的俱乐部活动后，他很少到河边来玩。然而，他可以清楚地记得他在小学时，在洪水之前，她的小屋是什么样子。她以前的小屋只比现在的小屋稍大一些，屋顶上铺着红土瓦片。河流的玉石，玉兰树的绿色，黄色的花群，以及红色的瓦片屋顶都很相配。

小屋附近有一个山羊棚和一个猪圈。猪圈里的褐色粪便和尿液流淌着，聚集在一个死水潭里，那里聚集着大量的罗非鱼和波拉鱼。通过将一个由几个钩子捆绑而成的大鱼钩扔进鱼群中，并在准备好的位置举起鱼竿等待，Yoshiaki可以在不使用任何诱饵的情况下，在三次尝试中获得一次收获。这些鱼散发着恶臭，无法食用，而且只会被踢回河里。但是捕鱼的乐趣对他来说已经足够了。他记得Kaneshiro和Gibo把他们的身体挂在桥的边缘，伸出他们在放学路上砍下的竹竿，操纵竹竿，让鱼钩垂到罗非鱼的下巴下。

即使是T，他甚至不会出现在那里，在吉明的脑海中出现了一个被夏日阳光晒得发黄的小学生，他挠着被热疹染红的脖子，专注地盯着鱼钩的移动。金城笑了笑，注意到吉亚吉遜的眼神，并俏皮地推了推他的肩膀。当他们对钓鱼感到厌烦时，金四郎拿出了一个手工制作的弹弓，并瞄准了Gozei的猪群。吉明和其他男孩在笑声中打滚，指着猪疯狂地奔跑，当它们的脸和屁股被击中时发出尖叫。Gozei从她的小屋里出来，脸上带着悲伤的表情。

"孩子们，不要太残忍了……"她用很小的声音说。

假装没有听到她的声音，卡内西罗进行了最后一次射击。但是，事实上，她悲伤的声音甚至比被骂和被赶走更有效。她的表情在他们的脑海中挥之不去，她的脸被太阳晒得很黑，即使在正午，她的五官在稍远的地方也会模糊不清。那时候，戈珍肯定还在50多岁。

"我们走吧，"吉明催促道，男孩们一起跑回了桥对面。

波拉鱼掀起的涟漪打破了照耀在水面上的月光。当吉明靠在桥的水泥边上，凝视着下游蔓延开来的红树林时，有人突然从后面抓住了他。他迅速抓住了扶手，支撑起身体。"你想要什么！"他大喊。一只湿手抓住了他的衣襟。空气中飘荡着腐烂的海藻的味道。当他抓住两只手腕试图挣脱时，他发现那双手又滑又湿。有那么一瞬间，他想知道这是不是T。

"正成。""是

谁呢？"

一个小影子把头埋在他的胸口，把她的头发摇松。"翔实，快躲起来！"。大和的士兵正在追赶你！"

她细而硬的手指挖到了他的肩膀上。她用难以置信的力量把他拖下来，让他跪在地上。

"什么？Obā！放手吧！"

他试图挣脱，但戈珍比他预期的要强。当他认为他已经解放了他的左手时，她又抓住了他的脖子。

"走！你必须躲起来！"。士兵们来了！"

月光照在她的背上，戈珍的表情被阴影所掩盖。但他清楚地感觉到她声音中的急切。

"快跑！快跑！"。快跑！！！"。那就放手吧！"

当Yoshiaki终于用尽全身力气挣脱时，Gozei的身体向前倾倒，倒在了地上。他听到了骨头与地面接触的声音。虽然他仍然站着，但果成又抓住了他的手。

"翔实，不要把我留下……。"她喃喃地说，当吉明退后时，她手脚并用地跟着吉明爬行。当他看到她即将站起来的时候，他跑向自己的房子。他不想再看到这个虚弱的戈珍。他沿着圣林北侧的小路跑下去，走了不到一百米就变得气喘吁吁。当他停下来喘气时，他感觉到她拖着一件湿漉漉的和服在走过来。"不可能的，"他心想，但感觉好像Gozei正在向他逼近，他迅速沿着黑暗的森林小路向他的房子跑去。

戈珍认为他故意伤害了自己的左臂，让它失去了作用。她还认为他的迟钝和寒酸的外表是为了愚弄村民的行为。起初，她也被骗了。但有一天，她看着他从井里抽水，从他严厉的脸上知道他确实是一个拥有坚强意志的聪明人。

戈珍叫了他五、六次。虽然他没有理会她，但她站在他工作的地方附近，看着他。不久，他走到她身边，脸上带着淡淡的微笑。他低声说："你会被杀死的"，然后走了。她意识到他是认真的。她不禁打了个寒颤，但同时，她笑了，知道她的眼睛没有欺骗她。他不像其他村民那样，都是胆小鬼和傻瓜。

与他所说的相反，庄世是下一个接近她的人。他用右手抓住了她的手腕，那只手像树枝一样僵硬。确保他们没有被跟踪，他把她的身体推到他的胸前，那里有海洋的味道。她舔着他脖子上的大喉结

。她从来没有抱过一个充满生命力的男人的身体。日本士兵的身体就像腐烂的白色鱿鱼。她想让祥子握住他经常用来劈叉的右手。

木头，挥下斧头，劈开了它们长长的、像昆虫一样的身体的刺。他左手的手指没有任何动作，在他的呻吟声中绕着她的背部。

在*Yūna*树下，当他们凝视着水面时，Shōsei告诉她他所做的事，因为他无意中听到旅店里那些喝醉的士兵说，现在离战争来到冲绳的时间不远了。马上，他用一块石头压碎了自己的左手腕，并把它塞进了一个窑洞，假装发生了意外。到了第三次见面，他们彼此都很自在，可以谈论这种事情。

她抚摸着他的颈背，沿着他的背脊和侧面，随着他的右手进入她的腿窝时的粗糙动作而扭动。她抚摸着悬空不动的左臂，把僵硬的手指圈在掌心。她和祥生在一起的时间并不长，祥生在桥边的玉兰树下等着她。白天，他们假装不理对方。但一瞬间的眼神告诉她，他将在那晚等她。他从未让她失望过。事实上，是正成而不是果成把事情办好了。当她重新转到客栈时，她被那些腐烂的、苍蓝色的尸体的触感吓坏了，尤其是被那个叫石野的军士吓坏了。他故意把他那张渗着血和脓的紫嘴凑近她，对着她恶心的脸笑。回归的记忆把戈珍带到了地上，她呕吐起来。那条舌头像一条开裂的虫子一样爬过她的身体。她要忍受这种痛苦多久？

自从果子从那霸的妓院被带到村子里，与为低级士兵服务的韩国慰安妇分开，已经过去了三个月。这所房子只是名义上的旅馆，是日本军官的慰安所。她被告知美国人即将入侵，即使她不想听到这个消息。当她想到她将在那个荒凉的冲绳北部村庄安慰大和士兵度过最后的日子时，她知道她宁愿在河边上吊，在那棵黄花成群绽放的玉兰树上吊死。就在这时，她看到了正成的脸，第一次知道有一个男人和她有同样的感受。他真的是一个比她想象的还要强大的男人。森林和海洋的气味从他的整个身体中散发出来。他身上有一部分是

像一棵古老的树一样高贵。她认为，那些奉承士兵以确保他们的保护，并精明地与他们做生意的村民，都可以死掉，下地狱。在不远的将来，这将会发生。她知道，有一天，她和庄世都会躺在某个地方流血，任其死亡和腐烂，她认为这也没什么。

从她有记忆起，戈珍就发现自己是谁的孩子。她到了二十三岁，在一家妓院里当仆人。日复一日，她被迫照顾孩子，从井里打水，学习传统歌曲和三弦，然后调情，向男人出卖自己的身体。她死后又有什么区别呢？这种想法即使在遇到正成之后也没有改变。

从远处，他们听到了三弦、鼓声和悠扬的男声。“我比他们强，”庄世说，并笑了。在他的手臂受伤之前，他一直在为村里的节日演奏三弦琴。村民们很惊讶，他们认为这个迟钝的人可以把三弦弹得更好，而且知道的歌曲比其他任何人都多。但是，无论他在呼唤和回应的歌曲中唱得多好，村里没有一个女人接近他。

光线穿过Yūna树的树枝，在他脸上跳舞。忽然间，Gozei对Shōsei和他身上的森林和海洋的气息充满了渴望，他跑向森林中的神圣小树林，朝着三弦和歌唱的声音跑去。

“今年的节日也不会发生，”她听到庄世喃喃自语。战争结束四年后，收获节才得以恢复。Gozei永远不会忘记用美国降落伞制作的幕布打开时人群的欢呼声。战后，她留在村里，继续每年观看这个节日。她从未被允许参加，但她也从未希望成为其中的一员。

Gozei在树林中的山上观看游行，俯视下面的道路，并躲在祈祷场所的一个阴暗角落里，观看舞台上的舞蹈和戏剧。她看到一个不久前才开始上学前班的女孩，作为一个高中生首次登台表演。她现在已经大学毕业，回到村里成为一名政府雇员。这个女孩跳起了鹤鹬类舞蹈。泪水溢满了戈珍的眼睛。她指着女孩手上的业余动作说

但却赞扬了这位年轻的舞者所散发的整体才华。庄世站在她身边，点头表示同意。下一刻，她注意到现在在舞台上跳舞的年轻女性，感觉自己仿佛就在她们中间，而正成就在舞台边上陪伴舞者的男人中间，他穿着袍子和羽衣。在下一瞬间，舞台上的灯光和一排排的节日灯笼消失了。只剩下她一个人站在通往森林的甬道上。

湘西，你去了哪里？

随着月光的消逝，她听到了黑暗之外的庄世的脚步声。

湘西，不要离开我。 . .

她的鼻孔因为他们在她鼻子里插的呼吸管而疼痛。只有浅浅的呼吸能从她的嘴唇中流出。她看到自己在追赶那慢慢消失的脚步声，但在看的那个自己却蹲在yūna树下。

关上大门，从后门进屋后，吉明决定去洗澡，感觉汗流浃背，令人作呕。他担心自己会吵醒父亲，让他生气，但戈珍抓住他的手臂是粘稠的，而且有味道。他悄悄地进入浴室，很快就把自己的洗干净了。他在自己的房间里擦干头发时，听到有东西在敲打百叶窗。

这声音断断续续地持续着，甚至一直响到吉庆的房间，那是房子后面的一个附加房间。吉庆房间的门被猛地推开，走廊里响起了脚步声。吉庆循声望去，发现他的父亲打开了主客厅的百叶窗，灯还亮着。他看到Yorinori在撞开百叶窗时身体后退了一下。

"正成。"

一直站在屋檐下的Gozei扑向Gikei的腿。他本能地把她踢开。听到她摔倒时发出的可怜的呻吟声，他用惊慌的声音叫道："欧巴，你还好吗？"他转向吉明，大喊："电话，电话！"他应该叫警察还是叫救护车？Yoshiaki无法决定。被噪音吵醒的基米跑到入口处，叫来了救护车。吉庆

试图把戈珍从地上扶起来，向她道歉。但她只会重复说：“正成，正成，”因为她试图紧紧抓住他的身体。吉庆看了看吉庆，当果子的身体飘出臭味时，他龇牙咧嘴。

几分钟后，在旋转灯的照耀下，高井被带往救护车，穿过聚集在外面的邻居人群，由一名急救人员扶着走到两边。当他的父亲站在巡逻车附近向警察解释情况时，那些围在他父亲身边的人让吉明很生气。

Yoshiaki也被问及所发生的事情，这使他再次出汗，感到不舒服。但这一次他甚至不想洗澡了。一天之内三次看到果子的衰老状态，最后又被她愚弄，这让他很不爽。当他走进客厅时，他对母亲说：“他们就这样让那个疯女人逍遙法外吗？”基米似乎陷入了沉思，然后喃喃地说：“让我心碎……让我想起奶奶。”她看向佛坛。他眼前闪过一段关于祖母的记忆——有一天晚上，当她想去洗手间时，她无助地站在走廊里，看着脚下蔓延的尿液。突然间，吉明感到对Gozei有一种压倒性的怜悯，并为自己的严厉言辞感到后悔。

旋转的红灯照亮了聚集在酒吧外的人群。当宪兵们用手铐将黑人士兵带走时，每个人都恐惧地盯着。只有Gozei咒骂那个士兵，她的眼睛里充满了怒火。她能听到吉子在酒吧里哭泣。就在刚才，芳子的哭声还让她感动，但现在她无法抑制对这个女孩声音的恼怒。到了明天，她的脖子会因为内出血而变成紫色。Gozei进屋去躲避村民们的目光，他们公开地充满了好奇和蔑视。妇女们围着良子安慰她。当Gozei回到她的房间时，她吐出一句话：“她很幸运，没有被刀刺伤。”这个房间由一个小的红色灯泡照亮，甚至没有三张榻榻米大。加上地板上的被褥，她几乎没有足够的空间来更换衣服。与其他妇女不同的是，她没有用美国士兵带给她们的杂志上的剪影来遮盖她的墙壁。屋顶漏水的水渍蔓延到她的房间与其他房间之间的薄

胶合板墙上。

第二天。她面朝上躺在潮湿的被褥上，盯着红色的灯泡，想着翔实。

正是这家在战争期间被用作日本军官慰安所的旅店的老板找到了戈珍，希望她在妓院为美国士兵服务。当时，她在村南的山上被美国人俘虏后，住在小学操场上的一个帐篷里。旅店的老板 Shimabukuro 和 Uchima，一个自称在拘留营时照顾过村民的人，都非常坚持。Gozei 马上就知道这是一个保护村里妇女的计划，并为美国士兵提供一个出口。“她心想：‘让美国人去找村里的妇女、老人和儿童吧。她想杀死像岛袋和内岛这样的人，他们认为在战争期间把她的身体卖给了日本士兵，现在战争结束了，她也得把自己卖给美国人。但最后，她接受了，条件是他们允许她留在村子里，用美国的剩余材料给她建一座小房子，就在 *Yūna* 树旁边的河边。’

你知道我吃了多少苦吗？这位年轻的军官盯着前方，没有回应。你想让我合作，以便你能保护村里的妇女和儿童不受不良美国士兵的侵害？为什么？你不是输了战争吗？如果你输了，所有的妇女都是美国士兵的战利品。我希望他们抓住你的妻子和女儿。我甚至不是你们村子里的人，我也不是你们一直说的妇女和儿童。我为什么要和士兵睡觉来保护你的妻子和女儿？这些话在她胸中沸腾，但最终她没有说出来。被关了五十多年，这些话一个接一个地从她口中涌出。当它们暴露在空气中的那一刻，它们就腐烂了，溃散了。

她知道，无论她在那里生活多久，她都不会成为他们中的一员。即便如此，她还是不想离开这个承载着她对祥子记忆的地方。如果她住在那棵她曾与他交谈过的 *Yūna* 树附近，感受到他肉体的温度，闻到他身上的森林和海洋的气味，她认为他的形象会出现。Gozei 感觉到，Shōsei

她不仅把自己卖给了日本人，现在还被美国士兵利用，她会放弃的。
。

隔壁房间的妇女提高了嗓门，而美国人则继续对她喋喋不休。五个女人，在如此近的距离内，她们可以听到有人用洗脸布擦拭的声音，为来自隔壁镇上的基地的士兵服务。由于戈珍拒绝发声，她们的动作变得很激烈。在被猪一样的毛发覆盖的白色身体下面，大到她无法包围，她盯着红光。她的肚子里的钝痛有多久了？她无论如何也不能生孩子 不仅仅是像Gozei这样的女人和她一起去了美国人。村里的妇女们为能抓到一个美国士兵并成为他的 "亲爱的 "而感到兴奋。甚至连被一个黑人士兵掐住脖子的吉子，也总是说她要找到一个好士兵，和他一起去美国。

不止一个士兵要求Gozei成为他的 "唯一"，但她总是无视他们。我不会离开这个村子。当她说这些话时，吉子和其他女孩都震惊地瞪大了眼睛，她们发生了什么？她们还活着吗？活得再长又有什么用呢？

痛苦只是持续的时间更长。这些话是果子说的吗？还是吉子说的？一直坐在她身边的警察抓住她的胳膊，让她走出救护车。旋转的红灯照亮了河面，染红了玉兰花。一团团黄色的蝴蝶，无法飞翔，只能枯萎，落在地上。谁说的，谁笑的？是果子还是良子？

丰收节过后的两个星期，吉明得知果成在隔壁镇的一家养老院里住院了。在电话中，他的母亲告诉他和村里的消息，那件事之后，Gozei的漫游并没有停止。区长和村委会的代表向社会福利局施压，要求为她填写住院的文件。由于她没有亲戚，区长和村委会代表充当了她的担保人。他们甚至决定，当她死后，村里将负责安排她的葬礼。

当 Yoshiaki 听说这家医院是他祖母度过最后岁月的地方时，他想起了走廊上来来往往的老人，他们用手跟着墙壁慢慢走，或者由家人用轮椅推着。他还记得一开始他的祖母还能走到食堂，但一年后她就卧床不起了。六个月后，她无法对人作出反应。渐渐地，她的身体变弱了，她死了。他认为，在那么多申请者被迫等待超过六个月的情况下，Gozei 能被收容所接纳是很幸运的。然而，当他意识到他将永远不会看到 Gozei 像两三年前那样推着装着废旧瓶子和纸板箱的车在村子里转悠时，他感到胸口一阵疼痛。

从收获节回到那霸后，吉明想起了他在学前班时的一段旧事。老年组的一个男孩 Masashi，他们叫他 Mābō，曾邀请他去他家看一些小猴子。马波的父亲喜欢爬山，他发现了一个鸟巢，并把它们带回家。这是吉明第一次知道有这种动物存在。即使马伯伯解释说它们非常强壮，可以咬死一条哈布蛇，他也只能想象到锋利的獠牙，而不能想象到它身体的其他部分。这使他更加好奇，于是他跟着毛伯回家。

Mābō 居住在伊里格米河的东侧，这条河将村庄分成两半。村民，或村子的一部分，最初建立在西边，也就是圣林的位置。但是，随着二儿子和三儿子开始清理土地并在河对岸定居，部落民蔓延到东边。吉明的家庭，其祖屋就在神木林附近，据说是创建部落的七个原始家庭之一。在进入学前班之前，吉明几乎没有渡过河去东边。这是他第一次在没有家人陪伴的情况下独自前往。他在过桥时感到很焦虑，但他通过与马波交谈来转移自己的注意力。他们到达马波家的时候，家里没有人。马伯伯拿出了一些葡萄，在当时的冲绳，这是一种罕见的食物。当吉明

吃过饭后，他偷看了一下纸板箱。在棉球上蠕动的三个生物看起来完全像小老鼠。他们的大眼睛还没有睁开，他们的器官和血管从他们没有头发的皮肤中露出来。马伯伯捡起一只，放在吉明的手掌上。他内心很害怕，但他用微笑来掩饰他的恐惧。他听马伯伯吹嘘前一天晚上他和他的父亲如何将棉花浸泡在牛奶中并喂养婴儿。感觉到小脚在他手上移动，吉明想迅速把它放回箱子里。但是，当Mābō告诉他，他可以拥有其中一个婴儿时，他无法拒绝。吉明向他表示感谢，然后双手抱拳，好像在舀水一样往家走。

那是六月的一个闷热的日子。用石灰石铺成的未铺设的道路反射着白色的阳光，使吉明很难长时间保持眼睛的清醒。当他用肩膀擦拭额头上的汗水时，他惊慌失措地考虑如何处理手中的画像。如果他把它带回家，他知道他的父亲会很生气。哭泣的身体甚至看起来像一根被切断的手指，使他想尽快把它扔掉。他加快了步伐，转了两个弯。当他失去了马波家的踪迹时，他转到了一条小路上。离开那条狭窄的小路，他四处游荡，寻找合适的地方，这时他来到了一片绿油油的红薯地，分布在房屋之间。他环顾四周，将独角兽扔进了一丛藤蔓中。

獴的父母会躲在田野里，他们会重新找到他们的孩子并把它养大。他试图让自己相信这一点，但他无法逃避现实，即他已经杀死了这只吱吱叫的小动物。当他跑下小路，回到大路上时，那条发光的白色小路和那排房子似乎突然变得不同了。他不知道如何找到河，也不知道如何回家。他以为他能找到回马波家的路，但他甚至不能这样做。为了不哭，他决定沿着大路走。他隐约想到，在某个地方，他必须向右或向左转。但他不知道那个地方会在哪里。由于害怕选择错误的转弯而变得更加迷失，他最终经过了几个转弯和交叉路段。用石灰石铺成的道路很温暖。当一排排的房子

到了尽头，稻田和田地向他的左右两边展开。这时，他的眼泪已经流了下来。他无法停下脚步或回头，继续向前走去，阳光洒在他身上。这条路是战后由美国人修建的。它穿过被称为Shijimui的森林，向北一直延伸到下一个村庄。在他意识到这一点之前，吉明发现自己已经在村子的边缘了。在森林的悬崖底部挖了七座坟墓。他看到一些人在坟墓前站着和坐着--一个女人拉着一个和吉明差不多大的男孩的手，还有一个穿着白衬衫的少年，耷拉着脑袋，脖子陷进胸口。一个瘦小的男人，和他父亲差不多大，正在抽烟，靠着围着院子的石墙。他意识到，这些人是从里面来的坟墓。

当他走过森林时，在两边耸立的树群中，他感到自己被许多眼睛注视着。当他进入下一个村庄时，一排排新建的混凝土坟墓持续了一段时间，然后烟草田开始在他面前铺开。当大叶子开始开放时，淡粉色的花朵盛开。视线中没有房屋。这时，吉明已经嚎啕大哭。他爬上一个长长的山坡，在道路向右转的时候停了下来。这条路分叉了。如果他直走，他将不得不沿着狭窄的道路穿过甘蔗田。他本能地知道他不应该走那条路。他也知道，如果他继续沿着大路走，他只会离家越来越远。即便如此，他还是无法迈出回头的简单一步。他站在那里多久了，瘫痪了？

现在蹲在地上，仿佛太阳从上面打下来一样的吉明，呼唤他的声音是Gozei。

"Yoshiaki，是你吗？你在这样的地方做什么？"他泪流满面地发出了沉重的啜泣声。"你迷路了。...爱屋及乌 像这样的小家伙你自己一路走到这里"

把装满吃剩的食物和用过的瓶子的手推车放在路边，戈珍把吉明从地上扶起来，用她缠在头上的布给他擦脸。她从挂在胯下的袋

子里拿出一点红糖，放在他嘴里。甜美的味道加上挥之不去的植物
香味，使他的干涩的

口水。他身体里的紧张感开始软化了。Gozei把他放在马车上，把它拉下山，到达森林。几只棕耳鹤鸟从头顶飞过，大声啼叫。抬头一看，吉明看到一条和人的手臂一样大的蛇挂在芭蕉树的树枝上，靠在路边，嘴里还叼着一只白头鹤。

"如果你不去打扰他们，他们就不会对你做什么。"

当他转向她时，Gozei的脸几乎变成了黑色。她在宽厚的笑容中露出了腐烂的牙齿。脏兮兮的洗脸布挂在他的脖子上，汗水在一张黑得让人看不清特征的脸上闪闪发光。他几乎每天都看到她来他家领取剩饭，但她从未和他说过话。虽然还是个孩子，但他从父亲和祖父看她的眼神中看到了冷漠，以及母亲试图忽略她的那种方式。只有他的祖母是真正善良的。他父亲喝完酒后，她把空酒瓶放在屋檐下，不卖给别人。有时，她让Gozei坐在门廊上，给她茶和糖果。但果子几乎不碰这些东西，只是反复鞠躬致谢，把买瓶子的零钱递给她。由于这些硬币中的一些会成为吉明的，所以他对Gozei的印象并不坏。

"你不需要向这样的女人献茶，"他的祖父有一次在果成还没有走出大门的时候就大声低声说。他的祖母没有理会他，但后来对吉明说："一个女人不得不离开她出生的村庄，独自生活在另一个村庄，这是一件很困难的事。"他并不完全理解她的话，但她脸上的表情让他感动。

车子摇晃时，油罐里的剩汤洒了出来。蹲在地上抓着金属框架的吉明刚好有足够的力气来躲避飞溅的液体。当他们经过那排房子时，他被那些好奇的目光弄得很尴尬。过了桥，他一方面感到松了口气，因为他开始认识到周围的环境，但另一方面又感到不安，因为一切似乎都奇怪地不同。一辆白色的客车在路上向他们飞驰而来。在挡风玻璃后面，他看到了父亲和祖父的脸。突然间，他开始担心

自己会被骂。车子在手推车旁边停了下来。他的

父亲和祖父，以及坐在后座上的母亲都飞了出来。

"你到底在做什么？你以为你要用那辆该死的车把我们的孩子带到哪里去？"

听到父亲的喊叫声，义明的身体缩了起来。Gozei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她只是僵硬着脸，一次又一次地低下头。

"像你这样的女人！不要用你的烂车拖着我们的孙子到处跑。你知道我们在寻找他时有多担心吗？"

作为对祖父的话的回应，Gozei低声说："请原谅我。"声音在她体内几乎消失了。

"吉明，快下来，现在。"即使是他母亲的话，他也不能动。他的父亲抓住他的胳膊，几乎把他扔到了地上。吉明的喉咙里又响起一阵抽泣声。他紧紧抱着母亲的腰，无法说话。看到他的祖父和父亲的凶残，再看到戈珍一次又一次地道歉，他开始觉得戈珍真的违背他的意愿带走了他。他躲在母亲身后，躲避开始聚集的人们的目光，他听到父亲大喊："把他带走！"他的母亲拉着他的手，带他走向房子。当他回头看时，他看到有十个人围着戈珍，责备她。

他在那一刻感受到的内疚和羞耻是他无法忘记的，即使在三十年后。事件发生后的一段时间里，戈珍不再到他家来了。当他看到Gozei拉着车在路上走时，她的存在似乎是一种责备，他就会避开她。当这些几十年前的记忆回到他身边时，Yoshiaki意识到为什么他甚至讨厌红糖的味道。

浓厚的黑暗让人窒息，仿佛她被埋在泥土里。有人试图把空气吹进戈珍瘪瘪的肺里。但当她想起石野溃烂的嘴时，恶情感淹没了她，她摇摇头表示抗议。在附近，她听到那个韩国女人的呻吟声。她是被殴打还是被强奸了？这些腐朽的士兵没有反抗就跑到这么深的山洞里，远离美国人的攻击，还敢继续利用我们这些女人。虽然一

11

梅多魯瑪順

开始有四个韩国人

从慰安所被带入山区的妇女中，有一人在途中失踪，还有两人在美国海军炮击期间被炮弹碎片击中颈部和腹部，死亡。旅店里的其他冲绳女孩和大陆女孩是否被动员到另一个单位？石野命令只把果子带入他的部队。自从她和十几个士兵在村子南部的山上开始“动员”以来，已经过去了好几天。她是如何被那些该死的士兵折磨的。他们被禁止说话。戈哲在黑暗中摸索着找到了那个韩国女人。他们在山洞的寒风中互相取暖。水已经开始浸透石壁，即使是较软的坐位也变成了淤泥，进一步加重了他们腹部的疼痛。她想，下次他们“动员”的时候，她可能就走不动了。这个韩国女人颤抖着，紧紧地抱着戈珍。她仍然是一个十七八岁的女孩。Gozei很同情这个女孩，她甚至不知道她的名字，只叫Pi。知道这个女孩一定比自己更痛苦，戈珍抚摸着她的背部和手臂。她对那些躲在山洞里甚至不做任何抵抗的士兵的仇恨越来越大。他们都应该指控美国人，让他们自生自灭。士兵们吹嘘说他们会在山里等着美国人过来反击，但他们在美国人登陆后也许只还击了一个星期。他们从悬崖下拿出了枪，但一发子弹就给他们带来了十倍于此的轰炸。士兵们躲在山洞里以躲避炮击。他们只能在晚上偶尔发射一发子弹。

当她闻到石野的制服上有锡的气味时，当他来摸她的时候，她的胃痛了，好像被扭曲和撕裂了一样。当他们还躲在山里但靠近村庄的时候，她可以在晚上和最低级别的士兵一起出去挖土豆。但自从他们退到山的深处后，士兵们拒绝分享他们的食物供应。在过去的三四天里，她只舔着洞壁上淌下来的水。她身体里的每一个细胞都对肉的味道有反应。如果有人愿意给她任何东西放进嘴里，她甚至会忍受那张散发着脓臭的嘴，强行塞给她。她甚至会发出声音。但当石野

完成了他来做的事情，他迅速离开。该死的男人。她为自己试图取悦他而感到遗憾，她希望这个山洞和里面的一切都被炸成碎片。她祈祷肉体和骨骼会被火焰枪烧成灰烬。这个韩国女人无法停止颤抖。靠在潮湿的墙壁上，Gozei把她麻木的双腿扔进泥土里，想起了Shōsei。

我会来救你的。湘西的眼睛说了这些话。当部队里的士兵被告知敌人在追击他们时，他们撤离了山洞。当他们在山里走动时，果成看到近50名村民在悬崖下的另一个山洞里避难。庄世也在其中。妇女和儿童被送到了山洞的后面，老人坐在洞口，似乎在保护洞口。不到30岁的庄世在这些人中显得很突出。如果他不是每天都来客栈，如果除了知道他是瘸子的石野之外，还有人看到他，可能就会有话要说。当士兵们开始没收村民们的衣物时，整个山洞里响起了恳求的呼声。石野拔出剑，对他们吼叫着让他们闭嘴。他们立即瘫倒在地。尽管戈珍对那些和家人挤在一起的村民感到抱歉，但她的生命取决于能否得到士兵们的剩饭。她注意到，一只苍蝇落在了正成耷拉着的头上，那里有一个结着血的伤口。她感到和士兵们在一起是如此的羞耻，以至于她想和庄世在一起的愿望也随之消退。山洞后面传来了婴儿的哭声。声音嘶哑着说：“我们会被敌人抓住的”和“闭嘴”。昌盛抬起头。戈珍看着他严厉的轮廓，担心他会说些什么。到目前为止，她已经看到三个冲绳人因被怀疑从事间谍活动而被“友军”枪杀。看着母亲慌乱地试图安抚她焦躁不安的孩子的背影，戈珍想逃跑。最低级别的士兵带着一袋袋食物从山洞里出来，“动员”又开始了。当她回过头来，在村民们闪着仇恨光芒的眼睛中，最尖锐的是翔实的眼睛的光芒。我会来救你的。这可能只是她的想象。她不仅背叛了村民，甚至还背叛了昌盛。当她这样想的时候，她觉得自己冰冷的身体仿佛已经崩溃了，溶化了。

进入泥土和黑暗中。突然，她听到洞口传来的声音，抬起头来。她确信她听到有人在说庄世的名字。Gozei用四肢爬向洞口。当她从一块石头后面看过去时，她看到几个影子在从入口处斜着倾泻的月光中漂浮着。跪在地上的男人的脸被阴影遮住了，看不清楚。但是，Gozei毫不怀疑，那是Shōsei。

那是星期六下午，吉明去了内岛的家，内岛是前区长，现在已经90多岁了。由于无法忘却Gozei，他利用周末回到了村里。虽然他向母亲隐瞒了他去医院看病的计划，但他问母亲是否知道有什么老人能给他讲讲以前的事。Kimi告诉他Uchima的情况，他在战后就担任了10多年的区长，并被选为三届村议员。

在过去的几年里，在战时了解这个村庄的老年居民一个接一个地死去。剩下的几个人在养老院里卧床不起；或者他们的记忆已经变得模糊，无法再讲述过去的故事。只有内马，在战争期间加入了村里的民防部队，并在拘留营中担任领导，对于一个年过九旬的人来说，他的健康状况令人难以置信，据说他还在田里干活。在铺着绿草的院子里，散落着盛开的白色花盆。甚至连松树和黑木的灌木也被照顾得很好。内岛自豪地告诉吉明，他的大儿子和儿媳妇也住在这所房子里，他们都是再苦再累的老师。他们现在都生活得很舒适。三个孙子也成了学校的老师。

当内岛坐在客厅的沙发上喝咖啡时，他吹嘘说，虽然他失去了大部分头发，但他的视力和听力都很好，他还有真牙。然而，从他的太阳穴蔓延到右脸颊和右臂上的烧伤痕迹引起了吉亚基的注意。吉明想起了他小时候从别人那里听到的故事。一颗手榴弹被扔进了一个山洞，村民们在那里

在战争期间，有20多名村民躲藏起来，并有20多名村民死亡。Uchima是唯一的幸存者。几年前，这些疤痕就已经比较明显了，人们把它作为他奇迹般生存的证明来谈论。

听了吉明祖父母的名字，内岛告诉他，他和吉明的祖母是远亲。然后，在说出吉明从未听说过的几个亲戚的名字以证明他们的关系后，他指着桌子上收集的村史。内岛吹嘘说，他写了战时和战后难民营的生活。这本村史是一本精美的书，有一个纸板盒和一个布封面，有五百多页。由于这本书已经分发到每家每户，吉明粗略地浏览了一遍。然而，没有任何东西能提供关于正成或果成的线索。虽然附录中列出了所有出生在村里的小学毕业生的名字，但没有出现庄世的名字。当吉明开始询问内岛关于正世不在的问题时，内岛，在那之前一直很坦率的人，变得犹豫不决。

昌盛.....也是一个远房亲戚，他从小就失去了双亲。

从那时起，他甚至没有上.....过学。

超市现在在哪里？战前，那里有一家旅馆。他被安排在那里服役的时候应该有五六岁。尽管我们是亲戚，但我从未和他说过话，因为他没去上学.....，我们也没在一起玩。是的，在战争.....期间他是

在村子里。但是，你知道，他不能使用他的左臂。他们说，他被绊倒了，摔在了炉子上。那条胳膊看起来像烧焦的木头，所以当地的国防军没有带走他，整个战争期间他一直呆在村里。有人说他是故意这样做的..... a
逃避征兵的人。但正成没有心思去做这样的事。有些人看到他在美国人进攻时逃进了山里，但在那之后他就...消失了.....。

.....我听到有人说他们在 金的难民营
里遇到了他。

在科萨的街道上。但谁知道这是不是真的。没有人知道他是死于战争还是活着。如果他真的活着--看，如果我没记错的话，他比我年轻三
四岁，所以他应该是九十岁。Aaa，关于Gozei？

人们会问一些奇怪…………的问题 你们这些年轻的人可能不记得了。

但我之前说过的那家旅馆，朝日…………旅馆，它是一家旅馆。

但它也是一个娱乐场所。你可能不知道我说的快乐 女孩是什么意思…………你吗？你还在使用这个词？鹅卵石是一个快乐的地方

女孩在那里。但她一开始并不在那里…………，他们给她带来了一些在战争开始前，作为大和士兵的慰安妇。她一定是来自南方或咲洲群岛。这么多士兵来到这里作为防卫…部队 他们住在小学里。

学校。我们当时叫它国民学校。但官员们是分开的。他们把村民从他们的房子里赶出来，接管了最富有的房子。在那段时间里，由于这里有这么多男人，他们为一等和二等兵、下士和中士带来了韩国女孩。但对于军官来说，他们认为来自大陆或冲绳的女人 更好。

她是军官们的慰安妇。当所有人都撤到山里时，她似乎也跟他们走了。战争结束后，Gozei是唯一留在村子里的人，谁也不知道是什么。

发生在那些韩国…………女孩身上的这种事情并不在书中。

而当我死后，不会有任何人知道。这就是为什么我 现在告诉你战后，Gozei住在河边，靠近--它是

不再有了，在河岸建设之后--在大Yūna树附近。你还记得那个，不是吗？那棵树开得非常漂亮。她在那棵树附近建了一座房子，独自住在那里。但是一旦你进入那种工作，他们说你就不能出来了……。

而在战后，她与…………美国士兵打交道…………。

从来没有带过冲绳的男人。总之，她不能进村。并不是说我们排斥她。那时候，每个人都在为生存而拼命。你不能责怪人们做他们必

须 做

事 。

不管怎么说，她以这种方式生存了下来。后来，她靠在村子里买
废旧瓶子和养猪 为生。

..... 如果你想一想，她是在那个 时候 生活的。

独自在这里走了50多年。直到最近，她还带着那辆手推车四处走
动，但现在她也失去了理智。....

所以她在医院里？这是一件很可怜的.....事情，你知道，她有
我可以去另一个村子，找到一个好男人，到现在为止

被孩子们和孙子们所包围。她和庄世之间有什么吗？不……不相信

.....有.....

.....他们是在

同时在同一家旅店住了一段时间，.....但庄世，这不是只是他的手臂。他在这里也缺少一些东西。我不认为任何女人会在意他，即使她是个妓女。...

寿世被逼着坐在那里，双臂被绑在身后。来自首里的军官约纳明抓住他的衣领，打他的脸。其他两三个士兵踢他的肚子和后背，但庄世拒绝发出哪怕是一声呻吟。Gozei从放哨的士兵那里得知，寻找食物回来的士兵在洞口附近抓住了Shōsei。他被指控为敌人的间谍。

对士兵们来说，任何他们稍有怀疑的人都是间谍。一旦他们指控某人，谁知道会发生什么。Gozei曾看到两名老年村民被处决，因为他们在接近黎明时分被发现在山洞附近行走。他们的手臂被绑在背后，用停顿的日语恳求说他们只是在寻找食物后从村里回来。事实上，他们携带的草袋里确实装着土豆和山羊肉。但士兵们从一开始就不相信冲绳人。在石野的命令下，是米明和一个下属把这两个老村民带进了灌木丛。那天晚上，在山洞里，在认真听米纳明吹嘘他的剑的锋利的士兵中，还有其他冲绳人，如米内和大四郎。从他们的口音中，Gozei可以看出，在那些殴打庄世的士兵中，除了米纳明之外，还有冲绳人。她知道，有时这些士兵为了证明他们的忠诚，对待被抓获并被指控为间谍的冲绳人甚至比大和士兵更严厉。

有一个女人，她的丈夫在菲律宾为国家作战时被杀。除了一个正在哺乳的婴儿，她还有六个孩子在山洞里等着她。还有两位老人，他们几乎不能走路。被俘的三十多岁的妇女双手合十，乞求自己的生命。石野把他的剑拿下来，但由于那个女人动了，他击中了她的后

脑勺。血和脑浆飞溅-

这就是我们的工作。但那个仍然活着的女人的身体却反复痉挛。她呻吟着。石野在检查他的剑上的芯片时咒骂着，命令士兵们攻击。在他的命令下，石川、一个叫坂木的大和士兵和大四郎用刺刀刺向那个女人。

"你在追求什么？啊？别撒谎。你不觉得羞耻吗？作为一个日本人？叛徒！把你的灵魂卖给了敌人"

石野的靴子踢中了翔实的脸，他倒在了地上。无法起身，他第一次发出了呻吟。我得去帮助他。我要紧紧抓住那些士兵，向他们求饶，Gozei想。但她不能动。虽然她不在乎自己什么时候死，越快越好，但她的手、胳膊、躯干或腿还是不能动。仿佛它们被粘在岩石和泥土上。两名士兵抓住翔实的衣领和他的手腕，绑在他身后，把他拖到他的脚下。当拿着刺刀的士兵用枪托刺向庄世的肠子时，他向前倒去。士兵们的喊声如雨点般落在他身上，他被迫站了起来。

两名手持枪支的士兵转身走向入口，爬上岩石。昌盛和支撑他身体的士兵在两侧紧随其后。拿着剑的石野和米明最后爬上去，用低沉的声音说话。庄世走出山洞时，他转过身来，看了看果成。抓住他胳膊的士兵打了他的脸，把他拖到外面。月光投下一片阴影，她再也无法清楚地看清他的脸。但是，Gozei相信，在月光的照耀下，Shōsei可以看到她的脸。但也许不是。那她为什么要躲在岩石的阴影里？她捂住耳朵，听着那些重新转身的士兵的声音。石野来找她，在她反抗的时候打她。他把他兴奋的身体投向她。他身上有血腥味。庄世的血。拒绝了来到她身边的韩国女人的帮助，Gozei脸朝下躺在泥地里。她一动不动。如果她能融化在泥土和黑暗中就好了。她的整个身体都冷到了极点。只有腹股沟的钝痛告诉她，她还活着。她就这样在那里躺了多少天？当美国人到来时，石野只从洞口打了几枪警告，然后就投降了。那个韩国女人来到她身边，抚摸着她的头

发和额头。这个女人

握住她的手，对她说。Gozei没有力量去听。直到很久以后，她才后悔没有知道这个女人的名字就和她分开了。

医院在一座山上，可以俯瞰海湾。自吉明的祖母住院以来的三年里，停车场周围种植的树木似乎没有生长。枝干搁在木头支架上的树木很显眼。“台风来的时候，它们一定被风吹得很厉害，”吉明想。从半岛顶端的采石场运来碎石的卡车毫不停歇地沿着海湾公路驶过。透过薄雾，他可以直视漂浮在海湾上空的白色太阳。他记得他祖母去世时，正是在这样一个愉快的日子里。那天，他一听到这个消息，就马上去了医院。但她的尸体已经被送到了家里。看到那张被剥离的床，他意识到她真的已经死了。他从未想过自己会再次来到这里。站在路边，他花了几分钟时间来欣赏风景。然后他向医院的入口走去。

医院有两层楼，一楼用来做检查。也许是因为这是一个星期天的下午，门诊部里很少有病人。总共有十来个病人在等待检查或住院，坐在大厅的沙发上看新闻报纸或看电视。一段时间以来，他第一次闻到了医院特有的味道，他爬上楼梯来到了护士站。当他告诉柜台前的年轻护士他是来找戈珍的，她马上给了他房间号。当他在探访簿上签下自己的名字时，他把书翻到前面。这里有经常出现的老年患者的名字，也有只出现过几次的患者。自从戈谢住院以来，应该已经过了两个星期，但他只看到病房主任和秘书的名字在前面几页签名。

这个房间就在护士站附近。进入房间后，他立即看到只有病情严重的病人被安排在那里。六张病床上没有一个人坐起来。每个人都连接着呼吸机或心电图。戈哲躺在远处靠窗的床上，鼻子里插着一根管子，胳膊上插着静脉注射器。

也许是因为她没有得到任何阳光，她变得苍白。但她灰色的肤色，加上皮肤的拉扯，不管你喜不喜欢，都让人觉得死亡的阴影在她身上。她的嘴张着，好像下巴断了，腐烂的牙齿根部探出头来。她干涸的舌头上长出了白色的苔藓。他站在她的枕边，抚摸着她被剪短的惨白的头发。他把手放在她的额头上，盯着进入房间后吸引他目光的红绳。

戈珍的双臂向两边展开，被绑在床栏杆上。看到她肿胀的手腕周围剥落的皮肤，他心中升起一种愤怒或悲伤的感觉。护士们一定习惯了来访者的这种反应。三十出头的娇小护士正在为另一个病人吸痰，她马上告诉他：“如果我们不这样做，她就会拔掉她的静脉和鼻管。我知道这看起来很残酷，但请理解。”

他只能转向她并点头。

果子的手指原本很细，但像公鸡的腿一样强壮，现在却肿了起来，像个婴儿。吉明把他的手包住她的手，抚摸着它们。她的手掌，出乎意料地柔软，是冰冷的。他把脸靠近她的耳朵，叫道：“Gozei Obaa, Gozei Obaa。”但她的眼皮只是微微跳动。护士拿着管子吸痰的声音在房间里回荡。他站了大约5分钟，抚摸着她的手。从丰收节到现在只过了三个星期。他从未想过她的病情会如此迅速地恶化。护士来到床的另一边，表示歉意，并查看了戈珍的喉咙。她在她的嘴里放了一根管子，并启动了吸痰器。只有少量的痰出来了。护士用湿毛巾小心翼翼地擦了擦脸，向义明鞠了一躬，然后移到下一张床。

“Gozei Obaa，我现在要走了，”他大声地叫她。

他的手掌放在她的眉毛上，捏着她的手指，手指像水草一样微微摆动着。在收获节的那个晚上，没有一丝握住他的手腕并拉他的力量。当他准备离开病房时，他转身最后一次环顾四周。

他感觉到戈珍的眼睛已经微微睁开，正在向他这边看。他想要知道是否要确认一下，但她微弱的目光已经消失了。相反，他看到了护士的眼睛。他们简短地互相点了点头。Yoshiaki走出房间，迅速走到走廊上。

"Gozei, Gozei!"庄世在远处呼唤。不，他就在这里。月光倾泻而下，*Yūna*的黄油苍蝇群看起来好像随时都会飞起来。她一来到树的阴影下，就被一股强大的力量拉住了，仿佛在品味剩下的一点时间。他火热的舌头挖着她的喉咙，他僵硬的左臂压在她的背上。她把头埋在他的胸口，被森林和潮水的气味呛到。她从来没有想过，像她这样的女人被一个男人抱着，会有这样的感觉。从黑暗的深处，在她的耳根处，她能听到他轻声叫着她的名字："戈珍，戈珍。你不用急。"他轻轻地握住她的双手，抚摸着她的头发。粘在她皮肤上的热气腾腾的夜风使她的汗水浸透了她身体的最深处的褶皱。紧紧抱住祥生的感觉又回到了她的怀抱。"我已经沉入泥潭了。"那个韩国女人在说什么。她的嘴里被塞进了什么东西。那是一块红糖。她的嘴里开始流着水，仿佛一条细细的白色生命之根正在生长。"不要为我担心。谢谢你。"一个女人捏着她的手，抚摸着她的手指。她身体里的每一个感觉都开始随着腹股沟的钝痛而消退。

被士兵们打得跪在地上的翔实，抬起头朝她看去。一个黑影站在洞口，月光照在它的背上。"是的，你肯定已经明白了一切。甚至我是一个什么样的女人。一个手里拿着包袱的年轻女孩正走在欢乐区的街上。回去吧，别再走了。仿佛我可以回去了。无论那条路如何弯曲，如何变窄，甚至如何结束，我都必须继续走下去。像我这样的人没有别的办法"。

Gozei。哦，Gozei。

凝视着落在地上的*yūna*花，Gozei把她的脸贴在他的胸口。笑着

，她让她的基--的前部

她打开门，让血液在她的整个身体里跳动，并倾听她体内所有热量的声音来源。她祈祷在*yūna*树下的这一刻永远不会结束。他可能在某个地方活着。我怎么知道他已经死了？我没有看到他死。你真的相信吗？这就是你住在*Yūna*树下的原因吗？为了等待他……不要欺骗你自己。拖着那辆小车，收集空瓶子，卖给酿酒厂。靠你得到的那点钱生活，那条白色的路。

石灰岩闪闪发光，让人睁不开眼睛。我再也不会走那条路了。穿着橡胶凉鞋走在路上。脚上的灰尘变成了白色。那个在路边哭泣的小男孩的身影在她眼前闪过。这是她第一次抱着一个哭泣的、紧紧抱着的孩子。那双瘦弱的手臂紧紧地抱着她的脖子，那种感觉。她从来没有想到，她的心会为她耳边的那些呜咽声而痛楚。原来这就是一个孩子的气味。她把鼻子贴在他瘦弱的胸膛上。她感到遗憾的是，她只有一条脏毛巾，但她用它来擦拭他的脸和脖子。然后她在他的嘴里放了一点红糖。孩子终于停止了哭泣，她不想吓唬他，就强装出一个不习惯的微笑，把他放在她的车上，向他的村庄走去。事后，他的父母对她大发雷霆，但那短暂的时刻是她在村里最快乐的时刻。“如果我能够拥有你的孩子就好了”

Gozei。哦，Gozei。有什么可遗憾的呢？最后，一切，甚至我们的身体，都将泥沙俱下，混合在一起，就像*Yūna*树旁的河流。这个世界上的一切都将在海洋中成为一体。从每一个细胞中出来，从手掌中滴落，从头发中渗出，在大腿上流淌，从眼睛和耳朵中淌出，你将像珊瑚产卵一样飘向空中。她最后的精神离开了她的嘴，就像从树的空洞里出来，变成了一只蝴蝶。蝴蝶静静地在房间里飞来飞去，穿过紧闭的窗户的玻璃，向月光下的天空飞舞。

吉明回到家里的时候已经七点多了。由于他第二天早上要工作，他计划在晚饭后立即返回那霸。吉明坐在客厅的对面，一边在电视

前吃饭，一边伸手去拿基米给他们带来的生鱼片。在吃了三片之后，他突然注意到电视上的人物。

祭坛牌位。他的家碑清晰而新，是在他祖母去世后重写的。然而，若谷川家的牌位被弄脏了，很难读懂。庄世的名字的第一个字几乎看不清楚。

"这块碑上的字，你不觉得我们应该把它修好吗？"Yoshiaki说。

吉森看了看平板电脑，但没有回答。他继续吃东西，默默地盯着电视，大约有五分钟。然后他放下筷子，再一次看向祭坛。

"那个写作，你知道大井写的"

Yoshiaki不知道他指的是他的祖父还是曾祖父，但对他父亲的情绪感到惊讶。

"你从内岛那里学到什么了吗？"基米从厨房里叫道。"是的，有一点。"就在吉明考虑如何总结他从内岛那里听到的内容时，吉明吃了饭，开始说话。

在吉明和他的母亲之间来回张望。

"我们没有那个人正世的遗体，所以在战后大约十年，我和老人，我们去了海滩，找到了看起来像骨头的珊瑚。我们把它放在一个新的骨灰盒里，并把它放在家族的坟墓里。"

一座黑暗的坟墓的内部在他面前升起。珊瑚碎片被潮水冲刷得很光滑，一片片躺在瓮底。这些也是精美的骨头。

岛屿禁闭 (1990)



崎山多美

译者：斯明基拓马

进入岛屿内部的土路一直向西延伸。当它退到岛的深处时，它似乎渐渐消失在打在它身上的耀眼的白色阳光里。在一大片野生植被的前面，一座碎石山矗立在一个棱角分明的外国物体旁边，突兀地出现在镶有琉球石灰石的道路上。该物体是一辆建筑车辆，折叠起来就像一只巨大的螳螂，在爬到路边之前已经石化了。

一辆微型客车，大约三分之一的座位上坐满了来自下午渡轮的乘客，当它在一片尘土中轰隆隆地驶向公路时，几乎撞上了这只巨型昆虫。一辆满载纸板箱的卡车在后面颠簸着。巴士在我身边停了下来，司机示意我上车。“你知道吗，小姐，离村子还有一段距离。”这个长着大胡子、皮肤黝黑的司机说。我拒绝了他的好意，看着公交车开走，没有我。

岛上唯一的村庄是最古老的村庄，位于内陆向北；一个分支，位于原来的村庄之前；以及一个由来自其他岛屿的漂流者组成的渔业社区，位于对岸的海岸线上。该岛的人口比以前增加还是减少了？在那时，人口减少已经是一个严重的问题，给人们的生活蒙上了一层不确定的阴影。但现在似乎已经恢复了平静。至少渡轮上的岛民们的表情让我这样认为。

该岛的最高点为99米。由于再加一米就会变成一百米，所以竖起了一根一米高的柱子作为纪念碑。我抬头看了看从船上就能清楚看到的山顶，然后眨了眨眼睛。被密密麻麻的树木挡住了，小山隐藏在山麓之外。当我意识到我已经深入到了岛屿的内部，我犹豫的脚步停了下来。我是一个人从登陆码头一路走来的。但是，由于我的目的地是老村子里的一栋房子，我仍然不得不进一步向内陆走去。

我以“个人原因”为由提交了一封辞职信，刚刚辞去了我在该市民间材料参考室的工作，我在那里工作了八年。从一开始，我的身份就是一个临时雇员，合同期为一年，可以续签。工作并不那么重要，也没有人打算阻止一个过于固执的女人辞职。我仍然自己生活，已经过了三十岁。除了去政府区工作和步行20分钟回到我在一所小学后面的公寓外，我过着平淡无奇的生活，只是偶尔被一些小事打乱。一层薄薄的面纱似乎将我与他人隔开，我几乎没有精力去忍受我在工作中的疏远地位。

在花了五天左右的时间把我的事情安排妥当之后，我正在思考下一步该怎么做，这时，我脑海中的一个角落里突然出现了一个Toki的形象。当我想象着她宁静、丰满的脸庞时，我看到远处有一道昏暗的光线，让我觉得其他事情都不重要了。我把自己交给这种感觉，在厚厚的电话簿的后面，在离岛的列表下寻找她的号码。选了一个她可能有空的晚上，我给她打了个电话。

响了三声后，一个女人回答说：“你好，大木居。”当我听到Toki平静的声音，似乎在空气中滑行的那一刻，我的心因感激--和惶恐--而跳跃起来。

“哦，你好。..还记得我吗？我是高子”。我的声音有些颤抖，我屏住呼吸，等待着。自从八年前我们无情地分开后，我们既没有见面，也没有通信，所以仅仅说“记得我吗？”

"是相当不礼貌的。我知道我应该说点别的，但我抱着希望，希望她能感觉到我的真实感受。值得庆幸的是，她的回答表明她做到了

◦

她似乎丝毫没有推脱的意思，所以我问她是否有可能过几天再来拜访。随之而来的短暂、不舒服的沉默让我很担心，但当她的声音恢复时，我可以看出她已经处于泪水的边缘。

"哦，你要来参观？高子，我太高兴了"她泪流满面的声音。在我耳边回荡的声音似乎有点夸张，但我以为她只是在怀念我同意与她和她的家人一起生活的日子。

那是整整十年前的事了。

虽然面积极小，但该岛西部的低地地区被称为Ufudā，意思是“大田”。当我到达时，骑在Hideo的摩托车后面，Omichi先生和他的妻子Toki正在稻田里，在八月初午的烈日下拔除杂草。这两个身着工作服的人混在一排排尚未准备好收割的水稻中，听到摩托车的声音后抬起了头。当秀夫叫他们时，他们走到了分隔稻田的狭窄山脊上。英吉，他的父亲，瞥了一眼我，然后盯着地面。德吉摘下了她的草帽，这几乎完全遮住了她的脸。当她用毛巾擦拭汗湿的脖子和脸时，她闪烁的眼睛直盯着我。虽然她身材矮小，但她直挺挺的蹲姿显示出她对一个年近花甲的女人来说有着结实的身材。她从一个棚子里拿出一张草席，把它放在一棵库瓦迪萨树的树荫下，然后向我招手。

"你大老远跑来，真是太好了。"

她说的是如此完美的标准日本话，这让我印象深刻。她有一张丰满的、被太阳晒过的脸，眼睛很窄，面部特征没有大多数冲绳妇女那么明显。此外，她的动作优雅，似乎与农村格格不入。

"Hideo很少带他的女性朋友来这里，所以我们整个上午都很焦躁。我们根本没能进入我们的工作。"

英吉欢快地笑了起来，转过身来看着她的丈夫，他背靠着树干坐着。艾吉又瞥了我一眼。他甚至没有破涕为笑，就开口了

并缓慢地吸了一口长长的香烟。他的冷漠并没有困扰我。我知道岛民往往会与外人保持距离，因为我在14岁之前一直住在附近的O岛¹。

"有些年头他根本不回家，甚至在休假时也不回家。我的意思是，他甚至没有试图理解他的父母的感受，总是在等待他们唯一的儿子。我们听说他应该在今年毕业，但我们不知道他是否会毕业。"

Toki并没有真正抱怨Hideo；她只是把他们的儿子缺乏孝心作为谈话的素材。她的温柔天性使她努力地融入方言和面容，与这个质朴的岛屿格格不入，这让我感到轻松了一些。

"我不想给你带来不便，但Hideo邀请我，我希望对岛上的地名做一些研究。"

时哥回答说我很好学，但荣吉又向我投来一眼。他是否认为这个愚蠢的业余研究者在利用这个岛和他的儿子来弥补她自己的不足？我心不在焉地注视着秀夫，他带着他习惯性的大摇大摆地在Ufudā稻田里漫步。

我当时在琉球大学主修地理学，1972年冲绳回归日本后，琉球大学刚刚成为一所国立大学。为了完成毕业论文，我决定做一些关于地名的实地调查。首先，我研究了具有各种地理特征的地区的名称：石灰岩裂隙和裂缝；树群和围墙；土壤的上升、下降和扩张；水的积聚和流动；悬崖的底部和顶端；海角；海岸线；沙坑；泻湖；珊瑚礁落差；以及珊瑚礁滩。当我完成后，我把这些名字写在卡片上，用颜色编码表示岛屿和地形。然后我把它们放在我房间的地板上。

*gusuku. taki. chiji. hanta. mui. haru. suku. gama. hira. kā. nnatū.
yuna. tumai. kumui. shī. kata. inō. pishi... .*

当我看着这些卡片时，我想象着那些从地球的汹涌澎湃中从海

洋中升起的各种岛屿。卡片上的地名颤动着，然后开始扩大。抛出-

当我把自己放在它们上面时，我被提升到了令人眩晕的高度。突然，就在这种兴奋的感觉即将达到崩溃的边缘时，这些图案又缩回到卡片上的字母中。在这些空间里定居的人的思想和感情的痕迹会不会真的从卡片上浮现出来？我已经敢于接受这个希望了。

"O. 岛在那边，"Toki拍着我的背说。"如果你穿过这些树林，你会来到一个大海滩。从那里，你会看到O岛和它的山脉的绝佳景色。你以后应该让英雄带你到那里去。"

我看着她指的方向，不置可否地点点头。乌弗达在一个盆地里，看起来好像平坦的岛屿的一部分被吃掉了。被茂密的灌木丛包围着，我们无法直接看到大海。即便如此，一想到O岛可能会在我面前升起，我就不寒而栗。我把这个岛从我的实地调查名单中删除了。考虑到它起伏不定的地形和不同的村庄，这块土地肯定会提供很好的材料。然而，我担心如果我去了那里，我最终会被困在烈日下的荒野里，被迫听着大海无尽的咆哮。更重要的是，O岛总是让我想起我的祖母，她在临死前进入了精神状态。

当时，我的家人住在上村，一个位于O岛北部山上的小村庄。我们的家和其他三十多个村庄都在树林深处，随着树林向海岸延伸，村庄与岛上的其他地方隔绝。在那些日子里，离开该岛的家庭数量似乎没有尽头，那些留下来的家庭要么没有地方可去，要么被追溯到该岛开始时的血统所束缚，无法摆脱。

我的家庭在社区中没有什么作用，在村子的命运不断下滑的情况下，他们担心自己的未来，于是秘密地策划离开。我家里的每一个人都知道我的祖母对离开感到忧虑，但没有人同情她。我的祖母通常不是一个活跃的人，每天几乎什么都不做。只要我的母亲，在农活、家务和照顾四个孩子的过程中疯狂地工作，就不会养成

我的祖母会花一整天的时间在里屋闲逛，直到有一天，在没有任何警告的情况下，她突然发疯了，就像人们看到的那样。

我当时七岁，石西节定在夏末。在节日的前两天，村里举行了一个抛船仪式，欢迎来自海外的神灵。当潮水开始在海中所谓的站立神石周围涌动时，两艘船被放进水中。村里的男人，现在已经很少了，被分成东西两部分，在锣鼓声中，他们冲入水中，妇女们紧随其后，聚集在海滩上为他们欢呼。在同一时刻，每个鼓、钹和海螺壳都响了起来。在手指口哨的伴奏下，妇女们尖叫起来，爆发出沸腾的舞蹈。乘着这股喧嚣的浪潮，海滩上的人们兴高采烈--直到船只绕过立神岩返回。即使在比赛结束后，许多人也不愿意看到仪式结束，有一段时间，活动一直在拖。最后，一切都安定下来，村民们开始返回自己的家。

"嘿！你不能离开！你不能离开！"。你还不能离开！诸神还没有到来！"

每个人都停下脚步，目不转睛地盯着这个叫嚣着神灵的衰老老太太。在人群中，我凝视着这位怪异的女士，她挺起胸膛表示反抗。在每个村民的注视下，她开始呻吟， "Hya, hya, hya hya"，朝着大海。然后她跳起了狂野的舞蹈，挥手让村民们加入她。她骨架粗大而又瘦弱的身体似乎在半空中跳舞。就像一个被打开的机械玩具，她的手臂挥舞着，她的脚把沙子踢到空中。我花了好一会儿才意识到这是我的祖母。但当我意识到时，我不自觉地攥紧了我姐姐的手臂。她站在我身边，我试图躲在他的阴影下。然而，我的姐姐把我往前推。

"你必须阻止她！你必须这样做！你必须这样做你要" 然后她把我推了出去

甚至更远，并不断重复说："你得， 你得"

她的语气清楚地表明，抵抗是徒劳的，所以我走到祖母面前--尽

管我不知道该怎么做。当她

我站在她面前大喊："奶奶， 别闹了！""哈哈哈， 哈哈哈"， 并在水边上跳来跳去。龙舟赛已经结束了！停止吧！"她无视我的绝望的请求， 继续她的狂舞。她的眼睛， 似乎在凝视着大海之外， 看起来就像一个洞穴的入口。我害怕自己会被拉进黑暗中， 就在她身边乱窜， 不停地喊着："奶奶！奶奶！"。外婆！外婆！奶奶！"

我的祖母再也没有表现出正常的行为。白天， 她把自己关在房间里， 变得越来越不活跃。到了晚上， 她在风声中发出奇怪的叫声，并跳起她的狂野舞蹈。每天晚上， 家人不得不忍受她从里屋传来的吟唱和哭声， 直到最后， 她的身体再也无法接受固体食物， 她开始卧床不起。

"今天就到此为止吧， 英吉， "时小念说， 慢慢起身。"高子大老远跑来了， 我们早点回家吧， 做点好吃的吃。"她似乎对我变得如此安静感到担心。

"我们要回家了！"她向英雄喊道， 他正沿着远处一些稻田之间的山脊行走。"要及时回家吃晚饭！"

Ōmichi先生和夫人走到耕作机旁， 耕作机的后面有一辆车。当耕种机慢慢爬上山坡时， 我在热带杏树的树荫下注视着他们的进展， 树枝像一把伞一样伸展开来。每当奥米奇夫妇被道路上的一个转折点甩开时， 托吉就对她的丈夫嘀咕几句， 然后举起手， 好像在向我招手。

从我开始从码头走到现在， 大约一个小时过去了。太阳仍然高挂在天空中， 灼灼其华。在岛上的淡季， 一旦船上的乘客和货物被运到村里， 所有的交通都停止了。即便如此， 我想我至少会看到一辆车。我现在很后悔没有登上微型巴士。我也很担心Toki， 她一定在为她失踪的客人而发愁。

就在这时， 我听到远处传来一阵猛烈的轰鸣声， 消声器。我把希

望寄托在这个声音上，这个声音就像从地球中心涌出一样。一辆蓝色的面包车拖着一团灰尘从前面驶来，在我意识到之前，这辆车以极快的速度向我飞来。

仿佛它愿意砍掉它道路上的任何障碍。我往后缩了缩，走到了路边。一瞬间，发动机的转动变得安静下来，面包车滑行着停了下来。一个剪着平头的圆脸男人从驾驶座的窗户里探出头来。我没有认出他。

"你是高子，对吗？"

微微一愣后，我点了点头。然后他转了个弯，把车停在我身边。

"Toki阿姨让我来接你。她真的很担心，因为，呃，你今天应该来的，但没有在巴士上。这就是为什么，呃，她让我来接你。"

在他支支吾吾地解释之后，他推开了车门。我觉得自己好像获救了，就爬上了乘客座位。他没有丝毫停顿，继续不顾一切地开车。每当我们在路上遇到颠簸时，面包车就会被弹到空中。沿途大量的光线将树木和植物涂成了耀眼的亮绿色。挡风玻璃上的风景像电影中的场景一样向我们飞驰而来，与其说是被超越，不如说是被拉向我们。

"你以前经常来这里，对吗？"那人嚷道，与发动机的声音相抗衡。这个问题让我大吃一惊。他提到的"以前的事"使我想起了大量的回忆。"你做到了，不是吗？你以前来过这里。"

我犹豫了一会儿，然后不情愿地点点头。"是的，我有。第一次是大约十年前，大约八年前我不再来了。"

他侧身偷看了我一眼，然后迟疑地说："你是英雄的女朋友，对吗？是的，我记得。你曾经带着你的相机走遍全岛。我以前经常看到你。"

我惊愕地盯着窗外。你很难指望人们会忘记仅仅八年前的一切。不过，我还是认为，即使我记不起村民的脸，我也会预先准备好那些记得我从这个我曾经决心生活的岛上逃跑的人的不赞成的眼神。但是，突然被人这样说，使我无法保持平静的表面形象。

"你到底为什么不嫁给英雄？不仅仅是他的家人，整个村子都说你们会是一对好夫妻。每个人都很激动。"

我的膝盖在颤抖。尴尬的是，我把我的包移到我的腿上，这样他就不会注意到我的颤抖。

"因为在这样一个无聊的岛上，不是每天都有一对年轻夫妇说他们想在这里定居下来。当我说没有多少年轻人时，现在也是如此。以我为例。我很快就三十五岁了，但我是岛上最年轻的人，而且我仍然是单身。不是说向你吹嘘对我有什么好处。"

这家伙一直在喋喋不休，显然他认为一旦开始，沉默会让人感到不舒服，所以他别无选择，只能继续。我不认为他有什么恶意，但他那麻木不仁的说话方式开始让我心烦意乱。

"在你离开后，英雄娶了一个城市女孩，她一直在我们的初级中学教书。她申请了调职，他们都离开了--尽管他们又过了一年才结婚。"

我是通过小道消息听到这个消息的。我想，英吉和德吉在失去儿子和儿媳后，现在花时间照顾稻田和英夫年迈的祖母。

"时阿姨似乎真的很孤独，每天都是一个人。""一个人
？"

"是的，最近她不出去了，而且她根本就不去管田地。她真的在消瘦。"

"英吉利和他的母亲怎么了？"有一秒钟，
他只是不相信地盯着我。
"哎呀，你对所发生的事情一无所知，是吗？
英吉利和他的母亲五年前就死了！"

我觉得自己的脸好像被打了一巴掌。我不自觉地把手举到脸颊上，茫然地注视着他的嘴唇。他回头盯着我。

"在他母亲去世后大约六个月，荣吉中风了。从那以后就一直是这样了。但即使是这样，秀夫也从未见过。即使现在，他也只有在

有重大问题时才会来岛上。我听说他有三个孩子，他在城里买了一套公寓。我猜他再也不想住在这里了。所以无论如何，这就是为什么Toki一个人住在这里。"

他一下子吐出这些东西后，瞪着我，一副威严的样子，似乎在说："你怎么能在不知道这些的情况下来到这里？"他的震惊是很自然的：我曾说服自己

岛上的情况会和八年前一模一样。他让我意识到，我为了自己的私利，一时兴起到这里来，甚至没有考虑到大米之家的情况会如何，是多么不经意。

仿佛他燃烧的怒火一下子从他身上倾泻而出，他紧紧地闭上了嘴，再也没有打开。在这种沉默中，也许包括了他对一个儿子的批评，他把年迈的母亲独自留在岛上，而自己却在城市里享受自己的生活。或者，也许他对自己被留在一个没有生命的岛上感到厌恶——尽管他还年轻。我考虑过这些可能性，但当我注意到他变得如此难缠时，我只能感觉到他的愤怒主要是针对我。他的驾驶变得更加肆无忌惮，就好像他把压抑的挫折感发泄在车上。

一个人烟稀少的村庄从穿过平地的田野中冒了出来。面包车经过各家各户，所有的门和门都大开着，进入了这个古老的村庄。当我们到达北郊的奥米奇家时，那人毫不客气地把我放下，转身回到他来时的路上。他的脸上仍然带着厌恶的表情。我没有机会感谢他，甚至没有机会问他的名字。

我穿过简单的、没有装饰的大门。前门敞开着，我可以看到空荡荡的房间。一条长长的走廊横跨两间日式房间，其中一间有一个小型神道祭坛。没有人在家。沉重、潮湿的空气似乎使柱子和推拉门的木头变得黯淡无光，房子本身似乎也在枯萎。阿时在哪里？我没有精力给她打电话。我被凝固的空气吞噬，无力地抱着我的包站在那里。

我感觉到有人在我身后，于是转过身来。一个穿着浅色衣服的女人从门外慢慢向我走来。这一定是Toki。但我又觉得这可能是另一个人。她的笑脸上已经没有了丰满，脸颊凹陷，面色苍白。她的动作迟缓，而不是她一贯的优雅，她的走路方式也不自然，每一步都摇摇晃晃，没有把握。即便如此，我知道这一定是她。她拎着一个

购物袋，所以她一定是刚从附近的市场回来。这个袋子对她来说似乎很重，所以我跑过去

我走过去，从她手中接过杂货。我为自己扭曲的笑容感到自责，我努力地说出一些简单的问候语。我是用什么奇怪的眼神来问候她呢？

"你能来真是太好了，高子。我一直在等你。"阿时清晰的声音响起，我的困惑一扫而空。她听起来充满了活力。

"对不起，让你担心了。我决定不坐公交车。已经有一段时间了，所以我想走走，看看这个岛。"

"原来你在那里。我想这可能是发生的事情，但我有点担心，于是给英雄的表弟森雄打电话。他就是那个接你的人。总之，我完全忘记了在岛上散步是你的专长。我想我自己的担心是多余的。"她笑的时候眼睛眯成了一条缝，但不知为什么，它们并没有集中在我身上。森雄曾提到，Toki不再在田里工作，我注意到她晒黑的皮肤正在剥落，下面的白色皮肤上有斑点突出。

在Toki的催促下，我在阳台的边缘坐下来。面对着前院，我们并排坐着，我们的脚在石头庭院上一字排开。"你能来真是太好了。"Toki不停地重复着，没有表现出想要谈论其他事情的迹象。她的头从未离开过院子，而我开始感到越来越不舒服。

"我不知道你丈夫和婆婆的事，"我大胆地说。

时小念慢慢地摇了摇头。"想想已经死去的人没有任何好处。"她没有表现出悲痛的迹象。我从她的话语中感受到的冷漠让我的脊背一阵颤抖。她没有看任何东西。她的目光集中在她正前方的一个点上，仿佛她在盯着一个缺口。我感觉到我被催促着去看我自己的心，就把目光移开了。

随着突然的拍手声，Toki的声音振奋起来。"那么，好吧！好久不见了，今晚我们开个派对吧，就我们两个女孩。好吗，高子？"她用高亢的、几乎是歇斯底里的声音爆发出来，把我的神经搞得很紧

张。

在阳台上，我看着Toki拿着杂货匆匆跑进厨房。我从我的栖息地用我的眼睛跟着她

在天井上。肯定有什么问题。她肯定已经是五十多岁的人了。不，她肯定已经快到60岁了。尽管她的身体在衰退，但由于一些奇怪的原因，她的言行举止像一个鲁莽的年轻女孩。她会不会在几年的独居生活中失去了所有的优雅和自我克制？还是我以前对她的印象只是我的想象？不，这不可能。只有八年的时间。即使我对她的记忆有一些微小的差异，我对她的强烈印象也不可能是一种幻觉。即便如此，也许事情的发展对她来说是必须的。我被这样的想法打动了，机会让我成为了原因的一部分。随着Toki在我身后的厨房里忙忙碌碌，我走到院子里。

那是我大学三年级的春天，在政治上实现“回归祖国”这一奇怪口号的几年后。我当时住在一个四层半榻榻米的小房间里，每月花七千日元租来的。这是一间由薄墙隔开的单层木屋中的四个房间之一。有一天，我做完隔天的兼职家教后，经过黑暗的小巷往我的房间走时，我听到一个年轻人在三弦琴的伴奏下唱歌。他的声音，听起来好像是被他肚子里的力量从喉咙里逼出来的，压倒了伴奏，难以捉摸的旋律在巷子里回荡。

歌声是从我的房间的对角线上传来的。我想到，这个人一直在等待，直到其他房客都走了，才开始秘密的娱乐活动。我很快注意到，他唱的是南方某个岛屿的流行节日歌曲，他在其中加入了三弦琴的伴奏。这让我很恼火。为什么他在唱这种歌的时候要躲着大家？

在O岛长大的我总是讨厌节日，在这些节日里，全岛的人--无一例外--都很兴奋。那些声音总是让我想起我祖母的疯狂舞蹈。当节日的时间临近时，乐器声在整个岛屿上回荡。随着节日的临近，村民们互相鞭策，兴奋得发狂，把自己弄得焦头烂额。当村子终于恢复正常时，一种感觉

空虚的感觉笼罩着整个社区。无论我如何在空气中摸索，我都找不到可以抓住的东西，最后被吸进了一个无底洞。我惊恐地回忆起我祖母的神情，她试图从空虚中抓出一条路来，不停地对着大海挥舞双手。我厌恶时间的冷酷无情，它用无尽的期待和幻灭的循环压垮了我们。

日复一日，我无意中听到了这个年轻人的歌声，其中的歌词让人难以理解。当他终于对我说话时，就好像是在对某个人说话。

"所以你是来自O岛，嗯？嗯，我来自紧挨着你的那个岛。"

我感到被他吸引，好像有一种不可抗拒的力量。我被这种感觉迷住了，在我还没意识到自己在做什么的时候就邀请他进了我的房间。他自我介绍说他叫奥米奇-英雄。

到了大四的十月中旬，我和他一起住在他在岛上的家里。村子里已经开始响起敲锣打鼓的声音，准备迎接北竿节，这个节日是为了祈求神灵保佑稻谷丰收。Hideo收到了在当地初中教书的正式邀请，而且由于我们的家人已经同意在第二年春天欢迎我成为他的新娘，我已经下定决心要和他的家人一起在岛上享受一段美好的长假。

夜幕降临时，一家人总是去练习。荣吉和秀夫去唱歌，托吉去跳舞。英吉的母亲开始行动不便，被单独留在家里，而我则陪同其他人去村里的广场。作为被认为是岛上最古老家庭的大米家的妻子，Toki向聚集在广场上的妇女们介绍了仪式上的舞蹈。她并没有试图表现得像她们的老师，但她稳定的动作和柔软的肢体，尽管她身材矮小，却使她能够优雅地展示舞蹈的简单、重复的动作。当我坐在角落里打发时间时，我可以听到Toki用当地方言就她们笨拙的动作开玩笑的欢快和鼓励的回应。

排练是为了在当地神社举行的乡村舞蹈，他们一直持续到女祭司把自己限制在乌塔基的那一天，乌塔基是岛上的一个圣地。大多数参与者只为节日来到岛上，所以年轻的人总是继续狂欢到黎明。他们不怎么练习，而是轮流演奏他们最喜欢的歌曲，他们就像着了魔一样，不停地唱歌和演奏三弦。我，还没有成为村里的正式成员，只能作为观察员观看，直到聚会最终结束。

有一天晚上，我的耳朵对三弦琴无休止的曲调和那些几乎不能称之为人才的年轻人令人厌恶的声音感到厌倦。我失去了等待Hideo的意愿，离开了广场。我不顾一切地关掉耳边响起的三弦，转身走在通往海滩的路上。黎明前的海风温柔地吹拂着。挥之不去的黑暗，在微弱的黎明前的光亮的追赶上，悄悄地爬上了海面，黑灰色的夜幕紧贴着海面，仿佛在做最后的抵抗。

O岛的东边海角正盯着我的方向。我想知道为什么--尽管我已经如此接近了--我却没有想要穿越到另一边去？我看向我的右边。陆地的模糊轮廓上升为一个金字塔，向一侧倾斜。当我再次直视前方时，岛屿在我的下巴下延伸成一条凹凸不平的线。当我凝视时，岛屿变得毫无生气，无法沟通。但当我垂下眼帘时，这个岛似乎像一个诅咒一样笼罩着我。我对它的神秘感感到气愤，这也许只是反映了我的扭曲的观点，我转身离开。

风开始变大，我再也听不到三弦琴的回音了。我从沙滩上走了过来。在灌木丛的边缘，Hideo出现了，好像他一直在等待。

"我一直在找你。"

他的身体散发着汗水和泡盛的臭味，那是冲绳的烈酒，向我逼近。我以为已经消失的三弦琴的弦音再次袭击了我的耳朵。在同一时刻，一种强烈的感觉在我体内涌现。那是一种压倒性的感觉

拒绝的意思，不是针对英雄，而是针对这个岛的本质。

"停下！"

在我说出这个词之前，我的手已经用出乎意料的力量推开了Hideo。他被推到背上，带着愤怒和疑惑的表情瞪着我。我感到对他有一种无端的憎恨，我用一种疯狂的声音尖叫起来，我几乎不敢相信这是自己的声音。

"我做不到！这是不可能的！我不可能在这里结婚，在这个岛上做妻子！"

这句话一出口，我就觉得自己好像把自己扔进了一个白色的大坑。有那么一会儿，Hideo越来越多地盯着我；但随后这句话的残酷性似乎又沉了下去，他瞪着我，就像一头要扑上来的野兽。此后，我们进行了一场激烈的争论。当然，我们处在完全不同的波长上，我只能把我的话像石头一样扔给他。

就在这一天，我离开了住了近一个月的大明家，登上了下午的渡轮。英吉和他的母亲都用阴沉的表情瞪着我，似乎在努力接受他们所担心的事情，但他们都没有说一句话。只有Toki无视Hideo的要求，来到码头为我送行。

"等你觉得更舒服的时候再来吧，"她说。"下一次，只是参观一下，好吗？我等着你。我会等着你的，隆子。"

我不知道该如何回答，我站在甲板上，不耐烦地凝视着她，希望船能远远地离开这个岛。

"让我给你做点冷饮，"Toki从厨房叫道。"这会让你感觉好很多。"托吉没有改变的一件事是她悠扬的标准日本方言。虽然我不禁对她明显的身体缺陷感到担忧，但我可以看到她脸上的表情逐渐恢复。

德吉邀请我进入有家庭祭坛的榻榻米房间。上完香后，我与荣吉和他母亲的纪念照片交换了视线。从头到尾都对我不友好的荣吉，

在画像上看起来比我第一次见到他时要年轻得多，甚至还带着欢快的笑容。艾吉的画像

这张照片上的母亲，有着一头华丽的头发，让人很难想象出我以前认识的那个脆弱的、卧床不起的女人。虽然照片上的她似乎比Toki现在还大，但她的眼睛和嘴巴周围的张力显示出比Toki在衰退时更有活力。仿佛在死亡中，这对母子已经恢复了永恒的青春，把他们的根深深地扎在房子下面。外人Toki是这个家里唯一的幸存者，没有一个血缘的后代，现在保护着家族的记忆。我的印象是，Toki的衰落是由于她的生命力被扎根在岛上的Ōmichi家族吸走了。

"来，试试这个。"Toki说，拿出一个装满黄色丹宁汁的杯子。一股苦乐参半的味道向我飘来。

当我喝完这杯酒时，我感觉好多了，所以我告诉她这是美味。托吉对我笑了笑，一脸的满意。

"就像在家里一样。你想呆多久就呆多久，想做什么就做什么。这也会让我感到高兴。"

如果我只听她的声音，她会与我对她的印象完全吻合。但是，当她站起来从我手中接过空杯子时，我看到她的裙子软绵绵地挂在她身上，因为她的臀部不够圆。

从一根柱子后面，我看着她在厨房里走动。她的动作极其缓慢。弯腰或伸手拿东西，她看起来像个老太太。当她洗碗时，她的手缓缓地移动。有时她的眼睛失去了焦点。而她白皙的皮肤已经变成了病态的黄色。

"高子，如果你觉得可以的话……。"Toki突然说，转过身来。我急忙移开目光。时，显然没有注意到她被观察到了，她在围裙上擦干了手，走进了房间。

"离晚餐还有一些时间。他们在Komasaki角建了一个美丽的度假村，叫阳光别墅。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在夏天会有更多的游客。"

我其实并不感兴趣，但我感觉到她真的希望我去；所以我点了点头。

"乘车需要15分钟。我给森雄打电话，让他来接你。"

"不， 等等。我给他带来的麻烦已经够多了。"

"哦， 不用担心他。现在水稻收割结束了， 他没有什么可做的。他会很高兴有机会打发时间的。"

岛民们用他们的细心来表达自己。他们总是热切地欢迎外来者，一旦客人到来， 他们会做一切可能的事情。取悦游客的共同愿望，以及看到他们学会爱这个岛， 已经成为表达善意的习惯方式。我很清楚这一切， 所以为了避免不可避免的讨价还价， 我决定让步。

森雄的蓝色货车几乎立即出现。当他粗壮的身躯从车窗里探出头来向我示意时， 我没有发现他之前不高兴的迹象。

"对不起， 给你带来了不便， "我说， 急忙跑到面包车旁。

他用手一挥， 拂去了我的担忧。"一点问题都没有。说实话， 所有这些空闲时间让我很难受。我没有什么， 绝对没有什么可做的。这让我发疯了。我可以带你到任何你喜欢的地方。"莫里欧脸红了， 指了指自己。"我知道岛上的每一个秘密地点：鸽子筑巢的地方， 章鱼藏身的地方， 以及你能想象的任何其他地方。只要你说一声， 我就带你过去。"随着一阵爽朗的笑声， 他拍了拍胸脯。

我知道我得到了特殊待遇， 这有助于我放松。但我真的没有心情去参观一个破坏岛上风景的宽敞的度假村。因此，在去往Komasaki的岔路口前， 我让他离开。

"森雄， 如果你不介意的话，请向右走。我想去爬乌弗达奇山。"

"找到你了！是乌弗达奇山！"

他过于热情的反应很有趣。他对在淡季时被占用感到非常兴奋，以至于他开始吹起了轻快的口哨。熟悉的风景从我们身边匆匆而过。光线的减弱意味着我不再需要处理我眼睛后面的燃烧感。我们经过了举行宗教仪式的树林和一个长满杂草的小地方， 我记得那地方叫苏库巴鲁。

我们可以从山脚下步行30分钟到达海拔99米的乌弗达基山顶，那里是公路的终点。森雄把面包车停好后，我们一头扎进茂密的灌木丛中，开始沿着小山的一侧穿行。最后，我们到达了山顶，发现了混凝土的一百米标记，隐藏在岩石表面茂密树丛的阴影中。显然，除了在短暂的观光季节一时兴起爬上山的人之外，从来没有人来到这里。

我们可以看到整个岛屿的全景。岛屿完全被海洋包围，它的根部已经沉入海底，探出头来。其他几个岛屿，最大的是O岛，在外围都可以看到。虽然我们站在一个固定的位置，但我们有一个鸟瞰图——但没有飞行时那种在地球上翱翔的感觉。这不像是在我们面前展开的风景，而是骑在波浪的顶峰，让岛屿在我们脚下升起。

"是的，它确实很小。我是说，真的，这就是它。我知道'Ufudaki'的意思是'大山'和所有。但看看它吧！真是个笑话！"攀登过程中仍然气喘吁吁，森雄似乎把他坚定的观点抛向下面的世界。

我们可以看到两个内陆村庄；沿海岸的渔业社区；以及度假胜地阳光别墅，向小山角海滩一带发出白光。除了村庄之间蜿蜒的枯燥狭窄的道路和两边的耕地之外，整个岛屿都染上了不同程度的绿色。我的目光落在了乌夫达（Ufudā）未开垦的小型稻田上。虽然有灌溉，但大米田里覆盖的不是水稻植物，而是杂草，你甚至无法看到分隔稻田的道路。我猜想Toki不可能独自照顾这些田地，特别是在她的状况下。

"Morio，我可以问你一些关于Toki的事情

吗？""当然，请讲。"

"她真的在恶化。她太瘦了，走起路来一瘸一拐的。"

"是的，我知道。她突然瘦了很多。""你说'突然'是什么意思？具体什么时候？"

"我猜是8月初，英雄和他的妻子买了他们的公寓，她去庆祝并帮助他们搬家。"森雄双手叉腰，沉思着这个问题。"我想，当她意识到英雄和他的家人再也不会回来时，她变得很沮丧。我们对此没有什么办法。一旦一个人失去了生存的意志，他们就会开始快速衰老。"

我在一块小石头上坐下，森雄坐在我后面。他似乎相信Toki的病情恶化是由于年老和抑郁造成的。

"我母亲，你知道，是荣吉的妹妹，所以她一直很担心。她总是告诉她，'你为什么不和秀夫住在一起，只是回来过节呢'，但时阿姨总是说，'不，我没事。我很好。所以我们能做的也不多。她可能真的很固执，你知道。"

喘息了一会儿，森雄向我投来倾诉的目光。"我从经营市场的女士那里听说的，但显然Toki阿姨一直在买酒。除此之外，大约每三天就买一瓶。时阿姨说这是为了腌制她送来的东西。Hideo，但这位女士并不真的相信她。"

一片淡蓝色的阴霾在我眼前掠过。慌乱中，我站了起来，打断了还在说话的森雄。

"森欧，我们回去吧。

"但我们就到此！

"那好吧。"

"但'阳光别墅'呢？就没有其他你想看的地方吗？"

"只是乌弗达奇山就可以了。我想回去找托基。"

森雄像以前一样用恼怒的眼神瞪着我。我对他的磨蹭感到不耐烦，没有他就开始下山。

"你到底为什么要回到这里？别告诉我你在做更多的研究！"

听了他的狠话，我转过身来。他的表情不苟言笑，眼神中充满了

敌意。毫无疑问，他对自己被剥夺了打发时间的宝贵机会感到恼火。他的问题触动了我的神经，让我想起我是多么轻率，在没有其他前景的情况下辞掉了工作。想到森雄也怀疑

他的问题是一个骗局，想把我找出来，我本能地采取了防御措施。

"我是来见Toki的。我没有任何其他目的。是不是有什么规定说 I 不能只是来这里参观？"发出这个挑战，我蔑视着他。完全吃了一惊，森雄深吸了一口气，狡黠地笑了。

"我不是这个意思。只是你在这个时候来，似乎很奇怪。这就是全部。时阿姨一直很期待见到你。而且，嗯，我没有任何问题。我的意思是，她曾经想让你嫁入这个家族，所有的一切。"

我为自己的爆发感到羞愧，转身离开了他，匆匆下了山。

"你真的很奇怪，不过！你真的很奇怪！"他在我身后吐出一句话。你真的是！"他在我身后吐出一句话。奥米奇的家位于乌塔基附近，离村子的其他地方很远。当夜幕降临时，人们可以听到猫头鹰对它们的人类邻居的叫声。建议当晚开派对的Toki在晚餐前拿出了几罐啤酒。我喝了一口就把罐子放下了，但Toki一口气就把她的罐子灌下去了。我们几乎没有碰过摆在桌上的各种油炸食品。我们俩都

没有什么胃口，我们的谈话一直延伸到了傍晚时分。

"你是长崎人，对吗？你曾经回来过吗？"随着我对过去的随意提及，Toki的眼睛惊讶地睁大了。

"我在长崎无处可去，即使我想回去。这是我唯一的家。"这句话从她口中不自觉地溜了出来，她的目光似乎想把某个遥远的物体卷进去。她的表情与十年前我在岛上度过的第一个晚上一样。在回答我关于她如何在这里生活的所有问题时，她一直在低头和抬头，以拼凑她零散的记忆。仿佛她也回忆起了那段时光，Toki用水汪汪的眼睛转向我。

"我第一次来这里的时候是十八岁。我自己来是很鲁莽的。"

她一个人来到岛上，因为她的家人在原子弹爆炸时在长崎，几

年后仍然失踪。她逃过了同样的命运，只是因为，作为

她是三个孩子中的老大，被疏散到一个遥远的地方。将她带到这个南方小岛的是一次偶然的相遇。战争期间，Toki被送到大陆最南端的县之一的宫崎市的一所房子里。她当时只有13岁。大约在同一时间，一个比她小一岁的男孩，作为儿童疏散计划的一部分，被从南部的岛屿送到附近的村庄。有一天，Toki在从村子后面的山上拾柴回家的路上，停下来和这个男孩聊天，之后她和这个男孩变得很友好。不久，两人有时会从其他孩子身边溜走，单独相处。Yūkichi告诉她，战争结束后，当他们长大后，他希望她能来到他的南岛，在那里他们将永远幸福地生活下去。这成为他们对彼此的承诺。这只是两个孩子的天真承诺，但他们的童真爱情缓解了他们在战争的黑暗时期与家人分开生活的无望感。战争结束后，Yūkichi回到了他的小岛上，两人继续他们的通信。

但突然间，Yūkichi的所有通信都停止了。Toki不知道这是由于混乱的邮件服务还是她的朋友发生了什么意外，她决定去南部的岛屿上看望他。她到达后得知，Yūkichi已经死了。他没有注意到自己的肺部在战争期间感染了结核病，继续在岛上的稻田里劳动。他天生坚毅的性格对他不利，当他开始抱怨他的疾病时，他的一个肺部已经有了一个大阴影。他的家人无法获得任何链霉素，即治疗肺结核的特效药，在没有任何其他手段可供支配的情况下，这种疾病只能顺其自然，直到他去世。

很久以前的那个晚上，Toki告诉我这一切。
"很快我就会在这里呆上四十年了。现在已经太晚了，永远无法离开。"

她闪烁的眼睛已经干了。她把双臂放在矮桌上转了一圈，仿佛要轻轻地拥抱那些被卷进的记忆，然后她开始了似乎是很久以前的故

事的延续。

"Yūkichi在死前曾给我寄过一封告别信。信是在我离开长崎后才收到的，所以我是在这里收到信后才退还给寄件人的。在信中，他写道，他即将死去，他希望我忘记我们的承诺，过自己的生活。如果我在长崎收到这封信，我可能永远不会来这里。

对于这个残酷的命运转折，Toki一点也不抱怨。她似乎已经完全放弃了一切。她甚至放弃了对儿子和他的家人偶尔来访的希望，也放弃了有一天享受看着孙子们长大的适度老年乐趣的希望？

她对自己点点头，补充说："我永远不会忘记他写的一件事。这是让我坚持下去的一件事。

遥远的过去，Toki慢慢地抬起头来，坐直了身体。"Yūkichi从他父亲那里继承了村里最美的声音。他为此感到自豪，比什么都重要。战争快结束时，他经常在山上给我唱歌。在他的信中，他写道，在北干节上和父亲一起唱In- inuri Bushi，就像他的梦想成真。你知道还有什么吗？他说他看到了我在他的歌声中跳舞的景象"。

我相当惊讶地看到她在窃笑，脸颊上出现了一丝红晕。难道她对Yūkichi死前看到的自己的这个幻象的痴迷，就是这些年来把她绑在岛上的原因？至于她当初为什么要留下来，我听说是大名家劝她留下来的，因为他们知道她在长崎没有家人可以重新求助。之后，她最终嫁给了Yūkichi的哥哥Eikichi。

"这听起来像是一些陈词滥调的老戏码，不是吗？"Toki安静地说道。"但在当时，我别无选择，只能依靠他人的善意。"

托基将一个痛苦的轮廓转向我。我转移了我的腿，盯着她。

"你知道吗，高子"她微微转过头，看着我。

"当你和Hideo来到这里时，我以为我在看我刚来时的自己。这真的勾起了我的回忆"

她的声音有些颤抖，我感到一种情感的牵动。托基的目光从我身

上转移到悬在空中的某个点。

"但我不想把我的任何想法推给你。我非常清楚，对于一个试图在这里生活的外来者来说，这可能是多么困难。"

当我看到她的嘴唇上形成一个微笑时，我转移了视线。即使过了这么多年，Toki的日语仍然没有受到当地方言的影响，尽管这也不完全是长崎口音。她流畅而平淡的标准日语表明，虽然她融入了岛上的氛围，但她没有放弃任何依赖性的精神。

对Toki的憔悴表情感到焦虑，我建议我们晚上再去休息。打扫完房间，放好桌上的食物后，我们就上床睡觉了--我在有祭坛的房间里，Toki在后面的房间里--十点后不久。

我突然醒来，感觉到一些黑色的存在从天花板上压在我身上。四个巨大的眼珠正直勾勾地盯着我的脸。在震惊的状态下，我的手脚都不能动。我张开嘴，但没有声音发出来。我的喉咙里感到干涩，我的额头剧烈地跳动着。我挣扎着想呼吸，但即使这些努力也使我一动不动。我经常经历这种无法移动的怪异感觉，所以我知道发生了什么。即便如此，恐惧和呼吸困难仍然加剧了。

当我恢复理智时，冷汗从我的背部和两侧滴下，我抱着一团皱巴巴的床单。我决定去喝杯水，以缓解我汹涌的饥渴。我可以通过打开推拉门并通过相邻的房间到达厨房。但当我去起床时，我注意到隔壁房间传来了灯光。托吉会不会还没睡？我愣了一下，有一种不祥的预感。为了不使地板发出吱吱声，我爬到了推拉门前。当我站起来时，一股强烈的泡菜味扑鼻而来。受此刺激，我从门之间的缝隙中偷看，喘着粗气，目不转睛地站着。我难以置信地摇了摇头。从黑暗的房间里透过缝隙，我可以清楚地看到厨房里光线充足的场景。

坐在木地板上的Toki一手拿着一瓶泡盛，大口大口地喝着酒，速度之快，倒酒的动作似乎都成了一种困扰。她大口大口地喝着酒，

深深地吸了一口气。

她的呼吸很急促，然后又大口大口地喝了起来。拿着杯子的手在颤抖，她的睡衣被掀开了，不雅地暴露了她瘦骨嶙峋的大腿和小腿。她用袖子擦拭嘴里滴下的液体的方式，让我想起了一个盘腿坐在公园长椅上的醉酒的流浪汉。她用拳头击打地板的方式，传达了某人反抗某种未知力量的阴森感觉。

我可以听到我的膝盖在敲打。Toki变身后的样子就像一个妖精在黑暗的掩护下威胁着我。我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更不用说跑出去阻止她了。我害怕她会注意到我这样看着她，于是我把颤抖的膝盖放在地上，爬回了床上。瘫痪的感觉又回来了，我的心在胸口剧烈地跳动着。她以每三天一瓶的速度购买的可卡因是否每天晚上都以这种方式饮用？

隔壁房间的灯熄灭了。很明显，Toki已经回到了她的房间。屋子里变得很安静。但躺在寂静的夜里，我无法抹去贴在天花板上的Toki的疯狂幻影。恶心想在我的喉咙里涌现。我深吸一口气，避免发出任何声音，忍住呕吐的冲动，坐了起来。当我这样做时，我感觉到有人从旁边盯着我。我转过头。在房间中间的神龛的淡蓝色光芒中，盯着我的是英吉利和他母亲的纪念照片。我愣在原地，头仍然转向一边。黑暗蔓延到整个岛屿，凝结成一堵厚厚的墙，将我与世界隔绝。当我睁开眼睛时，太阳高挂在天空，房间里充满了新鲜空气。夜间的事件像一场恶梦一样消失了，我的精神在柔和的晨光中复苏了。我前一天晚上因紧张而疲惫不堪的神经，一定使我昏昏欲睡，因为我在清晨又睡着了。我起身，做好了准备。当我打开推拉门时，我可以听到院子里Toki的竹扫帚的咻咻声。“早上好，”我在阳台上叫道。“对不起，我睡过头了。”继续她的清扫工作，Toki抬起头来，浅浅地笑了。
在新鲜的空气中衷心地。

"你睡得好吗？我希望你感到休息好了。"她的声音很平静。那么，我看到的她大口喝酒的情景毕竟是某个小妖精的把戏吗？

时小念似乎对自己如此瘦弱感到很自责。她穿了一件带塞子的裙子，在腰部以下形成一个凸起。这条蓝白相间的裙子看起来像是她自己做的。通过在上面穿一条围裙，她设法使她瘦弱的身体看起来有些丰满。

起初，我被院子里的亮度迷惑了，我向外看去，发现前一天的黑褐色院子现在散落着沙子。盯着这令人眼花缭乱的白色，我想起了北干节的准备工作即将开始。节日和其他公共活动都不会在一个月内举行，但村里的每家每户很快就会进入净化期，以迎接神灵。在此期间，白沙将被洒在他们家周围。我在院子的角落里发现了一堆沙子的碎屑。阿时是什么时候从海滩上搬运这些沙子的？

随着竹扫帚的移动，垂直、水平和对角线形成了一个波浪的图案。在我刚睡醒的眼睛里，这个小院子看起来就像从船的甲板上看到的海洋起伏的波浪。我感觉自己又在摇晃的渡船上，身体摇摇欲坠。当我开始向后倒时，Toki似乎拿着她的扫帚向地平线移动。从我的有利位置看，波浪之外的后退区域变得太遥远了，无法辨别。突然，Toki加速，从我身边飞奔而过。

"等等！"

我对被抛在后面感到懊恼，从我的栖息地跳了下来。我感觉到我的身体在收缩，就像我掉进了一个水箱里。当我用我的腿踢起来时，我向前翻滚。我试图抓住自己，但我的右脚在我那件杂乱无章的Geta下扭曲了，我跌跌撞撞地走了几步，最后我在粗沙中摊开了一个难看的堆。

"怎么了，塔卡子？"Toki问，跑到我身边。

近距离看到她的脸，让我从妄想中清醒过来。当我试图站起来时，我感到脚踝处一阵剧痛。由于无法忍受这种痛苦，我瘫倒在地，紧紧抓住我的腿。

"哦，亲爱的，你的脚踝扭伤了。你到底为什么这么着急？"

"我想我还在半梦半醒之间。"

"哦，亲爱的！"她又说了一遍，并沮丧地对我笑了笑。

疼痛并没有过去，很快我的脚踝开始肿胀。每当我试图移动时，我就感到一阵刺痛，所以我向Toki要了一块敷料，并在房间里抬高我的腿，度过了一个上午。Toki把我当做一个病人来照顾。她多次更换敷料，给我送来饮料和食物。我感到有点内疚，但她似乎很高兴我允许自己被宠爱。

时小念一直在忙碌着。她在后面的房间里翻来覆去，没过多久，房间里就充满了樟脑丸的味道。我注意到，她摊开了一些舞蹈服装，颜色各异，有朱红色、紫色、泥黄色，还有深染和浅染的靛蓝。推拉门被推开了，这些服装被挂在门楣上的木质衣架上。她正在晾晒它们，因为它们已经被折叠起来放在柜子里了。她兴高采烈地走来走去。我对她前一天的转变感到有些惊讶，但她的动作显得如此无拘无束，让我精神为之一振。现在拿出服装有点早，但这是Toki做事情的细致方式。

"离北干节没多久了，是吗？"我叫了一声，仍然困在我的房间里。"是的，又到了每年的这个时候。一年的时间过得真快，不是吗？现在还早，但你需要一点一点地准备，像这样。过不了多久，你知道，舞蹈练习就要开始了。而在那之后，我就会忙着做这样或那样的事情。"

因此，三弦和鼓声又一次在每个夜晚响起。我在每年的这个时候来访，只是一个巧合，但我觉得我被某种讽刺性的命运转折弄得再

次经历这一切。我对抛弃这个岛的愧疚感使我难以面对Toki不安的兴奋。

"尤其是那些舞蹈服装。它们已经被深藏了一整年了，对吗？所以我需要在艺术节之前把它们这样晾晒多次，你看？这样，我们在献上表演的时候就能感到干净和纯洁，你知道吗？"

甚至她的语气听起来也很紧张。语调在她的句子结尾处升高，因为她让自己兴奋起来。

"但是，你看，岛上已经没有任何年轻女性了，所以所有的女舞者都是老太太。你知道，用化妆品掩盖所有的皱纹并不容易。老妇人伪装成年轻的舞者！这听起来像一部喜剧，我觉得很有道理。这听起来像一出喜剧，我知道，但岛上的每个人都已经习惯了。不过，来这里度假的人可能会被逗乐。"

被她欢快的声音所吸引，我瞥了她一眼。她的脚步已经没有了生硬的动作。也许她的残疾已经以脚踝扭伤的形式转移到我身上。但当然这是不可能的，我想。每当节日临近，那些默默忍受枯燥生活的人的精神就会突然明亮起来。也许这就是给她的脚步带来反弹的原因。

不过，毫不奇怪的是，当她把服装晾晒完毕，走出大门去购物时，她的脚又拖了起来。即使在她离开我的视线之后，那幅悲凉的画面仍然停留在我的脑海中。随着她年龄的增长，她还能继续独立生活吗？我感到完全的无助，茫然地盯着院子。散落的沙子反射的光线使院子似乎扩大成一个白色的团，整个房子看起来就像漂浮在水面上一样。

晚上，我的脚踝的疼痛和肿胀不再困扰我，所以我帮助收起了一直在晾晒的服装。Toki开始教我如何折叠它们。她解释说，这些需要长期存放的服装很容易因频繁熨烫而损坏，必须以特殊方式折叠，以防止起皱。

"你想穿这个苏迪纳，是吗，高子？"

Toki瘦骨嶙峋的手抚摸着宽松的大衣的领子，大衣两侧有缝隙。
大衣的半透明颜色的对比-----。

在深靛蓝的背景下，衣襟的朱红色让我注意到了。我记得当我第一次看到这套服装时，我就表达了想试穿的愿望。如果我已经成为村里的居民，这个愿望可能已经实现了。但现在这只是一个遥远的幻想。突然，Toki停止了折叠服装的动作。她的手，仍然抓着部分折叠的苏迪纳的袖子，已经凝固。在看似永恒的时间里，她保持着完全静止。一个阴影落在她低垂的脸上，她的肩膀开始颤抖。

"怎么了？"我问道，身体向前倾。

转向我的那张脸已经变成了紫色，她的眼睛瞪得大大的。她的嘴唇似乎在痛苦中扭曲。

"你很痛苦，对吗？"

托吉甩了甩头，呻吟起来。看到她这样的痛苦，我的心都快跳出来了。我把刚折好的服装踢到一边，把她拉到我的怀里。

"去拿酒……酒，高子……在那里"

她指向厨房，无疑是指前一天晚上的那瓶泡盛。按照指示，我从水槽下拿起了那瓶酒。然后我把一些酒倒进杯子里，递给她。她一口气喝完，马上又喝了一杯。但是，即使在连续喝下四杯未稀释的烈性酒后，她仍在痛苦地颤抖。

"在那里，在那个抽屉里……有一个药箱。

你帮我拿吧？"

我把药箱拿出来，打开。里面塞满了大量的非处方阿司匹林。时小念甚至懒得数，抓起一把白色药片，扔进嘴里，然后用一口泡打水喝下去。

"你到底在干什么！？吃那么多药！"我尖叫起来，失去了控制。

我对她最糟糕的预感似乎要成真了。她处于失去意识的边缘，所以我粗暴地摇晃她的肩膀。她的上半身重重地倒在我身上。我抬起她的头，她的眼睛微微睁开。

"酒精和药片……不会再起作用了"

她的嘴唇在颤抖，她猛地叹了一口气。唾液从她嘴里喷出。我拉起她的围裙，把它擦掉。她空洞的眼睛似乎没有在看我。她的额头上覆盖着一层油腻的薄膜，身上散发着汗水和泡盛的味道。Toki既不是一个酒鬼，也不是一个药物滥用者。她用大量的酒精和止痛药来麻醉自己，抵御流经她身体的强烈疼痛。疼痛的可能原因涌上心头。我想否认这个疾病的名字，但还能有什么能把Toki逼到如此可怕的境地？我脸色一变，摇了摇她。

"你病得很重，是吗？你去看医生了吗？你怎么能这么久都不治疗呢？你这种无耻的自我治疗永远不会好起来的。"

时小念慢慢地抬起头，把没有焦点的眼睛转向天花板。她脸上抽搐的肌肉扭曲成一个淡淡的微笑。

"疼痛越来越强烈……而且来得越来越快。我需要一些吗啡……但除非我被送进医院，否则我不能……"

从Toki昏暗的意识中涌出的话语清楚地表明，疼痛是她的主要关切。至少，她知道她面对的是什么疾病。当她开始从我虚弱的怀抱中滑落时，我把她紧紧地拉到我的怀里，感受她身体的温度。她那瘦小的身躯很容易地融入我的怀抱，仿佛她是一个十几岁的女孩。我感到被一种介于愤怒和悲伤之间的情绪所征服。现在我知道，Toki在我们三天前的电话交谈中的眼泪不仅仅是来自怀旧。

我铺好被褥，把Toki抱到后面的房间。她是如此之小，如此之轻，我可以把她举起来，抱在怀里。她像个顺从的孩子一样把自己交给了我。我们的角色现在与早些时候完全颠倒了，虽然我忍不住对这种意外的变化感到不安，但我还是决心履行我的新职责。一段时间后，Toki开始恢复正常。她完全清醒了，用水汪汪的眼睛盯着我，伸出一只变色的手。当我握住它时，她轻轻地捏了一下，想说什么，但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

"疼痛已经消失了，不是吗？"

她微微点了点头，闭上了眼睛。她脸上的肌肉放松了，她睡着了。黄昏的到来促使我采取行动。我回到前厅，在被踢到一边的衣服旁边坐下。我想，时小念的病已经到了晚期。她需要尽快到医院接受适当的治疗，而我必须想办法使之成为现实。然而，我是如此接近于精神崩溃，我所有的精力都集中在试图控制自己的情绪上。随着时间的推移，我的无助感只增不减，所以我只能希望Toki能尽可能地睡得久一点。

如果我早在八年前就决定和Hideo一起住在岛上，而Toki也没有被抛弃，她就不会面临这种可怕的困境。独自生活的深深的孤独感使她失去了生活的意志，把自己抛弃在疾病中，并放弃了所有的治疗。我只能从这个角度看待她的情况。

我爬下院子，笼罩在黑暗中。穿上一双*Geta*鞋后，我拖着脚步穿过滚动的波浪的扫帚图案，离开了院子。我很快发现自己身处杂草丛生的地帶，南边远处有几座房子。它们静静地并排挤在一起，昏暗的灯光在黑暗中闪烁着，它们似乎很冷漠，不受欢迎。我的脚步已经开始朝那个方向走了，但却停了下来。我没有地方可去。

我回到了大米家，关上了一直开着的门，进入前厅。榻榻米上，混杂着迪高、黄色、紫色、朱红色和黑色的服装，内衣和绳索纠缠在一起，堆成一堆。摊开在它们旁边的是一件白色的、打褶的卡坎服装，穿起来像一件胸衣。时哥已经开始折叠的藏青色苏迪娜的一只袖子垂在一边。我在服装前坐下来，想把它们放好，但后来我意识到，我还没有完成学习如何折叠它们。我不想多折，只好把它们重新挂起来。我推开推拉门，开始一件一件地挂服装，从梳妆台的一端开始。

一股强大的樟脑气味弥漫在织物上。我想感受一下手工编织的亚麻布的粗糙质地。我拿下了时小念说过我曾经想穿的那件长长的、厚厚的纱裙。我模仿着她的举止，抚摸着领口。如果我留在岛上，这套服装可能已经是我的了。我早已放弃的那个遥远的梦想现在变成了强烈的欲望，在我知道之前，我已经脱掉了我的衣服。

我把僵硬的牛仔裤和T恤衫扔到角落里，光着身子站在服装前。从内衣开始，我开始穿衣服。为Toki设计的尺寸，它们很贴身。穿上内衣后，我把卡坎缠在腰上，压住波浪形的褶皱，从而紧紧地限制住我的躯干。诀窍是在穿上苏迪纳后，在底部露出几英寸，我只需将下摆与我的脚踝对齐。要做到这一点，我必须调整腰部的系绳。然后，我在上面拉上了苏迪纳。与色彩鲜艳的宾格达服装不同，它有厚厚的衬里，而无衬里的苏迪纳则将我的身体包裹在清爽的凉意中。最后，我把装饰绳系在右臂下，并把领子拉直。

我已经记住了如何穿上这套服装，因为我在音乐节的后台看到过很多次这样做。这很简单，所以即使是第一次尝试，我也能正确完成。这套服装很合身。我开始对自己的外表感到焦虑，所以我决定照照附在梳妆台门里面的全身镜。正当我准备进入内室时，一个声音从后面响起。

"你看起来不错，高子。"

我的脊柱一阵颤抖。已经起床的Toki看到了一切。

我为自己公然放纵的行为感到羞愧，一开始无法转身。当我低着头站着时，Toki从后面走过来，把她的手放在我的肩膀上。她温暖的手掌紧紧贴着我。

"你一个人把它戴上了，高子！你做得真好！而且你做得很好！"

她轻轻地把我转过来面对她，开始揉搓我僵硬的手臂和肩膀。她憔悴的神情神秘地消失了，她睁大眼睛盯着我。感觉到任何解释

这只会增加我的羞耻感，我紧闭着嘴。托基对我甜甜地笑了。

"这真是太完美了，高子。如你所知，这套服装是为Ininuri Bushi舞蹈准备的，这是Kitsugan节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部分。我已经跳了很长时间的舞了，但正如你所看到的，我的腿的状况很糟糕，好吧，我去年还可以。

但这次我不可能再做一次了。所以，高子，我希望你能代替我跳舞。经过这么长时间，能再次看到一个年轻的舞者，大家都会很激动的。"

在她身上激起的这种反应让我很慌张，我急忙脱衣服。

"哦，高子。就像你现在这样呆着。你不必脱掉它。反正最好是在实际表演中找找感觉。那么我们开始学习手部动作吧。"

她越来越咄咄逼人，所以我抓住了她的胳膊。握住她瘦弱的双臂使我敏锐地意识到她疾病的严重性。我几乎可以感觉到她的生命正在从我的指缝中溜走。

"你不应该走动那么多。请不要做得太过分。"

"哦，我很好。疼痛都消失了，我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一个麻烦。这都要感谢你。自从你来了以后，我对一切都感到平静了。"

"你没有什么可感到平静的。而且我也不能为你做什么。"

"那不是真的，高子。你只是没有真正想去。"她停顿了一下。"我们做个交易怎么样？如果你为我学这个舞蹈，我就听你的。但现在，你必须听我的。好吗？这是个交易吗？"

我觉得自己被逼到了一个角落。无论如何，我知道Toki不可能单方面决定谁将在Kitsugan节上表演。每年的演员都是根据习俗和当年的情况重新选择的，要经过长老会的批准。此外，我没有资格参加岛上的节庆活动。但撇开这个问题不谈，如果顺应Toki的计划意味着她的愿望会实现，那么也许我必须按她的要求做。或者至少我

觉得我应该这样做。

"你说的是实话，对吗？如果我学会了Ininuri Bushi的所有步骤，那么你就同意得到一些休息，对吗？"

托吉破涕为笑。"那么我们就明白了，高子。那我们马上就开始吧。一开始，就跟着我的思路走，试着去掌握它。随着你的不断重复，你的身体自然会学会如何运动。"

时小念拂去从里屋挖出的小型录音机上的灰尘，然后开始在一盒录音带里翻找，显然是在寻找Ininuri Bushi的录音。她的一举一动都透露出她对自己距离下一次疼痛袭击所剩时间之短的焦虑。她对自己不断恶化的身体的坚定控制是否反映了她内心深处想把舞蹈留给别人的愿望？如果那是真的，即使我永远不能公开表演，同意似乎是唯一的办法。掌握难以捉摸的舞蹈动作将是非常困难的，但我下定决心要学习。录音带开始播放。三弦的声音之后是刺耳的笛声，听起来像女人的哭声。那个似乎从歌手的胃部涌出的男声，显然是荣吉的。他和他的儿子不仅有相似的声音，而且还有相似的发声方式。当他们的声音上升时，你无法区分他们。跌宕起伏，然后逐渐攀升的声音创造了一个舒缓的氛围。

我觉得自己陷入了时间的漩涡。当时间回到我身上时，我只能呆呆地站着。出于某种原因，我没有感觉到任何情绪。我只是被自己站在以前站过的地方这一想法所吸引。

托吉的身体似乎很虚弱，现在站得笔直而高大。她凝视着前方，放松了肩膀，安静地站着阅读。随着前奏的进行，她开始慢慢地移动，当歌词开始时，她的身体轻轻地起伏着。她的手指、手腕和手臂在空气中滑行，与她的腰部运动相协调。这是一个庆祝水稻收获的女性舞蹈，分为三个场景。每个场景的结尾部分都是重复的，在中间部分，舞者加入了吟唱的声乐伴奏。在这些时候，Toki高亢的声

音响彻云霄。

诵经对我来说是不可能的。尽管我已经开始按照指示行动，但我
的眼睛和脖子、手和脚的动作都是不正常的。

肩部、腿部和腰部完全脱节。我的身体感觉与我的舞蹈的心理形象可怜地脱离了关系。我也意识到了我的脚踝的疼痛。Toki说只要模仿她，但我无法让我的身体做我眼睛观察到的事情。无论我们重复多少次同样的动作，我都没有表现出任何改善的迹象。汗水开始从我的后背、脖子和额头上滚落。我觉得我不应该弄脏这套宝贵的服装，于是我停止跳舞，开始换衣服。

托基阻止了这一点，像以前一样说：“不要脱掉它。戴着它，你会对舞蹈有更好的感觉。”

我见过Toki跳舞很多次，无论是在练习还是实际表演中。当她出现在神社的舞台上时，她丰满的脸颊和三弦琴的悸动声总是让我想起岛上的收获。尽管作为一个小村庄的表演，不能说是特别精致，但她已经完全掌握了这种舞蹈。每一个动作都非常自然，甚至在旋律的长间隔期间也是如此。她双手的推拉召唤动作引诱我进入巨浪破碎和退去的起伏运动。这种节奏唤醒了我的强烈愿望，要把这种舞蹈变成我自己的舞蹈，到现在为止我只是从远处欣赏。然而，这种新的决心只会使我的动作更加混乱。当我凝视着Toki时，我的双腿完全停顿了。

“不，这不行。”时小念厉声说。“高子，你不能停下来。即使是短暂的休息也会使你更难学习。你第一次学到的节奏会永远伴随你，所以这绝对是至关重要的。我知道这很难，但在你掌握好节奏之前，你不能休息。”

在她的话的刺激下，我又开始动了起来。我很悲观地认为，我僵硬而笨拙的动作永远无法跟上悠扬的旋律——无论我们继续练习多少个小时。就这样，我们重复了近10分钟的舞蹈，大约有20多次。一段时间后，我对舞蹈的动作和它们所描绘的不复杂的场景有了模糊的感觉。

第一个场景是对该岛景观的描写。岛屿的周围，后方是乌弗达基山，前方是白色的海滩，使用“拥抱的手”的动作来描画（即

舞者用双臂在她面前舀出一个空间），并多次重复“揉手”动作（即舞者向前和向后移动她的手臂和手腕），同时以“之”字形模式迈步。

下一个场景描绘了从乌弗达奇山顶上看到的丰收的稻谷，这个场景让人想起《万叶集》中天皇俯瞰日本的场景。²舞者首先通过将双手举过眉毛来做出“凝视之手”的姿势，然后勇敢地向前迈步。当舞者的声音开始时，她停顿一下，看了一眼，然后回头。第三个场景是庆祝水稻丰收，比喻为一个已经成年的年轻女子。一只手将稻秆举向天空，而另一只手舀起下垂的稻穗，在众神面前展示。舞者离开舞台，同时重复“揉捏”的动作。
ing hands”运动，从一只手到另一只手交替进行。

那是构成舞蹈的动作的一个大致轮廓。只是让自己随着音乐的节奏走并不奏效，但我发现我可以通过跟着歌词哼唱来想象歌曲的内容，做得更好。托吉停止了磁带，显然是判断我已经获得了某种感觉。从她身上拧出的汗水顺着她的脖子和额头滴下来。她的眼睛充满血丝，我以为会渗出血来。然而，她激烈的激情继续推动着我。

“看，你能跟上我，不是吗？现在自己试试，我来检查你的手部动作。”

被告知要自己跳舞时，我感到心慌意乱，站立不稳。但Toki刺眼的目光清楚地表明，我还不会被释放。她让我站在房间的一个角落里。录音带开始播放，我开始跟随着音乐的节奏迈步。但我的身体感觉很重，我的躯干一直向错误的方向转动。我停止转动，一边数着步子一边向前走。一、二、三。然而，当第一节重复时，我失去了音乐的流动。当我站着，卡在我的轨道上时，Toki双手叉腰盯着我。

“我想你自己还是有点太难了。但如果我哼唱这首歌，你应该没

问题。再试一次，从头开始。”

我开始随着Toki的哼唱而跳舞。这样一来，如果我落在后面或超过了节拍，她就可以做出调整。每当我犹豫不决时，她就挥手示意我继续。这将提醒我下一个动作，使我能够继续。我被刺激着，拖着疲惫的身体，在一个又一个动作中徘徊。不知不觉中，我完成了所有的场景，回到了我在角落里的起点。但当我这样做时，我感到脚踝剧痛，小腿肌肉抽筋。我蹲在地上，无法动弹。当我抬起头时，Toki正盯着我，露出忏悔的表情。

"我很抱歉，高子。我只是把我的愿望强加给你。这不是很周到。"

她用她正常的声音说话，但她显然处于疲惫状态。她眼睛周围的眼圈很黑，她一定很难看到。她把她颤抖的手臂放在我的肩膀上。她试图支持我，这似乎很可笑。

我们面对面坐着。托基靠在房间里的柱子上，而我则靠在阳台边缘的柱子上。如果没有支撑，我们中的任何一个人都不可能坐直。我拉下了被汗水浸湿的苏迪纳。然后，我松开卡坎的腰绳，散开凌乱的褶子。阿时坐在阳台边上，头耷拉着。突然，她弯下膝盖，盘起了腿。在她的带领下，我也采取了同样的姿势。之后，我们又坐了很久，沉默不语。

我突然感到失重。我不再能感觉到我的重力中心，我有一种感觉，我的整个身体将漂浮在空中。当我抬起头时，眼前的诡异场景使我困惑地抬起头。时，她的身体蜷缩成一团，漂浮在地板上，转着圈圈。她的头、胳膊和腿都紧贴着她的身体，形成一个球体。就像在飞往某个地方之前的限制一样，她稍微漂浮在地板上，然后又沉下去，慢慢地向前移动。每转一圈，烟雾就从她背后的浅蓝色雾气中旋转起来。当聚集的雾气接触到我的皮肤时，它变成了一层厚厚的、半透明的薄膜，将我的身体包裹其中。透过这层膜，我几乎看不到Toki。我把我的手臂从内衣的袖子里滑了出来。

衣服，并向她伸出手。当我这样做时，有什么东西通过我的指尖在我的手臂上闪动。我感觉到一种微妙的力量在我们漂浮在地板上的身体之间穿梭。

我又被包裹在时间隧道中。我确信我正在经历一些来自遥远的过去，我感到强烈的心痛。托基突然倒下了，包裹着的薄膜的弹性将我卷向她。我在她上方盘旋，窥视着她的脸。她用出乎意料的清醒的眼睛回望着我。但随后她的肩膀开始痉挛性地颤抖。她身上的黑暗恐惧侵袭了我，我感到一种灼热的疼痛，使我想撕裂我的乳房。

我剥掉粘在我身上的薄膜，站了起来。然后我从柜子里拿出一个酒瓶，把杯子装得满满的。我把Toki抱在怀里，把酒送到她嘴边。她插了几次嘴，但还是把它喝光了。她又喝了五六杯之后，她的呼吸变得漫长而浅薄。我给她注射了一些止痛药，几分钟后，她的脸不再抽搐了。我凝视着怀中瘫软的身体。当我抱着她时，我重重地靠在房间里的柱子上。当我一动不动地坐着的时候，我可以感觉到热量在我身体里流动。不管是自己的还是Toki的，我都说不清楚。

Toki的身体看起来很枯萎，感觉比几个小时前更轻了。她闪烁的眼睛在凝视着什么？随着她变得更加清醒，我与她融合的感觉减弱了，早些时候向我们逼近的恐惧变成了她一个人的。外面的黑暗，从深紫色变成了漆黑色，变得更加沉重。在阴暗中，亮着灯的房子感觉越来越孤立。

灯的白光束从低矮的餐桌表面反射出来。我脑子里没有任何想法，盯着这些光束。从里屋传来的声音表明，Toki已经醒了。当我去她时，她抬头看了看我，眼神空洞。憔悴的脸颊，突出的下巴，以及严重褶皱的眼皮，显示出在教我跳舞时消耗了多少精力。我把向我伸出来的那只瘦骨嶙峋的手包在我的手里。有一些事情我必须要确定。也许我应该等她带来

但我感觉她会在被疾病蹂躏之前就已经死了。

"让我们联系Hideo，好吗？他对你的情况一无所知，是吗？如果他知道，我肯定他会做些什么。"

Toki茫然的目光和游移的眼神没有给出答案。由于无法判断她的感受，我感到很茫然。她是否觉得既然没有任何希望，她就避免麻烦她儿子的家人，而只是置身事外？还是她无法向离开小岛并抛弃她的年轻儿子和儿媳妇表达自己的感情？不管怎么说，我必须弄清楚她是否看过医生。可以想象，她只是根据自己对疾病的推测，想出了这种鲁莽的治疗方法。这是我需要弄清楚的事情。

"你是什么时候开始生病的？你又是什么时候开始喝酒的？你看过医生吗？请告诉我真相。如果你不说，我就不知道该怎么想了。"我好奇的语气使她陷入了困境，她的目光开始在我脸上飞快地扫视。

"我给你带来了很多麻烦，高子。来到这里真是一场灾难，不是吗？"她在回避我的问题，但我必须弄清真相。

"不，这不是我要说的。你需要在一家好的医院接受治疗。而且我们必须与英雄讨论情况。"

在提高嗓门的兴奋中，我紧紧捏了一下她的手。但她没有回捏；她只是用一种不安的眼神盯着我。我看得出来，我的盘问让她很苦恼。但当她注意到我无法继续下去时，她放松了，看着我的脸。

"高子……做你认为最好的事。我相信你知道我就快死了。我最多还有半年的时间。也许只有两到三个月。"

"你怎么……怎么能知道这种事？没有人知道他们什么时候会死"

"我看了一个医生。两个月前。我去看英雄和他的家人时，在市立医院停留了一下。"炎症消失了，她睁大的眼睛晶莹剔透。她微微呼出一口气，继续说："我告诉医生我突然食欲不振，偶尔的胸痛。

我很容易疲劳，还有轻微的发烧。我甚至做了各种各样的检查。起初他不愿意告诉我我的病的名字。但我已经知道了。如果可以避免，我不想住院。我想在岛上度过我所剩无几的时间。所以我就离开了，回家了。”

仿佛回忆起这段经历又带来了痛苦，Toki喘着气。当她吸气时，我听到她喉咙里夹着痰的声音。她侧身一扭，从枕头上伸出手来，抓起一把纸巾，然后试图清空喉咙。她吐出了一些血痰，空气中弥漫着这种气味。时小念不一定对她的情况有准确的了解，但她的解释几乎没有留下任何怀疑的余地。我只能擦拭她额头上滴落的汗水，拂去她脸上的白发。

“谢谢你，高子。我不想给任何人带来不便，如果我可以的话。但我想，完全孤独地死去并不那么容易。”她的眼睛，朝天一瞥，充满了泪水，她向我投来希冀的目光。“说实话，高子……。当你那天打电话说你要来拜访时，我非常高兴。我知道我很不方便，但我还是很高兴”

她亲切的话语拥抱了我，我不自觉地向她靠拢。“不得不生活在岛上的人总是在等待某人来参观。他们对等待的热情不亚于对年度仪式和节庆的热情。与过去相比，事情没有一点变化。”她看起来如此镇定，以至于我开始忘记她的病情。

“你已经成为一个真正的岛民，不是吗？”我说。但她慢慢地摇了摇头，表情变得严肃。

“不，这不完全正确，高子。我对另一种方式的感觉更强烈。即使在这里生活了40年，我还是感觉不到我是这个岛的一部分。在内心深处，我根本就无法相信这些仪式。”她说得很有说服力。我并不感到惊讶。十年前，当

她的标准日语从乌弗达山谷中响起，我开始陶醉其中，我感觉到我听到了她的真实感受。然后我想起了那张丰满、洁白的脸，它与现在我面前的这张脸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但即使我不能让自己相信，我每年都参加，因为岛上的人都这样做。我只是在走过场，隆子。"

只要你住在这里，你就必须保持外表，并面对这种必要性的后果。这就是Toki想说的吗？在这个被命运抛弃的南方小岛上生活了40年，Toki现在也许正面临着结束。她无处可逃，无法逃脱的是我自己一直在逃避的东西。

时小念叹了几口气，然后渐渐睡去。我可以听到和感受到她对我有节奏的呼吸。

当我为下一步该怎么做而苦恼时，午夜的钟声响了。我决定给Hideo打电话。不管Toki内心的愿望如何，我都不能成为决定她命运的人。我翻开电话旁边的记事本，发现Hideo的名字用黑色字体工整地写着，完美地反映了Toki的个性。Hideo ōmichi--蓝堡大厦，405号公寓。我拨通了这个号码，电话一直响个不停，直到一个从睡梦中醒来的男人恼怒的声音回答。

"奥米奇住宅"。

是Hideo。有那么一瞬间，我吃了一惊，但我吐出了我记住的那些话，避免暴露我的情绪。

"哦，是你？你为什么要这样做？"

在最初的惊讶之后，他继续用一种不怀好意的语气说，他不知道他母亲发生了什么。半夜接到一个他努力想忘记的旧女友的电话，告诉他他母亲的危急情况，这可能是他最不愿意看到的事情。英夫的震惊很快就变得很明显了。他对我的解释感到沮丧，但他似乎也在拼凑着一切。当关于他母亲的真相最终沉淀下来时，他变得不爱说话了。最后，他忧郁地喃喃自语："是啊，好吧...。我想这是真的。"我没有什可说的了。听筒在我手中开始变得沉重起来。想象着他的家人和他在一起，我试图结束谈话。

"等等！不要挂断。我想问你一件事。你到底为什么在那里？我妈妈给你打电话了，不是吗？不然你这个时候怎么会在那里？"

他试图挖出过去，而我却想不出一个好的回答。

"我不是故意要无礼，"Hideo说，放软了语气。"我只是想道歉。"

他是代表他母亲为她可能造成的任何不便而道歉吗？还是他指的是我们八年前的分手？但我肯定是那个需要道歉的人。我想知道他话中隐藏的含义，但我不知道如何提出这个话题。然而，我需要澄清他对我为什么来这个岛的误解。

"她没有叫我来。我是出于自己的原因来的。我向你保证，我是在来到这里之后才发现她的情况的。"听筒里传来的沉重叹息意味着他不相信我，但我没有更多的解释。

"即便如此，我们真的给你带来了很多麻烦。"

"这一点也不麻烦。像往常一样，我只是一个无用的旁观者，就像我当时一样。这就是我打电话的原因--因为我不知道该怎么做。"

"我很感谢你的来电，我不敢问，因为所有的麻烦……"。

当然，我会尽快赶到的。

但你能不能多照看她一会儿，直到我到达那里？我知道这要求很高，但你介意吗？"

我心血来潮地来到这个岛，感觉好像英雄的直接要求终于为我提供了一个在这里的理由。我欣喜若狂。

"当然，我会照顾她的！我的意思是，如果你愿意的话。我是说，如果你让我去的话。我辞掉了工作，我没有任何事情可做。这就是我来到这里的原因，你知道。来看你的母亲。"我不知道我的声音在Hideo听来如何，但他又重重地叹了一口气。

"我想我终于理解你了，"他说，好像是在自言自语。"你一直只对我母亲感兴趣。我不认为你曾对和我一起住在岛上真正感兴趣。"

听到这些，我再次意识到他说的是真的。那时，我从未对嫁给英雄并成为他家庭的一员产生过任何紧迫感。我唯一的希望是永远沉浸在Toki快乐的光环中，这光环笼罩着她周围的人。

"我猜你和我母亲很像。"

我被Hideo微弱的声音中的不甘心吓了一跳。他咬着嘴唇的画面在我脑海中闪现。Toki顽固地终止保护自己与他人之间的界限，甚至向她唯一的儿子隐瞒她的疾病，这让他深受打击。他是在说，这就像我在和男友在一起三年后，在最后一刻推开了他？我几乎可以想象到他摇摆的古怪方式，他试图摆脱被母亲拒绝的感觉，而母亲肯定是他生命中最亲密的人之一。

"好吧，我非常抱歉，但请你再多照顾她一会儿"。话音刚落，电话就断了，我甚至没有机会回答。

第二天下午，Hideo打电话告诉我，他那天晚上会和他认识的一位年轻医生一起去。当我通知Toki时，她用一种不情愿的眼神望着我。也许我辜负了她的信任，但我不能眼睁睁地看着她消逝。值得庆幸的是，她没有表现出怨恨的迹象。她可能已经决定，既然把自己托付给我照顾，她就没有资格反对。显然，她已经把自己交给了某种更高的力量。

我想到，Toki可能因为前一天晚上的激烈活动中出了很多汗而弄脏了衣服，由于她似乎没有发烧，我劝她去洗个澡。当我提出要帮忙时，她的嘴唇上形成了一丝微笑。

澡堂是一个与主楼一角相连的箱形房间，突出到后院，用一扇木制推拉门与后面的房间分开。我打开了热水器的燃气阀，在我们等待浴盆装满水的时候，我铺上了一套换洗的衣服，让Toki脱掉衣服。她的身体瘦得令人震惊，而且衣衫褴褛。她全裸地站在我面前，皮肤从她的脸颊、手肘和膝盖上垂下来。我甚至不敢冒险猜测她的体重。

她的身体很少有肉，在她的腹部、下腹部和拳头大小的乳房的白色皮肤下可以看到紫色的血管，对于她这个年龄的女人来说，乳房是有形的。她背部的皮肤挂在肩胛骨上，但仍有一些透明的光泽。

她那小巧而匀称的身体似乎在哀叹自己不断的死亡。

恶化。我把水倒在她的背上，轻轻地把洗脸布压在她的身上，她的身体在我的手的作用下仿佛要崩溃了。

"我的身体正在慢慢融化，我感觉我正在失去自我。"她把声音压得很低，但这些话在木制澡堂里回荡。

我不明白她是什么意思。然而，我的印象是，她的感情正通过我在她背上的手流入我的体内。我不停地从浴缸里舀水，浇在她身上。当我这样做时，从她身体里渗出的收费生命能量淡淡地挂在空气中。托吉闭上眼睛，似乎要与流水融为一体。当水顺着她的身体流下来时，她拱起了背，抬头看向天花板。

洗完澡后，Toki躺在了床上。显然，她打算就这样静静地等待几个小时后将到来的英雄和医生。在为他们的到来准备好一切必要的东西后，我决定做一些东西来恢复Toki的精神，然后去了市场。

当我穿过大门时，我发现森雄和一对身材高大的老年夫妇，看起来像是他的父母，正向我走来。毫无疑问，他们刚从Hideo那里得到消息，是来给Toki打电话慰问的。他们一碰上我，森雄的母亲就开始向我提问。我把她想知道的关于Toki的情况都告诉了她。在我们交谈的过程中，我感觉我以前见过他们，但记忆仍然很模糊。

森雄的母亲太惊讶了，不敢表达她对我的怀疑，用不高兴的话来惩罚我的解释。"哦，天哪！""我们不知道！""她从不告诉我们任何事情！""太可怕了！""Toki太冷了！"我想这时有点骚动是不可避免的，但是森雄的父母，他们一定是和Toki很亲近的人，他们的表现好像不能确定他们的无知是Toki的错还是他们自己的错。如果他们以现在的心态去看正在静静休息的Toki，他们只会让她难过。带着这种想法，我让他们等着，直到Hideo到来。我话音刚落，森雄母亲的眼睛就愤怒地眯了起来。

"你到底以为你是谁？你和奥米奇家族完全没有关系。我们是亲

戚。你从哪里得到的命令...

在我们身边？你很久以前就抛弃了奥米奇家族。你显然不知道自己的位置，才会表现得像个大人物。”

我震惊地缩了回去。父亲瞪了我一眼，表示他同意母亲的观点。我在他们坚硬的、带有敌意的目光下被烧伤，就像烈日下的石头。当我感到害怕时，森雄向我投来了同情的目光，但他父母冷酷无情的嘲讽却笼罩着我。我再次意识到自己的处境，为自己不小心的闯入感到羞愧。我意识到这是我一直在担心的指控。

森雄的母亲显然感觉到她做得太过分了，没有再说话。她侧身看了我一眼，然后匆匆向奥米奇家走去。无话可说的父亲看起来很困惑，不知道下一步该怎么做，急忙追了出去。森雄为了表示支持，在我怔怔地站在那里的时候，一直陪着我。

“但如果你没有来这里，时阿姨的情况会更糟糕。”我没有回答，背对着他，开始走了。
一秒钟后，我听到他咕哝道：“是啊，你真的很奇怪。”

我绕着村子转了一圈，避免遇到任何人，然后向北边的一个海滩走去。太阳低垂在天空中，但海边仍然很亮。Hideo会在日落前到达。既然他带来了一位医生，Toki肯定会被立即带到城里去。她会变成什么样呢？她当然不想在医院里度过她最后的日子。然而，现在我把她交给了Hideo，决定权就不在我手上了。我与英雄争论的那片灌木丛与八年前相比没有任何变化。如果我直接向西走，我最终会到离O岛最近的海滩。我感到有一种压倒性的冲动要去那里。

没过多久，我就面对着O岛的东边海角。这座岛屿的面积和海拔高度都比这里大很多倍，非常显眼。傍晚的狂风搅动着波涛汹涌的海浪，在广阔的海面上蔓延。当我望向大海时，我发现一个几乎无法察觉的阴影开始在水面上移动。爬行的黑暗似乎是从O岛的深处渗出来的。我闭上眼睛，慢慢地把手举到胸前。飘忽不定的黑色颗

粒在我的眼皮后面蔓延开来。当我站在

尽管如此，分散的颗粒逐渐变得更加集中，然后凝结成一堵墙，将我包围。

我感到澎湃的风吹拂着我的皮肤。傍晚的阵风宣布了南方漫长夏季的结束，找到了开始吹风的最佳时机。我向海面望去，尽管海面上波涛汹涌，但我感到很平静，并注意到大浪正在形成。一个浪头，然后另一个浪头掠过小浪。我上次从这么近的地方看到汹涌澎湃的大海是什么时候？怀旧的感觉把我拉到海岸线附近。

当我住在O岛时，我有时会在退潮时去离岸边很远的礁石上捕蚌。当沉没的礁石出现的那一刻，我就会和大人们一起冲向大海。当我在礁石周围徘徊，观察岩石上神奇的生物世界时，我很快就忘记了挖蛤蜊的事。我被这个几乎看不见的海洋世界迷住了，我总是往珊瑚礁的最边缘走去。在那里，这个附近的岛屿就在我眼前。

现在，太阳越来越暗，使水面在波浪的白色尖端中失去了蓝色的色彩。一艘孤独的客船通过了海峡，海峡既连接又分隔了两个岛屿。虽然这艘船穿过了波浪，但它似乎在每个波谷都向后摇晃。它先是上升，然后低沉，艰难地前进。很快，这个悲凉的身影逐渐消失在黑暗中，然后又在后面消失了。

O.岛的岬角。

突然，我听到了Toki的声音，仿佛来自上方。“无论我在这里住多久，我就是感觉不到这个岛会让我成为它的一部分。”也许我不愿意去O岛，是因为我无意识地认为岛和我是一体的。岛上的方言。起伏的波浪。大海的咸味。三弦、锣鼓和笛子的声音。炙热的阳光。无限的天空。我可以感觉到我的真实身份潜伏在压抑的阴暗面后面。我感觉到我的祖母从岛屿的远处艰难地注视着我。

这是天中黑暗开始吞噬光明的最后残余的时候。英夫马上就要到了。如果不马上回去，我可能会在他回来后才到达奥米奇家。

当我加快脚步穿过沙地时，一阵呼呼的机械声响起。

从头顶上传来的声音劈开了正在聚集的黑暗。我抬起头，看到一架直升机像一只巨大的黑鸟一样俯冲在两个古老的村庄之间。起初，我以为这架黑色机身可能是日本自卫队的飞机，但后来我意识到，秀夫叫了一架紧急疏散直升机。

我以为他将从海上抵达，但他从空中抵达时我完全措手不及。我意识到情况的严重性，惊慌失措地跑了出去，结果被自己的脚绊倒了，沉在了沙地上。我无法像我想的那样快速移动。我是多么的不小心啊！Hideo不是让我照顾他的母亲直到他到达吗？然后就放弃了这个责任，把时间花在沙滩上闲逛上了！我还完全忘记了做饭。我还完全忘记了为接待客人而购物。毫无疑问，我可能会因为如此不负责任而受到森雄父母的责备。

我突然想到，如果穿过灌木丛进入乌夫达村，而不是沿着海滩原路返回，会更快。如果我爬上山头向东走，奥米奇的家将是我来到的第一个房子。我沿着海滩向来时的相反方向走去。当我到达Ufudā时，我发现通往山上的路被茂密的植物所覆盖。起初我甚至找不到它。我很快意识到，奥米奇的家比我想象的要远得多，但我别无选择，只能继续寻找道路，然后往山上走。

我终于到达了房子的前门，那里聚集了一小群脸上带着焦虑表情的村民。一辆深蓝色的大汽车在这样一个小岛上显得格格不入，占据了狭窄道路的整个宽度。这一幕的异常庄严让我想起了送行的灵车，这让我愣住了。我朝屋子里看了一眼。托基被一个穿浅蓝色马球衫的人背着走向汽车。他们后面跟着一个穿白大褂的高个子男人、森雄和森雄的父母。穿马球衫的人是英雄，他的小身板现在有一个隆起的肚子和巨大的肩膀。他抬起头，向我致意。当他向我微微一笑时，我可以看到他那双从母亲那里继承来的狭窄的眼睛里有一种痛苦的表情。感觉到他没有责怪我，我感到松了一口气。

然而，我们没有时间交换意见。被聚集在一起的村民的紧张气氛所淹没，我抽身而退。穿着睡衣的Toki被放在后座上。一个旅行袋，很可能装着Toki的衣服，被塞在她后面。森雄的父母从车窗里探出头来，开始给时小念一些最后的指示。一旦森雄爬上了驾驶座，随行的医生就在副驾驶座上坐好了，而英雄则和他的母亲一起爬上了后排。他们准备离开了。但是，五六个村民围在车旁，阻止他们离开。

Hideo推开人群，向我走来。显然，Toki想要见我。车子的门被打开了。四十年来，Toki一直忍受着社区对她的公然拒绝，她向我招手，眼神中似乎在凝视着某个遥远的场景。我走到她面前，握住她伸出来的手。

"哦，这变成了这么大的动静！我也没有什么办法，所以我想现在，我先去城里的医院看看。秀夫在--支持。但我会回来参加北干节的。在那之前，你会取代我在这里的位置，不是吗？"

我转过身，看着我身后的人群。有几个人的眼睛紧紧盯着我，但没有人提出反对意见--仿佛已经达成了协议。森雄的母亲蹒跚地走到我们身边。当她瞥了一眼Toki时，她丰满的乳房压在我的背上。

"别担心，我稍后会向她汇报。你真的需要到医院去。这是你的一个坏特征。与其担心Kitsu-gan节，你需要开始考虑自己。"

坐在副驾驶座上的年轻医生也在逼迫Toki离开。Hideo爬上后座，向我看了一眼。"我们到达后我会给你打电话。如果你不太忙的话，在我们的时候注意一下房子……"当汽车开始驶离时，他的话渐渐远去。透过一团灰尘和后窗，我可以看到他抱着他的母亲。这辆深蓝色的汽车在道路的一个拐弯处转弯，飞快地驶向等待的直升机。没过多久，我们就听到了一阵雷鸣般的轰鸣声，我们这些被甩在后面的人仰望着那架黑色熔岩机颤抖的机腹，升到了空中。直升机转

了半圈后，向东飞去，最后一批散兵游勇仍在彼此间窃窃私语，向家里走去。

我漫步穿过前门。房子的门大开着，我可以看到挂在两个空房间之间的服装。它们在风中摇摆，看起来像一排舞者在等待，准备在舞台上出现。

笔记

1. 大多数评论家都认为这是指西表岛，崎山在那里出生和长大。高子正在访问的岛屿很可能是小滨岛，位于西表岛以西不到两英里的地方。
2. "登高望远"是《万叶集》中最著名的诗篇之一，《万叶集》是受人尊敬的日本古诗集。这首诗由净明天皇（593-641）所写，描述了作者在山顶上对日本的看法。诗中写道

大和的山无数，但完美的是卡古的天
山；当我爬上它，审视我的境界。
在宽阔的平原上，烟花升起又升起，在宽阔的湖
面上，海鸥在飞翔。
这是一片美丽的土地，大和国的土地。
(由日本学艺振兴会、日本古典文学翻译委员会翻译)

摇摆， 摆摆 (2003)



崎山多美

翻译：京子-塞尔登和艾丽莎-弗里德曼

当有人死亡时，尸体不会被火化或埋葬。在守灵之后，尸体被伊卡达卡祖拉 (*ikadakazura*)、"筏子藤"或九重葛包裹着，在日出之前漂到海上。这就是霍塔拉岛的葬礼仪式。

暴露在很快就开始染红海面的清晨阳光下，尸体在波浪中摇晃；在某些情况下，它最终沉入水下深处，沉入位于霍塔拉和邻近岛屿之间的海底沟渠底部。假设它属于一个女人、一个孩子或一个残疾人，缺乏足够的重量来完全沉没。它先是漂浮在海面上，但在海沟外一点的地方被潮水吸引，形成一个柔和的漩涡，向后流向霍塔拉的北岸，这样它又一次来到了岛上。作为鱼类和其他东西的猎物，松软、肿胀的身体到达岸边时，形状悲惨，一侧的眼睛被挖掉，或失去四肢。就这样留在岸边，在干涸和风化的过程中，它被沙子一直覆盖到骨髓里。所以有人说。

由于这个原因，霍塔拉岛上没有埋葬的地方。如果人们必须想出一个地方，他们可能会说这是包括北岸在内的海面区域，尸体在那里沉没和堆积。霍塔拉人把一些死者到达的北部海滩称为Niraipama，或 "那边的海岸"。

另一方面，离开尸体的灵魂在第四十九天溶于水。¹ 它既不会升

到天上，也不会达到

涅槃；也不会在三十周年后成为神灵。霍塔拉人只是作为*hitodama*，即人类的灵魂，永远漂浮在水下--据说是这样。

由于每次有人死亡时都会重复这个仪式，所以在霍塔拉周围的海里，人类的灵魂会互相争夺空间。根据某种特殊方法计算的结果，岛屿周围几公里的海水中的盐水很快就会被人类灵魂的残余所淹没。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和田地区死者的灵魂将来会去哪里？一些已经过世的岛民最近开始大声说出隐约盘旋在is-land社区上空的焦虑情绪。可能是由于这种焦虑的蔓延，岛上的人口正在稳步下降，而且下降得很快。

厌倦了乏味的海岛生活，单调地重复着海浪起伏的节奏，人们可能会争先恐后地离开霍塔拉。但事实并非如此。霍塔拉人都坚信，他们不可能离开自己的出生地而生活。因此，除非有特别紧迫的情况，否则没有人自愿离开该岛。我听说，他们在这一点上似乎很顽固。然而，我们完全无法判断这种对岛屿的近乎宗教般的依恋对霍塔拉的未来是好是坏，即使它现在已经成为岛民的气质。

因为没有一个霍塔拉人愿意离开，岛上的人口正在减少，这看起来很奇怪，但实际情况很简单。换句话说，这些人似乎只会死亡，而不会产生新的活体。事实上，如果检查岛上办公室过去几十年来的出生登记册，没有一个婴儿的名字被输入。似乎有一种情况是，这里的男女关系已经不再发挥留下后代的功能了。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如果碰巧建立了联系，可能会互相拜访对方的家，有时可能会像夫妻一样在一个屋檐下生活和吃饭，彼此都有好感。这种古老的习俗仍然存在；但不生孩子已经成为一种隐性的美德。

这种趋势是如何在岛上盛行，导致妇女停止生育的？它的盛行正是因为妇女不再生孩子，还是对失去亡灵空间的焦虑的严重性导致人们无意识地走向这个方向？即使现在，这种因果关系的根源是什么也不清楚。

然而，当形势发展到一定程度时，和田人并没有很认真地对待它。一般来说，自古以来，不对任何事情进行深思熟虑是他们的秉性。他们完全习惯于接受任何特定的情况，认为这是必然会发生的事情，他们在某种程度上相信岛上发生的任何事情都是完全“自然”的，是事件进程的结果，是注定要发生的。

最终，霍塔拉的人口减少到八十岁以上的老人。岛上最年长的人，今年133岁，已经开始哀叹，低声喃喃自语，别人听不到，他所活的年数超过了岛上的居民。由于不能自己走动的人越来越多，各种传统仪式中的一些已经停止了。一个例外是神秘的仲夏节，只有妇女参与，她们庆祝岛上的创始神Ushumē-ganashi。直到最近几十年，这个节日被称为Hotara-upunaka，显然是以隆重的仪式进行的，以证明Hotara就是Hotara。在某种程度上，霍塔拉人对这种与建岛有关的仪式的深刻热情，据说帮助他们在岛上维持到现在。

虽然没有人知道Hotara-upunaka的秘密仪式是什么时候停止的，但近年来，有一个传言说岛上的海滩上发生了一些奇怪的事情。据说，这件事总是在任何人都不知道的情况下发生，在夏季日落和午夜之间的低潮期。

这是一个panasu，一个讲述荷塘七怪之一的故事，源自一位名叫Jirā的老人的茶余饭后的闲聊，他碰巧亲自目睹了这一事件。但有人说，已经117岁的吉拉本人最近变成了一个精灵，一个火热的精灵。

球，离开了人体，漂浮在海水上。这的确是一个令人遗憾的故事。

好吧，据说Jirā声称目睹的奇怪事件与其说是事件，不如说是一种自然现象，除非有人特别注意，否则没有什么特别之处。它只是一个可见的椭圆形气泡，在海岸线的水面上晃动。然而，它似乎并不是一个仅仅因为风的嬉戏而出现的气泡，或者类似的东西，只是瞬间就消失了。相反，这似乎是一个人的精神现象，它在霍塔拉附近的海里已经达到了饱和点，由于某种意外而被弹出了水面。

当Jirā仔细观察的时候，泡沫发出了声音。他目瞪口呆，看到它在水面上膨胀滑行，他说，它向海滩涌去，仿佛有自己的意志。一个气泡穿过水面，爬起来，咕噜咕噜地朝冲浪留下的沙子走去--这本身就是一个非常奇怪的故事；但据目击者Jirā说，那个气泡开始了一些可能被称为气泡舞的东西，如果不是Bub-bon舞。² 那个闪闪

发光的、透明的、椭圆形的身体，已经膨胀到了直径约150厘米的气泡在水平和垂直方向上伸展和收缩，以晃动的节奏踢着沙子。这个单一的气泡在黄昏的沙地上自由飞翔，仿佛它是海滩的主人。这是一个非常奇怪的故事，以至于桑拉和塔拉，这两个朋友在下午太阳开始变暗时在吉拉家的阳台上喝茶，差点把饮料吐在对方身上。塔拉几乎吐出了他的假牙。对于一个喝茶的故事来说，这是一个出乎意料的发展，以至于桑拉和塔拉认为他们最好暂时找找茬，尽管他们对吉拉有保留，他是三人中的老大。于是他们同时开始对Jirā说话。

-嘿，吉拉。

但吉拉有在说话时反复点头的习惯，似乎根本不为听众的反应所困扰。面对他严肃的神情，塔拉和桑拉都不知该如何处理他们张开的嘴。他们吞下了口水，并迅速地闭上了嘴，用袖子的边缘和其他东西来擦拭他们的嘴。

脸颊上喷着茶水。过了一会儿，塔拉弯下腰，看着吉拉的眼睛，吉拉的嘴唇在动，寻找下一句话-----。

-水舞。

-这很奇怪，Jirā。那么，后来那个所谓的水舞发生了什么？

塔拉没有倒水来打湿这个故事，而是似乎无意中给它浇了油。

就这样，关于霍塔拉七大奇迹之一的故事一直在进行，没有任何迹象表明它将在哪里结束，吉拉老人乏味地重复着叙述的起伏，似乎伴随着缓慢的夏日夕阳。

...那一天，吉拉独自坐在伊里崎海滩的螺旋松树叶下，日落点，这是他傍晚散步的目的地，现在是他每天日程的一部分。太阳早已落山，但由于失去了站起来的机会，他仍然坐着，空洞地看着大海。无论他回来得多晚，他都不必担心有人会介意。他的父母不在了，他的哥哥和妹妹都死了，他的妻子Nabii也过世了，他和她结婚很久了。像所有其他人一样，他没有孩子。与霍塔拉的大多数老人一样，他已经独自生活了几十年。在那里坐过了黄昏，直到真正感觉到夜幕降临，他终于想到要离开海滩。他的一只手放在腰部，另一只手放在沙子上，坚定地踏上了一只脚。就在这时，他发现了一个小水晶球，在黑暗的海面上闪烁着特别的光彩。他有一种感觉，就像一块薄薄的苍白的丝绸在黑暗中降落。在这个悬挂在眼前微弱的半透明屏幕的另一边，可以清楚地看到在沙地上向他爬来的水泡，咕咕作响。

-嘿，那会是什么？

就在他疑惑的时候，水球开始扭动起来，仿佛要将自己弹到空中。它每转一圈就增加一个扭动，把沙子踢来踢去；随着它的臀部前后左右的摇摆，它往上窜了起来。

-这一定是水舞。

欢快地笑着的泡泡舞是如此可爱，以至于在Jirā知道之前，他试图站起来，向它伸出手臂。他没有马上站起来的原因是，用手杖拖着腿，瘦弱的身体像钩子一样弯曲，在117岁的时候，这是他从一个地方移动到另一个地方所能做到的最好的办法。他的腿已经变得相当虚弱。不过，他最终还是站了起来，弯曲的上半身支撑在手杖上，一只手放在他的腰部。他伸出下巴，注视着沙地的表面。

然后泡沫向侧面延伸。它旋转了一下。它缩小，然后膨胀，几乎爆裂。在这些变化中，它以一种晃动的节奏灵活地跳动着，高兴地起伏着。它使吉拉感到胸部发痒，四肢发痒。他意识到，他正在模仿，即使是笨拙地模仿，泡泡舞的扭曲、轻快的动作。他弯曲的背部、不稳定的腿和木质的手臂开始以梦幻般的敏捷性蜿蜒前进。这确实令人好奇。此外，音乐从某个未知的地方传来。尽管现在他的听力已经很差了，但他还是竖起耳朵，捕捉到了那似乎从海上远处传来的声音。在他看来，在风的吹拂下，海面上波浪的起伏变成了一种旋律。声音越来越大，悸动的节奏从脚底向上震动着他的身体。仿佛它松开并滋润了他干燥的身体，而他的身体已经准备好崩溃成灰。再仔细一听，与其说是海浪声，不如说是弹拨弦乐的轻快回声，在风中颤动：tete tenten, tete tete te-n, ton, toto, totototo, ton, ten tete ten, ten, tete tete, toto totototo toto ten ten ...to-o-n, tu-u-n, te-n, ten, toto, ton ton te te, te toto toto ...tete ten tenten ...to-o-n, tu-u-n It was the
一个三弦乐器的声音。几乎消失，然后再次膨胀，它从远处压过来，拥抱着他。

遥远的、澎湃的漩涡会撼动任何听众的心脏和身体。吉拉从声音的流动中感到热，轻盈而温柔的温暖。被不合理的怀旧情绪所淹没，突然间眼泪流出来，落下来。就在一滴眼泪随风飞扬的时候，水泡以无定形的动作涌现出来。它向上延伸，弯曲，分成几个分支，

部分向外滑落。它不像，比如说，一个自动创造的水雕塑。它的运动随后松弛到

寂静。一个无色透明的水像在他面前站了一段距离。吉拉尽可能地睁大他干瘪的眼睛。

-哦，不，是一个人，而且是一个女人。

当他抬起头，嘴角上扬时，在他鼻子前炫耀的隆起是不雅地暴露在水中的乳房。它们摇晃着、荡漾着。水的形象完全是光滑和透明的；然而，一种深刻的激情盘旋在似乎是它的脸的蛋清周围，以一种极其迷人的方式引诱他。从摇曳的水面上突然传来一股深沉的人类气息，使他僵住了。那是早已从这个岛上消失的女性的香味。他尽力用手杖支撑着自己的身体。水雕向他的脸颊侧身而来--吉拉被迷惑住了，不知所措。突然，它把拍打着的乳房压向他。

-这究竟是什么？"他喊道，甚至比以前更加不动声色。

当他僵硬的身体一点一点地放松下来，以回应她乳房的温柔，某种奇怪的情绪在他的身体里慢慢蔓延。这也许类似于从透明的水的皮肤上浇灌出来的凉爽感觉，在与这个世界的第一次身体接触中感受到的冰冷空气，或者被扔进少有尽头的天空时经历的紧张。就像故事里说的那样，它就像被欲望的对象撕碎时渗透到人的内脏里的痛苦。

仿佛是为了再现他当时所经历的那种难以形容的奇怪感觉，他把干瘪的眼睛眯得更小，看着远方，被一个做梦的年轻女人的目光所束缚。他重新振作起来，眨了几下眼睛，突然坚定地睁开眼睛。他定定地盯着他面前的空气。然后，放松眼睛，他用双手抱住自己的肩膀。他甚至呻吟了一声，哦，好像是在忍耐寒冷的颤抖。从他的肩膀上松开他瘦骨嶙峋的手，它们带到他的脸上。然后他粗暴地抚摸着他那深深皱起的、有波浪雕塑的脸颊。

他斜视着吉拉，吉拉通过这种无声的表演在谈话中上演了一段

插曲，塔拉用手指抚摸着他的白发，对于他这个年龄的人来说，他的头发很厚。他心想，叹了口气。

-我很震惊。你装得很像，吉拉，不是吗？

无论如何，塔拉想，这时应该有人说点什么，否则将来可能会有麻烦。他靠向吉拉，吉拉仍然神情空洞，双手放在脸颊上，然后开始说。

-嘿，吉拉，那是梦话。这不是真实的东西。

塔拉是一个贵族家庭的长子，他是和田地区少有的类型，具有独特的英勇本色，不喜欢模棱两可。在八十八岁的时候，按照霍塔拉的标准，他仍然是一个精力充沛的年轻人。恕我直言，对于吉拉的资历，他开始对不得不进一步听取这个假装无罪的故事感到不解。然而，尽管他开始时精力充沛，但他的反对意见被吉拉凝重的目光踢了回去，随着他的叙述逐渐深入，吉拉的目光开始显示出某种可以称之为决心的东西。

-这不是梦，塔拉！这不是梦话。这是一个真实的事情。我不说假话。

幼稚地噘起他那缩小的嘴唇，没有牙齿的吉拉大声说。

-Sanrā，我不知道。

塔拉无言以对。吉拉的无忧无虑而又坚定严肃的天性，在整个霍塔拉都是如此，无论他变得多老，都不会改变；相反，随着他的年龄增长，它变得更加僵硬。因此，当他宣布他不说谎时，塔拉无法反驳。

-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吗？

耸了耸肩，塔拉不再多管闲事。当他的精神受挫时，为了使事情顺利进行，他把手伸向茶壶，在他刚加满的杯子里倒了更多的茶，使它几乎溢出来了。

一段时间以来，桑拉一直把目光投向阳台的边缘。这并不是说他决心置身于Jirā和Tarā之间的交流之外。他仔细地听着Jirā的喃喃自语，因为有什么东西响起了铃声。桑拉与塔拉有父子关系，是吉拉

的远房亲戚，情况有点复杂。桑拉刚满八十岁，比霍塔拉岛上的任何人都要年轻，可以说，他是老年人中的新生成员。他的所有感官，就像婴儿一样，对外界的反应很敏感，他有能力抓住事情的微妙真相

在Jirā的声音中，有一个挥之不去的泛音。对于从水中爬出并出现在吉拉面前的那个东西的身份，桑拉确实有印象。

他感到有一种冲动，想尽快确定他的预感是否击中要害。他试图让自己的感情停留在想象中的树荫下，这棵树在进入他的思想的那一刻就开始向四面八方延伸它的枝条，但他强行突破了这片树叶。平复了一下激动的心情，他决定保持沉默，耐心地等待着看吉拉的故事走向。这是因为他有第二个想法：无论事情的现实如何，这个故事的主角目前必须是吉拉，他有难得的经验享受与水精灵的共同时刻。

Tarā和Sanrā都不得不逐渐注意到Jirā那天的说话方式，慵懒却暗示着不寻常的决心。吉拉用他的整个身体感知到死亡的阴影正悄悄地靠近他。两人意识到，这驱使他去讲故事，而他自己却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塔拉下定决心，在吉拉完全闭上嘴之前不打断他，当吉拉喃喃自语、咕哝和吐字不清时，他不再把目光从吉拉的嘴上移开。桑拉把脸从门廊的边缘转过来，坐直了身子，看着吉拉那张深深皱起的、长长的吉拉脸。

以这种方式面对讲故事的人，是对一个出生在霍塔拉岛、作为霍塔拉居民度过一生并即将完成一生的人表示最大的尊重。塔拉和桑拉都很清楚，这是一个最终也会降临到他们身上的生活场景。当夜幕降临时，吉拉离开了他破旧的住所，宽敞的住所却没有人打理，他拄着拐杖去散步了。从那天起，他每天都要步行到深夜。

当太阳消失，Jirā的皮肤感觉到来自大海的风时，他腐朽的身体呈现出一种奇怪的活力。在他意识到之前，他的四肢开始兴奋地抽动。拿起留在门边的手杖，他开始嘎吱嘎吱地行走。分开一棵yūna树的叶子，他到达了岛的西部的Irizaki点，在那里他凝视了一会儿大海，然后在老地方扔下了手杖。他蹲在螺丝松树下，急切地等待

着。

他等待着一滴水从现在黑暗的海里冒出来，闪着金光，穿过水面，变成一个女人的形状，有节奏地扭动和晃动。当这一天几乎成为下一天时，他蹒跚地走了回来，身上沾满了沙子，就像在梦中一样，回到了他独自居住的简陋而黑暗的房子里。当他爬到阳台上的那一刻，他很快就睡着了。当他被高高挂在天上的太阳晒得耳垂发热而醒来时，已经过了中午。Jirā连续几天都在重复这个程序。

他不知道发生在他身上的是什么。这个女鬼把它柔软的、新鲜的皮肤压在他老朽的身体上。Jirā甚至没有一分钟试图去想她还是人类时是谁。与其说是他自己的衰老，不如说是这一事件的甜蜜让他失去了思考任何问题的最短的时间。不过，他还是莫名其妙地感觉到，这个女鬼不是他的妻子纳比。Nabii不仅拥有比Hotara其他人更多的*Jinbun*（智慧），而且还为她黝黑的肤色、良好的身材、Hotara式的*churakagi*（可爱的外表）而感到自豪。即便如此，不管他们在一起躺了多少次，也不管他们的关系有多密切，她的身体里一直保留着一些顽固的东西，从来没有像这个女鬼那样自由地提供如此柔软、丰满的乳房。

Nabii是*nīmutu*（根家族）的继承人，该家族一直保持着Hotara岛的传统形式。虽然她在吉拉16岁成年后就嫁给了他，但她作为一个通勤的妻子与他的关系相当疏远，十天中有七八天会回到她的*mutuyā*，即原来的房子。在霍塔拉，婚姻制度和维持家庭的做法或道德规范都只是名义上的。即使Nabii是一个*nīmutu*的女儿，她会继承传统的手续，即使只是暂时的，Nabii和她的家庭之间的联系也不过是一种象征，只存在于每年夏天在岛上的*unā*（神圣的花园）举行一次的Hotara-upunaka仪式上。因此，Jirā或Nabii以制度或习俗为借口束缚对方，是不可想象的。如果要知道事情的真相，他们的心已经干涸，以至于从吉拉20岁左右开始，在他们的通勤婚姻开始

四年后。

甚至在他们合体的时候，也能听到从他们胸腔里传出的咔咔声。据说，他们的身体就像岩石海岸上干枯的贝壳。即便如此，由于作为拥有年轻身体的男女活着的悲哀，以及为了回应他们不小心接触到的皮肤的温暖，他们确实做出了努力，把对方推倒，并缠绕在一起。有无数次，一旦发生了这种情况，无视所有其他的想法，他们在整个晚上继续亲热。然而，男女之间的接触，在Nabii七十岁和Jirā六十多岁的时候就已经停止了。Nabii比Jirā大了9岁之多。

正是在Nabii这一代，*nīmutu*家族不再有任何后人。不知道原因是在她的子宫里还是在他的种子里。由于*nīmutu*家没有孩子出生，该岛的未来存在面临危险；但不知何故，没有人，甚至在家族内部，认为这是有问题的。

这一年是Nabii的第七十三次*shōnin-yuē*，生日庆典。她的母亲乌弗纳比（Ufunabii）在年满一百岁的前两年，曾握住纳比的手，这只手对一个女人来说有点大，并说，在称为*igun denju*的逝世仪式上，遗嘱的修改是临近死亡的人在霍塔拉举行的习俗。

-一切都会好起来的。会的，纳比。未来会自己照顾自己的。没必要担心。

握着女儿的手很无力，但乌弗纳比的脸上带着微笑。

-听着，从外面传来的召唤。我先走了。慢慢来，晚点再来。要有足够的时间。你千万不要着急。Nabii . . .

脸颊上的光束仍然对着Nabii，据说Ufunabii已经咽下了最后一口气，就像睡着了一样。尽管Ufunabii命令Nabii慢慢来，但按照Hotara的标准，Nabii死得太早了；她还不到80岁。

由于没有孩子，Nabii和Jirā的关系仍然是枯燥的，但事实上，Nabii和Jirā之间有一种类似于*in'nen*或因果关系的东西，使他们一生都无法分开。*in'nen*这个词可能会让人联想到无法控制的人类

on'nen, 复仇的想法，令人震惊的男女情感纠葛。但对纳比和吉拉来说，这件事

开始于一个类似于神谕的词，与这种情绪相去甚远。有传言说这是Nabii的曾祖母Ū-ufu-ufu-nabii在岛上的长者面前说出的遗嘱，她在Nabii出生后就躺在了床上。那份祭文包括一个关于Nabii和一个生于阳历水龙年的男人之间的婚姻的嘱咐。据说，那个人是Jirā，一个平民家庭的次子，在Ū-ufu- ufu-nabii的祭文通过九年后出生。

对于与制度和机构等事物相去甚远的霍塔拉社区来说，临终者传授的*igun*话语似乎已经定义了人们必须遵守的生活方式，而不是其他。Nabii自己的*igun*迫使她的*nīmutu*家庭继续存在，即使只是作为另一块残骸，维持着这种Hotara式的社区，甚至在她死后几十年。

他们是一个具有所谓女性血统的家族。在Nabii之前有多少代人，我们不得而知。他们没有花心思去记录，所以家族的历史是不确定的，不可靠的，只是由模糊的、零碎的、情绪化的记忆口口相传组成。即使人们想确定年月日的情况，也无法从某个地窖里挖出所谓的物证，试图与其他来源进行比较，并得出合理的结论。然而，根据*nīmutu*家庭中一代又一代妇女的记忆，这个家庭通过妇女生育和妇女连续生产的谱系继续存在。当有人质疑这一推理时，他们断言没有怀疑的余地。然而，没有一个尼姆图族的妇女还活着，可以口头传述这些记忆。

假设一个女人生了一个孩子。不管你愿不愿意，她都必须与一个男人有联系，或者说，在霍塔拉岛被称为*ikiga*的男人，作为受孕来源的提供者。为了生下即使不是众多的后代，至少也有足够的生命来平衡那些死去的人，妇女（顺便说一下，“女人”在霍塔拉方言中是*inagu*）把她们的喜好和厌恶放在一边，尽可能有礼貌地对待岛上的每个*ikiga*。岛民们也免去了

在和田地区的竞争和期望中生活，他们除了屈服于无边无际的浮动时间外，什么也做不了。他们被一连串乏味的日子弄得无精打采，以至于没有余地让*inagu*挑选或选择。在支持那些无所事事地打发日子的*ikiga*的同时，*inagu*仍然在后台，通过维持这个类似于Hotara的社会而发挥自己的作用。这使以长寿岛为荣的霍塔拉人的精神和体力大为减弱，以至于到了这样的地步：*inagu*比*ikiga*早14或15年就离开了另一个世界。目前，在剩余的130名人口中，只有29人是*inagu*。此外，除了塔拉的母亲卡尼-梅加之外，他们都卧病在床，大部分时间都在盯着Niraikanai之家（*niraikanai*，意思是“海那边的乌托邦”）的天花板，这是一个由Hotara社区商业办公室建立的疗养院。那些仍然是八十多岁、能够四处走动的男人，似乎对这些妇女进行了细致入微的照顾，部分原因是为了回报他们多年来的恩情。

由于Nabii的死亡，Hotara-upunaka的秘密仪式不可避免地灭绝了，支撑剩下的*ikiga*的是岛上散步，这成为他们午睡后的习惯。

有一段时间，太阳无情地照射下来，清楚地暴露出霍塔拉岛均匀分布的田地，没有值得一提的山脉或河流的不雅外观。之后，当太阳变得温和时，相对健康的*ikiga*从他们的家中走出来。*Chū ya kuma, acha ya ama*, 今天走这条路，明天走那条路--用他们的下巴表示他们的目的地，他们在这里和那里看着他们志同道合的*dōshiguia, chums, atcha-atcha-ing*, 走这条路和那条路。

他们可以有片刻的消遣，在他们访问的房子的阳台上喝着加了红糖块的茶，进行*yuntaku hintaku*，悠闲地聊天。更多的时候，“云塔库”的中心是那些聚集在一起的人中最有衰弱迹象的最资深的人。由于他周围的人希望尽可能地尊重他讲述他所经历的事件的愿望，所以自发地变成了这样。

在搬到另一个世界之前。考虑到他们现在短暂的余生，他们继续谈论发生的话题，而不顾没有人期望这些内容能传给后代的事实。年轻人不插话，而年长的人却在进行他摇摇欲坠的叙述，这已经是很恰当的了。

在这些*yuntaku hintaku*、闲谈中所讲述的是荷塘七怪的故事。顺便说一下，*yuntaku*在和田方言中是指漫无边际的谈话。*Hintaku*只是其配对词。

那么，*Jirā*的*yuntaku*仍在继续，即使他的思想变得模糊不清。在梦中与水女人相遇后，当他在黎明前因睡眠不足而疲惫地醒来时，当他趴在腐朽的房子的阳台上时，出现了以下神秘的景象，没有任何戏剧性的介绍。

这是遥远的记忆中的一幕，由与水女人的交流引发，重新回到了生活中。

-吉拉，吉拉。

他被一个甜美的、高亢的伊纳古桂女声所诱惑。它听起来好像是在通过时间的裂缝呼唤，渴望着爱。当他醒来的那一刻，他立刻站了起来。

-我忘了，今晚是我答应去见Umichiru的日子。在匆忙离开的时候，*Jirā*转过身来，一只手仍然放在滑动门上。他的祖父和父母在里面的房间里快睡着了。爷爷是*ikiga-uya*，母亲那边的男性家长。他已经开始了另一个世界了，所以*Jirā*的伙伴们轮流睡在他身边，以防发生什么事。即使他们注意到他们的儿子在半夜摇晃着门出去，他们也不会指责他。没有一个和田玉的父母表现得很粗鲁。相反，他们的深层愿望是，他们的孩子在生活中尽可能多地与女人或男人交往，并且体验尽可能多的幸福时刻。

那天晚上，Nabii再一次不在后室。她让Jirā独自呆了十多天。他没有特别抱怨，但如果说在他们是夫妻的时候，他没有因为被伊娜古单独留下十多天而感到不高兴，那是不真实的。空荡荡的房间在身体上是很难受的。

在晚上，Jirā的空间，一个仍然在50多岁的健康男人。并不是说他把Umichiru抱在怀里作为偶尔的替代；但是她不时责备地指出他对她的待遇多少有点暗示那种东西，这也是没办法的。吉拉几乎是优柔寡断的典范，很好地体现了和田玉一样的气质，倾向于使一切都变得模糊不清，含糊不清。对他来说，要在这两个人中做出选择是一件太困难的事情了。当他看到Umichiru时，他反复地在之前、之后和期间低声说话。

-我关心你，我非常关心你，亲爱的Umichiru。

当Nabii在很久之后来访时，即使他在太阳还没出来的时候话语不多，行为直率，一旦到了床上，他就没有时间说话了，而是袒露她的乳房，用手臂搂着她，紧紧地抱着她。

当他出去时，被召唤所吸引，吉拉看到Umichiru在芙蓉树下被夜露浸湿。

-Jirā . . . ,

她说，站着不动。她那安静的剪影的身体在颤抖。她在哭。由于等待无果，无法再等下去，她从他们约定见面的地方赶来。那是在一个没有月亮的夏夜，黎明之前。只有她盯着他的眼睛是稳定的，有如刀尖的闪光。他希望用自己的胸膛遮住这些怨恨的光镖，迅速向她跑去，试图拥抱她的肩膀，但她突然的强大力量把他挡住了。他被一道闪光击中，翻了个筋斗，但她立刻转身飞走了。她的强度几乎表明，为了做这件事，她等了他一整夜，反复呼唤他的名字。她跑到很远的地方，让他躺在后面，他的腿伸出来。她的头发垂到肩上，宽松的衣服在风中吼叫着，体积很大，变成了一头黑色的野兽。从后面看，她看起来既可怕又悲伤。

然而，Jirā用摇头拒绝了Umichiru射来的强烈目光。转过头去，一想到他是那个受伤并被打倒的人，他咬了咬嘴唇，踉跄着站起来，

摇摆不定，摇摆

刷掉衣服和四肢上的泥土。

-一个困难的事情，那个叫做女人的东西。

于是，他嘀咕着回到了他刚刚离开的房子里。

那天晚上，吉拉坐在阳台上，他自己的温暖还在那里，空洞地注视着矗立在黄昏中的围栏外。他几乎感觉无法入睡。离黎明还有一段时间，他想，如果他到后边的房间去睡觉，可能会更容易入睡，他总是在那里等着纳比。但是，当他几乎站起来的时候，Umichiru颤抖的声音叫了起来。

-Jirā... .

被这个声音吓倒了，他的臀部又沉到了地上。慌乱中，他使劲地看了看四周，但她甚至没有留下自己的气味，她像豹子一样跑到黑暗的另一边。他再次站起来，开始向自己的房间走去。再次被那声音呼唤，他再次沉在原地。他一遍又一遍地重复这个动作。她的形体不在那里，但她的呻吟，渴望，似乎与夜空交融在一起，变成了召唤他的声音。由于无法回到他的房间或在阳台上睡觉，吉拉只是叹了口气，面对着午夜和黎明之间的阴霾。

-今天怎么了？我的内心在翻腾，我的大脑在刺痛。我想知道我的心是否归于Umichiru。这让我很担心。

于是嘀咕着，深深地叹了口气，吉拉用手抱住了自己的头。感觉好像Umichiru的目光，在一瞬间，像野兽一样闪耀，突然刺穿了Jirā的心，他符合Hotara式的爱情观，懒洋洋地在两个*inagu*之间来回走动。一种奇怪的恐惧在他的胸中蔓延。有东西向他的身体中心压来。他感到前所未有的痛苦。发生了什么事？他对未知的情况感到困惑，不知道该怎么做，他蹲下身子，以抵御已经开始扩散的疼痛，这里和那里，整个身体。他碰巧把头伸到大腿之间，太低了。他弯曲的身体失去了平衡，他正要翻倒在地，却被人从后面抓住了衣领。

-怎么了，Jirā，表现得这么奇怪？

那是他的母亲，卡米。她的手有力地抓着他的脖子，把他拉回了阳台。他打了个滚，仰面躺下。

-等待一个女人，一直到晚上的这个时候，吉拉。

过了七十多岁，卡米仍然很有女人味。她的声音中没有一丝刚睡醒的感觉。

-一个男人为一个他不认识的女人等到现在。你应该尽快忘记她。最好是忘记，Jirā。看，纳比明天会来。

她用她一贯傲慢的语气责备和安慰他，而吉拉并不觉得有什么好回答的。他点点头站起来，鬼鬼祟祟地朝他的卧室走去。卡米拍了拍他的臀部，把他推到了病房里。当他爬到床上时，她跟在后面，固定好被子，看着他的眼睛。她仍然在说些什么，永远把他当做一个孩子。有一段时间，Jirā让她做她喜欢的事，但考虑到他是一个五十多岁的Ikiga人，她做得有点过分了。

-总是喋喋不休，真是个令人讨厌的、一无是处的母亲。他对自己说了句坏话。

由于那个令人讨厌的母亲，他心中的痛苦逐渐被对卡米的不满所取代，最后，关于他的渴望的一切都变得虚无缥缈，这些渴望一直啃噬着他的胸部。Umichiru、Kamī和Nabii在他体内融为一体，成为单纯的Hotara *inagu*。就这样，Jirā终于恢复了他一贯的平静，融进了他一贯的睡眠。就在他打瞌睡之前，他从睡梦中感觉到一个微弱的*inagu*声音。Jirā但这个声音是否属于Kamī。

Umichiru，或Nabii是不确定的。这原来是一个短暂的梦的故事，当他第二天早上醒来时，一切都像雾一样散去了。

在霍塔拉有一个私人传闻，人人都知道，但没有人愿意提及，而且对岛上的公众来说，这个传闻被严密隐藏。这个内部故事，被岛民们作为荷太郎七大奇迹中的一个故事而秘密地讲述，是关于Umichiru的父母的一个不可思议的事件。

在Hotara的中心是*nakanuya*, 即中间的住宅, 是*nîmutu*, 即根部家族的所在地, Sanrā住在那里。东边是上层住宅, 塔拉住在那里。它的南面是下层住宅, 在那里

Jirā的破旧房子就在这里。在这些房子周围，是那些分支家庭和亲戚的房子。在哈鲁和哈鲁之间的树下，农场和农场之间的树下，以及海滩附近以岩石为背景的舒适空地周围，房屋散落在这里和那里。

靠近岛的北端有一个叫Nagarizaki的小村庄，或称“漂流点”，那里的人与这些房子的其他当地居民没有任何关系，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他们开始在霍塔拉定居。住在那里的人被称为*nagari-mun*，即漂流者，他们被岛上的社区所排斥。但是，他们并没有被完全回避。由于他们在岛上生活了几代人的成就，他们被允许参加公共活动。但他们仍然形成了一个弱者群体，在看清真正的霍塔拉人的面孔的同时，卑微地活着。

在长里崎附近的海滩边缘，有一个乞丐的小屋，被称为“傻瓜小屋”，尽管没有人知道是谁和什么时候建造的。一眼就能看出它是多么令人震惊的破败，但它还没有达到完全毁灭的阶段；它的痕迹今天仍然很重要。不时地，*纳加里蒙* (*nagarimun*)，即漂流者，在潮水中漂流到霍塔拉，悄悄地定居在这个小屋。他们中的大多数人说着霍塔拉人听不懂的话。有些人用夸张的手势努力与岛民交流，而其他人则安静地生活，眼睛低垂，肩膀蜷缩，试图不被人发现。其中有的人追赶他们发现的妇女，白天赤身裸体地躺在海滩上，半夜像狼一样嚎叫。由于这种奇怪的行为，不管是有人知道还是仅仅是传闻，他们被称为*purimun*。

*Purimun*是Hotara的一种说法，与“傻瓜”、“白痴”、“笨蛋”等同义。它是一个歧视性术语，最初指的是精神病患者，但后来也指那些头脑迟钝、愚蠢或缺乏常识的人。简而言之，霍塔拉人把*purimun*作为一个一般的分类词，指在霍塔拉式推理的范围内难以理解的怪癖和游离的怪事。

漂流到小屋的*Purimun*在没有得到任何人特别许可的情况下在那里定居，并在某个时候在那里度过了他们的最后时光。与霍塔拉人相比，他们中的许多人死得很早，而霍塔拉人则死得很晚。

他们为自己的长寿而自豪。每当霍塔拉人哀悼一个漂泊者的死亡时，他们就猜测，漂泊者所特有的精神力量的缺失，一定会磨损他们的生命线，导致他们提前死亡。尽管如此，一旦*Purimun*漂流到岛上，他们就再也没有离开过它。也许霍塔拉岛特有的地热吸引了陌生人，一旦他们在那登陆，也许它也使那些踏上该岛的人想留下来。岛民们在观察漂流者的同时，也想到了这些原因，他们反思自己的习惯，尽管他们不被人喜欢和歧视，但从未试图离开。

漂泊者的情况也是如此，他们死后，他们的尸体被来自岛的北岸尼拉帕玛的岛民放在海上，与另一个世界有关。尽管每天都心不在焉地生活，但怪人确实以自己的方式与岛民有一些联系。因为他们在霍塔拉的生活结束后，就有资格成为霍塔拉人，他们会在岛民的精心照料下，通过送水仪式前往另一个世界。然而，没有人知道，一旦在死后的第四十九天，*普里蒙*的灵魂与漂浮在海面上的被葡萄覆盖的身体分离，被海浪翻腾摇摆，会发生什么事情。因为，对霍塔拉人来说，漂泊者的怪癖毕竟是怪癖的陌生人，共同存在不能延伸到他们的灵魂。至少这似乎是霍塔拉人的真实想法，他们认为自古以来他们就孕育了一种纯正的文化。

在这种情况下，和田玉社会深深拒绝与陌生人杂交。关于Umichiru和她母亲的秘密故事也叙述了一个事件，可以被视为这个社会诞生的悲喜剧，它是人类进化的一个勉强幸存的残余。

这是关于Chirū, Umichiru的母亲。

根据*yuntaku*的故事，Chirū被传言是一个在外表和举止上有一些非人类的女人，简而言之，是一个*purimun-inagu*，古怪的女人。一眼看去，她有普通的和田玉般的棕色皮肤。但有传言说，她的身体似乎很奇怪

没有人类的重量。她看起来好像所有可能被认为是女性的圆润和魅力都被刮掉了。当她从你眼前经过时，她发出的信号不过是，比如说，一棵年轻的母栎树在海上的风中弯曲。她没有散发出人类的气味。唯一值得注意的是她的声音，那是一种奇怪的薄而高的音调。你可能会把头转向那悠扬、颤抖的声音，然后眨几下眼睛，这时，从微风般的气氛中，她的身影会出现。一眼就能看出她是个奇怪的女人，难以辨认，纤细的脸上有一双特别大的眼睛闪着亮光。故事就这样发生了。

在完成了公共机构强迫儿童在精神和身体上达到成熟的适度的义务教育课程后，每个和田玉妇女都会帮助她的家庭贸易，学习农活、捕鱼和织布，从而开始她作为一个成年工作女性的生活。然而，Chirū从未尝试过从事这类工作，无论是在15岁还是18岁的时候。那些无意工作并由妇女支持的懒汉像石头一样在和田地区滚来滚去，他们的生活方式得到了社会的认可；然而那些不工作的妇女却被视为一种怪癖，或称*Purimun*。除了Chirū的奇怪外表和她作为一个不工作的女人的标签外，她的*purimun*条纹使她有别于普通人的实际情况：从某一时刻开始，她被视为一个完美的*purimun*，因为她 在岛上徘徊，这里和那里。她眼神空洞，拖着一根断裂的九重葛树枝，走在岛上的小路上，突然从树荫下走出来，露出洁白的牙齿，一边走一边窃笑，让孩子们感到惊讶。她的天性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至今仍像新鲜的记忆一样浮现在塔拉的大脑中，而他的大脑却无法解脱……

从吉拉无精打采的讲故事中，自己也变得昏昏欲睡。

好吧，让我们看看，与Umichiru的出生有关的事件，作为荷太郎七大奇迹的背景故事而被优先八卦，发生在塔拉出生后不久。

那是那年夏末的一个早午。一个高大的*Magi-ikiga*。

巨大的人，皮肤像木炭一样黑，漂流到北岸。

岛上。一个仍然年轻、视力良好的渔夫碰巧路过，发现了那个浑身湿透的高大黑影，在岩石边摇头晃脑。证人显然以为是一匹淹死在岸边的马终于到了岸边，出于解脱，不知为何用后腿重新站了起来。当他看清楚时，那长长的、黑黑的身影并不准备嘶鸣；它仍然站着，凝视着天空。

-哦，这不是一匹马，另一个怪癖冲了出来。

这样说着，他把眼睛从那个奇怪的、黑暗的形式上移开。

-哦，受人尊敬的人。

他一边说着，一边将手掌合拢祈祷，然后看向远方。正如故事所言，他向村子走去，摇了几下头，以便迅速忘记他刚刚看到的一切。

之后的几天里，这个大个子一直呆在岸边的岩石上。当他再也无法忍受口渴时，他走到村子外围的社区水井边，喝水洗澡，没有被岛民看到。在回来的路上，他摘下挂在路边的香蕉吃了起来，跳进他面前的海里，抓起一条鱼，趁着它还没熟就咬了一口。在这段时间里，他走进了刚好空置的“傻瓜小屋”，并开始在那里生活。

这个高大的裸体男人，第一次被发现站着露出阴茎，确实像一匹后腿的黑马，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从远处可以看到他宽阔的背上有所不同层次的黄色和黑褐色的斑点。随着时间的推移，他的整个身体褪去了铜色，仔细一看，在他的皮肤似乎被刮过的地方，这里和那里都有淡淡的紫色。大约两个月过去后，他的整个身体闪现出浅棕色。他碧绿的眼睛和庞大的身躯吸引了人们的注意，但无论人们怎么看他，看到他的人都觉得无法判断他属于哪个种族。不管他的情况如何，不管是出于偶然还是意志，还是由于泥潭事件，他似乎在一个木筏上在海上漂浮了几十天，尽管他还活着。他已经变黑，暴露在仲夏的阳光下。据传，他是一个外国人，身高超过六英尺，长相相当粗犷，长相多少让人联想到古希腊的奴隶。

大约在每年的这个时候，覆盖这个世界的太阳强度开始显示出减弱的迹象，Chirū在与岛民的日常工作分开的时间里无所事事，出于无聊来到这个岛的北部边缘。在海滩上，沐浴在阳光下，在傍晚时分仍然耀眼，她发现了那个男人闪亮的背部，它吸收了一半的阳光，反射了另一半。

闪亮的背影转过身来，用摇曳的动作斜斜地挡住了阳光。她感觉到，他那仿佛反映出蓝色大海的广阔的眼睛似乎抓住了她的眼睛，并放松了下来。然后他又转过身来，毫不犹豫地走向她。他大步流星地走到她面前，摇晃着坐在他身体中央的东西。她大吃一惊，从她的*tōntacchī*，跪着的位置上跳了起来。当她站起来时，她看到蓝色的大海在摇晃。她离那个男人只有五六码远。她感到好像有什么东西从她身体的核心部位温暖地升起，悄悄地退了回去。与他的外表不同，他的动作似乎一点也不凶猛。当他走近时，从这个高大的裸体男人身上传来的，从左到右摇晃和摇晃他的上身，就像从远处的海面上被推到岸边的滚动大浪。

当他的手臂高高伸向空中，仿佛准备拥抱这个岛屿时，这些波浪变成了一个声音。这哭声可以听成是呻吟，也可以听成是惊讶的尖叫，还可以听成是喜悦的表情，但无论如何，它听起来像是一个男人在海上航行后遇到一个女人时发出的本能欲望的吼声。很快，他庞大的身体挡住了她的视线。他那张岩石般嶙峋的脸就在她眼睛上方。他的眼睛，从岩石上发出蓝色的火焰，甚至比他的哭声更震撼了Chirū。是Chirū，无话可说，给了一个紧张的微笑。仿佛是被她这意外的松动所邀请，他巨大的身体弯曲了，黑褐色的岩石表面突然接触到她的鼻尖，他的手，像棒球手套一样，袭击了她，仿佛一棵棕榈树在扇动着强风。

-Ai!

Chirū尖叫起来。

忽然飞在空中，她的四肢向天空踢了起来。就在她几乎落到那人的胸口时，她被抢到了他的怀里。石头的鼻子靠近她的眼睛，温暖的气息向她吹来。一个声音

ruro, rurororo!--在她的耳边震荡。它似乎在低声诉说着什么，但在搔动耳膜和刺穿喉咙之后，陌生人的话语只在胃部底部发出咕噜声。这就像一首老歌，无论听多少次都很难掌握它的调子。然后他喊了一声，她就被扔进了水里。就在她感到自己的身体像一块木板一样晃动和下沉时，她被拉到了上面。手套一样的手剥去了她的衣服，吧嗒吧嗒地剥着她的皮肤。那些粗大的外星人在她的皮肤上盲目地爬行。乘着上下运动，水拍打着她的皮肤，她发出的细微哭声使她的意识无休止地流动。她梦幻般地扭动身体，不再确定她周围的水、陌生人和她自己之间的区别。在溺水、摇晃、依附和挣扎的同时，一种刺痛从她的脚趾到背部射入她的体内。当她踢起双腿时，双腿将水的鞭炮声高高扬起。她空洞地注视着眼前的蓝色大海，就像房间大小的蚊帐在晚风中摇曳，故事说，Chirū把她的漂流木身体紧紧地依偎在她身边的大身体上。

关于*nagrimun purimun*的传言，似乎有一种亲密的联系，漂泊的怪人，显然不再夜里在村子里漫步，偷进人们的农场，以及关于女怪人日夜拜访一个陌生人。在Chirū遇到那个男性怪人之后，甚至没有三天，这种联系就开始每天在所有人的嘴边悄悄说起。

起初，这件事作为“闲聊”的一个很好的来源而大受欢迎。“闲聊”是岛民们最喜欢的转移注意力的方法，以摆脱乏味的岛屿生活，其中唯一的事件是醉汉之间偶尔的争吵。但对千秋的亲戚来说，这足以让他们抱着头问。

哦，不，发生了什么事？

十八岁，正值女人的黄金时期，早在十五岁达到成熟的仪式之后，Chirū没有什么事情可做，没有花心思去寻找男人，没有收到求爱的邀请，只是无所事事地度过她的日子。当他们认为她终于有

了追求者的时候，唉，他们发现那是一个*nagarimun purimun*。

Ufuchirā，她的母亲，对这个问题特别敏感。当她在黄昏时分干完农活回来时，她总是站在厨房里一动不动，耷拉着肩膀，发出一阵阵叹息。当她掀开锅盖时，她看到她一大早煮的满满一锅山药--哦，不--减为一半。她为晚餐保存的两个油炸麦片也不见了。她藏起来的腌制芥末叶--*akki samiyō*，好吧，我从来没有消失过，容器和所有的东西。在过去的几个星期里，这样的事情一再发生。尽管千寻是个女儿，但她毕竟是乌夫奇拉的亲生孩子。自然，一个母亲希望她的孩子在她活着的时候至少能体验到一点女性的幸福，带着这样的想法，乌夫奇拉忍受了人们的指责。不过，在厨房供应本来就很差的情况下，这样的事件还是一再发生，她不能再视而不见了。

有一天，Ufuchirā假装像往常一样出去干农活了。但在中午前回来时，她坐在院子里的草地上，看着独自在家的Chirū。Chirū，无法抑制她在试探前的兴奋，在空气中行走，哼唱。然后她开始仔细检查她的衣服，她的衣服不多，并在屋子里徘徊。当她准备溜出后门，手上拿满食物时，Ufuchirā和她的大儿子Tarugani从两边一起阻止她。

煮熟的小米球从Chirū的怀里溢出，因为她惊讶地甩开了它们。这些小米粒在Ufuchirā的脸上形成了黄色的斑点。出乎意料的是，提高嗓门并因愤慨而变红的人是奇鲁。

-这算什么，母亲，让我大吃一惊！？

睁大她那自然圆润的眼睛，Chirū，这个*Purimun*的女儿，瞪着她的母亲，Ufuchirā，后者挡住了她的路。当母亲瞬间动摇时，女儿激动地推了推她圆圆的胸部。

-别挡着我的路，妈妈。

-我有个约会要遵守！-我有个约会要遵守。

这种狂野的、令人恐惧的行为完全没有预料到，与奇鲁一贯的温和举止不同。也许这就是爱情带来的结果。Agi-

当塔鲁加尼从他藏身的灌木丛中冲出来，抓住她的胳膊时，她被激怒了，愤愤不平，准备失去所有控制。

-嘿！

你在搞什么鬼，大哥？你也想阻挡我的爱吗？

在Chirū的追问下，Tarugani没有回应。对他妹妹的感情对象没有特别的抱怨。

-看，这不是它。...

他只说了这句话，揉了揉眼睛。

Ufuchirā马上振作起来。她用左手拂去脸上粘稠的小米粒，同时用右手紧紧握住奇鲁的胳膊。

-听着，奇鲁。今天，听听你母亲说什么。

她平息了心头的悸动，出于母亲的责任感，她轻轻地对奇鲁说。

-你每天拜访的那个人是一个漂泊者的怪癖。最好不要去想他。

不管你相信什么，他是一个流浪者的怪人，一个怪人，你知道，他是一个怪人.....。

Chirū刺耳的声音打断了Ufuchirā的告诫。

-妈妈，你说“怪癖，怪癖”，让我很不爽。她把眼睛睁得更大，瞪着她的母亲。

-我也是个怪人，一个怪人爱上了一个怪人。这有什么错呢？一个怪癖和一个怪癖是为彼此而生的。

-哦，奇鲁。...

Ufuchirā没有回答。

Chirū继续说。

-你说“漂泊者的怪癖”，但这种怪癖是一个诚实的人。我的人就是那个怪人。没有别的人了！

她的反击完全出乎意料。乌弗齐拉被奇鲁无懈可击的逻辑性的Purimun讲话所吓倒。

Ufuchirā无言以对，精神受到打击，反射性地松开了对Chirū的控制，Chirū迅速地抓住机会，从Tarugani的控制中摆脱了她的手臂。她跳过栅栏，跑过了

她以最快的速度在风中飘荡。塔鲁加尼退后了，被她那令人着迷的激烈程度吓呆了。Ufuchirā只是重复她女儿的名字。

-奇鲁，奇鲁。...

无视他们的惊愕，Chirū跑向愚公移山，在那里
*purimun drifter*等待着她。

很快，Ufuchirā的担心就到了头。

正如可以预料的那样，这不是什么别的问题，而是Chirū的怀孕。现在，千茹显然已经无精打采地去看她的男人了，她把自己关在后面的房间里，继续呕吐她所吃的东西。当Ufuchirā看着Chirū的身体，像一块木头一样，一天比一天瘦，她也失去了自己的胃口，开始失去同样的体重，就像受到她女儿晨吐的影响。鉴于一个不干活的*purimun inagu*怀上了一个*nagarimun purimun ikiga*的孩子，男性漂泊者的怪癖，这种情况让Ufuchirā感到双重和三重的负担。

当Chirū在痛苦中度过数日时，突然间，*sumunuyā*（下层住宅）的一位老妇人的话语又浮现在Ufuchirā面前。大家都知道，当这位老妇人在她通常的*yuntaku*故事会结束时，以一种不再容易听到的断断续续的声音低声说了些什么，她的死亡就迫在眉睫。她的故事，就像一束微弱的光，从过去回忆起来，减轻了Ufuchirā的痛苦。

-这是一个奇怪的、真正奇怪的故事。

老妇人用她嘶哑的声音开始说。然后，她开始喃喃自语，讲述一个永远不能公开的故事。这个故事说，当霍塔拉最终不再是霍塔拉时，会有一个人让它再次成为霍塔拉。

-说实话，和田玉女人的子宫里怀着的漂泊者的种子将过着漂泊者的生活。

所以她说。

当时，我们无能为力，只能认为这只是一个衰老的故事。但现在，老妇人的这段叙述，从霍塔拉的世界观来看，几乎是不可接受的

，但由于她对她的女儿*Purimun*的深度关注，又回到了Ufuchirā的记忆中，并且

当她试图追求她未完成的梦想时, 它在她内心获得了新的意义。

Ufuchirā开始大力帮助因晨吐而虚弱的Chirū。Ufuchirā是一个勤劳的工人, 也是家庭的唯一支柱, 除非有特别令人信服的理由, 否则她以前从来不会忽视农活。现在她不顾女儿的抗议, 让这些家务活溜走了, 这样她就能很好地照顾她的女儿, 因为她开始明显地变大了。Ufuchirā似乎完全被这个秘密故事的揭示所迷惑, 这个濒临死亡的老妇人用她颤抖的声音嗫嚅着说。

那是在第二年的初春到仲春, 大约是*urizun*的时候。在满潮力量的推动下, 婴儿像一只小狗, 刚刚过了早产期, 经过艰苦的分娩, 从奇鲁异常突出、肿胀的腹部艰难地出生了。这是个*inagungua*, 即小女孩, 在皱巴巴的*gumachiru*, 即小脸蛋上有一个尖鼻子, 哭声极其响亮, 黑皮肤上有一双蓝眼睛--其不协调的特征使人很难判断它属于哪个种族。根据其祖母Ufuchirā的愿望, 正如故事中所说, 它被命名为Umichiru, "一千个蔚蓝的想法"。

夕阳, 朦胧的朱红色, 开始在栅栏上洒下光芒, 那里有一个壺, 多次加满, 已经干了。只剩下两三块*kuruzātā*, 即伴随着茶的红糖。然而, 没有迹象表明吉拉的叙述即将结束。相反, 他在自己的谈话中更加卖力地点头。

首先, 由于Jirā泛滥的思想和话语不一致, 他从前面没有牙齿的嘴里吐出了过多的唾液。每当Jirā的叙述达到顶峰时, Sanrā和Tarā就坐起来, 他们的背和脖子像Fudō一样直, Fudō是佛教中被称为不动的人。但当他的唾液落在他们的脸上时, 他们就会闪闪发光, 这是很常见的, 当他们再也无法忍受其粘性时, 他们不得不用袖子擦拭他们的额头、鼻尖、脸颊和下巴。

那是几周后的一个孤独的夜晚, 当第六个夜晚的月亮明亮地停留在

那年夏天的霍塔拉-普纳卡节 (Hotara-upunaka) 已经开始消退, 这也是有史以来最后一次。

... .吉拉家的前门被悄悄敲响, 那是*sumunuyâ*, 下层住宅。吉拉在最甜蜜的睡眠时刻轻轻地打着鼾。闯入他的内室, 穿过中间的房间, 他的家人躺在那里, 是马木雅, Nabii的年轻女性朋友, 是为*nîmutu*家服务的家庭成员。Jirâ总是不受任何情况的影响, 但也许是因他的狂喜被空气中的奇怪搅动所干扰, 他在睡梦中翻了个身。当他睁开眼睛时, 感觉就像从噩梦中醒来一样, 他意外地感觉到一股微弱但甜美的女性香味。瞬间松了一口气, Jirâ认为是一个女人在夏天的月亮的诱惑下前来拜访。他慢慢地将手臂伸向在附近闪烁的女人的形状。当他试图以他习惯的方式把她的腰拉近他的时候, 一个猛烈的巴掌从黑暗中飞来, 打在他的脸颊上。

-停下!你在想什么!起来, 醒醒, Jirâ。情况已经很严重了, 纳比处于危险状态。

玛姆亚凶狠的声音射向吉拉的头。吉拉蹲在地上, 双手无力地撑起下巴。他的父母和兄弟姐妹在重新反应中站了起来, 想知道是否发生了地震或雷暴, 火灾或海啸, 但他们只是不动声色地互相看着。玛姆亚解释了纳比伊的 "认真" (*ichidêji*)。她拽着吉拉的睡衣腰带, 因为他仍然蹲在地上, 把他拉起来, 并喊了一声--*urihyaa!* --把他懒散的身体踢到外面。

一般来说, Hotara *inagu*在这种紧急情况下不得不使用蛮力, 尽管通常在他们默默无闻、持续工作的日常生活中, 他们只试图对*ikiga*表示尊重。

马木雅, 眼睛向上看, 激烈地决定尽快把吉拉带到Nabii, 不管用什么方法。她催促他上了等待他的马车。就这样, 他沿着他能看到的昏暗的露水夜路, 朝*nîmutu*家走去, 去看Nabii的危急情况。

Jirā的大脑并没有牢牢把握住这种情况。他只是在荒唐地仰望着夜空中漂浮的月亮。

当Nabii从Hotarayama避难所出来时，在她为那年的Hotara-upunaka节闭关之后，她看起来非常疲惫，显然不仅仅是由于她的年龄。没有一个人注意到，甚至Nabii自己也没有。她的母亲，Ufunabii，甚至会比Nabii更早注意到，已经离开了这个世界。撇开Nabii自己死亡的时间不谈，她有一段时间对Hotara的*sachi*（未来）有清晰的认识。作为一个*nīmutū*家庭的妇女，她主持了起源于岛屿诞生的仪式，并保留了Hotara-upunaka节，以祈祷Hotara的永久存在和和平。她从未生过孩子，在霍塔拉社会中也没有任何收养的做法或想法。在她死后，这个社会注定最终会灭亡。这对每个人来说都是不言而喻的，只要与和田玉-乌苏美尔加纳西，这个岛的守护神沟通的人，就会从这个岛上消失。

但是，无论这个世界在Nabii对未来的设想中是怎样的，接受Hotara的本来面目是Ufunabii传给她的*igun*，即垂死的意志。随着Nabii的到来，霍塔拉人见证了该岛的发展历程。纳比是尼穆图家族的最后一个*inagu*，现在会有什么*igun*神谕来自纳比呢？这是岛上居民最关心的问题，他们即将失去未来的承诺。有资格直接听到这个消息的是吉拉，他是纳比的正式收养丈夫，她失去了父母和兄弟姐妹，在这个世界上只是作为一个*nīmutū*女人。从傍晚开始，宗教女祭司就在*nīmutū*家后面的*uganju*，即礼拜场所，为Nabii的康复诵经，但他们已经离开了。年长的*ufutsukasa*，主要女祭司，亲眼看到Nabii如何在痛苦中挣扎，因为她的灵魂由于试图强迫她留在这个世界上的女祭司的*ugan*（祈祷）的力量而失去了休息，她无法再看下去，她建议他们让她的灵魂自行决定。Nabii的灵魂的去向决定了Hotara的未来，她曾主持过Hotara-upunaka仪式，并统治着Hotara本身。

wattā ya tin, unu nagari nu mama du yaru, "我们也是，随着我们的潮水前进。"

在亲属们在纳比的床边排好队之前，"过堂"的仪式就要开始了。

Jirā，他勉强走到了Nabii的床边。

他穿过全岛老人的阵列，站在他可以近距离面对娜比的地方。在大家的注视下，他全力抓住娜比的手，因为她在临终前微弱地呼吸着。

-Nabii... .

这是他说的全部，因为他凝视着她的脸，她的脸被抽走了颜色，现在有些骨感。他的脸色变得苍白，睁大了眼睛。

这并不是说他的精神离开了他，而且，*tōrubari*，在迷迷糊糊中，话语从他的嘴唇中消失。相反，即使在这么晚的时候，他也没有完全掌握情况，也不明白该如何行事。*Jirā*，本质上是坚定的严肃而又无忧无虑的人，没有直觉或急智，对他所处的情况一无所知。即便如此，几分钟后，他还是说出了一些他对纳比的渴望，他与纳比共同生活了很长时间。

-Nabii，你怎么了？如果你死了，我将会怎样？
我应该怎么做，哦，Nabii... .

他处于一种*tōrumāru*的状态，即困惑的状态，因为他用含泪的声音说话。Nabii很可能瞥见了Jirā完全可悲的行为，她的呼吸变弱，眼皮开始闭合。然后，没有人知道是谁的力量打动了她，但她突然抬起躯体，表现出一种奇怪的精神。她那张黑皮肤的脸现在很苍白，周围是遮住两只耳朵的白发，她坚定地面对天花板。当她周围的人向后退去时，吉拉急忙将手放在她的背上，以支持她。仿佛是为了回应，Nabii似乎轻轻地靠在他的胸前。然后，她摇了摇她的白色长发，只摇了一下。她的头发拂过他的眼睛，但他并没有放开她的背。从她慢慢张开的嘴里，紧紧抿着，似乎准备好了发 "wa "这个音，她在Jirā的耳边呼出温暖的气息，然后是一个铿锵有力的声音打击了她周围人的耳朵。

-沉沦吧，波浪的声音。沉沦吧

，风的声音。...

她以令人吃惊的清晰声音说出了这首对联。仿佛她正试图用她提高的声音来控制世界上的一切。深深地吸了一口气后，她抖了抖肩膀，补充了下一句。

-愿和田玉守护者的尊容受到崇拜。 . .

这是一首勇敢的、崇高的告别歌，只能说是神灵让她吟唱的东西。说完 "*miyunchii ugamaa*"，她的嘴半张着，眼睛仍然看着天花板，Nabii 放松了她的脖子。她的脸颊松弛下来，变成了一种自由的表情，似乎在说她已经把霍塔拉的命运托付给了自己的高声。她带着淡淡的微笑看着房间里的人，然后静静地倒在吉拉的怀里。他说，这是她最后的时刻。

现在，这首告别歌还有一个尾声，正如吉拉所讲述的那样，纳比在她的最后话语的仪式上用她衰竭的呼吸庄严地吟唱。

Nabii 的歌是一首简短的诗，采用了霍塔拉特有的节奏，自豪地介绍了霍塔拉的守护神的到来，大家都很清楚，他正在远离这个岛。这首以 "*nami nu kuin tomare, kaji nu kuin tomare*" 开头的歌曲通过什么途径被传播到一个有几个大城市的 *yosojima*（不同的岛屿），并且今天仍然作为一个女诗人创作的朗诵诗被广泛讨论，而这个女诗人恰好是同名的。³

根据我所听到的，关键台词的一部分被另一部分不显眼地取代了。结果，在试图显得真实时，这个版本不必要地炫耀权力，正是因为它是一个假的。人们在讨论这个问题时通常会添加一些虚假的细节，似乎是这样。

Jirā 在讲述他与 Nabii 告别的场景时再次流泪。塔拉和桑拉看着他的眼泪落下，湿润了他的袖子，因为他的想法溢出来了，他们耐心地当起了听众，听吉拉讲述 *yuntaku* 的故事。

生性沉着冷静的桑拉，一直跟着吉拉的 *yun-taku panasu*，说话的故事，同时试图表现出他的真实想法，但由于无法忍受吉拉的许多眼泪，他再也无法掩饰自己失去的兴趣。他低下头，以免被吉拉发现，并发出了一声小小的叹息。当他抬头并再次集中注意力时，塔

拉正在哭泣。塔拉的眼睛发红，眼神迷离，似乎在忍受着什么。看到这一点很奇怪，因为塔拉是一个有争议的人，与通常的霍塔拉人不同，他不喜欢屈服于情感。

Sanrā，稍稍倾斜他的头，看着Tarā的脸。然后有什么东西搅动了桑拉的记忆。在Tarā意外的眼泪背后，Sanrā意识到，是Tarā自己没有意识到的嫉妒的感觉。

当干燥的白风开始在北风（*mīnishi*）之子的海面上冲刷岛屿时，收割小米（Hotara的主要粮食）成为所有岛民关心的问题。在一个为*Bugarinōshi*举办的聚会上，从疲劳中恢复过来的Tarā和Sanrā曾经独自进行了一次*yuntaku*聊天。那是三十多年前的事了。然后，塔拉看起来不象是在思考问题，他分享了一个没有特别意义的故事。桑拉意识到，他所听到的故事是塔拉奇怪的眼泪的来源。

塔拉在他15岁的春天第一次与一个*inagu*发生关系。启动他的不是别人，正是纳比。

-现在我向你倾诉了事情的经过，这是我不能在*yuntaku*场合讨论的事情，塔拉说，你和我是在同一条船上。

鼻子蠕动，脸颊通红，他以一种重视的态度对她低声说。

在塔拉的成年庆典前三天，那是一个阴天，没有月亮的夜晚。他在地板上扭来扭去，不知道该怎么做，终于在半夜里昏昏欲睡。这时，一个大女人的身影从无声无息打开的后门溜进他的房子。

霍塔拉的房屋或多或少都有相同的结构，而且没有锁门的习惯。任何人都可以在任何时候通过前门或后门进入。在和田地区，门和门不是用来隔离和保护房屋的，而是用来欢迎来访者的临时标志。尤其是后门，是作为夜访的入口。如果人们从后门进入院子，穿过后院，在房子的另一侧有一个后房，与veran- dah或放置家庭祭坛的中心房间相对。后房是为期待夜访的家庭成员准备的卧室，通常分配给经验不足或没有经验的*ikiga*。塔拉正好属于这一类。

偷偷溜进塔拉家后屋的那个女性身影在他的枕边坐了一会儿，有如幽灵般静止。当微风从木门的缝隙中吹过，摇晃着蚊帐，那女人浓烈的香味进入了他的梦乡。他不由自主地醒来，被梦中瞥见的世界引诱着。他发现了那个身影，她坐在他的床头，张开宽松的衣服的裙子，她的下体紧贴着榻榻米。他正要尖叫，被这种奇怪的情况吓了一跳，这时，也许是为了迅速抑制他的重新行动，她伸出手来，摸了摸他的胸部。

-你在做什么？

他试图甩开她的手，但她的温柔和它在他皮肤上令人陶醉的粘附感让他知道她的意图。他的身体静静地默许了手的动作。当他身体上唯一的突起，对一个男人来说仍然是薄而光滑的，开始像一个独立的动物一样大胆地主张自己，女人的手抚慰、哄骗和引导它，直到她给他送来一个又一个的波浪。每次波浪涌起，他就抬起下半身，紧紧抱住她，发出女人般的声音，那晚的第三轮之后，他就完全疲惫了。他的伴侣无声无息；她只像风暴中的波浪一样摇摆不定。这就是那个据说为了一个深刻的愿望而挖掘男人的能量的女人的方式，既可怕又可怜。

塔拉意识到这个女人是Nabii，是在她第四次来访的晚上，当时月亮已经过了20天，在她做完事情穿上衣服后，无意中回头看了一眼，就淡淡地照着她。他捕捉到的显然是她那张略带椭圆形的脸，高高的颧骨，一动不动，看起来很冷。女人的衰落明显地刻在那张脸上。

他们的关系甚至在塔拉开始与第二个和第三个女人见面后仍然持续。他声称，他们继续见面，直到Nabii达到meno-pause。在她与Jirā的婚姻之外，他们有一个长期的*inagu-ikiga*联系，这一事实从未成为人们谈论的话题，因为她有一个神圣的灵感，为这些秘密会面的

巧妙技巧。这一招是，在十天一次的访问Jirā的房子之间，偷到Tarā的后房，用她下垂的乳房紧紧地盖住他，让他

当他满足地睡着后，像风一样从后门离开，不发出任何声音，不留任何痕迹。

这就是纳比的悲惨遭遇：她是尼穆图（*nīmutu*）家族中的一个女人，她试图以某种方式阻止这个走上灭绝之路的岛屿的命运，而出于对这个岛屿的深深眷恋，她每晚都在徘徊，寻找一个男人。

就这样，在遥远的年代，当太阳（*Tida*）在其轨道上旅行时，和田地区的男人和女人秘密地分享了夜间的活动，看到了月亮，分开了，并等待着下一次的相遇。

桑拉凝视着塔拉脸颊上的泪痕，回忆着这个*yuntaku*的故事，这似乎是一个梦中梦。但现在他自己对塔拉和吉拉感到嫉妒，在他的心里造成了痛苦。这是一种意外的感觉。

除了Jirā和Tarā，Sanrā的*yuntaku*同伴和高级男子，在都被Hotara的顶级女人选中的运气之外，Sanrā，不幸的是，从来没有和一个女人发生过关系，他可以变成*yuntaku*话题。那些确实到过他每晚等待的后室的人，只是半心半意地把自己交给他，之后没有任何怜悯的话语，就匆匆离开他，带着不满的情绪度过凄凉的时光，直到黎明。尽管Sanrā以他的智慧和深沉的*Chimugukuru*（心和胆），是比Jirā（心不在焉，无忧无虑）和Tarā（虚荣心强，爱争论）更受女人喜欢的类型，但情况还是如此。桑拉的长相和身材都比一般人要好，最重要的是，他比岛上的任何男人都要年轻。

桑拉的日子很艰难。他与塔拉只相隔八年，但在这八年中，和田玉社会的一个时代和另一个时代之间形成了一条深深的鸿沟。妇女的公正和温柔的体贴，直到塔拉这一代仍然存在，已经开始褪色。妇女不但不温柔，反而开始躲避男人。她们现在不愿意在晚上出门。白天的劳动使她们筋疲力尽，她们倾向于忽视夜间的活动。不仅

如此。

但有越来越多的妇女在与男人进行身体接触时经历痛苦和徒劳。这就是问题的根源所在。如果这种行为本身能给心灵和身体带来愉悦，那是可以接受的。尽管和田地区的妇女在传统上是有思想的，但不管她们在身体疼痛和心灵冰冷的情况下为与男人发生关系做出了多少努力，她们在怀孕、分娩和抚养后代的过程中再也找不到快乐和意义。既然如此，妇女对男人的体贴也就很自然地随着她们的欲望而下降了。

在霍达拉社会的这种或那种情况下，Umichiru，那个一心一意照顾吉拉的奇鲁的*utsushingua*，自然的孩子，似乎是一个真正的*purimun*女人，比通常的*purimun*更古怪。在桑拉的脑海中，从吉拉的*yuntaku*故事中的水女人的情节中浮现出的是备受讨论的Umichiru的形象。不仅是她被广泛讨论；事实上，她是记忆中唯一的女人，在他的脑海中占有重要地位。出于对Jirā的尊重，他无法在故事中提及她，但他也在母亲在世时向她做出了坚定的承诺，他永远不会这样做。他的母亲非常担心她的儿子与一个来自纳加里蒙流浪者的普里蒙女人的关系会成为谣言的主题。

就在北风（*mīnishi*）开始吹过与世隔绝的霍塔拉岛的季节里，倭寇第一次对桑拉讲话。

那天，他下午没有休息，忙着在东边的阿吉帕马海滩上修补破损的鱼网。即使在太阳变暗，难以看清网眼的时候，他修补的手也没有休息。与大多数霍塔拉人不同，他并不讨厌工作。一旦他开始用他的双手工作，他就变得如此沉迷，以至于忘记了时间的流逝。有一阵子，他没有意识到有人从后面悄悄地走向他，坐在那里看着他的手艺。

-桑拉。

他转过身来，惊讶地听到有人突然叫他的名字，他看到一个女人

的蓝色大眼睛。他们似乎专注于他的手，而他的手一直在卷着绳子。

-你太投入了，桑拉。

他只是对着她的眼睛淡淡地回以微笑。为了在他继续工作时看清他的脸，这个女人又向他走了一步，平坐在他身边的沙地上。

-有事找我吗，Umichiru？你有什么需要跟我说的吗？

-不，我没有什需要和你谈的。

有一阵子，两人保持沉默。Sanrā继续修补松动的部分，而Umichiru则好奇地看着他高效的手艺。他们没有注意到正在逐渐包围他们的环境的阴影。

她比我大五岁。二十四岁的她身上仍有一些孩子气。伊纳古岛民在从哈鲁农回家的路上猜测，这是因为她的普里蒙母亲没有对她进行伊纳古式的家庭训练。根据男人们的传言，原因是她作为普里蒙的亲生孩子的不可改变的命运使她的精神游荡到一个无边无际的世界。

桑拉只是简单地移动了他的手，在Umichiru的蓝眼睛的注视下似乎被固定了。突然，Umichiru将他的手从那捆鱼网中移开。

-停止工作。

说完这些话，她抓住他的胳膊，拉着它，开始跑。她似乎突然表现出猛烈的*inagu*力，不顾任何抵抗。

-你在做什么，Umichiru？嘿，Umichiru，等等。我的脚被网住了

。

他连忙踢开缠在一起的尼龙网，但没有反抗。他开始在阿吉帕马海滩上奔跑，Umichiru坚决地拉着他，一个19岁的大*ikiga*。他还来不及为自己的反应感到羞愧，这暗示着，事实上，他一直在耐心地等待她这样对待他，他的四肢和心迅速被她吸引。

一个人拉着，另一个人被拉着--他们跑过岩石，穿过沙岸，到达长崎，漂流者的海滩。他们

躺在开满鲜花的沙地上，大口大口地呼吸着，互相缠绕着，翻滚着。紧紧相拥又被推开，滑落又跌落，他们笑得像涟漪。．．．

Umichiru，不管是由于她的流浪者血统还是她的*Purimun*脾气，往往只喜欢在户外的天空下看到一个男人。与普通的霍塔拉女人不同，她从不偷溜进桑拉的后房，而是强迫他晚上在海滩上与她见面。这种不寻常的试探方式让他的母亲马米多马很担心，这最终导致了这段关系的提前破裂。马米多马开始秘密地、巧妙地，为了不让他注意到，把她自己选择的女人分配给她的儿子。桑拉觉得每一个到过他后屋的女人都很冷淡，这种安排是经过精心设计的，也是时代的潮流。

他开始破坏他与Umichiru的许多约会。伴随着悲伤和愤怒，作为报复他的一种方式，她对荷太郎的丈夫纳比的丈夫吉拉产生了不正常的依恋。这就是涉及倭姬、吉拉和桑拉的微妙而复杂的关系的现实，它不可能成为公共*yuntaku*聊天的话题。

-看，太阳已经下山了，Jirā。
塔拉说，凝视着院子，湿润的阴霾已经开始降临。这促使Jirā最终完成他的*yuntaku*故事。

Jirā一直在慢慢地倒出一个又一个的字，无法阻止他自己。他闭着嘴，向前弯着腰，下巴突出，神情空洞，把目光停留在倒掉的茶壶和茶杯之间的空间。

另外两个人注意到，吉拉周围的木地板被淋湿了。从下午开始，他一定是在躺下、坐起喝茶、再次躺下、再次坐起等过程中反复发生了意外。他可能是懒得站起来，太过沉浸在他的*yuntaku*中，或者是太过衰老而没有意识到他的尿失禁。从他开始在维兰达上做*yuntaku*时起，桑拉和塔拉就在不同的时刻去了院子，分别有三次和五次，在榕树根部解手。

塔拉是第一个起身站在院子里的人。他穿上椰叶凉鞋，掸了掸单层麻衣的下摆，伸了个懒腰，双手放在身后。然后他匆匆离开。他头也不回地对桑拉说了句“对不起”，但没有注意到吉拉，他仍然在阳台上发呆。

塔拉突然想起了他的母亲。卡尼美加，111岁了，不愿意搬进Niraikanai之家，很可能在等他回来。这个诚实、孝顺的儿子被一种内疚感所驱使，因为他在喂完她的午餐后，就把她一个人留在了云梯上，于是他匆匆上路了。桑拉也被吉拉那不寻常的长云乐弄得相当疲惫，甚至他对这个老人如何垂头丧气、力不从心、眼神空洞感到担忧。

-明天见，吉拉，他说，然后挥了一下他的左手，跟着塔拉。

一条三叉路将*nakanuyu*（中心住宅）、*uinuyā*（上层住宅）和*sumunuyā*（下层住宅）分割开来，后两者从第一条分出来。当他们到达那个岔路口时，塔拉朝上层住宅的方向走去，而桑拉则朝中心住宅的方向走去。

在*yumangī*的微弱阴暗中，小路的两边分布着以前的蔬菜农场，由于缺乏劳动力而被遗弃了几十年，变成了一片片有光泽的绿草。一条小路在沙尘中运行，将形状像一个扭曲的鸡蛋的霍塔拉岛分割成东西两部分。塔拉和桑拉沿着这条路艰难前行。

桑拉的脚带着他向东走，突然停了下来。转过身来，他不再看到塔拉，塔拉在蜿蜒的小路上匆匆走着。桑拉继续走，但这次是向西走。

一个想法促使他这样做。他想去伊利扎基海滩。无论如何，他没有家人，即使他直接回家。

在他的三个兄弟姐妹中，最年长的大哥尼尼（*nīnī*），生来就是

个白痴，在18岁的时候就死了，没有什么特别的原因。他从一开始
就健康状况不佳，也许他有一个纤细的

生命线。他瘦弱、苍白的身体，覆盖着九重葛藤蔓，从尼拉帕玛的岸边飘走了。桑拉的二哥尼尼（*nīnī*），比他大两岁，由于某种原因，也很脆弱，刚满三十岁就死于流行病。他的*nēnē*，大姐，生于*Puri-mun*哥哥和*Sanrā*之间，在她40岁时变成了一个漂浮在水面上的灵魂，那是她女人的巅峰时期。她没有给别人带来任何麻烦，只是在秋天的海上捕鱼时被一场突如其来的风暴袭击而死亡，她是个女人。这三个*chodē*，兄弟姐妹，据说有不同的父亲。*Sanrā*的母亲*Mamidoma*非常宠爱她唯一的儿子，她突然患上了一种奇怪的疾病，使她的眼睛、鼻子和嘴巴都出现了白沫。那是六年前的冬天，在她一百岁生日的前三个月。她无法进食或喝水，一直处于无意识状态，在人们的注视和哀叹中死去。

-哦，不，唉。

她甚至没有给她的儿子*Sanrā*留下临终前的话语，而她的儿子则被遗弃在那里。

当他在黄昏降临的道路上行走时，有什么东西流淌着，在桑拉的内心深处发出声音。那是一种干燥的声音，从他的心里溢出到他的脚底。

萨萨，萨萨，萨萨萨。...

他相信，这声音在某种程度上与底层的、遥远的感觉有关，甚至没有收到他父母的*IGUN*，他将作为最后一个Hotara岛民结束自己的生命。他加快了脚步。每走一步，沙沙的声音就越来越大。节奏加快了，现在没有停顿。沙沙沙沙沙沙沙沙，沙沙沙沙沙沙沙.....被这干巴巴的声音所吸引，桑拉走得更快。

更快。为了去伊里扎基海滩，他必须从中央和下层房屋交界处的尘土飞扬的人行道开始，穿过畲族橡树林，可以看到米达拉巴鲁的田地，那里曾是岛上最肥沃的地区。过去，每到这个季节，小米和大

麦的穗子就会在Midarabaru各地金黄地生长。但现在，像岛上所有其他地方一样，它只是一块被杂草覆盖的田地，和人一样高。每次老霍塔拉人沿着那条路旅行时，他们总是

停在那里。他们环顾四周一次，闭上眼睛，回忆起满屏的画面，金色的小米和小麦的穗子在风中低头。

-在过去的日子里，就是这样。

他们会夸张地点头和叹气说。仿佛这样做就证明了他们对霍塔拉的感情和那些长期生活在那里的责任。

无论是因为黄昏，还是因为停留在过长的*yuntaku*故事中的疲劳，Sanrā的感觉都有些朦胧。他的视野失去了清晰度，有些东西正在消逝。他只是沿着傍晚的小路继续向伊里崎海滩走去，穿过笼罩在岛上的微弱空气，忘记了在米达拉巴鲁停下来回忆过去的日子。

沙地上浅绿色的捆扎草在海风中摇曳。他走到岩石下一棵螺丝松的树荫下，据推测，吉拉在傍晚散步结束后会坐在那里。当桑拉坐在沙滩上时，他感觉到了太阳的余温。当他看着时，大海起伏的表面上的铅色变成了朱红色，它缓慢的摇动，有一种深度感，吸引着他。

潮水似乎很高。他意识到，他必须等到潮水退去，才能遇到吉拉在他的*yuntaku*中谈到的那个水女人，那个从海里穿过阴暗面上来的女人。少量舞动的黑色颗粒扩散开来，轻轻地染红了海面。伸展他的四肢，桑拉躺了下来。一张脸朝向大海，他把自己交给了沙子。太阳的温暖轻轻地包裹着他。他决定，他将呆在那里，被沙子覆盖，直到潮水退去。

...在黑暗中什么也看不见。他处在深邃的黑暗中，空间的起伏扩张向他传达了一种奇怪的深度和触感。在内心深处，他觉得自己在做梦；但他仍保留着强烈的现实感。他继续听到那声音--萨萨萨。它使他的耳膜发痒，并流向他的胸部。沙沙声最终变成了更嘈杂的扎扎声，然后变成了一个向上刺破虚空的人声--萨萨，萨萨，萨萨。那是一个高亢的女声--纤细、响亮、低沉，几乎是

喊叫声。许多妇女用不同的声调在喊叫，就像唱圆场一样相互呼应，所有的声调都汇成了一股深沉而响亮的气流。激动的扭动动作出现在呼喊声中。在白色尘埃吹起的另一边，他可以看到一群人在一字形的圈子里摇摆。蓝的、紫的、黄的、绿的、红的和其他颜色的东西突然飞向黑暗的天空。那是一群涌动的、摇摆的人群，将明亮的色彩洒向黑暗。它似乎是在去攻击桑拉的路上。这些响亮、刺耳的呼喊和艳丽的色彩在阴暗的空间底部突然出现，很难辨别它是在桑拉体内还是在他之外。仔细观察，他似乎看到穿着原色衣服的妇女兴奋地旋转，围成一圈，一边跳舞一边大声吟唱。她们的衣服确实很奇怪。每个人都穿着一件长的、宽袖的、亮蓝色的外袍，在脚踝处飘动。一只袖子从肩上脱落，露出一块闪亮的黄布，显然是缠绕在躯干上的，在脖子和手臂上也有。一根红绳的末端从两个肩膀上垂下，盘绕在手腕上。这些绳索就像黄红条纹的蛇的动作一样，在空间中摆动，仿佛在挑逗黑暗。每当舞者跳起时，妇女的长长的、亮绿色的头巾在后面流下，在空中跳跃。她们身后系着的镀银的淡紫色腰带看起来就像一只只巨大的蝴蝶。这样打扮的一群妇女从一个巨大的屏幕中走出来。以黑暗的空间为舞台，这些全副武装的女人不断地移动，在尘土中转圈跳舞，同时发出刺耳的叫声。

-Saassa, saassaa, saassaa-saassaa... .

不可能把一张脸和另一张脸区分开来。他们似乎并不是水女人。从她们深色四肢的粗细可以看出，她们是真正的和田地区妇女，这一点从她们衣服的边缘可以看出。从她们脸上的粉末中飘出一股甜美的香味。从远处看，她们似乎在一个圆圈里移动，有一定的统一性，但仔细一看，她们的动作缺乏连贯性。在 "萨萨 "的叫声之间有插话，呼呼，哈哈。在这些声音的伴奏下，这些人以不同的方式移动，把头伸出圈外；摇摇晃晃，交替地把拳头插进圈里。

在空气中呼唤“阿，伊亚，哈，伊亚，阿，伊亚-伊亚-伊亚-伊亚”；保持头部不动，双手高举，同时摇动臀部，就像跳草裙舞一样；尽可能地踮起脚尖，有节奏地踏步，嗒嗒嗒嗒；模仿蝴蝶飞来飞去，伸出手臂；向后和向前拱，同时摆动头部和挥动双手，这些杂乱的动作是

完全是滑稽的，甚至是暴力的。然而，他们却奇怪地遵循着saassa、saassa的节奏，每隔两个半拍子就有一个音调上升。原本看起来只有十来个女人的队伍逐渐扩大，现在似乎有几十个，不，一百几十个了。混乱的舞蹈让人头晕目眩，在潮湿的空间里永远持续下去，其深度难以测量。霍塔拉上有那么多伊纳古吗？有一种悲哀和痛苦的东西震撼着桑拉的心。他的眼睛和耳朵都被这些不知名的女人挑起的令人眼花缭乱的骚动所吸引。但他不知道自己在空间中的位置，因为他凝视着这奇怪的景象。被那一圈圈扬起尘土和吆喝声的狂舞所驱赶，他觉得只有他自己无所适从，处于时间之外的一个清凉空间。但随后他也感到自己被推搡着，被扔进了狂热的女人的漩涡中。

突然间，有人抓住了他的左上臂。当他感觉到那双温暖的手拖着他的时候，那圈尘土迅速地移向远方。一种声音刺穿了他的耳朵深处，他的身体划入了黑暗的虚空。不管他是混入了狂欢的中心，还是仅仅从树丛或树荫下窥视那些女人的怪异行为，桑拉似乎被一个女人发现并抓住了，她不知从何处出现。就这样被发现了，当他感觉到这群人和自己之间的距离时，他意识到自己被一个陌生人拉着走。粘稠的手指侵蚀着他的手臂。她扳起他的胳膊，把他背在背上，似乎用渔夫把网里的大鱼拖到岸边的姿态拖着他。他的赤脚嘈杂地抓挠着地面。她的背，汗水和温暖，像一个男人的背一样宽。他扭曲的手腕承受着难以忍受的疼痛，但没有办法反抗。当他盯着这

个陌生人时，他看到的是一个压倒性的黑暗空洞。恐惧交替出现在

漫无目的，折磨着他，因为他被带到了他不知道的地方。然后，他一直在抓挠地面的双脚感觉到了漂浮。一股强大的风吹过他的后背，他的身体被抛向虚空，颠簸着落下。

与湿润的黑暗降临到那里。在他周围是粗糙的黑色，就像一堵暴露的凹凸不平的岩壁。统一的黑暗使他感到自己好像已经失明。凉爽的空气拥抱着他昏暗、沉沦的意识。他感觉到沉重的黑暗中有一道稳定的目光。厚厚的空气层破裂了，从裂缝中，一个声音像水一样喷涌而出。

-这个人多大了？

从上面传来的低沉的声音似乎充满了意义。它听起来像是故意发出的假声，但一眼就能看出它是属于一个女人的。他感到莫名的悲伤。这个声音，尽管发出了简短的音节，但充满了长久的回响，让他感到一阵心痛。

-他二十岁了。

回应了那个把他拉到那个地方的女人。她声称八十岁的桑拉只有二十岁，这很奇怪，但他感觉到她有一个理由。

-20岁，是吗？

她问道，把他钉在那里，看着他的脸。她的脸上浮现出淡淡的微笑。他没有办法回应。他觉得自己的喉咙无法发出声音。这个女人的脸是一张深色的绸缎，轮廓模糊不清，但他能听到她的声音因某种坚定的情感而严重颤抖。即便如此，她似乎还是向那个低沉声音的主人靠拢。

-他的名字是桑拉。我很高兴把他介绍给你。

这声音听起来像鼻音，好像说话者在讨好别人。她谄媚地说出了她所抓到的东西的名字，好像是在报告祭品的质量。桑拉感到有一道目光在他身上爬行，打量着他。充满爱抚和坚持的目光，这个娘腔的女人舔舐着他身体的每一部分。这让桑拉感到很不舒服，他

试图翻身，但他只能像一条被晾在沙地上的鱼一样躺在那里。他可以

甚至没有抽搐。他的四肢，因痉挛而僵硬，感觉麻木。他的视野很模糊，只有他的内耳在疼痛消失后是冰冷而清晰的。

-一个好男人，不是吗？

霸道的声音从上面落下。

-他是一个正值壮年的活人。

这是一个年轻的声音，在他耳边低声说。

-是吗？那么他还活着？

-是的，他是一个真正的、活生生的人。请看一看。

这个声音表明了实施阴谋的意图，变得更加咄咄逼人。

-你是对的。我越看他，他就越觉得新鲜。这个人……

她似乎已经走得很近，她的气息足以覆盖他的前脑。她的目光变得更加粘稠。她明显地吸了吸口水。

-他的味道会很好，不是吗？

-是的，他将会非常可口，因为他已经20岁了，而且还活着。

-他做得很好，非常好。我们要尝尝。

两个*inagu*之间的交流，对他们面前的大鱼大肉垂涎三尺，撞到了一个类似于表面的岩壁上，并反弹回来，产生了双重和三重的回声von, voon, voon。对桑拉来说，情况仍然像以前一样令人困惑，但他们的话却奇特地清晰。沉重的呼吸声接近了他的眼睛。妇女们似乎已经准备好一起烹调她们的活体*ikiga*渔获。砧板上的一条鲤鱼，他不知所措，他的情况现在看起来很危急。但他却感到奇怪的宁静，因为莎莎、莎莎的声音仍在继续洗刷他的耳朵。

然后，一阵笑声爆发出来，冲破了黑暗的墙壁。这两个女人往下一跳。她们惊讶地四处张望，试图找出是谁笑了。但那高亢的笑声从四面八方传来，让人难以分辨出来源。

-那是谁？

-你的声音是如此嘈杂，如此怪异

-那是谁？

两个声音唧唧喳喳地叫着, *amahai kumahai*, 往这边跑, 往那边跑, 但唯一的回应是咯咯笑声。充满了笑声的回音。

黑暗的空间几乎闪闪发光。视野变得更加难以界定。

-我明白了，你是为了这个人而

来。咯咯咯咯……

-这是不允许的，我们不会让任何人带走他。

-对他动手动脚是不允许的。这是禁止的，是严格禁止的。

两个女声轮流对着黑暗中的笑声喊道。

-离开这里，你这个不愿意透露身份的流浪汉。

-出去吧，出去吧。

桑拉感觉到，那两个女流浪汉（她们自己没有透露身份）正在与留在黑暗掩护下的流浪汉嘻嘻哈哈地争吵。他清楚地听到两种乱七八糟的吆喝声和奇怪的、欢快的笑声。然后，从上面传来了比以前更高亢的叫声，并变成了一种意想不到的叫声。

-桑拉，桑拉。

一种温柔的感觉笼罩着他。他的四肢僵硬松动，本能地朝那声音弯腰。就在这时，他被从黑暗中滴下的厚厚的东西吸引住了。“好热。我正在融化，”他想，并挥舞着他的手臂。当他开始溶化时，他飞到了一个更黑暗的虚空。……

那声音又从某处传来。那是干巴巴的声音流，没有事先通知就来拜访，并在听到的人的心中大力涌动着。

桑拉从他的背上爬了起来，他已经陷入了泥泞的睡眠。或者他是这么想的；相反，他只是在睡梦中翻了个身。他还没有清醒到可以起床的地步。当他保持原状时，一股声浪升起，起伏不定，似乎要流过他的头顶--Yussa yussa yussa 当他转过头来想甩掉它时，那股声浪就塌了。

它散开了，分裂成无数的碎片。桑拉缩了缩脖子，绕过他的背。然后，分散的声音碎片慢慢地聚集在一起，变成一股低沉的辅音，带着深沉的振动--在声音之间，他认为他听到了

一声嘶吼。^{摇摆不定，摇摆}事实上，没有任何类似的声音传到他的耳朵里。然而，当他蜷缩着身子

在那里，他相信已经有了一丝紧张的声音。那是一种超越人声的尖叫声，是在紧急情况下发出的那种声音……。

他认为自己肯定听到了它的声音，当时它画了一条长线，变成了一个清晰的、高亢的声音，朝他走来。那一刻，他被抛到了空中，他的背部被拱起。当他翻滚到地面时，一道光进入他的视野。

抬头一看，他看到新月在厚厚的云层之间微弱地漂浮着。半夜时分，田野里非常潮湿。一阵不温不火的微风抚摸着他的脸颊，没有任何季节的感觉。他跺着脚大步流星地走在地上，但他只模糊地感觉到他在走路；感觉更像是在黑暗中游泳。有什么东西向他推来，使空气变得窒息。这让他很恼火，因为它越来越浓。他猛地摇了摇头，以抵御难以忍受的潮湿的侵袭。尽管如此，他仍然继续走着，就像陷入了厚厚的雾墙之中。空气中弥漫着一股令人厌恶的气味，令他毛骨悚然。很快，他意识到他正在沿着一条山路前进。味道的来源是活的树木。虽然没有一滴雨的迹象，但他的头发和背部都湿透了。显然，桑拉已经完全沐浴在生命之雨中，在山中涌动和泛滥。

他发现自己站在山路的死胡同里。

入口是在树木中的一个空地，狭窄，形状像人的额头。在推开大量的树木和杂草后，这块没有表情的空地完全静止，光秃秃的。角落里坐着三块发黑的石灰石，形状像个灶台，它的嘴像个洞一样张开着。他小心翼翼地环顾四周，但在这个平淡无奇、布满青苔的空间里，看不到其他东西。

这是*unā*，神圣的花园，不对人开放，位于被称为Niraiyama的神山的中心，即遥远的山。桑拉被告知，这是一个重要的圣地，在这里举行了七天七夜的霍塔拉-普纳卡闭关仪式。在这里，使霍塔拉-霍塔拉的仪式自该岛开始时就被庄严地传承了下来，没有错过任何

一个动作。

字，或音节。在男人们的yuntaku聊天中，他们悄悄地猜测着这里发生的事情。但是，根据一项有约束力的协议，男人在整个土地上的行为受到限制，他们甚至不允许从远处瞥见这个仪式。此外，参与仪式的妇女被严格禁止谈论此事，所以关于仪式的每一件事现在都被埋在了黑暗中。因此，这个圣地是失落的秘密的所在地，Sanrā，一个晚来的Hotara ikiga，不可能对这个秘密有任何概念，甚至在他的记忆或想象的深处。

打破禁令，桑拉早就踏上了这个地方。

Umichiru不喜欢Hotara妇女偷入ikiga后房的做法，也不喜欢在Nagari-pama海滩上进行尝试。

-这里的海浪很嘈杂。

她拉着他的手，带领他在半夜来到这个神圣的空间。他被突然恢复的记忆的尾巴拖着，现在又来到了这个不适合男人的地方。这就像Umichiru，她身上有purimun、quirk、血统，倾向于打破Hotara的习俗，把他带到这里，像purimun一样，无耻的男人-ner。那时，Sanrā从Umichiru对他手腕的紧握中挣脱出来。他们争吵起来。

-不，这是被禁止的，Umichiru。

-为什么，Sanrā？

她再次抓住了他的手。

-男人不能进入这里是自古以来的方式。

-有什么办法呢，桑拉？

-你在说什么？道就是道。

-谁的路？

Umichiru进一步逼问犹豫不决的Sanrā。

-这是给谁的？什么是被禁止的？这是不允许的，Umichiru。

-对你和我来说，对别人来说是禁止的，但对我来说是可以的。

Umichiru用她那石破天惊的Purimun逻辑压着他，展示她的欲望

。她拖着他的手, 两人在天黑后沿着小路奔跑, 进入被夜露滋润的神圣的*unā*。他

在沉重的黑夜中，“unā”是一个遥远的、朦胧的空间，像一个深谷一样弯曲和扭曲，有褶皱和层次。乌米奇·伊鲁像蝴蝶一样轻盈地飞入黑暗中，并大喊桑拉的名字，尖叫声震动了整个山峰。当他们在凉爽的草地上晒太阳和互相玩耍时，桑拉听到了众神的笑声，他们是这个地方的居民，从树荫和草丛中窥视着他们。起初，他们的笑声是一种轻柔的、压抑的笑声，但后来发展成一种咯咯的笑声，激起了连锁反应，导致尖锐的回声漩涡在山间传播--kukukku kukukukakka kakka kakaka ...kohokko kohokko hohoho At

那时候，“unā”，避难所，本身就像一个女人的肚子在笑声中滚动一样摇晃着。

被遗弃的、宁静的，“unā”，避难所，是寂静的，甚至没有丝毫声音。也许风的沙沙声不再传到这里。那晚之后，Umichiru开始对Jirā表现出一种特殊的依恋，仿佛要追随她母亲Chirū的purimun步骤。然后，attā，突然地，她把她无法控制的自己投入了长崎的水中。桑拉已经不记得那是什么时候了。

他试图将记忆中的各种场景联系起来，但他的时间感已经变得不明确。

...原本感觉要吞噬他的热量迅速消退。他一直蹲在沙滩上，现在都凉了，身体僵硬地弯曲着。他放松了僵硬的身体，拂去沙子，站了起来。环顾四周，他判断现在已经过了退潮期。在夜晚的海面上，潮水再次上涨，呈现出一个又一个的浪花。淡银色的水面在月光的抚摸下摇摆不定。不管他怎么看，他都看不到有人从另一边过来的迹象。桑拉的私人期望，在沙子还很温暖的时候就存在了，似乎已经被出卖了。为了把自己从阴暗、混乱的场景中解脱出来，他慢慢地背对着岛的内部。

第二天刚过中午。就在桑拉醒来的时候，岛上的老板Toraju来了，

看起来很匆忙。

-各位，我有话要告诉你们。

今天，将为两个人举行葬礼。

他用适合大声朗读书面通知的低沉声音，挨家挨户地传递信息。他气喘吁吁地从前门看了看桑拉的房子，迅速发表了他的声明，然后又冲了出去。

虽然岛主Toraju没有权力和地位，但他的职责是每隔一天从一个村庄到另一个村庄进行巡视。岛上的办公室在十多年前就已经失去了80%的职能，而他则是自愿去检查那些独居的老人。

令Sanrā惊讶的是，Jirā是Toraju宣布死亡的两个人中的一个。在完成了他想与塔拉和桑拉进行的所有*yuntaku*谈话后，吉拉悄悄地离开了人世。两小时前，鸟居刚刚发现他的死亡。他比往常晚一点看了看吉拉的破旧房子，看到吉拉躺在面向院子的阳台上，看起来就像一棵被切断根系的枯萎的树。起初，他以为吉拉在打盹，但他走过去确认一下。没有睡觉的气息。迟疑片刻后，Toraju打电话。

-吉拉。

并轻轻地摇晃他的肩膀。吉拉僵硬的身体仰面翻滚着。他的眼睛，半睁着，看着天花板，一动不动。瞬间确定Jirā已经去世很久了，Toraju深深地低下头，合掌祈祷，就像他在最近巡视时在熟人的尸体前惯常做的那样。然后他平静地喃喃自语道。

-我表示尊重。今天轮到你了，Jirā。对于117年的漫长跨度，非常感谢你。不要担心我们的未来。带着平静的心情去另一个世界。纳比和卡米正在焦急地等待。

快点，Jirā。不要理睬其他女人。直接到纳比所在的地方去。直走，不要往旁边看。我表示尊重.....。

仿佛这种祈祷产生了效果，吉拉看起来很平静，面对着天花板，几乎在微笑。他微微张开的嘴唇和半睁开的眼睛就像婴儿一样天真无邪，Toraju对聚集在一起守夜的人们说。在准备仪式的同时，

他认为自己的职责是

他向这个和那个圈子的人鞠躬，把头伸进人群，打断谈话，并大声报告他所看到的一切。另一个在前一天晚上死去的人是塔拉的母亲卡尼梅加，这是很意外的。她被儿子单独留下半天，不管是由于饥饿还是孤独，她试图用她脆弱的四肢强迫自己移动，但却摔在了厨房的土炕上，那里比房子的其他地方低。她的头被放在那里的垫脚石砸伤。她被发现死在这里姿态。

也许她被打得很惨，但101岁的她已接近生命的终点；如果她像人们鼓励的那样搬进Niraikanai之家，她就不会以这种方式死去。但是，当塔拉抱着她的身体时，他想到了另外一个问题，那就是她的身体不知为何仍然感觉温暖。卡尼美加生性倔强，讨厌依赖他人，她经历了生活在耻辱中的尴尬和日常生活中的不便带来的精神折磨，但她也有骄傲和同情心，这使她想不再麻烦她的儿子。因此，她选择了一个他外出时的时间，自杀了。这是因为Jirā的yuntaku特别长，Tarā抱怨说，他因悲伤而咬着嘴唇。但是当他后来得知Jirā本人也在同一天去世时，他感到很安慰。

-这和这一定都是命运。

傍晚时分，在两所房子的每一间都要进行守灵。

霍塔拉人已经完全习惯于准备葬礼，在过去几年中，葬礼已经变得频繁，甚至到了无聊的地步，但在同一天有两个葬礼--一个是尼穆图家的女婿吉拉的葬礼--使程序变得如此复杂，以至于行动迟缓的老人最后陷入混乱状态，有很多*tōrumāru*，左右移动，*amahai kumahai*跑到这个方向和那个方向。

与*nakanuyā*和*sumunuyā*（中央和下层住宅）有关的人聚集在Jirā的地方，与*uinuyā*（上层住宅）有关的人聚集在Tarā的地方参加Kanimega。在这两个地方的整个晚上，他们兴高采烈地说着关于死

摇摆不定，摇摆

者的闲话，唾沫横飞地说着

互相谩骂，互相灌酒，兴奋时，幽默地唱歌，随心所欲地跳舞，引起如此大的骚动，以至于腐朽的房屋几乎倒塌了。这似乎是霍塔拉岛最好的追悼会，如果不是在其他地方的话。

第二天黎明前，抬着棺材的队伍从两个地区出现在岛上的崎岖小路上，岛上开始笼罩在一片紫雾中。跟随每口棺材的乡亲们一直走到了尼拉帕玛岸边。现在卡尼梅加已经死了，游行队伍包括整个霍塔拉人口，除了尼拉卡奈之家的居民；换句话说，这意味着只是可怜的无精打采的*ikiganchā*，男人。

*ikiganchā*人拖着脚步，弯着腰，手里拿着手杖，由那些身体还算健康的人支撑着。有些人仍然醉醺醺的，难以抬起他们的*chiburu*（头），并喃喃地说着只有他们自己才听得懂的话，他们非常缓慢地走向岸边，看起来像一只爪子被折断的螃蟹的侧身爬行。

载着卡尼梅加的领先队伍到达岸边的那一刻，海螺的哀鸣声响彻云霄。

-Vu-u-bo-o-o o-o-oh。

在以男性器官形状向海面突出的岩石顶端，有一个被雾气掩盖的黑影，他像一根木棍一样僵硬地站在那里。他把海螺吹向大海。这是向生活在海水中的祖先的灵魂发出的信号，请求允许死者加入他们，或者祈祷与水的永恒交流，以便现在被送走的身体的灵魂不会被风卷入，在水上漂浮时迷失方向。海螺似乎与海浪的节奏产生了共鸣，缓慢而响亮地演奏着，没有停顿，直到队伍中的最后一个人蹒跚地到达海滩--武-波-奥，武-波-奥。

首先，两具尸体被抬到水边。他们被赤身裸体地安放在看起来像薄板的东西上。在活着的时候，卡尼梅加和吉拉之间的互动从未出现在*yuntaku*的故事中，但由于他们的命运是被送入水中的

同一天，他们并排躺在一起，友好地裸体躺在一起，暴露在来自大海的黎明前的寒风和其他居民的目光下。

卡尼梅加露出了她的乳房、腹部和大腿，由于她儿子的悉心照料，就她的年龄而言，这些部位相当丰满。在她修剪整齐的头发中还夹杂着几根黑丝。她平时僵硬的倔强表情在死后全部消失。她的身体，短而圆，暗示着一个年轻女人的魅力，这使塔拉更加悲伤。因为霍塔拉追悼会的合理方式规定，即使是死者的儿子也不能流泪，所以塔拉一直把目光从卡尼梅加身上移开，她看起来几乎准备站起来，爬走。

Jirā是一个浅色皮肤的人。他长长的身体，白得足以融入沙地，在水边微弱地散发着光芒，在早期的黎明中显得昏暗。它是静止的，就像一个身体应该是这样。他的大腿之间的男性之物已经枯萎，就像一个年轻的孩子一样无辜，阴毛都是白色的。他的双手，只是皮肤和骨头，只是在他的两侧，而不是在他的胸前合在一起。即便如此，不知何故，这个心地善良、不苟言笑、无忧无虑的男人，一直受到女人的欢迎，以一种神圣的宁静压倒了周围的环境，似乎散发出一种不可动摇的光辉。这可能是因为死者的尊严。

在这些形式中，卡尼梅加和吉拉的裸体在清晨的沙地上，在来自大海的凉风中，显得格外醒目。显然，他们让那里的一些人想起了聚光灯下的舞台表演者。

现在要进行的是用九重葛包裹尸体的仪式。

仪式的进行没有特定的顺序。这是因为在霍塔拉社会的基本结构中，没有垂直位置、地位或等级的意识。无论在什么场合，在根据每个人的技能和愿望履行分配的角色后，所有的岛民都会恢复为普通的霍塔拉人，即使是神圣的女祭司*Kaminchu*也是如此，她们在仪式上以绝对的权力统治他人。

因此，在没有任何区别的情况下，每个人都根据自己对死者的
想法采摘尽可能多的藤蔓，并将其应用于。

靠近尸体，包住它的头、脖子、四肢和躯干。他们非常注意，以免在死后的第七天之前让藤蔓解开，也避免留下一个地方，让死者的精神因接触到黎明的空气而受到污染。最后，尸体变成了一个蓬松的大球，散发着绿草的味道。

布干维拉藤被认为有能力使死者的灵魂与水相通，同时又能使其不散落在空气中。它们生长在岛上的圣地，称为Niraiyama，是一座遥远的山，覆盖着树木。在Hotara-upunaka节期间，层层叠叠的藤蔓上盛开着纽扣般的小花，颜色如同成熟的柿子。在节日期间，当这座山不对人开放时，在那些从外面焦急地观察该地区内部的*ikiga*眼中，这个地方本身可能看起来就像子宫。

因为送水仪式所需的藤蔓切割是*ikiga*的工作，所以圣殿是开放的，除了中心的unā，神圣的花园。藤蔓在半夜被砍断，堆在尼拉帕玛海滩上。

在用藤蔓包裹尸体的过程中，举行了名为“阿里库里努宁盖”的仪式，以祈祷的方式表达对死者的思念。参与者要用简洁而诙谐的话语回忆并坦白他们与死者生前关系的一切，包括他们的不赞成、愤慨、仇恨、悲伤和喜悦，尽可能准确和忠实。通过这样做，活人对死者的所有抱怨被认为会被遗忘，而死者的精神则通过回忆和谈话的过程得到净化。活着的人也发现这是一个有意义的仪式，因为他们自己的话语给他们带来了救赎。因此，人们尽最大努力做到诚实，并尽可能多地转述赤身裸体的死者所唤起的话语。

岛主Toraju在Kanimega面前蹲了特别长的时间。在另一边的桑拉，将他的第三根藤蔓缠绕在她的右臂上，听到了Toraju的低语。

- . . . 有件事我一直不明白，直到这一刻。如果我不说出来，我就不会感到安定。让我说吧。请听我说，卡尼梅加。

在这样的介绍下，他开始谈起他们四十多年前的夜晚。她似乎连续几年都去了他的后房。他声称，当她的情绪达到顶峰时，她无耻地叫了另一个男人的名字。这不只是一次，而是四五次，Toraju抱怨说，他的讲话很紧张，没有多少告别演说中的机智。这并不是说他仍然感到嫉妒，而是他愤怒地批评她对一个男人缺乏女性的体贴。

这是Sanrā不忍心听的私人谈话，但由于无法离开现场，他别无选择，只能假装无辜，听着Toraju的滔滔不绝的讲话。桑拉很担心塔拉听到这个关于鸟居和卡尼·梅加之间遥远的过去的故事，后者的年龄足以成为前者的母亲。幸运的是，塔拉正坐在不远处的沙地上发呆。他正看着他母亲的尸体逐渐被绿色的藤蔓覆盖。他没有意识到桑拉的目光，脸上带着 "*tōrubaru*" 的表情，那是一个在母亲死后孤独的人的悲伤。

托拉朱在某些时候变得大声而兴奋，但最终他的声音变得低沉而含泪。

- 怎么了，卡尼梅加？我以为我无论如何也不会接受的。

我内心有很多痛苦，但我现在原谅你了，卡尼梅加。带着我的宽恕，去到另一个世界。不要担心，感到安宁。我会为... ...得到它，今天是最后一天了。

对Sanrā来说，Kanimega只是一个*yuntaku*朋友的母亲。带着简单的告别问候，他处理完藤蔓就离开了。Toraju仍然像个失败者一样嘀咕着，摇着尾巴，摇着头，握着拳头。他一生的抱怨，除非他现在吐出来，否则不会清楚，可能已经深深地嵌在他的脑海里了。桑拉觉得，在前一天漫长的*yun-taku hintaku*（闲聊）中，他已经对吉

拉说了他所需要的一切。

思想已经流露出来。他的嘴里没有任何关于吉拉的话语。他在吉拉的小腿和腹部缠绕了几十根看起来很结实的九重葛藤蔓，并保持手掌合十祈祷了一段时间。仅此一点就使桑拉感到欢快的平和，充满了吉拉对生命的赞美，他的117个无忧无虑的岁月所展示的。他听到蹲在他附近的几个人对吉拉嘀咕着抱怨和嫉妒的话，吉拉一直很受*inagu*的欢迎，但每一个这样的讲话听起来都相当正式，更像是半心半意的祈祷而不是真正的忏悔。

很快，地平线上的天空开始出现微弱的白色。晨雾散去，一层透明的、淡紫色的空气给周围带来了清凉。沙滩上高高堆起的九重葛藤蔓已经全部用完了。两个蓬松的球状物，一大一小，已被制成。那些圆圆的、绿绿的形状闪闪发光，被拍打的海浪喷洒着。它们看起来是如此新鲜，仿佛草从身体上一下子就长出来了。

最初，在仪式的这一点上，来自全岛的神圣女性，都穿着闪亮的白衣，在水边摆出气势磅礴的阵势，坐成一排，用她们雄辩的祈祷来对抗海浪的声音。但这个仪式在十几年前最后一位主持仪式的女祭司去世后就停止了，成为被送入水中的人。在强调女性路线的霍塔拉社会中，只有某些伊卡古能与神灵交流，而且只有她们说出的话语被认为能够占卜霍塔拉人的灵魂的目的地。现存的*Ikiganchā*，即男人，都不能代替他们。尽管由于这个原因，送水仪式被简化得很差，但现在是岛上最大和最重要的活动。

这两个蓝绿色的球慢慢地飘走了，在满潮时乘着翻滚的波浪。

经过一整夜的辛勤工作，老人们已经完全疲惫不堪，但没有一个人开小差。没有人打瞌睡，没有人头脑空白，也没有人在发呆。所有能走路的和田人，现在还差一个人，就有一百个人，都在场，散落在海滩上。

他们有的坐着，有的蹲着，有的 $tōntacchī$ ，有的跪着，在黎明的第一道曙光中，他们用苍白的眼睛注视着地平线外的远方。两位神灵要去哪里是他们的心愿，但是，他们的祈祷已经用尽，每个人似乎都把目光投向自己的明天。

被推到后面，流向前方，两个绿球慢慢地被带走了。很快，它们开始舒适地滚动，上下翻飞。他们不顾观察者的担忧，轻巧地移动着，似乎准备说他们终于获得了自由，他们逐渐远离了海滩，在海浪的摆布下翻腾摇摆。

然后从岩石凸起的尖端传来特别响亮的海螺声，表示葬礼的每一个部分都已完成。

那一刻，几十个人倒在地上，他们紧张的弦断了。有些人当场就睡着了。那些无法站起来的人，如果没有睡着，就开始在沙地上打滚。他们喘着粗气，叹着气，混合着呼噜声和呻吟声。那些仍然健康的人，本应向他们呼喊，伸出援助之手，但他们既没有体力，也没有精神，而是背过身去。低头、垂头、拖脚、弯腰、摇头……每个人都开始步履蹒跚地走上尼拉帕玛海滩。

太阳早已升得很高了。

人们光着脚丫踩在沙子上，感觉到一股淡淡的热气。灰褐色的岩石喷向大海，尖尖的浮木插在沙地上，剩下的绿色藤蔓散落在沙地上，撕碎的布片和纸片与这些东西混在一起，在明亮的阳光下，人们躺在这里和那里，显得很不体面。伴随着这些仪式后的残骸，如果仔细观察，可以看到比散落在岸边的沙粒更白的刺眼的骨头，在蹒跚上坡的人们身后蔓延。

如果人们更仔细地观察远处的海滩，就会发现那些在送走水后回到岛上的肉体，仍然保留着人类的痕迹，被冲刷着。

岩石区附近的岸上。即使这些东西引起了某人的注意，也没有人再会用心去看待这残酷的景象，并想到死者在他们的生活中是什么样子。

撇开这一点不谈，霍塔拉这个名字的发音有什么细微差别？即使は长期以这个名字称呼该岛的霍塔拉人也不知道它的起源。没有一个关于它的口头传统。

在一次yuntaku聚会上，现在已经无法确定日期，一位老人在谈论他对最终会消失的岛屿的复杂想法时，以半信半疑、自我嘲讽的方式提出了一个牵强的解释。

我们的岛被命名为霍塔拉，也许是因为它是“霍塔拉”--被世界所忽视。

该岛别无选择，只能遵循其名称所决定的命运。

这三个有趣的汉字--“保”、“丰”、“多”。
好（良）--被选来配合名字的发音，一定是因为岛民们对他们的岛屿有慷慨激昂的深切愿望。

不管花了多少话，毕竟，和田玉只不过是和田玉而已。活了很久没有精力的Hotara *ikiga*，喝着茶，吐着口水，深情地回忆着久违的*inagu*，因为他们的一些模糊的记忆的褶皱中重新出现，在yuntaku *hintaku*，闲聊中发挥自己的作用，这已经成为赋予他们生活意义的唯一事情。这样的日常生活场景今天仍然存在。

笔记

1. 根据日本的习俗，人们通过在祖先死后第七天、第四十九天和第一百天举行的仪式来纪念他们。在他们死亡的第一、第三、第七、第十三、第十七、第

二十三、第二十七、第三十三、第五十和第一百年的纪念日，还要举行额外的仪式。

2. "泡泡舞"是对阿波舞的双关语翻译，阿波舞是德山县（原阿波省）夏季奥本季节庆祝和纪念祖先的一种"bon"舞。

3. On'na Nabe，俗名Nabī，是本岛Kunigami的On'na村的一位半传奇诗人。她的诗句"平息吧，海浪的声音/平息吧，风的声音/愿首里王的尊贵/面容得到尊重"据说是为庆祝首基王（R. 1713-1752）在巡视全岛时访问该村的情景。

k POET RYK

本页有意留空

骨干 (2005)



东马浩子

译者：维多利亚-杨

你的背像猫一样驼着，说是
来自城市的男人
我已经忘记了
我的背像猫一样蜷缩
直到一年前的那一天，我已经忘记了铁丝
网外有什么危险。

你们岛上的人都像猫一样驼着背吗？

这个人用他的话语吹起了烟，不要
如此荒唐

然而，当这些话离开我的嘴时
，我的心在嘀咕，这可能是这
样的

黑烟滚滚，墙壁发黑，树木烧焦 那天的校园
不是日本。

在我们眼前一闪而过，它变成了美国 一个在
世界地图上看不到的小岛

岛上的话语再也听不到了 伪装的形式
太过自由地游荡着
自 卡塔卡什拉时代¹到现在 被迫趴下， 无法说
话
懊恼的重量沉重地压在它的肩上

在我的岛的海洋对面，我大声呼喊
大和时代，陆战，美国时代，铁丝网，战斗机 该男子闭上耳朵
，咧嘴一笑
蓝色的天空，白色的海滩，焦橙色的屋瓦，热带的柠檬，红色的木槿花
试图划出黑色的辉煌色调
悲伤的重量沉重地压在它的背上

霓虹灯下的街道是男人的游乐场 我的游乐场是一个可能的地方，那里的铁丝围栏是一扫而空
我只想站在高处，大步走过我的后院

笔记

1. 琉球王国时期，年轻男子成年后所留的发型。头部中央被剃光，周围的头发被剪得很短。然后将剩余的头发在头皮上绑成一个略带蛋形的发髻，直径约为三厘米，高三至四厘米。[这个对“卡塔卡什拉”的解释是对东马自己的描述的翻译，它紧跟在已出版的诗歌之后。]

内心的话语 (2001)

K

清田正信

译者：金城正树

远离废墟，逃吧！我被

追捕。我被追赶

被那些生活在边缘地带的人说的话所审判。为什么
是处于边缘的人。

就像一颗流星，划过，划过我的内脏 一个流动的杀
人武器？

我一直生活在不顾外表的情况下，无法切断
我与生活的联系。

逃到我这颗心的海里去吧！

每当我试图在退缩的边缘说话时，我就会失去
一些东西。

我的失落感结束的地方就是新的旅程开始的地方。如果说出来
的话

我将失去我爱的女孩。

我迈着不坚定的步伐走出
去，看不见的树在冒烟，
血在岸边迸发。

我的胆量透明 我的
痛苦
让黑暗变得透明

我接近一个球体，接近你。但那些既不是你也不是我的话

我杀死了爱情。

即将被沉默熄灭的话语，逃吧！在失去每一个字之后

我知道爱。

漫无目的地，我满足于感官的境界

在我的漫游结束时，我蜷缩着身体，躺在床上。

我用语言来束缚笼罩着我的沉默从深处，质疑沉默的意义！波浪随着质疑的节奏而起伏冲过流沙的根部，我抽象了他们的速度。

在海边的村庄，流淌着爆裂的夜花的茎叶忘记了声音，呕吐，早晨的眩晕！新生儿哭声的轮廓！

充满鱼腥味的元音！让你的

回声回荡起来！

游击队的白色声音围绕着一个旅行中的游牧者所处的令人眩晕的领域

从这块沉甸甸的土地上的码头到远处的风景，我都在其中。

澎湃的沉默，其深度被无辜的说话冲动所抵制。

白琉球墓群



马布尼正信 (1910)

译者：乔恩·霍尔特

我看到白色的琉球人的坟墓

既是我们告别的地方，也是我们喝

清酒的地方

我这双充满忧虑和悲伤的眼睛，看到了白

色的琉球人的坟墓

如同白色面孔的轮廓

习惯于在海滩上行走的双脚，要

经过多大程度的痛苦呢？

银座的林荫道

冲绳!你现在要去哪里?

(1964)



作者：山口博古

译者：乔恩·霍尔特

三弦吉他的岛屿 泡盛酒的
岛屿

诗歌的岛屿 舞
蹈的岛屿 空手
道的岛屿

孕育着木瓜、香蕉和*Kunenbo*橙子
的岛屿
西米亚棕榈树、龙舌兰树、榕树的岛屿
芙蓉花绯红的岛屿， 迪戈珊瑚树的岛屿， 像火焰一样闪亮
的岛屿

孕育了我的岛屿， 我现在把这首诗逐行编织起来
失去了我的方向。
被困于思乡的魔咒之下
直到最近， 琉球这个词， 仿佛只在名称上。
当它不再是一个人的时候， 就没有意义了， 不再是你很久以前
的模样了。

现在走在你铺好的路上
那些铺设在你们身上的道路，对你们这些
岛国来说，似乎和你们琉球一样！

冲绳!

你现在要去哪里?

仔细想来，很久以前的琉球是日本的一部
分吗？

还是你是中国的一部分？

双方都没有理解类似于明确的区别的东西
直到有一年，当

在台湾遇难的琉球人被视为威胁，并被当地的野蛮人杀
害。

但是，日本首先试图就其野蛮人的罪
行向中国施压，但中国却视而不见。

并说这些野蛮人的事不归中国管。反过来，日本也以此为借口，
给予他们权利。

彻底征服这些野蛮人

那么，现在是谁变得不高兴了，是中国

中国似乎扭转了其先前的立场

并声称这些野蛮人在中国的管辖范围内，而中国接下来
说它正是向日本说明了这一点，然后日本远没有退缩。

更进一步，叫中国滚出冲绳，并要求中国

被称为战争赔偿的东西，对受害者和丧亲者的赔偿

在这种情况下

也许中国开始认识到琉球现在是日

本的一部分

在任何时候都可以

琉球后来有了一个新的名字--冲绳县，你开始在日本的道路上
笔直向前走。

现在是四十三县三市实体中的一个成员

然而，沿着日本的道路直走

你不可能带着你的冲绳语的不便而行走
作为冲绳县，你从出生就拥有的东西
因此，作为冲绳县，你学习日语，或者一有机会就学习日语。
努力尝试使日语成为你日常生活的一部分
因此，作为冲绳县，你来走日本人的路。仔细想想，自从冲绳废除了它的王国，成为一个
地方官
你已经走过了这七十多年，感谢你，即使是我这样的人，也是如此。
在我日常生活的各个方面感受到日语的魅力
即使我吃米饭，即使我写诗，即使我生气、大笑或哭泣
我意识到我的一生都在通过日语生活，但日本这个国家做出了发动战争这样毫无意义的事情

尽管这样
三弦吉他的岛屿 泡盛酒的
岛屿 我的冲绳
我知道你的伤口很深，但你会再次感到
坚强并回家，你会回到日本的家中。
和它的日语而不忘记你的酒
而不忘记你的吉他

k DR
AMAK

本页有意留空

人类馆 (1978)



中念清心

罗伯特·蒂尔尼翻译

人物介绍。 装扮成马戏团教练的男子

男人在展览中 女

人在展览中

舞台中央搭建了一个简单的茅草屋，类似于戏剧的场景。舞台上摆放着陶器、染成各种图案的布条、草编的垫子、Kupa 和Munjurū的帽子以及各种各样的热带植物。这些道具提供了日本大陆对冲绳的刻板印象的汇编，但它们都是无缘无故地混杂在一起。

小屋的一根支撑梁上挂着一块标语牌。上面用非常潦草的笔迹写着下面的句子。冲绳人和高丽人不得入内。³

在这些道具中，有两个人，一男一女，被摆在那里。

然而，前面的场景描述只是一种修辞手法，暗示了戏剧开始时的气氛。在现实中，一个更抽象的舞台布景可能更合适，这样道具就不会影响剧中频繁的场景变化。有时，场景应该重新模拟防空洞中的指挥室等等。

随着大幕缓缓拉开，漆黑的舞台布景的剪影浮现在眼前。

可以播放古典琉球音乐的庄严曲调。⁴

在舞台的一侧，出现了一个类似于马戏团教练的人。他一只手拿着一根短而柔软的鞭子。

训练师。晚上好，女士们，先生们。我想热烈欢迎你们来到我们的人类馆。⁵正如你们所有人都意识到的那样，根据普遍的人道原则，人类都有权在法律下获得平等待遇。所有人类的权利都必须得到尊重，没有例外。我们决不允许在任何时间或地点出现歧视，无论其形式如何。

(停顿片刻后).....简而言之，有人类的普遍原则。

那么，为什么有些人歧视他人？是什么导致了这种事情的发生？(他指着鞭子。)原因非常简单：它是无知和偏见的结果。(他为自己的笑话独自大笑。这对你们这些鞭长莫及的人来说太难理解了吗？⁶

但是，认真地说，我们如何才能结束歧视，纠正偏见，消除无知？人们经常问我这个问题。我认为人类馆在解决歧视问题方面可以发挥重要的、但未被认可的作用。这个展馆是第一个这样的展馆，其范围是前所未有的，展示了世界各地遭受歧视、被迫害或忍受压迫的种族和民族群体的许多标本。这里有黑人、犹太人、柯林斯人、阿伊努人、印第安人等等，种类繁多。...我没有足够的时间把他们全部列出来。

为什么这些人受到歧视？他们生来就有黑皮肤是他们的责任吗？是他们的错，因为他们贫穷和肮脏，他们说的是方言或与我们其他人有不同的习俗吗？

人们为歧视提出的所有理由都是如此模糊和含糊不清--事实上，仅凭这些理由，只不过是偏见而已。

我亲爱的客人，请好好看看这些人。当你看着他们的手脚移动时，不要眨眼。盯着他们看，直到你用眼睛在他们的身体上钻出一个洞。

如果你这样做，我聪明的客人，你无疑会认识到，“尽管他们看起来和我们有点不同，但他们毕竟和你我一样”，这是需要学习的重要课程。“我们是
这就是基本真理。曾经
如果你意识到这一点，你会感觉到在你的内心深处打开了一朵友谊的花蕾，并感觉到通过温暖的团结纽带与全人类团结在一起。这将是一个钢铁铸就的团结。

那些容易多愁善感的人，你不需要忍住你的眼泪。以普遍人性原则的名义为他们流下无声的眼泪。

那些笑得醉醺醺的人，请你也不要忍住笑声。以他们的名义好好笑一笑吧。但是，你是流下悲伤的眼泪还是笑的眼泪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你真正感受到这些宝贵的感情。泪水是人类真实情感的美丽结晶，在其中，心灵和身体是统一的。

最后，我向即将进入科学人类馆的客人们提出一个请求。

如果你带来了你的相机，当你给展示的人拍照时，请不要使用你的闪光灯。他们属于一个过度敏感和容易受伤的种族。他们对光线的反应非常敏感，所以你一定不要使用你的闪光灯。
(当打扮成训练员的人抽出他的鞭子时，舞台就亮了起来。)

对不起，让您久等了。这里是琉球馆画廊。

琉球群岛的原始居民属于Amamikiyo族群，是阿伊努人的一个分支。这个部落起源于史前时代，当时来自北方的移民与来自西南菲利普松和台湾附近的岛民以及来自九州和奄美大岛地区的其他南迁者通婚并混合。

从人类学的角度来看，值得注意的是，琉球人拥有非常独特的骨骼结构和身体类型。(在这里，我们展示了该部落的两个典型标本。)

(训练员接近展示的男子。他用他的鞭子让这个人抬起他的下巴。该男子看了他一眼，但他还是表现出一种奇怪的温顺。)

请仔细看一下这个人。你会注意到他的第一件事是，他有一张方形的脸，而且他的鼻子太大了，在脸的两边散开得太远。他有一个所谓的鼻梁。这在他们当中是一个非常普遍的特征。

(该男子无法忍受被这么多人盯着看，低下了头。突然，训导员猛地一挥鞭子，那人迅速摆正了姿势)。

请仔细看一下他的眼睛。他的眼睛看起来很丑陋，而且很大，使他脸上的其他部分失去平衡。他的眼睛在他的部落中也非常典型：他有一种惊恐的表情，就像一个精神病人的表情。在琉球人的方言中，像他这样脸型方正、下巴突出的人被称为……。(他停顿了一下，向那人投去询问的目光)。

展品上的人(低沉的、没有表情的声音)：*habukakujaa* ..

训练师。他说 *habukakujaa*。*Habu* 是琉球本地的一种毒蛇。⁷

Habukakujaa 意味着这种毒蛇的下巴。

(他接下来转向那个女人。她正用一把草扇扇风，抽着一根长长的韩国烟斗。)

在这第二个标本中，你也可以发现其他独特的特征。

乍一看，你可能会想象她和你我一样，在任何方面都没有区别。这也是意料之中的事。在未经训练的人眼里，她看起来很正常。然而，外表有时会产生误导。请仔细看一下。

首先，一般来说，她的脸又小又窄。至于她的鼻子，人们可能会说，它只是有点太长了。特别是，我想说的是，她的整个身体都是非常多的毛。一个女人的毛发如此之多，这有点令人震惊。我感到遗憾的是，由于我们处于警方的监视之下，我不允许将她的整个裸体暴露给你们观看，当然，作为一个特别的恩惠，我允许你们只仔细看看她身体的一个部分。

(他抽出了他的鞭子。女人机械地抬起她的一个膝盖。训练员用他的鞭子抽打着她的裙子下摆)。

好好看看吧。他们说，父母的罪孽会降临到他们的孩子身上。她腿上的毛和刺猬的毛一样硬。事实上，她的整个身体就像刺猬的毛一样多。(显然，情况并非如此。)但什么恶业使她生在这个身体里？是什么沉重的业力，经过多少代人的积累，导致她陷入这种痛苦的命运？*Noranyorai, noranyorai, three times noranyorai, and then six noranyorai Konamai no nama---*。

gami, konamai no namagami, konkonomaga (他似乎咬到了自己的舌头。)⁸ 好了，我想今天就到这里吧。如果你盯着她看太久，你今晚会做噩梦的。好吧，我们的科学人类馆是全世界第一个此类展馆，不仅仅是展示人类的不同标本的代表。我们还收集了一些物质物品，让你了解他们的日常生活，从他们的食物和衣服到他们的礼仪和习俗。举个例子，琉球群岛的土著人实际上住在这种类型的房子里。他们在土里挖一个深坑，在坑里种上一根柱子，用茅草盖上屋顶，用竹草砌成四面墙。这是很简单的建筑。

这相当适合于一年四季都很温暖的气候。然而，他们的房子真正令人惊讶的是，他们在晚上或外出时不屑于关门上锁，我并不是说他们的社会中没有小偷。你不能草率下结论！

但他们为什么不费力气锁门呢？请不要惊讶，但事实是，他们的家里没有什么值得偷的东西。接下来，至于维持他们生活的食物，在他们的

在日常生活中，最常见的是不起眼的红薯。他们的早餐、午餐和晚餐都吃这种主食。他们狼吞虎咽地吃红薯，还光着脚走来走去。简而言之，红薯和赤脚。

从科学的角度来看，我会观察到（他用鞭子戳女人的身体），这个女人的身体完全由红薯构成。此外，他们还喜欢喝很苦的茶。无论他们走到哪里，都在大口喝茶。狼吞虎咽地吃红薯，然后一杯接一杯地灌茶。由于这个原因，琉球群岛的许多当地人都有臃肿的肚子，而且经常放屁。

我还准备了另一个惊喜。这些人吃的是苏铁蕨掌的叶子。苏铁是一种有毒的植物，不用说，吃它是非常危险的。吃了苏铁叶子后中毒死亡的人数，每年都是如此。但是，他们不顾后果，照样吃。在这个巨大的世界上，你知道有多少人类故意吃毒药的例子？

事实上，这是人类伟大的奥秘之一。⁹ 让我们到此为止，进入下一个展览。在下一个房间。

我们有一个黑人种族的展示。（他威胁性地说道。）他们是黑人，他们的整个身体，真正的黑人。这将使你不寒而栗。让我提醒心脏不好或血压高的客人不要进入这里。

（展示的人站起来，环顾房间，以确定培训师真的已经离开了舞台。一旦确定，他就完全变了，开始表现得很傲慢）。

展示的人（用混合冲绳方言）。真是一堆垃圾！下一次，我发誓要那个混蛋打到死！

展台上的女人（大声笑）：哈，哈，哈！笑得多开心啊！

男人：有什么好笑的？

女人。就在一分钟前，你还像一片树叶一样颤抖，但他一离开，你就试图用你空洞的吹嘘来打动我。一个没有胆量的人怎么可能有成就？

你说我像一片树叶一样颤抖。你一定是疯了。我可以把那个家伙打扁。他说的都是谎言。在冲绳，当警察看到我向他们走去时，他们会跑开，而不是我。我可以在任何时候对付任何对手。有一次，我甚至把一个警察打死了，在放下几杯酒之后。

女人。为此，你可能被关在笼子里，对吗？

你说笼子。我并不害怕那个地方。我已经数不清我被关了多少次了。你认为他们在监狱里看守我们？你知道，在监狱里，看守和典狱长都是我的朋友。他们害怕我：所有的人，警卫，甚至是头儿。

有一次，我潜入一个美国军事基地，去拿我那份战利品，你可以说。我偷了一辆装满美国床单的卡车，整整一卡车。

我马上被一名国会议员逮捕并被关进监狱。但是每个人见到我都很高兴。他们都说："欢迎回来，祝你玩得愉快。"但在警卫中，有一个新来的人不认识我。一个真正的生手！他也是这么坚持的！刚参加工作的人往往都是自以为是。我告诉他："先生，我需要上厕所。"但他表现得好像是听不到我的话。我几乎忍不住了，我太想去了，所以我又说："先生，我得去厕所。"这一次我真的提高了声音。然后我就当着大家的面拉下裤子（为了明确他的意思，他把手放在腹股沟上），开始挠我的裤裆。我再次说，"我得去厕所"。之后，他又出来说："你被关在监狱里，还打算像个混蛋一样吗？"

我强忍着怒火，走到厕所，好不容易拉完了，却一脚踢在那

个绿皮人的裆部，把他踢倒在地。”不管你是看守还是囚犯，我们都只是男人。

好好看看吧。我的东西和你的没有区别。好好看看吧。"为了确保他明白，我抓住他的后颈，把他的头塞进马桶里。自然，我不得不在监狱里多呆一段时间，而且我还被打了。但我给他上了一课。此后，他变得非常好，非常温顺，不再找我麻烦了。

在监狱里，我是一个真正的人物。对我来说，这就像家一样。

女人。如果那真的是你的家，你为什么要离开它？

人：无论在哪里，人们都会不安分。

女人。你能做什么？我想被别人欺骗的人应该得到他们的回报。

男人：这真的很愚蠢。也许有些人是罪有应得，但真正坏的是那些骗人的人。他们为什么要去欺骗别人？

女人（被激怒了）。你说得够多了。不管是监狱还是像这样的地方，对我来说都是一样的。只要你习惯了，就会好的。

男人："只要你习惯了，就会好的"？这话说得太傻了。你就没有一点常识吗？你让我笑了你的行为像个傻瓜。

（那个女人没有注意到他。她拿起一顶Munjuru帽子，开始玩弄它，把它转来转去。最后，她戴上它，站起来跳舞。这首音乐被称为 "Munjuru"）。

男子：在监狱里，至少他们把我们当人看。

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地方？我们比奴隶好不了多少。他们告诉我们，我们会有米粥吃。有些人说，在监狱里，他们在食物里放毒，每次只放一点，让人慢慢死去。这是个大谎言。他们说，食物很糟糕。它一点都不烂。监狱比这个地方要人道得多，无论是食物

还是任何东西。

其他。有时他们会给我们咖喱饭，有时是炒饭。但这是个什么样的地方？我们是奴隶，比奴隶好不了多少。（这个女人完全欣喜若狂，沉浸在舞蹈中。）

男人：（怀恨在心）。总有一天，我会抓住那个小矮子，亲手把他打死。他太无耻了，以为骗人是可以的，把人从家里拖走，关在这里。

（模仿训练员的声音）“你会得到大量的食物。你根本不需要担心衣服和住房。更重要的是，你将有机会获得教育。你可以随心所欲地学习。这个工作没有什么困难。你所要做的就是坐下来，看着钱滚滚而来。”

（女人沉浸在她的舞蹈中）。

男人：你的行为真的像个十足的傻瓜。你对他们对我们所做的事情不感到难过吗？

女人。

人。你认为这个地方比你以前的地方好吗？你在冲绳的那个妓院不是赚了很多钱吗？你在哪个区工作？

女人。

男子：吉原？

女人。

人。Jikkanji?境町？Harborview?

女人。

男人：纳米努埃？樱坂？中心？辉夜？¹⁰

女人。哦，闭嘴！你说的够多了。我以前在哪里工作对你来说有什么区别？这不关你的事。

男人。当然，这不关我的事，但我还是有权利问，不是吗？为什么当我想和你友好地交谈时，你会如此生气？所以你什么都不告诉我。

女人。我不会告诉你任何事情。你认为我对你有所隐瞒吗？真是个傻瓜你对我的话解读得太多了。当一个人对别人的话解读得太多时，他最终会把自己变成一个傻瓜。当一个人说得太多，他就失去了所有的羞耻感。

男人：...

女人。每个人都有一些他们不想谈论的话题。每个人都有他们不愿被问及的事情。所以就保持沉默吧 认命吧，忍受耻辱吧。即使是一个人

没有接受过 "教育 "的人应该有一点常识。不要表现得像个傻瓜。

(该男子沉默不语，但脸色铁青，

怒气冲冲) (尴尬的停顿)。

女人。(为了安抚他)。甚至我也设法拿到了六张床单。.

男人：嗯？

女人。美国床单。我把它们藏在了我的抽屉柜里。

人。

女人。起初，我有十个人。但瑶瑶说她没有，所以我把其中两个给了她，然后我又把另外两个给了明美。我从来没有用过它们，甚至一次都没有。它们仍然像新的一样好。全新的，一尘不染。

我以前给一个美国军官当女仆时得到了它们。他第一次向我提供床单时，我拒绝了他，因为他只是一个肮脏的老头子。我不打算为了得到一些床单而去做我以后可能会后悔的事情，所以我对他说：“不，谢谢你。”尽管他完全是个秃头，但他的思想真的很肮脏。

他也是一个好人，他的妻子是一个真正的恐怖，当她发了脾气。有一次我在打扫厕所时，他对我下手了，但我用英语告诉他，“说妈”。我的意思是我要对他的妻子说出一切。然后他马上停止了他正在做的事情。

(怀旧) 当他回到美国时，他把床单和两条狗给了我，都是德国牧羊犬。狗很早就死了，但我还保留着这些床单，因为我从来没有用过它们，而且把它们照顾得很好。它们就像新的一样，全部10条。

你一分钟前还说你只有六个。你现在怎么会有十个？

女人。我说了10个。真的。

但是你说你把一些东西送给了你的朋友，所以你最后有六个。

女人。是的，但我送给明美和其他人的是日本的 (*yamatomono*)¹¹；它们是日本制造的。日本的床单又薄又便宜，所以我把它们送走了。美国的床单是一流的，所以我把它们放在一边，为自己保留。如果你认为我在骗你，你可以哪天到我家来，我给你看看。

男人：谁在乎你是否有美国的床单？

女人。你说我在撒谎。

你是个该死的骗子!这都是一派胡言。我打赌你根本就没有美国的床单。

女人。我确实有这些东西。我跟你说的是实话。你要做的就是去问小优，她会为我作证。

如果我把这件事提交给法官，我会赢得这个案子，双手赞成。骗人是一种犯罪。最坏的罪犯是欺骗别人的人。

女人（在她愚弄舞台上的道具时再一次）。当我还是个小孩子的时候，我经常去剧院看戏，因为我妈妈非常喜欢其中的一个演员。他是个男人，但他看起来非常漂亮。

我要把他打倒在地，把他打得满地找牙。既然我有证据，我就把他告上法庭。正义一定会赢。

女：他把米粉涂在脸上，跳起舞来就像一个女人。
他是如此优秀，甚至真正的女人都无法与他竞争。

这是一个秘密。在我将此案告上法庭之前，不要向任何人透露一个字。

女人。我不会告诉任何人。我到底会告诉谁呢？

男人：因为女人往往说得多。

女人。不是我。如果我保证不告诉任何人，我绝对不会，即使闪电击中了我。

男子（松了一口气）。好的。（摆好姿势，站在女人身边，他念道：）“即使我的心干涸枯萎，你的话也会永远印在我的脑海里，请不要让别人知道。”

女人（回应）。“虽然缝衣针的线可能会断，但吸引我回到我心爱的家乡的线怎么会断呢？”¹²

(突然，“Jachichibushi”的旋律涌现出来，两人开始随其节奏跳舞。这一幕是在《深山牡丹》一剧中舒里的阿内贾塞多村。

过了一会儿，训练员又出现了。他一挥鞭子，结束了音乐，让这对男女冲回了他们的小屋。

培训师在舞台上大摇大摆地走来走去，一副盛气凌人的样子）。

训练师。这里发生了什么事？你们两个在搞什么鬼？你们为什么要这样吵闹？

男人和女人。

训练师。我的眼睛一离开你，你就开始不听话了。你以为你在哪里？也许是在一家妓院？你以为我是带你来度假的吗？还是来旅游的？

男人和女人。

训练员。就是因为你们这样的行为，人们才说你们是反对者和懦夫。你们两个没救了！你们两个没救了！”[Tut-tutting] The two of you are hopeless!

但我这次会试着宽宏大量，忽略你的行为，但就这一次。下次你再要花招，我就把你送回你来时的那个可恶的猪圈。（对男人说）你会马上回到监狱，（对女人说）你会回到妓院。你明白吗？（女人不断向男人挤眉弄眼，催促他说点什么，但他抗拒她，保持沉默。训练员很快就明白发生了什么事）。

训练师。我刚刚告诉你，你不应该怯懦。如果你有心事，就勇敢地说出来。你们两个人不说出来，而是互相窃窃私语，试图对我保守秘密，这是真的，不是吗？我刚才说的都是真的。你们两个是

秘密地孵化一些阴谋。(意味深长地)在这种情况下，我知道只是如何对付你。以后我让你吐出来的时候，你就没啥意思了。

女人（在他即将走开时叫他）。等一下。

训练师。什么？

女：…我只想说，我没有混入任何情节。

训练师：…是这样吗？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他一定是自己在做策划。真是个英雄啊！好吧，我真的必须向你脱帽致敬。你真的很了不起。

男人：…

训练师。好吧，那就说出来吧。你有什么要说的吗？

男人：…

训练师：…嘿！

女人（惊讶）：他说这个地方不是我们所承诺的那样。

（那人看起来很紧张，但已经太晚了。）

训练师。答应过的？我答应你什么了？

女：他说你骗了我们。我们被关在这里，被当作奴隶对待。

培训师：……像奴隶一样？

女人。你告诉我们，我们会得到大量的衣服和食物，不会缺少任何东西。你还承诺让我们免费接受教育，所以他说你只是个无耻的骗子。

培训师：.....还有什么事吗？

他说，当他收集到足够多对你不利的证据时，他就会把你告上法庭。正义最终会胜出。

训练师：...就这些吗？

女：他说，“我要抓住那个小矮子，亲手把他打死”。

(训练员几乎是飞到房间的另一边，把那个人打倒在地。该男子开始哀嚎，在地上扭动。可以听到鞭子的抽打声，训练员对着那人大声命令，他逐渐变得温顺起来)。

训练师[气喘吁吁]。你们两个都是不可能的。你们知道什么是正义或审判，而你们两个都只是狱卒。你让我发笑。你说你被许诺了不同的东西。你以为你是谁？尽管你们都是懒人，但你们整天都在抱怨。你们的合同有什么不同？你们俩不是按照我的承诺提供食物和衣服吗？另外你们还能住在一个非常舒适的家里。最重要的是，你们甚至都不需要抬起手指工作。你们得到的报酬是整天坐在那里，什么也不做。

女人。但有人告诉我们，我们会有机会获得免费教育。

培训师。你说是“教育”。[他笑着说。]真好笑。你不是在这里接受教育吗？每天你都能听到关于文化人类学的精彩讲座。也许这对你这样的人来说有点太伟大了。(他对准地上的人踢了一脚。)站起来，你！我知道这几乎是对你的侮辱。我知道这几乎是一场戏，而且确实有点太幼稚了。但是，如果你认为你可以通过一直抱怨来改善你的生活条件，那你就错了。除非你努力工作，否则你怎么可能有任何进步？这是我坚定的

信念。你们两个的问题是，你们被宠坏了。(他对他们吼道。)回到你的小屋去。

(两人匆匆回到他们的小屋。)

训练师。好的，这很好。最主要的是服从命令的时候要快。

这是适应我们所处时代的最基本要求。好吗？记住，我们生活在一个紧急的时代。

忽略小的分歧，为大的整体利益而努力。忍受不能忍受的，承受不能承受的。一亿公民团结在一起，必须解决国家的困难问题。我们都必须准备好为国家献出自己的生命，无论我们的结局是今天还是明天。¹³ 你们可能是不完美的日本人，但你们都是日本人！你们是日本的公民！

但你仍然不完全是日本人。你需要的最重要的东西是正确的精神。有一句话是这样说的：造出一尊佛，却遗漏了灵魂。你们两个人缺乏灵魂。我得给你们注入一点灵魂。

你最好做好准备，因为我非常严格。(他把声音提高了一个档次。)你最好小心点！鞠躬！

从现在开始，把我的命令当成是来自日本天皇本人的口中！不服从命令是不可能的。不服从命令是不可能的！我期待着盲目的服从，你明白吗？这就是所谓的称为日本人的秩序感。既然你也是日本人，你必须重视日本文化，尊重日本传统。毫无保留地热爱和接受日本的东西，这是绝对必要的。

首先，我们必须对你篡改国家语言的方式做些什么。文化人类学家说，语言是文化的载体。如果你太晚登上这辆车，你怎么能享受到文化的成果？但让我们把这个问题放在一边。简而言之，

你最好尽快学会如何使用正确的日语。根据一个古老的谚语，"习惯比教育更有价值"。所以你必须养成良好的习惯。因此，从现在开始，我禁止你

使用冲绳方言。这是严格禁止的。如果你违反了这个规定，你就得把这个东西戴在你的脖子上。

(培训师将写有 "冲绳人和韩国人不得入内 " 的标语牌翻到反面，上面写着 "方言标语牌"，也是用潦草的笔迹写的。¹⁴

男人和女人小声嘀咕：[这是个肮脏的把戏！真是个混蛋。]

训练师。别吵了！闭嘴吧！(以夸张的方式)

这是一个命令！

男人和女人。

训练师。好的。我们都准备好开始了吗？你很快就会习惯的。在这个国家，每个人--从最微小的婴儿到最年长的男人和女人--都知道如何说日语。这根本没有什么好说的。(停顿)

这只是我们之间的事，但是，坦率地说，我就是无法忍受琉球方言。它有一种起伏不定的语调，你无法掌握；它让你想到一条在地上滑行的蚯蚓。它的发音粘在你的嘴顶上。它过于礼貌，自命不凡，而且无法理解。当我听到一个人说琉球语时，我忍不住想，他的嘴和他的脸在说两件完全不同的事情。但最糟糕的是，最让我烦恼的是，有人敢在我们自己的国家说一种其他日本人无法理解的语言。我们日本人必须用日语说话。如果我们不这样做，我们怎么能保持一个整体的统一？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男人和女人。

培训师。好了，我们开始吧。我将教你们两个人说日语。你们必须先从第一件事开始。站直了，把嘴张大！

你对此印象深刻，对吗？它有一个如此美妙的声音！我不知道它是什么--元音的组合，它的音乐感，男子气概，决定性的结尾，它给你的安全感--这是一个典型的日本表达。

训练师。(对男子)。试着说出来。

人。好的。(摆出庄严的姿态)L...皇帝万岁，班杰明。

训练师。不是banjaii，是banzai。

男子：Ban banjaii。

训练师。Banzai!

男子：禁止.....。

训练师：.....Zai!当你说这句话时，你必须在心里感到敬畏。

男子：禁止.....。

训练师：.....Zai!

人。

训练师。Zai! . . Zai! . . 你这个白痴！你还在假装你是日本人！你得把这个戴在你的脖子上，直到你能正确地说出这个词。（他把方言标语牌挂在那人的脖子上。）

今天的课程就到此为止。直到我们再次见面。请保重。现在，鞠躬！

(培训师离开了。留在台上的男人和女人，暂时采取观望态度。一旦他们确定海岸线安全了，他们就同时说：)

男人和女人。皇帝班杰明万岁。

(他们爆发了笑声。过了一会儿，男人停止了笑声，好像他刚刚意识到了什么，女人也在一会儿后停止了笑声。突然，男人开始用他所有的力量攻击女人。她从他身边跑开)。

男人：你这个骗子！你答应过即使被雷劈了也不说的，对吗？

女人（跑开）。你以为你是谁？你只会说大话，但到了关键时刻，你连个屁都不放。

什么，你真的有一张大嘴！你这个肮脏的婊子。你这个肮脏的婊子！你对我许下承诺后还想与我为敌吗？我要把你打到死！

女人。如果你认为你可以的话，就试试吧。你的问题是，你把事情搞得一团糟，因为你不知道如何倾听。

男人：为什么你...

(该男子摆出空手道的姿势，试图与她搏斗。但他并不像他所假装的那样强壮。女人继续从他身边逃开，并巧妙地抵挡他的打击，使他们对他不利。当他失去平衡时，她很快就把她按倒在地)

。

这真的很疼。放开我，你这坨猪油。

女人。现在一切都结束了。你现在要做什么？如果你有什么要说的

，就说吧。

男人：...呃！先生，请让我到罐子里去。

女人。那个罐子？哦，你是说厕所。即使你被关在监狱里，你还是要像个混蛋一样吗？

男子（挣扎着）。我可能在监狱里，但我仍然是一个人。我的屎和你的屎有什么区别？好好看看吧。

女人：...你这个动物。

（她从他身上下来，走进小屋。）

男人。哦，那真的很疼，我感觉我被活活剥皮了。而对
有那个大宝贝坐在我身上。如果我不是那么饿，我一定会一拳把她
打倒。当你饿的时候，你会失去力量。那个小不点声称：“你想
吃多少就吃多少，”但我们得到的只是红薯。早餐、午餐和晚餐，
除了红薯，什么都没有。
为什么，我这么软弱，甚至不能好好地打一场。

（这个人回到了小屋。他拿出他的弹琴，开始弹奏。

Toun, toun, taen, taen ...

女人开始随着音乐的节奏移动，但随后她注意到越来越近的脚步声，并向男人示意“有人来了”。

这名男子急忙放下手中的弹琴，装出一副无辜的样子。他没有注意
到他把方言牌戴反了，于是他急忙把方言牌翻到右边。

培训师走到台上。他站在讲台后面，鞠躬，然后从口袋里拿出文
件，开始读。

这是亚拉州长¹⁵在海洋博览会开幕式上的讲话。¹⁶场景开始时，
播放的是亚拉州长的声音录音。培训师与录音同步进行。看起来就
像培训师正在发表演讲一样。

讲话持续了一段时间，然后戛然而止。在最没有过渡的情况下，我们听到了王储的声音。在一段长的

暂停，我们又听到了州长的声音。必须同时扮演两种角色的培训师非常忙碌。

在舞台的后面，那个男人拿起他的弹琴，又开始弹了起来，发出响亮的敲击声。女人慌忙打手势让他停止演奏，他点头表示同意；但他继续假装演奏，没有发出声音。

很久以前，当日本正在热火朝天地打仗时，一群士兵在一个深夜里偷偷地拿出他们的乐器，得意忘形地假装不声不响地演奏，一个人吹桂花，另一个人吹口琴，还有一个人吹小号。

当时，他们的音乐会在世界范围内无声地回荡着，但没有任何录音存留。

哦，如果这场无声的音乐会被记录下来就好了，它将使充斥着世界的无数记录隐藏起来，保持沉默，避免羞愧。

同样，我们的参展者的表演是向活着的世界传递为保卫国家而战斗的少壮派的痛苦的唯一机会，他充分意识到他的任务的严重性。因此，尽管他的音乐会是无声的，但它应该使整个大厅回荡，使听众陷入悲伤，使他们充满渴望，然后爆发出疯狂的时刻，其力量超过了琉球音乐的范围。

自然，此时我们已经无法听清培训师的话语，他正试图燃起人们对海洋博览会的热情。“大海，以及它充满希望的未来”像泡沫一样消失在黑暗的夜色中。

另一方面，这个女人再也无法控制自己了。起初，她拍拍手，脸上露出胜利的神情，但随后，她无法抑制自己的感情，开始跳舞。当庆祝活动达到高潮时，人们可以听到一个奇怪的声音从远处传来；它就像耳边的轻声呢喃，一个诱人的耳语，被风带着走。

这个人把他的弹琴扔到一边，开始像个疯子一样跳舞。过去，农庄里的青年男女经常这样边跳边唱，彻夜不休。在达到兴奋的程度

后，音乐突然变得安静了。

从远处，我们可以听到老式的学校钟声。培训师走到舞台上。现在是午餐时间)。

训练师（用讨好的语气）。来吧，你们都来吧。午餐时间到了，这正是你们所期待的。多吃点，这样你们就能长得又大又壮。
(他递出盘子，上面堆满了萨摩红薯。)

训练员。萨摩红薯，来自农场的新鲜红薯。这是你最喜欢的菜，富含蛋白质和淀粉，富含钙和镉。¹⁷它们有很高的营养价值。一个超级豪华的餐点。

(那人看起来好像在想：“又是老一套。我对他们厌恶至极。”他没有碰他的盘子。女人似乎丝毫不以为意，她兴致勃勃地吃起了饭。)

训练师。你又来了，我的小猪们。不要只是狼吞虎咽地吃东西！你需要慢慢咀嚼。现在，现在，我的小猪们，没有必要把你们的食物弄得这么乱。(看着这个人)真奇怪！为什么这只小猪不碰他的盘子？我想知道他是怎么了。谈到食物，你一定没有喜欢和不喜欢的。你没有不喜欢，是吗？
人。

训练师。这怎么可能呢？你喜欢你的红薯。为什么今天早上你没有把它们全部吃掉？不仅仅是今天早上。是的，昨天和前天，甚至前天，盘子里都堆满了它们，但你还是设法把它们吃完了。那么你怎么会突然失去胃口？这没有任何意义。难道不是这样吗？
人。

训练师（真的很生气，但装作很平静）。真的，你简直是不可能的，小猪猪。

(对女人说) . . . 但你的胃口很好。不, 别担心; 我不是在批评你。很好, 就是很好, 你就继续吃吧。(他用手指夹起一个红薯, 好像他拿的是什么脏东西)。你听说过这个故事吗? 是关于一个来自琉球的人, 他去日本工作, 但很久以后又回来探望他的家乡。当他第一次看到多年未尝的红薯时, 他像这样看着它说: "那么。这就是所谓的红薯, 这就是它的全部内容。如何在世界上还有人吃这种东西吗?" [他狂笑着说。]好吧, 让我们把这个问题放在一边。你们这些人最好习惯于你们居住地的习俗。看来你们可能不会被允许永远吃这种食物了。

此外, 我知道这听起来可能是爱理不理的, 但这些天红薯很难买到。有时根本就找不到它们。我们伟大的日本股份公司的采购团队管理着一个庞大的帝国, 从北部的北海道延伸到南部的菲律宾、泰国、缅甸和密克罗尼西亚。我们的人整天疲于奔命收集物资, 直到他们的腿变得像木头一样僵硬, 但有时他们什么也找不到。或者他们可能在经历了许多麻烦之后偶然发现了一些红薯, 但他们别无选择, 只能拒绝它们。"这些土豆只适合做猪饲料"。哦, 你不知道红薯是用来喂猪的? 但这是事实。这真的很可怕, 你知道。

另一方面, 最近我们的大米过剩了。我们仅仅是生产了太多的东西。这很有讽刺意味, 你知道。总有一天, 我将不得不教你们吃米的正确方法。但是, 请你们不必担心这个问题。在这个国家, 每个人都是靠吃米饭长大的, 从刚学会走路的小孩到资深的公民。你也会习惯的, 很快就会习惯。最主要的是要遵守日本人的秩序感。在你注意到这一点之前, 你就会开始表现得像个日本人, 甚至当你打喷嚏时, 你也会用日本人的方式来打。(相当正式地, 走到女人面前, 搓手。)好了, 看来你已经吃完了。你能允

许我请你帮个忙吗？不，这不是什么特别的事。

小事。我只是想知道你是否愿意利用你以前的工作经验，承担一些额外的兼职工作。要完全

弗兰克，嗯……。我想请你充当保护日本的堡垒。你知道我的意思，对吗？这与那边美国馆里的尼-格罗人有关。他们一吃完饭，就一直坚持要我们派一个日本女孩去找他们，而且不接受拒绝的答复。说实话，我们只是不知道该怎么做。无论如何，为了亚洲的和平与安全，我想请你陪他们过夜，请不要直接拒绝我的请求。好好考虑一下，好吗？除了你之外，没有人能够把日本的美女们从这种危险中拯救出来。如果我们不能满足山姆大叔的胃口--他的饥饿和他的性欲--那么日本人的血液就会被污染，这种日本人的血液从宇宙开始就一直在延续，没有断过。你明白吗？作为一个日本人，你必须高兴地充当日本的壁垒。这是为了国家的利益。一切都是为了国家，因此也是为了天皇陛下。¹⁸

[该男子打了一个非常响亮的喷嚏]。

人。Faakusu!

女人（快如闪电）。吃屎吧！

（训练员意识到有事情要发生。他心慌意乱。但最后，他陷入了愤怒，把他们叫了出来）。

训练师。你们这些白痴！尽管我教了你们那么多，你们还是不明白

。

（他打了那人一拳，把他打倒了。然后他抓着那张标语牌，把他拖到舞台周围。）

训练师。你以为你为什么要戴这个该死的东西？这个方言标语牌！你很清楚，我警告过你，不要使用冲绳方言。我告诉你，即使你打喷嚏，也要用日本的方式打。¹⁹

你说 "faakusu" 是什么意思？为什么你不能简单地说 "atchoo"

你的反应能力不强吗？你失去了你的神经吗？你甚至不要想说 "吃屎" 之类的话。多么污秽啊！

(男人指着女人，正准备说些什么，但培训师没有理会他，继续说道)。

而你还认为自己是日本人，是日本的公民？你应该为自己感到羞耻。

(发完这个脾气后，他恢复了平静)。

[气喘吁吁]现在够了。再坐下来吧。回去把你的饭吃完。

(这个人终于回到了他的座位上，但他没有吃饭。)

培训师。你为什么不吃你的饭？快点吃吧。男子。

训练师（瞪着他）。你怎么了？不要管我。

直接去吃吧。

(训练员拿起红薯，把它压在男人的鼻尖上)。

来吧，就咬一口吧，不是吗？一旦你咬了一口，你会感觉到你的嘴里充满了淀粉状的唾液，并尝到一些难以形容的甜味。就咬一口吧。

人。

训练师。你有什么毛病？你完全没有用。(又是哄骗的声音)哦，我明白了。你必须在吃饭前做祷告。"诸神和诸佛，我感谢你们给我这些食物，让我继续生活下去。谢谢你，士兵。谢谢你，妈妈和爸爸。"对吗？

人。

训练员。祷告完后，就得吃饭了。(对女人说，笑)我这样做并不是出于怨恨，但有时我实在是太生气了，就会口出狂言。请不要误解我。那是

因为这个原因，我永远都在给自己找麻烦。这就是让我一生都无法出人头地的原因。

(看着周围的男人和女人的脸) 我要让你们知道一个秘密。说实话，我曾经被许诺过一次大的促销活动。高级董事总经理已经签字同意了。我太高兴了！[他笑着说。]让我们喝一杯吧。

(音乐和舞台灯光改变。布景具有廉价酒吧的气氛，女人为男人倒出一杯饮料，可以是绿茶)。

老板直接对我说话。“没有人比你更能胜任这项工作。所以我就指望你了。”我听了之后，眼泪顺着脸颊滚落下来。经过十年的考验和磨难，我终于要得到我的回报了。我忍不住了，眼泪就在眼眶里打转。你能理解我当时的感受，不是吗？我在下层的长期服务。心里的痛苦。我的心充满了苦涩，无法用语言来形容。

然而，这一切即将结束。从现在起，一个新的生活将开始。一个充实而有价值的生活，在那里我将在阳光下找到自己的位置。[他笑了]……。我的胸中充满了厚重的希望。我觉得自己就像一个刚从学校毕业的新员工。仿佛我将升入天堂。[笑]。

(他看起来喝醉了。他的眼睛有一种炯炯有神的神情。他不断地喝下饮料。) 然后一切都颠覆了。就像被从天堂推到了地狱的深处。这一切都发生在一个晚上。“我以为他是合适的人选，但后来人们开始谈论……”让我们假装我根本没提过这个。我很清楚发生了；这完全是可以预见的。一定有人告诉他，“老板，我听说这家伙来自琉球，但他之前只是为-----提了一下。”“你说的琉球，是这样吗？”“我一直认为他有些与众不同。”“是的，他看起来像来自南方的人。”

但如果我的皮肤比别人黑，又有什么问题呢？这些混蛋！我

不是来自琉球。我发誓，我不是琉球人，我只是长得有点像他们

◦

女人（用安慰的语气）。听着，先生，每个人都有问题。

当我还是个小孩子的时候，人们常说我看起来像一只猫，你知道，就是那种对食物翘起鼻子的冷漠的猫。

女人。振作起来，先生。来，让我再给你倒杯酒。

培训师。谢谢你。你们真的很好。你们对待我真的很好。我不会忘记这一天。总有一天，我会报答你们的恩情。有需要的朋友确实是个朋友。

（注意到方言标语牌）嘿，你。你为什么还在脖子上拖着那个东西？[他笑着说] . . 你真的是个诚实的人。你以为我在生你的气，对吗？

为什么这都是个玩笑；这都是为了好玩。你不需要一直戴着那东西。来，让我把它从你身上拿下来。

（培训师从该男子的脖子上取下方言标语牌）。

好吧，这很好。现在让我们成为朋友，一起喝酒。让我们吃喝玩乐吧。来，咬一口这个。（培训师递给他一个红薯。这个人不假思索地接过红薯，但他没有咬下去）。吃吧！这是我的待遇。来吧，狼吞虎咽地吃吧。

男子：...

训练师。吃了它吧？我在问你呢，那就吃吧。（颤抖着）你怎么了？你为什么不呢？（爆炸）你这个该死的混蛋！

（他抓住他的衣领，把他扔到地上。灯光改变。背景是一个侦探的审讯室）。

你打算拒绝我们给你的食物到什么时候，你这个混蛋？即使你

保持禁食，你认为我在乎吗？你以为我在乎你是否会饿死吗？别自欺欺人了。谁会在乎有人踩着你这样的小虫子，只是为了好玩？当然，我可能要提交一些表格，使一切看起来很正常，但在那之后，案子就结束了。你这个混蛋。一个小矮子有什么用

就像你自己所认为的那样？告诉我。你到底是什么人？回答我！
你不想说话，你这个混蛋。你到底是谁？

人：...一个人.....。

训练师。什么？

男人：一个人。每个人都有一些他们不愿意谈论的话题。每个人都
有他们不愿意被问及的事情。

训练师。是的，那又怎样？

男人：我必须认命，忍受我的耻辱，只是保持沉默。

训练师。你在说什么？你这个混蛋。别想骗我。我不会承认你有权利
保持沉默，只是为了取悦你过往的情绪。你不能蒙蔽我的眼睛。

男人：...

训练师。别以为你能愚弄我。你把我当成什么了？我不是你们这些
百合花，东京大学的精英毕业生中的一员。不像他们，我是通过
层层选拔上来的，你知道，艰苦奋斗的学校。我走的是一条与那
些家伙不同的职业道路。所以你最好听我说的话。当一个罪犯落
入我的手中时，即使是最强硬的政治类型，他也会裂开并吐露
心声。他们最后都会吐出来，每一个人都会吐出来。你明白吗？
如果你理解我，你最好开始回答我的问题。你到底是谁？你住在
哪里？你叫什么名字，你的年龄，你的职业，你的电话号码？

男人：我不知道。我什么都不知道了。

训练师。什么？

男人：有一次我把所有东西都吐出来了。当你真的很害怕的时候，你就会把所有东西都吐出来。每个人都是一样的。当你看到一些太吓人的东西时，它会让你吐出来。你可能一整天都没有吃过一口东西，但你胃里的东西都是一样的。

训练师。听着，当我命令你把它吐出来的时候，我想的不是这个。.

..

男人（他展示了他的手）。一位家长用一根粗大的木棍敲打他孩子的大脑。一遍又一遍，他只是不停地用棍子打他，当棍子从他手里掉下来的时候，我把它捡了起来起来，也开始杀人。

训练师。什么？

那就像一片血海。连河水都变成了深红色 人们用周围的任何东西来杀死对方，木头棍子、锄头和镰刀。年轻的孩子杀死老人，父母杀死自己的孩子，有些人甚至用剃刀割断自己的喉咙，如果一开始没有成功，他们就乞求别人来解决他们。“请杀了我，杀了我。”

训练师。

友军给我们用来自杀的手榴弹因为大雨而太湿和生锈了，所以没有爆炸。但这甚至让事情变得更糟。在这里和那里，人们形成了小团体，家庭和近亲开始互相残杀。那些没有任何武器的人只是用他们的手来勒死他们的邻居。

我们都被吓坏了。可能发生的最糟糕的事情是活下来，在这些恐怖结束后成为最后一个活着的人。

训练师。你说的够多了！我已经听够了你的谈话。我已经听够了你的谈话。

男人：一个被镰刀割伤脖子的女人浑身是血，但她就是不死。她抓着我的手不放。她的喉咙已经被割掉了一半，所以她的声音再也发不出来了。同样，她在绝望中不断地乞求我："求你杀了我。"

训练师。我告诉你，我已经受够了这种谈话。

人。在一个岛上，有三十多人在战斗中死亡，但有四百多人在大规模自杀中自杀身亡。因为这.....。

训练师。闭嘴！别闹了。你再敢说一个字，你就别想活着走出这个地方了。

(女人站在聚光灯下)。

女人。我不知道他们用了什么招数，但无论我们如何努力工作，我们都在不断加深债务。每个月，他们都会扣下一笔衣服费和一笔化妆品费；为什么，他们甚至会扣下一些卫生纸费。因为他们不断地扣这个扣那个，最后几乎什么都没剩下。正因为如此，无论我们呆多久，我们都没有足够的钱来偿还债务。如果我们因为生病而请假一天，我们必须支付罚款。5美元或10美元，即使我们真的生病了。除此之外，我们还必须支付药品和医生的诊费：没有什么是免费的。除此以外，他们还扣除了一笔罚款。

训练师。我叫你闭嘴！

女人。从越南回来的士兵完全被浪费了。

更重要的是，他们中的很多人都是变态。

他们中的一个人谋杀了我的一个朋友。他勒死了她，然后把她完全裸露在床上。她就是这样死的。它是如此的可怜...

富。事情发生时，我在隔壁和一个顾客在一起，但我没有意识到发生了什么。那个士兵的嘴很脏，一直喊着“死吧！”或“我要杀了你”。但我不相信他真的是这么说的。我想他一定是在开玩笑。但是这一次他真的杀了她。

训练师。我让你闭嘴，你没听见吗？

(他把她打倒了。此后，该男子出现在舞台的另一个角落)。

男人：我们被教导，“你们都是日本人”。我们被告知，“作为日本人，你们必须有真正的精神来保卫我们的国家”。我们决心与日本军队的同志们并肩作战，直到最后。但当战争开始对他们不利时，这些友军开始露出真面目。他们从一个庇护所逃到另一个庇护所。他们会把平民赶出他们的避难所，抢走他们的食物和酒，然后举行酒会。他们会说，“这些冲绳人中的每一个人都是该死的美国间谍。”为了给我们一个难忘的教训，他们杀了一个年轻女孩并将她的尸体暴露在公众面前。他们甚至处决了一个被他们怀疑为间谍的聋哑人，因为他不能回答他们的问题。

女人。每个月，当发薪日到来时，士兵们会挤满街道。然后，情况就很糟糕了。他们涌入红灯区，在我们的妓院外排队，每个人都在等待机会。那是在越南战争的热潮中。

钱呢？为什么它就这样被淹没了，不得不被存放在塑料桶里。店里的保险柜太小了，无法容纳所有的钱。但对我们来说，那是一段非常可怕的时间。我们昼夜不停地为顾客工作，事后我们几乎无法站立。

文：友军的士兵甚至谋杀了本埠国民学校的校长。他带着一张从战

火中救出的天皇的照片去了军事基地。他

想把陛下的这张照片存放在一个安全的地方，但他最后被谋杀了。我不禁想，他应该直接烧掉那张该死的照片，把它扔掉。

女人。即使他们是士兵，他们也像一群流着鼻涕的孩子。他们中的一些人真的值得同情，特别是那些黑人。没有一个女孩愿意和他们一起去。他们中的一些人甚至哭着说：“妈妈，妈妈。”就像小男孩一样。

文：美国和英国鬼子并不是我们唯一的敌人。我们也不能放松对友军的警惕。

或者说，坦率地说，友军是我们最大的敌人。

(突然，可以听到战斗机的声音。地球的轴线似乎倾斜了。

男人和女人惊恐地蹲了下来。然后，不知从哪里传来了鼓上演奏的类似哀乐的节奏。男人和女人开始唱歌跳舞，仿佛他们被鼓声所控制)。

Chondaraa

一万蒲式耳的报酬，一万蒲式耳的报酬

一万，一蒲式耳，一啄，一加仑，一夸脱，直至一品脱

通过我的耳朵，我来要求我的份额，你给予我

的，我慷慨地接受。

这就是你所授予的，你所授予的 看

看钉在柱子上的鸟儿 看看钉在柱子

上的鸟儿 看看钉在柱子上的鸟儿

10年后，16卷细布 9年后，6英亩土地
至于财宝，成堆的金银

因为在所有的人中，最熟练的人
哦，我已经忘记了其他的，我已经忘记了其他的
看那只钉在柱子上的鸟

从唐代的中国到日本，从日本到美国，从美国又回到日本。

第四天

夜莺，那个街头流浪者，在
松树下徘徊。
在它的翅膀下，有aashitamaa,^{tooichima22}
尽管这样，尽管这样，它已
经得到了它想要的东西
看看被钉在柱子上的鸟儿 看看被
钉在柱子上的鸟儿 看看被钉在柱
子上的鸟儿²³

(培训师出现在舞台上。)

培训师。今天，我很高兴地欢迎你们来到我们的精神病院。我们的医院拥有东亚所有医院中最先进的设施和最好的工作人员。今天，它已经成为全日本医生的圣地。我们治疗的病人数量非常多，他们从北部的北海道一直到南部的九州和冲绳都来了。我们有各种各样的病人，每个人都为我们机构丰富的调色板增添了一抹当地的色彩，并共同产生了各种绚丽的精神疾病。毫无疑问，你们都知道，精神病人被认为是社会中的异类，是对和平的日常生活的威胁，也是潜在的罪犯。然而，我们决不能把他们视为敌人，或以蔑视的态度对待他们。他们和你或我一样是人，他们只是被疾病折磨的人。他们是战败的军队的残余，他们失去了防御

能力，保护性的缓冲区被移除。他们需要的既不是被歧视，也不是被过度保护：他们需要真正的帮助来恢复他们的人类尊严。他们不断要求我们帮助他们

恢复他们真正的日本精神。请仔细看看他们。这里是冲绳馆画廊。就精神疾病的发病率而言，冲绳为自己是日本第一而自豪。它也拥有最少的设施来安置精神病人。

为什么冲绳有这么多的精神病人？原因是那里的人们在历史的转折点上深受其害，他们的心理上有很深的伤痕，这些伤痕已经渗透到他们的核心。

(指着那个人) 这个人是一个典型的精神病例。他患有严重的抑郁性精神病。

(指着那个女人) 这个女人有偏执性妄想。她也是一个花痴。她有持续的妄想，认为有人要强奸她。

他们两人都带着战后创伤性压力的伤疤。他们脆弱的心理平衡被打破了，因为他们在战争期间经历了可怕的经历，以及他们目睹的生动的恐怖。这些经历使他们陷入了精神崩溃。

正如一位日本首相所言，“在冲绳回归祖国之前，日本的战后时期不会结束。”²⁴ 但对这些病人来说，没有结束的不仅仅是战后时期，而是在他们心中继续进行的战争。

(突然发生了震耳欲聋的爆炸。男人和女人跑开了；训练员本能地跪下来躲避。)

训练师： . . . 该死的！他们又来了。(他站起来，向观众讲话。) 士女们，先生们，不需要失去冷静。请保持冷静和放松。没有理由惊慌失措。一切都会好起来的。一个从越南回来的美国士兵只是在和我们开一个坏玩笑。他只是在发泄情绪。

这种事情在这里经常发生。他们有时会引起真正的骚动。我知道他们是好意，只是习惯了一直在战场上的生活。他们只是喜欢玩得开心，而且相当讨人喜欢。当然，如果只是时不时地放放烟花

，那就完全没有问题了。它可能会吓到我们

但最终，没有人会受到伤害。但是他们中的一些人是真正的混蛋，他们想都没想就把烟雾弹或催泪弹扔进人群。有些人甚至直接向你投掷实弹，就像他们在真正的战场上一样。多么混乱的局面啊

那么……我刚才在说什么？哦，是的，我说的是战争的事。[他深吸了一口气。]是的，即使是现在，只要一想到那个时候，我的心跳就会加快。

至于那些仍在遭受战争后遗症的精神病人，我们如何才能结束在他们脑中肆虐的战争风暴？这是我们今天面临的最重要的问题。在我看来，除非我们设法让他们重新融入我们的社会，否则日本的大东亚战争就不会结束。

(再次听到巨大的爆炸声，部分场景被摧毁。烟雾升到空中。训练员尖叫着跑开。远处又发生爆炸。过了一会儿，那个女人跑上舞台，停了下来，仿佛她就要失足了)。

女人。我是从百合公主学生护士团来的。²⁵ 司令官，我现在来为你准备饭菜；所以请告诉我你把木炭放在哪里，我去生火。

训练师（出现时嘴上挂着一支烟）。什么？

女人。我今天在厨房值班。我现在要给你做饭，请给我一些木炭来生火。

训练师。让我搞清楚：你想让我帮你生火。（他上下打量着女人的身体。）哦，你是说木炭。（他掐灭了烟头。）这里没有任何……木炭。我们都用完了，但我可以用其他方式为你点火。你想要个孩子吗？

女人：...什么？

训练师。我说我会让你成为一个婴儿。(他跳到她身上。)

女人（抵制他）。我不想要一个孩子。让我一个人呆着。

训练师。不需要站在仪式上！我向你提供我的种子，所以这将是一个地狱般的孩子。他的血管里会有日本士兵的纯正血液。你应该感谢我。

女人。我求你停下来！

（当他们继续挣扎时，那人突然冲进房间。）

指挥官！我来自为皇帝服务的血与铁军团。²⁶ 我们正准备向敌人发起猛烈的攻击。

训练师。很好。（那人开始走开。）等一下。

（他从口袋里拿出一包烟，给那人一支。）

男子：先生，你能给我一个，这很好，但我不抽烟。

训练师。白痴！这不是普通的香烟。你最好小心你的脚步。恕我直言，这是一支御用香烟，是皇帝送给在前线作战的部队的礼物。带着感激之情接受它吧。

人。好吧，我将感激地接受一个。

（该男子以恭敬的姿态接受了它，训练员给他提供了一盏灯。他刚吸了一口，就咳嗽起来，开始被烟呛到。）

训练师。很好，不是吗？

男人：它让我的眼泪流了下来。味道好极了。

训练师。说话像一个真正的日本士兵。他不假思索，勇敢地直面死亡。我在你之后也会去。在靖国神社再见。²⁷

男子：好吧，请原谅我先离开。

(该男子离开了。训练员回到了强迫自己的女人身上，女人继续抵制他的挑逗)。

训练师。你这个婊子。你竟敢违抗帝国军队士兵的命令！你最好按我说的做。毕竟，这也是最庄严的皇室陛下的命令。

女人。真是滥用权力！

训练师。哦，闭嘴！我们在战斗，冒着生命危险来保护你们的祖国。我们有权利放纵一些快乐，这是很自然的。

女人。我们也在这场战争中冒着生命危险。我们妇女志愿团的成员正在尽最大努力，我们绝不比你们这些士兵差。 . . .

训练师。说这些都没有意义。

人（敬礼）。联合部队的指挥官。我来自国土防卫团，长官。²⁸

指挥官。（敬礼）。对。

国土防卫军将对四面包围我们的敌人发起攻击，突破他们的防线，然后在今晚零点整从后方反击他们。

训练师。很好！(那人正要离开。)等一会儿，听好了，好吗？我们的部队明天一早就要向北线进发。我们日日夜夜都在打激战，已经完全疲惫不堪。我们不能再照顾国防军了。从现在开始，人人为我，我为人人。你明白吗？

人。

训练师。怎么了？你是傻子还是什么？我的意思是，你不必每次去战斗都来向我报告。你明白吗？

男人：（他愤恨地咬着嘴唇，但随后他说）我理解。

（他开始离开。）

训练师。等一下。小心点！

（该男子感到瘫痪，好像他的手和脚都被绑住了。训练员开始对他进行缓慢而有条不紊的折磨）。

训练员。你真的是国土防卫队的成员吗？

男人：什么？

训练师。不要顶嘴，只要回答我的问题！你不明白我在说什么吗？
你不明白我在对你说什么吗？你叫什么名字？

男人（极其紧张）。呃……是的。我……我是家，家……的人。
国防军团，其……其军团。.

训练师。什么？

男子：是的，我来自家园……。家园防卫团……

训练师。你是说家园……土地防卫队！

男子：本田的家……家……家……家……家……。

训练师。你真的是一个日本人吗？

男子：是的，我是一个真正的日本人。

训练师。在这种情况下，请跟着我重复。“皇帝万岁，班长万岁。”

男人（越来越紧张）。L...长

训练师。怎么了？

男人（好像是在逼迫它出来）。皇帝万岁，班杰明！

训练师。这不是banjai；说banzai！

男子：BanJai!

训练师。Zai!

人。班...训

练师：Zai! 人

◦

训练师。Zai!..Zai!..Za

（愤怒的他把那人推到地上。）

训练师。你身上肯定有什么猫腻。你是个间谍吗？

男子（疑惑）。不，我不是间谍。我来自家庭.....。国防军团。

训练师。不，你是个间谍。

男子：我绝对不是间谍。我是.....。本井...我是.....。

训练师。闭嘴！你是一个来这里收集情报的间谍。如果我让你活着离开这个避难所，我们就会遭到四面八方的炮击。

几乎就在你走出去的时候。我曾多次看到军事避难所被敌人的炮火完全摧毁，所以我知道像你这样的人的一切。

男子：我绝对不是.....。

训练师。我告诉过你要闭上你的嘴。*(他拔出剑。)*既然已经到了这个地步，我不会让你活着离开这里。

男子*(惊恐地颤抖着)*：救救我！我不是间谍。我根本就不是间谍。我只是一个寡言的人。

训练师。你不要再说话了。

(他拔出他的剑，在那人的头上挥舞。那人从他身边退开)。

男子：*(拼命挣扎以挽救自己的生命)*。我.....皇帝万岁，班杰明！

训练师。我以日本天皇陛下的名义处决你。*(他刺伤了他。²⁹ 该男子向后倒在地上。目睹这一幕的妇女尖叫着跑向男子。她抓住他，哭了起来)*。

女人。太可怕了！你怎么能犯下这样的罪行！这也太过分了！杀害一个无辜的人！那个人根本就不是间谍。他是我的丈夫！我丈夫怎么可能间谍？你为什么要杀他？

训练师。*(手里仍然拿着剑)*。那么他就是你的丈夫了？
(她绝望地哭了。)

训练师。真的。. .这意味着你现在是个寡妇，如果我没弄错的话。多么可悲的命运啊！一个三十岁的寡妇不会变成

拒绝了一个20岁的人人都会拒绝的提议，或者说他们是这么说的。在此，请允许我向您表示衷心的慰问！

女人。停下来， 请停下来！

训练师。闭嘴！

(他再次跳到她身上。突然间，人们可以听到婴儿啼哭的刺耳尖叫
声)。

训练师。那是谁？是谁把一个婴儿带到这个收容所的？别让那孩子
哭了！敌人最终会发现我们的藏身之处。让它安静下来！

(婴儿的哭声越来越大。)

训练师 (失落地看着他，不以为然)。我让你让那个婴儿闭嘴，你
没听见吗？敌军可以用他们的监听设备接收到婴儿的哭声。马上
让它保持沉默！你最好捂住它的嘴。你最好捂住它的嘴，否则我
就得杀了它。快点，而且要快。

(婴儿的哭声越来越放肆。)

训练师。什么！？(他越来越恼火了。)如果你不控制它，我会的。当
我告诉你让它闭嘴时，你难道不明白我的意思吗？(他一拔出剑
，就跳到那个瘫在地上的身上，又用矛刺他。婴儿的哭声停止
了)。

女人 (一边尖叫一边冲向现场)：多么可怕啊！你怎么能这样？多
么残忍的事情！为什么？为什么，你刚刚谋杀了一个婴儿。他没
有做错什么。..

你杀了他，只是因为他不肯停止哭泣。你怎么敢说自己是人？

训练师。你这个该死的白痴。你一定是在开玩笑。那小子哭得那么大
声， 敌人都能听到声音， 然后呢？我们其他人会发生什么？我
们都会被屠杀到

最后一个人。你甚至不能掌握这样一个简单的事实。你这个傻瓜他是想让敌人知道我们的位置。他是个间谍！（女人坐下来，惊讶和惊呆了。）

训练师。一个人一旦死了，就不能再叫他活过来了。无论你多么悲痛，这都没有任何好处。相反，你需要考虑到活人的福祉。为什么，你可以在任何时候制造一个新的婴儿。来，让我帮你一把。（训练员开始抓住这个女人并把她拖走；她已经放弃了任何抵抗的精神。躺在地上的男人突然回过神来，站了起来，像个千斤顶）。

先生：长官，指挥官。我是国土防卫队的。

训练师。什么？

男子：岛上的居民已经在西山盆地集合。

他们正在等待你的命令。训

练员。告诉他们都给我滚蛋。人

。什么？

训练师（被激怒了，他抓起手边的任何东西，向那人扔去）。你不明白吗？让他们都死掉。

人。

训练师。你还不明白我的意思吗？你们这些人只是挡了我们的路。

你是我们计划的一个障碍。你把我们束缚住了。

你们只是一群无用的白痴。你能理解我吗？

男人（他无法控制地颤抖着，但他继续说）。是的，先生。先生，指挥官。我们将散开并消失，以便不成为一个令人讨厌的人。

在与敌人的消耗战中对友军造成的障碍。³⁰
(他开始离开，但又停下来，转过身来)。

指挥官：指挥官。

训练师。你为什么要浪费我的时间？

男人：请你为我们提供武器好吗？

训练师。你一定是在开玩笑！我们没有多余的武器给你这样的人使用

。

(那人沉默不语，低下了头。他再次做出离开的举动，但再次开口说话。)

男子：指挥官

训练师：...!

(在他的终点，训练员瞪着那人，警告说如果他再说话，他将用剑砍倒他。然而，那人却直勾勾地盯着训练员，仿佛他并不关心后者的意图。一个难以理解的停顿)。

男人(过了一小会儿)。Kamaa?

训练师(惊愕)。镰刀？这附近没有镰刀。³¹

男子：你是卡玛，对吗？你不是Kamaa吗？

(女人加入他们，并开始深情地抚摸训练员的身体)。

女人。为什么，是你。卡玛，一定是的。你不认识我了吗？

嘿，是我，Kamii。你认识中门那边的新房子的卡米。

女人。我是宇治。你认识我；我是竹篱笆屋的宇治。

训练师（深受感动）。宇智波阿姨，上井大哥。

男人和女人。我们的小Kamaa。

（他们三人相互拥抱；他们的眼睛里充满了泪水。从远处看，你几乎可以听到舒曼的“Traumerei”的旋律）。

女人。哦，亲爱的我。小卡玛，我亲爱的卡玛，你看起来已经完全变成了日本人；你是一个完全陌生的人。

男人：是的，这是真的。我想你一定是个教师或什么。

女人。我们都在这场战争中受苦，失去了我们的父母和家人。但有一天我想我们会在另一个世界再次相遇。但由于我们在这个世界上逗留了这么久，我们很幸运地碰到了你，小卡玛。

训练师。请不要哭，宇治阿姨。但在这场战争中，你一定忍受了可怕的事情。为什么，你的脸和你的身体看起来完全不同；你和以前完全不同了，阿姨。你一定受了很多苦，阿姨！

男子：我们从战斗中逃出来，退到了山上。在我们前往避难所的路上，我们开始想，“我们的亲戚怎么了？”我们的家人到哪里去了？我们到处寻找他们。但至少你，卡玛，活了下来。

女人（祈祷）。感谢上帝。你是多么幸运啊！

训练师。是的，但是卡米伊大哥，你当时不是和亲爱的乌萨在一起吗？她怎么了？

男人：…

训练师。宇治阿姨？

女：…

(男人和女人互相看了看，然后他们下定决心。)

女人。听着，小Kamaa，请不要哭。听听这位老太太要告诉你什么，小卡玛。你亲爱的妻子乌萨在逃往山区时离开了这个世界，卡玛。

训练员。我的小乌萨，我亲爱的乌萨。

女人。她在逃避不断的炮舰射击。她试图进入一个防空洞，但日本士兵又把她赶了出来。她没有任何地方可以让她疲惫的骨头休息。亲爱的我，我想她一定是生在了一颗不吉利的星星之下，我亲爱的卡玛。但是，你知道，她从不考虑自己的麻烦；她总是在担心你，卡玛。

训练员。我亲爱的乌萨。哦，我真悲哀！这是个多么无情的世界。这是一个多么无情的世界啊！乌萨，你怎么能抛弃我，独自去死？
(训练员用双手捶打大地，绝望地大喊)。

女人。但有一天，我想我会遇到你，并能与你交谈。我相信是美国安排我们见面，让我们像这样在一起。

但阿姨，我现在想继续谈下去，但我们不能在这里呆太久。我们最好赶快行动。

女人。你是对的。如果我们呆在这里说话，日本士兵可能会发现我

们，然后谁知道我们会发生什么？卡玛，好好照顾自己，赶紧跑吧。我们最好现在就走。

训练师。大妈， 大哥!谢谢你让我知道。

我们现在都要坚强， 卡玛!训练师。大兄

弟， 你要去哪里？男子：...

训练师。阿姨， 你要去哪里？

女：...

训练师。请带我走。

男人。小Kamaa， 我想带你一起去， 但你知道， 我们要去的地方.....

◦

女人。小Kamaa， 你不能和我们一起去。

训练师。你是说我不允许去你要去的地方？

男人和女人。这就对了。

训练师。那它在哪里？你要去哪里？

男：我们要去中国进行一次长途旅行。

训练员。去中国旅行？

(男人和女人点头)

培训师：...

女人。至于我们， 卡玛， 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已经没有任何亲戚或家

人了。在这场可怕的战争中，我们已经失去了所有人，一个接一个。我们再活下去也没有任何意义了，所以

我们已经下定决心要去见我们在另一个世界的家人。

训练师。对另一个世界，你说。

我们很抱歉要把你留下来。

(男人和女人开始从他身边走过。)

训练师。请稍等一下，大哥和阿姨。(思考了一会儿后)请带我走。

女人。你真的想和我们一起去？

男人：美国也在那里吗？

训练师。是的。

男人：好吧，最后，那我们就一起出发吧。但卡玛，我们想去另一个世界，但我们没有任何武器。也许某个地方有一把镰刀，我们可以用它，所以我们去看看吧。

训练师。等一下，兄弟。我发现这个就在这里。

(他拿起东西，向他们展示。)

男人：那是什么？

训练师。这是个手榴弹。男子

(惊讶)。手榴弹？训练员。是

的。

男人：好吧，你终于找到了可以解决问题的东西。(他拿着它。)如果我们用这个，我们就不会感到任何痛苦。我们三个人可以一起下去辈子了。

(三人聚集在一处，各自准备死亡。女人不停地在口中喃喃祈祷[请。])

男人（过了一会儿）。卡玛和大妈？你们决定了吗？
准备好了没有？

女人（双手合十）。是的，我准备好了。

训练师（也是双手合十）。我也是。

男人：你一定不要有任何遗憾，卡玛。现在，我们的祖先正在灌木丛后的阴影中看着我们。他们会紧跟在我们后面，确保我们不会迷路。

女人。啊，终于来了。

训练员和男人。是的，终于到了。

（该男子拉出了手榴弹的安全阀。然后他把它重重地砸在地上。你期望看到一道闪电，听到一声震耳欲聋的吼叫，看到人们的肢体向四面八方飞去，舞台变成一个血腥的战场。但什么也没有发生；根本没有任何探索。这个人感到很困惑。他再次重击手榴弹，在地上摩擦。但同样没有发生任何事情。那位女士在一旁看着，一脸茫然。训练员拼命想阻止自己的笑声。手榴弹脱落了它的保护罩，里面的东西滚了出来。它看起来像一个烤得很好的红薯）。

女人。那是什么？

男人：这是一个土

豆。

女人。一个土豆？

男人：这很严重。手榴弹已经变成了一个红薯。

女：手榴弹怎么会变成红薯？手榴弹是用来取人性命的。但这是帮助人们保持生命的东西。

训练师（笑）：……。你们这些该死的傻瓜！我不可能让你们这么容易就死掉！你们没有权利去死！还有一大堆事情等着你去做呢！

（男人和女人坐下来，看起来很困惑。突然，一个扩音器的声音进入了山洞。这是一个美国士兵的声音，他用蹩脚的日语说话）。

声音：这是给日本人民的一个信息。战争已经结束。

扔掉你的武器，从洞里出来。

训练师。混蛋。这只是敌人的宣传。

声音。我们有很多食物和水。尽快出来吧。

训练员。不要让他们欺骗你。这只是他们的另一个诡计。

声音。美国士兵不是野蛮人。我们不会对你们造成伤害。扔掉你们的武器，把手放在头上，离开这个山洞。

（培训师非常激动。声音继续。）

训练员（对男子）。脱掉你的衣服。

男人：什么？

训练师。我告诉你要脱掉衣服。快点，按我说的做。（培训师脱下他身上的衣服，穿上男人的衣服。）

训练员。好的，我准备跑路，在敌人的后方努力，然后从后方伏击他们。永远不要向敌人露出你的背影，即使你是最后活着的人。在一切都结束之前，不要发出任何声音。作为日本人，我们决不能忍受被活捉的耻辱。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请带我们一起走。

培训师：...你在说什么？不要胡说八道。

我们不会做任何事来妨碍你。请让我们和你一起死。

女人。我们想和你一起死。我们求你了，老师。

(喇叭里传来呼吁他们投降的声音，突然停止了。)

培训师（采用完全不同的语气）。你在说什么？死亡有什么意义？如果你现在死了，那么会发生什么？真的，你太年轻了，不能死。(他把他的手放在女人的肩膀上。)你不能放弃！你必须继续生活下去，你要有信心。你必须继续生活下去，你，宫城，还有你，大四郎。

女人。是的，但是老师，宁可活着也不愿意承受被活捉的耻辱.....。

训练师。控制一下你们自己。你也是，松吉。你可以忍受 忍受不可忍受的事，忍受不可忍受的事。³²所有你们中的一百万岛民，你们必须振作起来，站起来。如果你们现在死了，那将不会比狗的死亡好。求你了！

男人和女人（严重的）。老师！

训练师（不注意他们）。看看你的周围。放眼望去，除了一片灰烬，什么都没有。我们的故乡有

变成一片荒地--什么都没有了。只剩下焦土和土块。但有一天会到来，即使从这些被战争的猛烈风暴抽打过的枯萎的田地中，也会有新芽萌发。绿色的山川和田野将重新焕发生机。是的，有一天，一个新的冲绳县将诞生。

男人和女人。老师。

培训师。这个新冲绳县的未来完全在你们的肩上，这一切都取决于你们这些年轻一代。当然，对你们来说，死是一件容易的事。但是，活下来，把你们的生命投入到重建祖国的工作中去，这要困难得多，也有意义得多。你明白我的意思吗，基安先生和中田狩先生？（可以听到大合唱的声音，呼吁将冲绳归还日本）。即使我们不得不忍受生活在异族统治下的苦难，我们也是日本民族的一部分，我们必须根据人类的普遍原则，建立一个有文化的民主社会和国家，为世界和平和人类福祉作出贡献。

我们与我们祖先的土地只有一线之隔。在北纬27度线以外就是我们亲爱的祖国。在远处，你可以看到约龙³³岛上燃烧的篝火。走过尸横遍野的田野，涉过满是尸体的溪流，活神仙的土地，³⁴到日本。

（与“冲绳回归祖国”的有节奏的呼喊声混在一起，示威者做蛇形行走的呼声与防暴警察的大喇叭混在一起。这对男女的手臂连在一起，像着了火一样跳开。）

训练师。他们已经离开了。大家都把我一个人留在这里。但我觉得这很好。

（仰望天空）如果历史真的会重演，那么未来就已经到来。一切都被烧毁了，被摧毁了也就罢了。你的活神仙的画像就像以前一

样，包括包围它的框架，有一天会直接沉到

我的记忆之底。除非历史的齿轮停止并反向移动。有时候，历史会捉弄我们人类。但即使在它捉弄我们的时候，它也会发出警告的警报。

如果历史真的会重演，那么以红薯为时尚的人类的未来可能将永远不会结束。你的外表是多么的怪异。如果你看起来更优雅，也许冲绳的历史会有不同的结果。

更像一个苹果或一个梨 告别了，我的红薯。

(训练员将牙齿咬入红薯。几乎是立刻，他把它吐了出来，并厌恶地把土豆扔到地上。这时，土豆爆炸了，发出震耳欲聋的吼声。训练员死了。也许这是意料之中的事。如果你虐待它，即使是一个土豆也会生气。

男人和女人从他们的藏身之处走了出来。他们看起来很害怕，凝视着训练员，但他们不明白发生了什么。)

女人 (疑惑)他已经死了。

男子 (同上) .. 是的，死了。

女人 我想知道发生了什么。

男：是的，什么原因会造成这种情况？ (深思之后) 在最后，他得到了应有的报应。他是一个冲绳人，但他总是假装是日本人，并取笑冲绳的一切。所以他招致了他的祖先的惩罚。当一个人忘记了他出生的岛屿，他就像死了一样。

女人 我们应该做什么呢？

男人：嗯 (陷入沉思) 。

女人。我对此一无所知。这不关我的事。(脱离后，女人独自回到小屋，坐下来，假装装作无辜。)

男人。听着，我知道这不关我的事。．．．你知道.....这真的不关我的事（他看起来很紧张，尽管他的态度很淡定的话）。你不会碰巧怀疑我与他的死有什么关系吧。

女人。

男人。郑重声明，我没有杀他。是土豆杀了他。

女人。…………你是说一个土豆可以杀死一个人？

男人：我是说土豆爆炸了，．．．。

女人。马铃薯爆炸了？

好吧，你亲眼所见。它刚刚爆炸了。．．．

女人。

男人：是土豆；真的是。当我敲击它时，它没有爆炸。

女人。这只是常识。马铃薯怎么会爆炸？为什么，土豆可以帮助人们保持生命。

男人。你真的认为我杀了他？我敢打赌，当警察来问话时，你一定打算向他们吹嘘。你会说，“是他杀了他”，对吗？

女人。我为什么会说这种话？

男人：既然所有女人都是骗子。

女人。不是我。如果我保证不说一个字，我就是认真的，即使我被

闪电击中。

(那人吓了一跳，差点跳起来。他彻底困惑了。然后他用手臂抱住训练员，把他举起来。)

男人（对女人）：嘿，帮我一把。有人在靠近。我们必须赶快把尸体藏起来。

女人。要把尸体藏起来？这么大的东西我们要藏在哪里？

（她没有注意到他。）

（该男子拖着训练员的尸体在舞台上走来走去。但他终于想到了一个好主意。他让训练员坐在自己原来的位置上后，从地上捡起训练员的鞭子和他的帽子。然后，他慢慢地把帽子戴在自己的头上，笑着说，好像他对自己很满意。他把鞭子握在手里，发出一声尖锐的响声。）

男子（对观众）。晚上好，女士们，先生们。我想热烈欢迎你们来到我们的人类馆。正如你们所有人都认识到的那样，根据普遍的人道原则，人类都有权在法律下获得平等待遇。所有人类的权利都必须得到尊重，没有例外。我们决不允许在任何时间或地点出现歧视，无论其形式如何。（停顿片刻后）……简而言之，存在着普遍的人道原则。

那么，为什么有些人歧视他人？是什么导致了这种事情的发生？

（他指着鞭子。）原因非常简单：它是由无知和偏见造成的。[他对自己的笑话独自大笑。这对你们这些小屁孩来说太难理解了吗？但是，说真的，我们如何才能结束歧视，纠正偏见，消除无知？]

如此等等，不一而足。这场戏又回到了起点，重复着自己的故事。

作者很不情愿地结束了这出戏，但他对此无能为力。那些没有重要事务需要处理、不急于求成的人可以留下来，从头再看一遍这部剧。

的时候。无论怎样，要让大幕落下并不容易。原因是，历史真的会重演。…

关于冲绳方言段落的译者说明

Jinruikan》是一部语言上的混合和复杂作品。知念精进使用了不同的语言，包括标准日语；混合语言Uchinaa-Yamato-guchi，其中冲绳方言被嵌入日语语法结构中（在这种情况下，作者提供了冲绳的假名发音）；以及冲绳方言--仅提及三种主要语言。此外，他还将冲绳文学作品中的一些段落、歌曲歌词、政治演讲中的呆板日语以及战时和战后的宣传口号直接塞进了剧本。译者面临着一项艰巨的任务，即如何保持这些不同的语体之间的区别，更不用说将它们翻译成适当的英语对等物。

翻译大量的冲绳方言段落，对《金陵十三钗》的译者来说是一个困难的挑战。这些段落将该剧置于日本的政治背景中，因此对整个剧目至关重要。一种翻译方法是寻找一种相当于冲绳方言的英语，并将所有段落翻译成这种方言。第二种方法是用标准的英语写整个文本，不标明方言，也不翻译。第三种方法是用斜体字标记方言段落，但基本上不翻译方言。在我的翻译中，我选择了这第三种方法。一方面，我想不出有什么方言或地区性语音与标准英语的关系能与冲绳方言与日语的关系相对应；另一方面，我认为方言的变化太重要了，不能不做标记。

迈克尔-莫拉斯基在日本的冲绳和英国的爱尔兰的地位之间作了一个比较。在这两种情况下，我们发现有两个不同的地方，它们都有自己独特的文化、语言和历史，并且在过去的一段时间里一直处于支配和从属的关系中。

许多世纪以来。当然，也有不同之处。爱尔兰是一个独立的国家，而冲绳是日本的一个县；在日本，没有相当于北岛的情况。然而，正如爱尔兰和英国的情况一样，日本和冲绳今天已经进入了一个后殖民时期，这个时期一直持续到今天，为该剧及其解释提供了一个背景。

正是在这种后殖民背景下，我们需要反思这部剧中的语言政策。一个不懂冲绳方言的日本观众在剧中会有相当长的时间不明白剧中人物在说什么。这也是我在2009年第一次看到该剧在舞台上演出时的经历。虽然该剧在冲绳开演时，语言的可理解性可能不是一个问题，但当该剧在日本本土演出时，它就成了一个关键的政治问题。事实上，剧作家和导演故意把首都的观众置于不理解冲绳角色所说的话的尴尬境地，不使用字幕，也不在剧场说明中提供转述或说明。在《金锐子》中，语言和方言的政治是该剧的核心主题，特别是在那个戴着方言牌的男人的场景中，在剧中两次出现的荒谬的语言课中，以及在战争期间一个冲绳人作为所谓的间谍被处决。在所有这些场景中，我们看到了国家语言规范的强加；对冲绳方言的排斥，认为它是低级的、颠覆性的或不文明的；也许最重要的是，在战争期间，方言被用作分离日本人和冲绳人的工具。太田正秀表明，使用非标准日本语或方言的冲绳人被视为危险人物，对战争中的国家秩序构成威胁。该剧的美国读者或观众不可能理解这些场景在日本背景下可能具有的确切的细微含义。在日本的语境中，它们表达了对日本民族神话中的种族同一性及其语言标准化政策的激进批判。然而，并不是不可想象的是，该剧的英文导演可能会选择让美国观众在剧中的某些部分看不明白人物在说什么。他或她可能选择

该剧的一些场景用西班牙语或美国公民或居民的许多其他语言之一进行表演。事实上，正如许多评论家所指出的，冲绳语和日语之间的差异是相互无法理解的，与标准英语和黑人英语之间的差异相比，它们更接近于法语和西班牙语之间的差异。

笔记

人间阁》(Jinruikan)于1976年首次发表在期刊《新冲绳文学》(Shin Okinawa Bungaku 33)上。第二年，它出现在戏剧杂志《Teatoro》的2月号上，并被授予第22届岸田奖的年度最佳剧本奖。1976年7月，Sōzō剧团在冲绳市的Nakagashira Kyōiku Kaikan首次演出了该剧。

1. *munjurū*帽是一种有深檐的草帽，是妇女在传统舞蹈中戴的。
2. 原文中的*Yamatojin*是冲绳人用来指代日本本土的术语。
3. 20世纪20年代，当冲绳人搬到日本大陆寻找工作时，一些工厂主和房东在他们的工厂和客房的入口处挂上了类似的标志，以排除冲绳人寻找工作或住宿的可能性。
4. *Gujinfū*是一个古典音乐的术语，最初在琉球国王的宫廷中演奏。今天，这种音乐经常在节日的开始时演奏。
5. 人类馆（后来被命名为科学人类馆）是1903年在大阪举行的第五届工业博览会的一个场外展馆。
各种“原始”人口的“标本”被展示在活生生的人体陈列柜中。与剧中描述的冲绳展览不同，真实的展览中出现了两名冲绳妇女，记者称她们是以虚假的名义被招募来工作的妓女。根据一些报道，一个拿着鞭子的日本人主持着这些“土人”。一个拿着鞭子的日本训练师的形象已经成为日本人在殖民时期压迫其他种族的标志，尽管不确定这样的人是否真的存在。
6. 这里的双关语很难翻译成英文。在日语中，“鞭子”和“无知”是同义词，发音为*muchī*。

7. 哈布是冲绳和奄美群岛的本土蛇，长约两米，头部呈三角形；其毒液有剧毒。

8. 这句话的第一部分是对下层神灵 (*Nora*) 的祈祷，而第二部分是歌舞伎演员练习时使用的绕口令。

9. 这个 "巨大的谜团 "是由于1921年糖的价格暴跌造成的，这种作物占冲绳出口的80%。价格暴跌对冲绳的农业社区造成了破坏。和以前的饥荒一样，一些岛屿上的居民吃的是苏铁的叶子和下部的茎，这是一种蕨类植物（苏铁），可以提供营养，但必须小心准备以避免中毒。日本游客开始将这些岛屿称为 "苏铁地狱"，这是一个结合了怜悯与屈辱的术语。见Alan Christy, "The Making of Imperial Subjects in Okinawa," *Positions: 东亚文化批判*1, no.3 (1993): 176.

10. 这些都是美国占领期间妓女工作的冲绳城镇区域。Harborview、Naminoue和Center等地的大兵酒吧鳞次栉比，Teruya也是如此，那里的顾客几乎全是美国黑人。

11. *Yamatomono*的意思是在大和制造，也就是日本本土。

12. 这些台词出自伊拉哈-墨吉创作的戏剧《大山深处的牡丹》(*Okuyama no Botan*)的第一幕。在这个场景中，一个强盗 (*shiidō*) 的女儿离开了她的贵族丈夫和孩子，这样她就不会损害她儿子在琉球王国的职业前景。这个女人的台词是她在与丈夫分开之前写的诗的文本。儿子在出发寻找母亲时将这首诗作为纪念品带在身边。说完台词后，男人和女人开始表演 *kumiodori*，这是一种受能乐影响的舞蹈形式。

13. 这篇演讲由战时口号的混音组成。

14. *Hōgenfuda*（方言牌）是一个木制的牌子，放在在学校里使用冲绳方言的学生的脖子上，这种惩罚可以追溯到20世纪初。那霸中学的学生是第一个对他们的同学施加这种惩罚的人；当一个学生发现另一个学生使用方言时，他可以摆脱这种惩罚。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赞成冲绳回归日本的教师在20世纪50年代恢复了这种做法

和1960年代。大隈英二，《日本人的界限》（东京：新洋社，1998年），565-569

◦

15. 冲绳县长赖正镒（Yara Chōbyō）是冲绳县第一位民选县长，在冲绳

回归日本时任职。他曾为冲绳回归而奋斗，但当冲绳回归未能实现时，他的幻想逐渐破灭了。

减少美国在冲绳的军事存在。与许多参与复国运动的人一样，他为维护日本的和平主义和民主宪法而奋斗。

16. 为期六个月的冲绳国际海洋博览会于1975年7月25日开幕。日本政府花费了数十亿日元来促进这个

为庆祝冲绳回归日本而举办的展览。但在博览会结束后，游客数量急剧下降，导致破产和经济混乱，而主要的长期受益者是来自日本的建筑和旅游公司。此外，由皇太子明仁和美智子公主出席的开幕式因左派活动家试图向皇太子投掷燃烧瓶而受到影响。

17. 镉是一种有毒和致癌的元素，主要用于制造电池。在战后的日本，三井矿业公司在灌溉渠道中释放镉，造成富山县当地食品供应广泛中毒，导致肾脏疾病和骨骼软化，这种情况被称为*itai-itai*（很疼，很疼）病。

18. 从1945年到1972年，冲绳一直由美国军事行政当局统治。即使在1972年回归日本后，该群岛仍然承担着美国在日本的基地的75%的负担，这些基地几乎占据了该群岛陆地的六分之一。

19. 太田正夫，一位受人尊敬的冲绳领导人和同化的促进者，在1900年的一次演讲中断言：“今天的冲绳最重要的任务之一是使一切看起来像日本其他县一样。我们甚至应该像其他县的人那样打喷嚏”。引自大隈，“日本人”之会，281。

20. 在日语中，是“*hakushon*”。

21. 这个词在这里具有讽刺意味，指的是日本军队。

22. 意义不明。

23. *chondaraa*是一种表演艺术，过去由伏案工作的艺术家在房屋门前唱歌和跳舞。正如*chondaraa*的书面形式所表明的那样（它用京字表示首都京都），该艺术在中世纪时期从京都传到琉球王国。*chondaraa*的第一部分被称为*gochigyō*，即封建领主将土地和财产分配给家臣。

24. 首相佐藤荣作在1965年第一次正式访问冲绳时的公开讲话中做出了这一声明（*Okinawa no sokoku fukki nashi ni wa sengo wa owaranai*）。1969年，佐藤与美国总统理查德·尼克松谈判达成了冲绳回归协议。根据该协议，冲绳被

1972年5月返回日本，但美国的军事基地基本保持不变。

25. 来自初中和高中的500名女学生组成了百合公主学生护士团 (*himeyuri butai*)，被征召到前线担任护士，为战场上的士兵运送食物和弹药。许多人在冲绳战役中丧生，而其他人则宁可自杀也不愿被俘。

26. 血与铁军团是一个由1,779名高中男学生组成的精英团体，他们拿起武器在冲绳战役中与美国人作战。在冲绳战役中被动员的大多数人都失去了生命。Ota Masahide, "重新审视冲绳战役的历史"，在冲绳。*Cold War Island*, ed. Chalmers Johnson (Cardiff, CA: Japan Policy Research Center, 1999), 24.

27. 靖国神社是东京的一个主要神道神社，成立于1879年，供奉着在日本现代战争中为保卫天皇而牺牲的士兵的灵魂。靖国神社因供奉被定罪的战犯和日本首相的参拜而受到广泛批评，因为它违反了日本宪法中的政教分离规定。

28. 国土防卫队是由村一级的冲绳老者组成的。在其他任务中，它在海岸线上放哨，观察美国船只的到来或报告敌人的部队动向。

29. 在冲绳战役期间，军方经常不信任冲绳平民，指控他们从事间谍活动。有一次，军方未经任何法律程序就处决了一千多名冲绳平民，罪名是为美国人从事间谍活动。此外，日本军方将他们无法理解的冲绳方言视为抵抗的秘密代码，并对使用方言的人进行惩罚。事实上，日本驻冲绳防卫部队总部于1945年4月9日发布指令，要求所有士兵和平民只使用标准日语，并威胁说那些不服从的人将 "被视为间谍并受到适当惩罚"。太田，《重新审视冲绳战役的历史》，引用如前。, 30-32.

30. "消耗战"这一说法表明，日本武装部队准备为保卫冲绳而战斗到最后一刻，正如日本宣传所称。然而，历史学家认为，日本最高统帅部的真正目的是束缚入侵者以争取时间，并为在大陆发生的决定性战斗建立防御。见同上， 23。这种军事

这种战术被比作围棋中的弃子策略 (*suteishi sakusen*)，即一方牺牲一个卒来转移对手的注意力。

31. 作为日语中的一个普通名词，*Kama*的意思是 "镰刀"。在这个场景中，这个词成为培训师的个人名字。所有这些名字--Kama、Kami、Uji--在冲绳都是非常常见的名字。

32. 这句话是裕仁天皇在1945年8月15日的广播讲话中使用的，作为他通知日本人民的方式，日本已经战败，将向盟军投降。

33. 悠然岛是冲绳北部约23公里处的一个岛屿，过去属于琉球王国，但在1953年成为鹿儿岛县的一部分。在冲绳被占领期间，它就在标志着美国管辖边界的十七度线之外，对于主张回归的人来说，它象征着回归日本主权的愿望。

34. 这指的是日本的天皇，官方称之为 "活神仙"。

本页有意留空

撰稿人

DAVINDER L. BHOWMIK是华盛顿大学西雅图分校的日语副教授。她在现代日本文学领域进行教学和出版研究，专门研究冲绳的散文小说，她在那里生活到18岁。地区小说、原子弹爆炸和日本电影构成了她的一些其他学术兴趣。她的著作包括《林京子原子弹小说中的时间中断》（载于《大江南北》。夏威夷大学出版社，1999年）；《书写冲绳：身份和抵抗的叙事》（2008年）；以及《冲绳的次生身份》（载于《阅读殖民日本》，2012年）。目前她正在写一本关于当代日本文学中的暴力和军事基地镇小说的书稿。

AMY C.FRANKS是一位专业的翻译家和日本语言文学教授，目前居住在北弗吉尼亚。她在马萨诸塞州韦尔斯利学院获得英语和日本研究学士学位，在康涅狄格州耶鲁大学获得博士学位。

ALISA FREEDMAN是俄勒冈大学的日本文学和电影的副教授。她的著作包括《交通中的东京》。2010年），川端康成《浅草的红帮》的注释翻译（2005年），以及共同编辑的《旅途中的现代女孩：日本的性别、流动性和劳动》（2013年）。她撰写了关于日本现代主义、流行文化、城市研究、青年文化、性别话语、电视史以及文学和数字媒体交叉的文章和编辑集，同时还出版了日本小说和短篇小说的翻译。

JON HOLT是波特兰州立大学的日语助理教授。他的研究兴趣包括现代日本诗歌、日本佛教和漫画。最近的出版物包括 "In a *Senchimentaru* Mood: Japanese Sentimentalism in Poetry and Art"（日本语言文学）和 "Ticket to Salvation: 宫泽贤治的《Ginga tetsudō》中的日莲佛教

no yoru' "(日本的宗教研究杂志)。目前，他正在翻译当代作家林天瑞的诗歌。

MASAKI KINJO是加州大学河滨分校比较文学和外国语系的日语教师。他正在为康奈尔大学亚洲研究系完成他的博士论文，题为 "冲绳的资本主义、殖民主义和主权"。他用英语和日语发表了关于后殖民主义、诗歌、记忆和暴力的文章。

罗诗琳是一个新加坡人，最后在美国学习日本。目前她是哈佛大学的博士生，主修日本现代史，辅修科学技术研究。她正在撰写一篇关于现代日本辐射史的X射线的论文。

AIMÉE MIZUNO毕业于韦尔斯利学院，获得了日本研究的学士学位。在过去的十年里，她在马萨诸塞州和加利福尼亚州从事幼儿和小学教育工作。她拥有加州州立大学蒙特利湾分校的小学教师资格证和教育学硕士学位。她生活和工作在加州的沃森维尔。

卡洛琳·莫里（CAROLYN MORLEY）是韦尔斯利学院的日本文学和戏剧教授，专门研究前现代日本文学。她是《转变、奇迹和恶作剧》的作者。1993年，以及关于能和狂言的英文和日文的章节和文章。她最近的出版物是 "介绍和翻译。她最近的出版物是 "介绍和翻译：清泉"（载于《如云如雾。Genpei War的研究和翻译》，2013年）。

STEVE RABSON是布朗大学东亚研究的荣誉教授。他在《冲绳：两部战后小说》（1989年）一书中开始出版冲绳文学的翻译作品，包括大四郎的《鸡尾酒会》（1967年）和东美浓的《冲绳的孩子》（1971年）。他与Michael Molasky共同编辑了文集*Southern Exposure: Modern Japanese Literature from Okinawa*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2000)，其中包括他的译文。他的书《日本的冲绳侨民》（*The Okinawan Diaspora in Japan*）（夏威夷大学出版社，2012年）是一部关于移民到大陆的冲绳人的历史，他在书中翻译了他们对大陆生活的适应和他们在大陆遇到的歧视的个人叙述。

KYOKO SELDEN是康奈尔大学亚洲研究的高级讲师，在那里她教授日语和文学。她与水田纪子一起编辑和翻译了《日本女作家》和《更多日本女作家》。她编辑和翻译了《原子弹》。她与马克-塞尔登（Mark Selden）一起编辑并翻译了《原子弹：来自广岛和那崎的声音》（*Voices from Hiroshima and Nagaki*）。她还翻译了萱野茂的《我们的土地是一片森林》和本田胜一的《哈库尔：一个阿伊努妇女的故事》。2015年1月，《城西日本文化与社会评论》的特刊与《亚太杂志》的特刊一起出版，汇集了她最重要的著作、翻译、书法和艺术。

TAKUMA SMINKEY (né Paul Sminkey)在日本生活了20多年，于2010年获得日本国籍。他在天普大学获得英国文学硕士学位，在谢菲尔德大学获得高级日本研究硕士学位。他在冲绳国际大学的英美语言和文化系任教。他的翻译作品包括Haitani Kenjirō的《兔子的眼睛》（2005）和David Zoppetti的《*Ichigenan-The Newcomer*》（2011）。

ROBERT TIERNEY是伊利诺伊大学厄巴纳-香槟分校的日本文学副教授。他最近的出版物包括*Trop- ics of Savagery: 在比较框架中的日本帝国文化*（2010年）和《东京的奥赛罗》。演绎二十世纪早期日本的种族和帝国》（*Shakespeare Quarterly*, 2011）。他已经完成了Kōtoku Shūsui的《帝国主义》的翻译。《二十世纪的怪物》，以及关于日本第一次反帝国主义运动的专著。

VICTORIA YOUNG是利兹大学的博士生。她的论文题目暂定为 "在崎山多美、易阳智和俵田洋子的著作中引用差异和距离"。她的主要研究兴趣是日本大陆和冲绳的当代文学，她从性别、后殖民和特别是翻译理论的角度来研究。2011年至2014年，她还担任了《日本论坛》的总编辑。

本页有意留空